

行走在乡土路上的创作岁月

——读钟伟东的《红橙熟了》

黄景权

行走在雷州半岛的路上，总会看到花红柳绿的景象，各种水果的香味扑鼻而来。雷州半岛的四季，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水果，每一种水果都有独特的风味。被誉为“人间仙桃”的红江橙，是雷州半岛特色的名优新品种水果。

非常幸运第一个读到钟伟东先生的长篇小说《红橙熟了》，小说描述的是与红江橙有关的故事。《红橙熟了》是钟伟东先生的第二部长篇乡土小说，他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荔枝红了》颇受读者喜爱。红橙和荔枝是雷州半岛特色水果，也是全中国出名的水果。生长在红橙园的钟伟东把笔尖伸向了他生活的红土地上，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真实而生动地跃然纸上。

由于工作原因，伟东常年奔波在乡村的路上，乡村的青山，山间的溪流，更有农民百姓家的朴实生活，都让他深深难忘。伟东曾自述：乡村是他的根，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那是个三面环山、有九洲江河、也有口大山塘的小山村，祖祖辈辈在小山村安居乐业。小时候的伟东和小伙伴翻山越岭去上学，常常行走在山路上，想象着远处大山外的世界。对于那时候的乡村人来说，努力读书是走出大山的一条路。伟东发奋努力读书，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取廉江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的中学教书，成为了一名真正



的乡村老师。伟东读中学时就喜欢上了写作。他从十八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三十年来从未停止对文学的追求。当卸去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他伫立窗前看着远处的各式射灯映照着小城时，山里田野的画面总会不经意跳跃在脑海里，触撞着心灵深处的神经，然后当夜月笼罩大地，他毅然拿起笔把熟悉的家乡融进创作里。

翻开《红橙熟了》，红橙飘香的气息迎面而来，字里行间是流畅的语言，生动的情节，引人入胜。故事开篇以红江橙水果切入主题，讲到主人公钟陈东和创业女青年冯群仙的相遇，两位年轻人在闹市的街头引起的一桩交通事故。顺着情节看下去，便会发现围绕着钟陈东发生的故事自然而又生动地呈现出来。因为使命，钟陈东下乡西莲塘村扶贫新农村建设，另一位主人公黄继南是下乡西莲塘村工作的镇干部，两位未婚的年轻人，分别以不同方式偶遇回乡创业的冯群仙。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开始了……

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是新时代的要求。当有些经济发达地方的人们已经率先进入小康生活时，却还有些人生活在路不通、缺衣少食的偏僻山区里。在这种贫富差距较大的现实下，精准扶贫和新农村建设者有了使命和担当。正如《红橙熟了》里面的内容：“这条座落在桔水镇偏僻的农村西莲塘村，全村有200多户，1200多人，由于耕地面积人均不足一分，全部是山头，外出打工便成了村里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当桔水镇下辖的其他村子完成了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人人过上小康奔富裕的生活时，西莲塘村的新农村建设成了全市扶贫的重点扶贫村。”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是民之所需，民之所盼。书中这样写道：钟陈东问家伟，“小孩子，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家伟睁大眼睛望着眼前的大哥哥，奇怪的是他并不觉得陌生，反而有种很亲切的感觉，他点了点头，说，“我叫钟家伟。听奶奶说，你们下村来就

是帮助村里脱贫的。”

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任务是艰巨的。贫困户旧危房拆迁改造，村子通向外界出口的黄泥路，村前的九洲江大桥建设，孤独的五保户、高龄未婚剩男、留守妇人、年老的奶奶和孙子相依为命生活等等，这些都迫在眉睫，亟待解决，责任重大。作为驻村干部的继南、陈东主动担起了责任，全身投入到工作中去。书中这样写道：“继南的父亲眼圈红红的，在继南送往卫生院的途中，他堂堂七尺男儿没有忍住心中的痛苦，那些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痛楚转为眼泪掉了出来。他紧紧地抓着继南的手，问他一个人为什么扛住所有的苦和累，他情愿累倒的是自己，而不是他的儿子。继南一句话也没回答，只是沉默地望着父亲和母亲。”

始终围绕着“红橙”，做好“红橙”文章。红橙是当地一种特色水果，面对山多田少的状况，种植红橙就成为农民群众基础经济来源的主要依托。“由于生长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山村里，村民们靠山吃山。在爷爷的号召下，全村村民在山岭上种上红江橙果树。如今三年过去了，原计划三年便开花的红江橙树却迟迟没有开花，可是这些山岭上的红江橙树已掏空了村民们全家的积蓄。”“冯如轩笑容可掬，把早分好竹篮子的红江橙子一篮篮送给阁女。出阁女一边拎着满篮子的红江橙，一边笑容满面走向下一家。”“黄美莲和陈景莹急匆匆赶过来，一看到两人手里提着的红江橙子，陈东心里“咯噔”跳了一下，桔乡盛产红江橙，红江橙代表红红火火，客人遇上红江橙成熟季节来到西莲塘村，带走的必定是红江橙。”

人物性格凸显，有血有肉。女主角冯群仙是回乡创业青年，她要面对红橙园股权争夺、兄妹反目、亲人背叛、对手发难……这些情节从简单走向复杂，又从复杂中迂回曲折，可以说构思到位，人物安排适当。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也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他们的爱情故事豪迈，干净利索而又不失



红橙熟了

SHOU LI

热情大方。这是《红橙熟了》里三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冯群仙遇到心爱的人，却被人误会、折散。一如书中所写的：“红橙园里依旧是进进出出的人们，有远道而来观光的游人，有劳作的果园工人，有商贩的客户。在红橙园一处偏僻的草地，冯群仙呆呆地站着，痛苦不堪。”钟陈东的母亲可谓用心良苦，她从三十多公里外的地方过来，就是捎来一句话，要“群仙和陈东结束关系。”

用平实的语言，讲好本地故事。《红橙熟了》除了讲述发生在西莲塘村的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爱情故事，作者不忘推介了当地的美食和民俗文化：农家秘制的酸菜扣肉、田艾粿、飘香的桔水牛杂；惊心动魄的舞鹰雄；近年流行起来的出阁女回娘家等等。这些乡村特色美食、民风民俗和人物故事共同构筑一部长篇长说的精彩，通读全文，真实情感油然而生。

好的文章，看了之后会让人的心一下子安静下来。一个故事，却能叙述得这么美好，这是作者做了他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叙事与叙人当中，真实感人，又有自己独到的感触，让人假想不已。

写长篇小说是一条艰辛的码字之路。三十多年来，伟东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坚持不懈地行走，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这是一种精神，一种对文学创作的热爱，更是一份责任。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辛码字，终于，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他完成了十七万多字的长篇小说《红橙熟了》。

但愿读者能喜欢《红橙熟了》。

2020年2月10日

（作者系中共廉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出版局局长）



目 录

行走在乡土路上的创作岁月

——读钟伟东的《红橙熟了》…………… 黄景权 1

第一章	上班了，在家乡小城……………	1
第二章	因为热爱，所以工作……………	8
第三章	橙乡，我回来了……………	14
第四章	做人才是硬道理……………	21
第五章	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	28
第六章	世界很小，原来是你……………	36
第七章	村子里的老人和孩子……………	44
第八章	下乡走访记……………	51
第九章	满山遍岭红橙树……………	59
第十章	女人命运各不相同……………	66
第十一章	爱情来了……………	73
第十二章	遇上你是我的缘分……………	80
第十三章	花在丛中笑……………	88
第十四章	学习取经……………	95
第十五章	爱情开始也是结束……………	102



红橙熟了

SHOU LI

第十六章	这就是工作·····	109
第十七章	音乐发烧爱好者·····	117
第十八章	全世界都在找你·····	124
第十九章	浪漫一夜·····	131
第二十章	乡村电影·····	139
第二十一章	青山绿水·····	146
第二十二章	相亲，做好准备了吗？·····	154
第二十三章	奔向爱情的路·····	162
第二十四章	有一种味道是“橙乡味道”·····	170
第二十五章	潜伏危机·····	177
第二十六章	红橙飘香·····	187
第二十七章	病倒了·····	195
第二十八章	舞鹰雄·····	202
第二十九章	出阁女回娘家·····	209
第三十章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16
后记·····		钟伟东 223

第一章 上班了，在家乡小城

中国最南端有一座濒临北部湾的小城，取名良江城。良江城在省内位于西南的位置，雷州半岛北部。因小城所处位置在北纬20度以南，终年接受太阳光热，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不冷不热，所以小城一年四季温暖如春。

美丽的中国，国人最爱的春节已经过去，可良江城家家户户的门槛上挂着大红的灯笼和门框上喜气洋洋的对联还是一如年夜，崭新如初。小城里的某些小巷拐角处，能够看见已然释放了自己生命为人类照亮美好未来的鞭炮。

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树荫下，孩子们在自由地呼吸绿色的空气，他们随意奔跑，洒下笑声，播种欢笑。偶尔，你能在路边的拐角处瞧见红絮，嗅到花香，醉人心扉。更有春燕在屋檐下展翅轻舞，欢畅歌唱，只把人间当天空。偶尔，你还能瞧见麻雀落在椰子树高枝，叽叽喳喳，与燕共鸣，共唱一曲春之歌。偶尔还有一阵风来，吹动路景，把人们想要看见的都吹进了人的心里。鸟语花香的街，连春风都很得意。

在良江城的市区里，大大小小的招牌上写着“正宗特色红江橙”的广告随处可见，各家商店里热买着黄澄澄的红江橙，一箱箱一箩筐摆放在商店门前。红江橙果大形好、皮薄光滑、果肉橙红、肉质温柔嫩、多汁化渣、甜酸适中、风味独特，是小城里餐桌前



不可缺少的一道水果品尝。

带着小城里的新年味、鞭炮味和喜庆味，钟陈东心情愉快地驾驶着白色北京现代行驶在宽阔干净的南北大道上。街道两旁是枝叶婆娑的榕树与椰子树，而楼房前的行道树却是枝繁叶茂的紫丁香树。左右行道树两边排列着豪华的别墅与框架结构的多层复式楼，更远处是高耸入云的高层建筑群。

树木上挂满大大小小的红灯笼，在阳光映照下通红红一片，像极了人民的生活红红火火。在城市化建设的进程里，树木绿荫给城市妆容打扮是少不了的，市区里的景色给人有赏心悦目之感。

繁华的南北大道，在红绿灯的十字路口，穿着警服的交警严肃认真地站在岗位上。为了守护道路交通安全，交警蜀黍舍小家为大家，不管严寒还是酷暑，城市的十字路口都能看得到他们辛勤的身影，他们有秩序地指挥着过往的人群。

绿灯亮了，各种车辆如潮水般驶过十字路口，钟陈东跟随着车辆向北前进，道路两旁闪过高楼林立的大厦。钟陈东感叹，这座位于雷州半岛北部的县级市，近几年来正以一日进千里的飞速发展屹立在祖国南方的大地上，是“中国红橙之乡”、“中国电饭煲之都”等新崛起的城市。

新春伊始，到了工作岗位上班，一定要发挥所有的正能量把工作做得更出色，奉献自己毕生的年华岁月。钟陈东心想着，不知不觉到了南北大道广场路时，堵车了，缓缓前行。世纪广场那儿的早餐店、饮料特色小吃摊都摆出来了；横穿马路的人，一边打电话一边东张西望，还有牵着宠物狗慢慢地溜达的老人。

一会儿，钟陈东驾驶着车子缓缓驶进了中环道路，这是一条城区四线环外的道路，一座座正在施工的楼房如春笋般崛起，路边是零零散散的施工材料。这片区域在城市新的发展规划图中，随处可见人们走来走去，车辆多数是摩托车。中环大道设的十字路口，由于道路未完善施工，交警路灯还在筹备中，车辆及行人

自由来往，这条道路也就显得杂乱拥挤。

钟陈东在一路过来的街景看到了路上的现象，当他的车子行驶在中环道路时，他放慢了车速。一位老爷爷站在斑马线上从南向北，但是过往的数辆轿车，对老爷爷视而不见，接连驶过。老爷爷多次举起手，似乎是想拦下车过马路，但没有一辆车停下。钟陈东见状自觉刹车礼让。

在没有信号灯的路段上，来往车辆你争我抢，人行横道上的行人经常步入“举步维艰”的窘境。这时，车子明显少了，一位年轻人走到老爷爷身边，他看了看马路两边的车辆，趁着没有车辆驶过的间隙大步走了过去。老爷爷跟着年轻人走了两步，便没有跟着过去，因为有辆小轿车又开过去了。钟陈东的车子停在斑马线外，坐在驾驶室的他静静地等待着老人过马路。

老爷爷发现了斑马线上停靠的一辆小轿车，他看了又看车子里的钟陈东，钟陈东对着老爷爷有礼貌地点了点头，示意他过路。老爷爷发现钟陈东这一暖心举动后，感激地冲着钟陈东举起大拇指，意思是为钟陈东助人为乐的精神点赞。

钟陈东再次点了点头，他想到自己的爷爷，也是和这位老爷爷一样的年纪。父亲从小是个懂事的孩子，即便参加工作娶了媳妇，同样孝敬爷爷，让爷爷享受家人的温暖。爷爷常常在家附近转悠悠也不单独跑到外面去，他是不想让家人担心吧。

钟陈东的思绪回到眼前，老爷爷一步步地移动着脚步前进，走到中间路段时，钟陈东稍微松了一口气，老爷爷很快过到马路边了。就在这个时候，后面有辆小轿车疾驶而来，钟陈东透过车子透视镜发现这辆像疯了一样的小轿车，他眼疾手快地启动车子……

冯群仙一路开着车子快速前进，到了南北大道广场路的十字路口，前方是红灯，如云的人流中有一对热恋中的男女，踩着一地朝阳，谈笑风生地从马路对面走过来。那个男孩搂着女孩，俯



在她的耳边说了句什么，女孩大笑起来，真开心！

冯群仙被眼前的一幕吸引了，在最美的年华遇到最爱的人，彼此相相亲爱。而这些年来兜兜转转，她还是一个人，生命中的天子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后面车辆的喇叭声惊醒了冯群仙，绿灯亮了。车子开过十字路口，她打方向盘，北拐，因为赶时间，她的车开得既疯狂又摇摆不定，横冲直撞地开在中环道路上。前面不远处停着一辆小轿车，冯群仙猛然惊醒两手狂打方向盘，几乎是同时，她脚踩刹车整个身子瞬间扑倒在方向盘上，突然“砰”的一声发出巨大的声音……

钟陈东吓了一跳，紧急刹住了车，有一阵子没有反应过来，就那样呆呆地靠在椅背上。直到手机响起铃声，他看到来电显示的号码后，迫不及待地接通电话说，“爸，我出车祸了。”

“什么？车祸了，你在哪里？老爸立即赶过去。”

老爸刚挂断电话，就在微信上发出共享位置的请求，钟陈东没有按微信位置按键，他下意识地往后窗一看，原来是被后面赶过来的小车撞上了，白色小轿车的驾驶室里正坐着惊魂未定的年轻女子。

老爸刚停了微信位置请求，钟陈东的微信便传来老妈焦急的声音，“孩子，你没事吧？你在哪里，快点告诉老妈，老妈好担心。”

钟陈东心想着这个可麻烦了，自己担心就是了，还让老爸老妈担心了。他在微信一家人发了语音：只是一桩普通的交通事故，自己安然无恙，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向家人报了平安后，他拉开车门下了车，朝车子后面走去。

冯群仙从刚才的震惊中缓过劲来，自言自语：今天是什么日子？她原本还想多说几句，当看着从车子走出来的男青年时，她停止了说话。

他看起来约三十一、二岁的年纪，发腊梳理过的一头短头发

给人神气清爽，一件合身得体的黑色外套裹在他身上显得洒脱迷人，白色棉布打底衫的领口微微张开露出白皙的脖子，眼睛深邃有神，鼻梁高挺，是那种即便走在人群里也能一眼认出他的帅气模样。

冯群仙瞬间怔住了，眼前的他像是从古代穿越过来帅气迷人，一下子打开她内心深处隐藏着某个角落，她不由自主的打开车门，脚步开始朝着他的方向走去……

钟陈东检查着车子，一辆白色广汽丰田前头正好靠在他那辆白色的北京现代尾部，两辆白色小轿车像是亲吻在一起，这也太巧合了，真让人哭笑不得。这时，有人轻敲车盖，钟陈东抬起头来，有个女孩子正看着他。钟陈东一下子呆住了，这是一个让人心动的女孩子。她洁白的脸，有着神情天然的一种纯美，脑后扎着一束长头发，高挑的身材，一身体闲服显得整个人清新、自然。

冯群仙故作镇定，清了清喉咙，开了口：

“怎么回事啊？车子好端端的停在路中间。”

钟陈东一副随遇而安的表情，随和地说，“不是这样的。”

冯群仙盯着两车相撞的地方，语气变得责备和生气，说，“这不是明摆着吗？”

钟陈东一下子被塞得哑口无言，看着缓慢走到对面马路的老爷爷，他想说点什么，最后又什么也没有说。

冯群仙往钟陈东目光的方向看过去，一位上了年纪的老爷爷驼着背一步一步地朝对面马路走去。他只顾着走路，显然没有注意到自己旁边发生的一切，而且是因为他而引起的一桩交通事故。

冯群仙突然明白了，她隐藏着不安的心绪。这位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陌生男孩子，让她第一眼看了就有种亲切的感觉。冯群仙又不想让他看出自己的心思，就故意提高嗓子说，“你这是做好事啊，做好事也得按规矩驾车。你有错在先，你得赔我损失费。”

钟陈东嘿嘿地笑了两下，他倒想要看看这个柔弱的女子怎么



上演苦肉计，便笑着说，“怎么个赔法？哥给你赔个道歉行不？”

冯群仙忍不住笑了，但她很快又忍住笑容，故意摆出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

渐渐地有人围了过来，大家七嘴八舌，还有人拨了交警的电话。冯群仙和钟陈东，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桩突然发生看似普通的交通故事，让两个陌生的年轻男女一时间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就那样站在人群里听着他们议论。

很快一辆交警车辆来到他们身边，两名交警一从警车下来就开始分工工作，一名交警拉开警界线后开始测交通事故现场，另一名交警拿着工作簿对肇事者记笔录，冯群仙和钟陈东配合交警询问。钟陈东坚持自己原则，礼让行人停车。冯群仙发表自己的意见，一路开车过来集中精力，错在于对方没有开指示灯，一下子无法判断出前方路面情况。两个肇事者各抒己见，交警一丝不苟地耐心分析。

“你们让一下，你们让一下。”

在人们围着肇事者众说纷云时，小伙子一边高声叫着一边扶着老爷爷走进人群，众人自觉地让出路来。钟陈东眼睛一亮，正是那位过马路的老爷爷。老爷爷的出现，冯群仙似乎知道发生什么了，但她沉着稳重，一副泰若不惊的表情。

老爷爷看到钟陈东，指着旁边的小伙子介绍说，“年轻人呀，这位是我孙子，今天得谢谢你了。”

听了爷爷的话，小伙子握着钟陈东的手激动地说，“因为你，我爷爷才顺利过马路。”

钟陈东连忙摆手说，“没事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老爷爷对交警叨唠地说着，“这个路口的车辆很多，每辆车都争分夺秒似的驶过，是这位好心的青年停住了车，帮助我过马路呀。交警同志，你要表扬表扬这位助人为乐的年轻人，学习他学雷锋做好事的精神。”交警一面听着老爷爷说话一面认真地执

法现场。

一会儿，一名穿着警服的交警记完两位肇事者的笔录后，收好本子，说，“机动车在通过没有指示灯的路口时，应减速前行，观察路口确认无行人通过后再通行。”

现场执勤交警最后作出判断，后车由于在行驶过程中，没有看清楚前面路况，也没有采取减速而导致追尾前车，负主要责任。钟陈东很是满意这种结果，若是还有机会，他还会选择礼仪让人。冯群仙没有异议，事实上她已清楚发生的一切情况，她也确实一路疾驰过来，造成这桩交通事故推卸不了责任。

在现场交警的指挥下，钟陈东开着小车向前一步，冯群仙倒退自己的小车一步。在两辆小轿车拉开一段距离后，众人围在车子身旁，有人发出感叹声：奇迹啊。

听到人们的惊呼声，钟陈东以为事情不妙了，两辆车子都损坏了。他作了一个深呼吸，来到交通事故现场。奇迹发生了，他的车子居然没有留下划过的痕迹。

冯群仙在看了自己的车子没有破损后，又朝钟陈东的车尾部看了看，在确定两辆小轿车都没有损坏后，她对着老爷爷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现场交警看了看冯群仙，又看了看钟陈东，说，“你俩驾驶的技术刚好到位，两辆小轿车都好好的。”

钟陈东露出灿烂的笑容，他走向冯群仙伸出了手，冯群仙看着钟陈东，她笑容可掬地伸出了手，两个年轻人的手紧握在一起，交警笑了，旁边的人都笑了。

冯群仙接受了交警的警告后开着车子远去了。钟陈东和老爷爷客气说了些话，尽管小伙子要求宣扬钟陈东做好事的事迹，钟陈东婉言拒绝说，“我们的良江城市现在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礼仪让人，有你，有我，有大家。”



第二章 因为热爱，所以工作

“良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钟陈东站在门前凝视着左边牌子上写着的黑色字体，整理一下衣领，做了一个深呼吸让心里的紧张感平息下来，之后走了进去。

钟陈东在良江市住建局的建设部门工作。公务员的工作就像划定的区域，条条框框、法律规程的限制，领导指示怎么做就怎么做。如今城市化的进程太快，新农村项目、耕地的使用、商品房的开发，项目一经启动住建局就成了先锋队。钟陈东觉得，城市化进程对农村与城市供需的动态平衡治标不治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农民是否真正得到妥善解决，减少耕地的供需的短缺将从何处填补，那些住进楼房的农民靠什么生存。

钟陈东从一楼上到五楼，他已气喘吁吁，黑色皮衣下蒸发着热腾腾的汗水。楼道里已被清洁工打扫得干干净净，楼顶上的电灯发出明亮的光，楼道里显得亮晶晶的。各办公室的门大开着，同事们进进出出，有的打扫卫生，有的下楼提开水，钟陈东见到他们都微笑地打招呼问好。

窗外车水马龙，初春的阳光洒在落地窗前，缕缕温暖的阳光照射进屋子里。钟陈东坐在办公室里，办公室整理得井井有条，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工作人所拥有的办公室一样，非常的干净。

建设科室的窗台上放了一盆茁壮的君子兰，层层绿叶中挺出

一枝遒劲的绿杆，茎尖上怒放了一簇红艳艳的花朵。深桔色办公桌上铺了绿色的毛呢，上面再压一块厚厚的玻璃。桌上放一个笔筒、一个台历。玻璃下压着三张长幅的照片，是历届单位召开的领导和职工会议合影照，钟陈东静静地看着那三张长幅照片，他皱起了眉头。

现在他相当清楚自己的工作任务和责任，他对自己说，要加油，要精力充沛，要让自己尽快适应环境进入角色，做好这份工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早上上班遇到的交通事故，他越是告诉自己，越是无法集中精力。他突然有种急切的紧迫感，这种感觉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这时，他的手机响起了铃声，母亲在电话里着急地问他交通事故调查的结果。钟陈东告诉母亲他已经上班了，两辆小轿车好好的没有受到交警处罚。母亲松了一口气劝他要好好工作，钟陈东感谢母亲的关心，然后整顿好自己的情绪挂掉电话。在和母亲说了一通电话后，钟陈东心情明显好了起来，他有信心并且放下心来工作。

钟陈东曾是乡镇政府经济办主任一职，由于业务能力极强，一次干部调整中，他抓住机遇获得升迁调入市住建局。因为一门心思都扑在工作上，至今单身。自从进入到住建局的建设部门后，钟陈东以快马加鞭的速度适应从乡镇到市区里的环境转变，顺利地完成了从一名乡镇政府中层干部到市里机关部门中层干部的角色转换。

这时周海波走了过来。

周海波是个矮个儿、体态稍胖的老头儿，头顶上的黑发已见稀少，但脸上却透着健康的红润，说话大声大气，带着浓浓的雷话腔儿。

“股长，有件事找你商量下？”他用眼睛探询地迎着钟陈东。根据政府“精准扶贫”有关文件，单位要派工作人员下到乡村开展扶贫攻坚工作。扶贫工作人员需要驻村住宿生活，这意味着要和家人分开。对于年过半百的老职员来说，他们往往不喜欢来回奔波。



“周科员，请坐。”钟陈东热情地请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周海波五十多岁，满头银发，但他并不介意他那白了头的头发，也没有刻意去做染发之类的事情，他习惯了这份工作这种生活，也就没有了浮躁的心情，安稳而又满足地规矩上班下班。屈指一算他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一辈子，再过几年便退休了，在他之前都来了好几位主任，都是年轻有为的上司，周明华配合上司的工作任务，当前几任年轻的主任升了职的，或是调到别的单位，他依然还在原来的岗位，但他毫无怨悔。

他一坐下就开始絮絮叨叨地说，“钟股长，我十七岁参军报家卫国，十多岁的年纪就和家人分开了，即便后来参加工作，和家人也是聚少离多。这些年好不容易调到城里和家人在一起，和家人的相聚刚开始，现在又面临着要分开……扶贫工作困难重重，我打过仗，干过革命，没有困难能难得了我，我不是在逃避。我这一生欠家人太多了……”

钟陈东盯着他，嘴里不断地发出“嗯，嗯”的应声，关切地问：“你也不用内疚啊？家人会理解你的工作的，哪些苦日子都过去了，现在要好好生活呀。”

他对周海波的这点心事早有耳闻，心里也瞧不起这样的做法，不就是下村扶贫工作吗？多少年来，他已经习惯对事情对人也象做生意一样衡量。让周海波下村，还是他主动申请下村？经过一番衡量，他有了自己的打算：“周科员啊，你的事我都听说了，你是单位的元老啊，要好好干。我还年轻，也未成家，愿意到基层工作。”

周海波眨眨眼睛，千真万确听明白钟股长的意思是说他不用下村了，他还是现在一样在单位上班，每天都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了。哈哈！他不禁喜形于色，先把提起的心放回原处，松口气儿。接着，又象是打探似的问钟陈东，“听说‘千回回乡’新农村扶贫工作任务，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人身上。”

钟陈东曾在桔水镇镇政府工作，对桔水镇的各乡村还是有多

少了解，当然也熟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千百回乡”新农村扶贫工作任务下达到了单位，他就主动申请了扶贫工作组的一员。

钟陈东认真地回答，“是的，扶贫村是桔水镇西莲塘村。”

周海波像一位老练的水手，将舵儿一转，说出的话就顺风飘了似的说，“哎呀，钟股长，你真是个好人！我万分感谢你，西莲塘村的村民也万分感谢你。我早就对单位的胡局长说了，你是个能干的人！是做大事的人才……”

周海波这顶高帽不只是一般的高，钟陈东知道他的秉性，他吹捧别人时总喜欢用这一套，钟陈东习惯了也不放在心上，淡淡地笑了笑。

周海波走了，他说过的话像炮捻子被点燃，在钟陈东心中炸响。他重重地坐进沙发，双手捧着茶杯，吹散浮在上面的茶叶沫儿，呷了几口浑黄的茶水。

这时有人敲门进来了，钟陈东看到是胡锡富局长，连忙站起身请座，胡锡富坐上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一边告诉他下村新农村建设，一边窥探他的神色，想从他的脸上看出点什么，至少是他将如何做好扶贫工作的任务吧？

钟陈东似乎知道胡局长的心思，认真地与他对视了片刻，将手中的书翻放到桌上，说，“今天的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既然党组织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给了我，我感谢组织和领导对我的信任。我一定把各项工作做好。

胡锡富听他的话便知道这是个目标明确，有理想有志气的好同志。事情已然定局，胜者为王，且听听他的表态吧！

钟陈东继续说道：“新农村建设规划，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成绩。我们将坚持新农村建设的原则，把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准放在首位。让每位西莲塘村的村民过上新农村生活，是我们扶贫工作者的任务，我们立下打好扶贫攻坚战的决心。”

这话说的实在，胡锡富高兴地鼓起掌声。

傍晚，钟陈东驾车出了住建局大楼，直往南北大道驶去，车



从拥挤的街道上拐入美景湖小区的美景路，美景路两旁的道路边上是流动的商户，他们搭着简易的帐篷，地上架起的三角木板上摆满了一只只红澄澄的红江橙，美丽诱人。钟陈东停好车子摇下车窗，小伙子立即赶过来问钟陈东，“老板，来一箱红江橙吗？”钟陈东点了点头。小伙子随手从地上拿过来一箱红江橙递给了钟陈东，钟陈东给了钱关上车窗驱车而去。

车子一进入小区的绿荫道路上，给人从热闹繁华的外面回到温暖宁静的港湾。美景湖小区西面有一口宽阔的湖泊，湖岸边的柳树似乎比往年都要浓密，很有质感的柳条像绒线一样浮在半空中。有风吹过，就如诗一般地舞动柔嫩的柳条。人们坐在柳树下的摇篮上跟着摇动起来，笑呀唱呀，欢声笑语飘荡在湖面上空。

小区里安静而温馨，钟陈东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尤其是春暖花开的时节，紫丁香的幽香与杜鹃花的清爽熏醉了每一位住户。

如今开发区的软环境是入住率高的直接因素。市中心环境优雅的小区不多，而处于交通便利、货丰物盈、寸金寸土地段的住宅小区优雅的环境是它的硬伤。而这个小区，这几样都占全了，因而此处的地段可谓是黄金地段。

钟陈东顺着车道开车进了地下室，把车放在车库后，他进了电梯按了楼层数字：20。电梯随着升了上去，很快钟陈东从二十楼层的电梯走出来，2001房的厨房窗户敞开着，清香的本地沙姜鸡肉扑鼻而来，父亲钟绍堂的身影在厨房里忙碌着，他在做着一家人爱吃的饭菜。

钟陈东刚进家门，爷爷迎了上来问他，“怎么样？第一天上班还好吧。”

母亲陈海娟紧接着边给他递拖鞋边说，“知道你回来，我们早早打开了门，快进屋子坐，外面凉着。”父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打招呼，“小伙子，回家了。”钟陈东感受着家的温暖，笑容满面地和家人说话。爷爷在茶几喝茶时，看见钟陈东手里提着的一箱红江橙，脸上堆满笑容说，“到了市里上班人都变了，还惦

记着家里没红橙。”钟陈东笑着来到爷爷身旁，爷爷不知道，他特地选择在上班第一天买爷爷爱吃的水果，以哄爷爷开心。

家里一尘不染，窗台上载着几盆水仙花有着淡淡的清香；电机柜旁边放着一盆绽放着红色花朵的海棠花；餐桌上的果篮里盛满一只只红江橙。这一切都在欢迎钟陈东回家来。钟陈东春风得意，仿佛身处美景湖畔的标准精装房里，茶水的声音就是泉水声。

在大家都落座用餐后，陈海娟给每个家人盛了米饭，坐在正座上的爷爷埋头吃饭，陈海娟瞄了一眼爷爷后，对旁边坐着的钟陈东小声说，“早上那事没吓着你吧？”钟绍堂赶紧抛给陈海娟一个不要泄露秘密的眼神，陈海娟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爷爷，一边向对面的钟绍堂作了轻声说话的手势。钟陈东把饭一口口送进嘴里，也没有注意父亲和母亲的动作，他干脆利索地回答，“没事，两辆车没有撞出摩擦……”钟陈东还没有说完话，爷爷脸色一沉，把筷子往桌子一放，碗往前一推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陈海娟赶紧安抚老人家，说，“爸，没事的，那个……”

钟陈东反应过来，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母亲，他平静地向爷爷解释，“爷爷，请别激动。你孙子早上上班，不小心和一辆小轿车相遇了，两个人受了一惊，但人和车都好好的。”

钟爷爷看着钟陈东一会儿，发现他神气活泼，也不像是发生事故的样子，他放下了心端起饭碗又慢慢吃起来。陈海娟给钟陈东的碗里夹了一块鸡肉后，说，“你三十有三了，也该娶个媳妇回家了。你工作那几年说要等工作稳定，现在工作岗位又上升一个台阶了，你什么时候能考虑下自己呢。”

钟陈东听着母亲的话，默不作声，他考虑过思索过到了最后都不得不出答案。事实上对于他这个单身狗来说，适婚年纪还是未婚便成了一家人焦虑的事情。单身狗一旦进入了高龄，找对象的机率越来越微小，年龄越大越不想找对象，似乎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日子。这就是有些高龄剩女剩男沿着原来的方式独身下去，也不愿意开始两个人的生活模式……



第三章 橙乡，我回来了

冯群仙开着小车行驶在廉洁公路上，她的心情愉快起来，离家越来越近了。公路两旁的山坡上点缀着很多不知名的野花，远远望去，姹紫嫣红。远处的山岭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果树，开着米黄色小花的芒果树；还有白色花朵散发出清香的荔枝树……

车子开在九洲江大道上，一条江河呈现在她的面前。江河水清澈透明，河道弯曲盘旋。

九洲江。

冯群仙脱口而出，她停住了车。河岸边成群的含羞花花交错地生长着，因为没有人去修整它，所以它们生长得格外迅速又格外漂亮。在微风的吹拂下，含羞花格外飘香，淡淡的香气中有着丝丝泥土的味道。一群小鸟落在草丛里发出清脆的声音，突然有几只小鸟从草地上飞起，飞向天空。冯群仙看得如痴如醉，好一会儿才开着车子离开。

桔水街上行人熙熙攘攘，满目琳琅的商品，还有诱人的香味小吃，而冯群仙面无表情，心里想着的是快点到申通快递点去取快件，然后赶回家去。

“桔水申通快递站”是一家装饰雅观规模很细的铺面，冯群仙在珠三角辞职回家的一个月前，已在淘宝网上剁手揽下了几十件购物清单，然后家乡快递员电话隔三差五打到冯群仙的手机里，

都是清一色的询问：小姐，你什么时候过来取快件？冯群仙就一副好心地说快了心里面却偷着乐呢。

冯群仙走进快递站刚掏出身份证说明自己的身份，快递站的五个员工几乎同时惊叫起来，“你就是冯群仙小姐呀。”然后一个女孩子把一堆快递递到冯群仙面前，她笑容可掬地说“这些都是你的快递，请你清点。”冯群仙微微笑着，核对自己的三十三件快递后，对她们说，“谢谢你们啦！”

冯群仙把所有快递装进了行李箱，在她走出申通快递站时，那个递给她包裹的女孩子送上一句真心的话，“小姐，你慢走！”

冯群仙忍不住回头一笑，看看装饰亮丽的桔水申通快递站，心想着这位服务生是如此彬彬有礼。

冯群仙拖着行李箱慢慢地行走在马路上，这时，有个男青年向她迎面走过来，冯群仙本能地闪了一下，手里的行李箱却被那个男青年撞了一下，冯群仙侧目怒视着这个男青年。原本只是冷漠的男青年装作没事似的往前走，可在看了一眼冯群仙时，男青年的眼睛不由得一亮，他非常谦虚地点头说，“对不起，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听到他如此诚恳的话，冯群仙没有再说话，继续往前走，可越走越不对劲，那个男青年总是与她保持一段距离跟在她的后面。她突然有点害怕起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莫非是遇上抢劫了？她在心里想着，一面沉着镇定地行走着。

一会儿，她停了下来，那个男青年也停下来，她往前走，他也跟着往前走。她装着一副神态自若的表情行走着，装着没有看到他，在人来人往的人群中突然走进集贸市场。

冯群仙在集贸市场东张西望，发现没有看到那个男青年的影子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可就在她往前走时，那个男青年却不知从那个角落里钻了出来，站在她的面前。冯群仙不由得吓了一跳，整个身心颤抖了一下，她一脸怒气地对那个男青年吼叫着，“我



和你素味相识，你怎么总是跟着我？”

我……，男青年涨红了脸，象是个犯错误的孩子嗫嗫嚅嚅地说，“小姐，你长得太漂亮了，是我见过最美丽的一个女孩子，所以我情不自禁跟着你走。”

你……，男青年的话把冯群仙气得半死，她指着他厉声说，“不许你再跟着我！”尽管群仙这样说，但那个男青年还是一副执迷不悟的表情跟着她走。群仙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心想着如何甩掉这个可恶的家伙。

冯群仙站在广场路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突然她的眼睛亮了起来，一个长得斯文帅气的男子，他手提着一大袋子的日用品从一家商店出来。她像是溺水之人，遇见一根稻草拼命地抓住似的走了过去。

“哥哥。”

黄继南看着身边的陌生女子，露出一副莫明其妙的表情。冯群仙假装多么高兴的样子挽着黄继南的手撒娇，“哥哥，我终于找到你啦。”

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发生，黄继南准备严肃地拿掉她的手。冯群仙觉察到男子的动作，她马上抓紧了他的胳膊一面说着哥哥好，一面用眼睛偷偷的瞟向身边。黄继南看到了女子身后紧跟着走过来的一名男青年，男青年似乎疑惑又慌张的表情。黄继南立即领悟到了眼前发生的一幕，在和悦的笑容里对女孩子笑了笑说，“妹妹啊，和哥哥一起回家去。”冯群仙冲着黄继南咯咯地笑起来。那个男青年看到群仙如此亲热地和黄继南说话，顿时像受到惊吓似的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海中……

看着陌生男青年的背影消失在眼前，冯群仙松了一口气，她迅速地抽回放在黄继南肩膀上的手，脸上飞起一片绯红，尴尬地说，“哥哥，谢谢你啦。”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进人群里。

黄继南看着那个陌生女孩渐行渐远的背影，嘴角边浮起一丝

笑意，自言自语，“哥哥，好好的做了一回哥哥。”

冯群仙驶着小轿车进了西莲塘村子，一幢漂亮的别墅在村头显得特别醒目，别墅门前栽着紫丁香花，一股清新的香味迎面扑来，让人心旷神怡。她下了车，两个年约五、六岁的孩子在院子打闹，看到有车子进了院子，两个孩子呆在原地。群仙下了车，一个眼尖的孩子大声喊起来：“群仙姑姑。”

“海明，海玲，你们都好吗？”

冯群仙带着愉悦的声音挥手叫着。

海明和海玲高兴地跑到姑姑身边，群仙放下手里的行李，张开两手把两个孩子抱在怀里，喃喃说道，“姑姑好想你们呀。”很快从屋子里走出来几个人，大家一下子围住了群仙虚寒问暖。李华延把群仙看过来看过去，群仙满脸疑惑地看着母亲。母亲说，“孩子呀，你又是一个人回来呀。”

冯群仙这才想起去年年初出门时，母亲曾对她说，“你三十岁了，妈妈像你这个年纪已经有你和弟弟了。”冯群仙抬手搭在母亲肩膀上，开玩笑说，“妈，你放心，你女儿今年年底就给你带个女婿回来。”李华延忍不住发出了笑声，好一会儿板着冷冷的面孔，像是下了命令似的说，“春节前带不回男朋友，你回来的车子就留到第二年了。”

冯群仙还是食言了，春节确实没有回家。母亲作出了退步，几次在电话哀求她回来，只要女儿回家，什么都好说。莫元燕也在一旁边扇耳风话：没有男朋友不要紧，现在很多女孩子单身呢。儿媳妇在电话给冯群仙说这些话时，李华延气得咬牙切齿，却又不该怎么样。最后还是八十三岁高龄的爷爷一个电话，让冯群仙果断辞职回家。因为爷爷对她说了，回家跟爷爷种橙子。

按理说像她这个条件尤其是农村家庭，不愁穿衣住行不愁嫁，想娶她进门的男子可以从村头排到村尾，可是冯群仙还是在相亲的路上等到三十多岁的年纪里。当年她每读到一个学校，村子里



就有一批妹子嫁出去了，直到她本科毕业，比她小几岁的村妹子早已嫁人生子，而她已进入大龄青年的行列。

冯群仙耸耸肩笑着说，“妈，我是购买了两张车票，但人家不愿意跟你女儿回家，你还是省省心吧。”母亲只好陪着笑脸看着大家。冯群仙忙着从行李箱拿出礼物，棕色保暖棉服是给爸爸的；粉色保暖棉服是给妈妈的；嫂子莫元燕是一套米黄色套裙；哥哥冯庆春黑色西装；侄子和侄女的是两只白色的小狗子玩具……

冯群仙边说边把礼物给了亲人，海明和海玲在玩姑姑给的小狗子玩具，莫元燕把套裙在身上比划起来，脸上满是得意的神情。然后她催促冯庆春说，“你赶紧穿西装试试呀。”冯庆春抖了抖黑色西装说，“不用试了，我从小到大都是我姐给买衣服，什么年纪穿的码数她最清楚。”莫元燕白了他一眼不说话了。

冯源和李华延，夫妻两人乐呵呵地笑了。冯群仙面带微笑说，“嫂子，不用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我是姐姐，关照弟弟一家人也是应该的。”

莫元燕嘴里说着“谢谢姐姐”，心里却乐开了花。自从她嫁进这个家，她没怎么操心过，吃的用的很多都是冯群仙在珠三角打工寄回家用的工资。公公婆婆五十多岁，还年轻，两个孩子出生到现在，她这个做儿媳妇的家务活基本没动过手。现在是累了上了年纪的老人，享福的是年轻一代呀。

冯群仙看着行李箱最后一件电热水袋，把电热水袋拿在手里对母亲说，“这是给爷爷的，秋冬季节可以保暖。”

李华延笑着说，“你这个孙女可有爱心了，这回你爷爷又感激得掉眼泪了。”

冯源凑近母女两人，忍不住心里的欢喜打趣说，“群仙呀，你妈说的有道理，你爷爷生性骨子硬从不低头。可是十年前，你爷爷摔跤躺在床上，你妈妈一把尿一把屎照顾一个月，你爷爷感

动落泪了。”

冯源说完话，大家都笑了，莫元燕眼里多了几分对婆婆的敬佩。冯群仙环顾四周，疑惑地说，“爷爷呢？没有看到他呀。”

冯源赶紧掏出手机，对大家说，“他天天都去后山的红橙园看看，我给电话他回来。”

冯群仙急急地说，“我去找爷爷。”说完她走出家门，朝后山走去。

正午，太阳高高挂在天空上，老支书来到双峰嶂的山脚下，看着眼前的红江橙树，树上长着青青的嫩绿叶子，清爽的山风徐徐吹过，一棵棵红江橙树在风中摇晃舞动，吹得老支书迷糊的脑袋一下子清醒许多。老支书眯着浑浊的老眼瞧着这片熟悉的山水，放眼望去，高低不平的山岭地带布满一座座村庄，一条九洲江连接着周围大大小小的溪流，像玉带似地绕过一个一个小山包。

老支局长吁一口气，把黄泥竹根的水烟筒往地上敲了敲，一些积沉的烟丝落在草地里。他往烟筒塞了烟丝，用打火机点燃，使劲地抽起水烟筒。从少年到青年，如今年逾古稀，老支书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摸清山地里的哪一条坎，哪一处坡子，哪一处的草肥美，哪口山泉水清亮，哪片庄稼地丰产丰收。可是如今城镇建设步伐快速前进，农村耕地制约，土地一点点流失，老支书想起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没有摸过牛绳了，铁犁农具堆放在老屋子的角落里生了锈积了厚厚的灰尘。

顿时，天地一片宁静，田野的风带着青草芬芳的气息。

老支书背着两手慢慢行走在山里的小路上，走着走着，脚下一道小小的坎儿突然让他失去支撑的身体，整个屁股摔坐在地上。老支书就地坐了半天，路上没见一个人影，他在迷迷糊糊的记忆里，想起了很多年前，那年七十三岁的他，也是摔倒在今天这条山路上，那一跤，轻则动弹不得，重则要了性命。他在心里埋怨



自己一时马虎，大意了。农村俗语里有一种说法，七十三是生命的一道坎，阎王爷不肯收，自己走下去。他以为自己送上门去了，恍惚中，老支书感觉有一双温热且有力的手把他从地上扶起来，老支书趴在一个坚实而宽厚的背上，耳边有熟悉的声音传过来，大伯，您好生躺着，等会儿我到村子里去喊嫂子回来照顾您。说完，只听院子里的铁门咣铛一声，又合上了。

儿子一直在农场工作，儿媳妇挑起家庭的大梁，那些年里，砍柴、种田、收割庄稼，默默地做着一个人农村女人要做的农活。三十几年了，儿子与儿媳妇辛苦劳累也不容易。一连好多天，都是任劳任怨的儿媳妇照顾老人家的饮食起居。热的饭，温的茶，还端来洗脚水侍候老人家泡脚。他在儿媳妇面前极不情愿地伸出一双臭烘烘，生满老茧的双脚时，儿媳妇用一双娇嫩的小手，将老人家沾满泥垢的裤腿卷上去，捋去破了洞，露出脚趾头的袜子，替老人家洗脚。虽说平日里对家事看似不管不顾的儿媳妇，这会儿可打动了老爷爷那颗苍老的心。老爷爷眼眶湿润起来。

一晃过去十年了，虽说是十年时间，但老支书感觉到十年前和现在坐在这里的时间是一样的，时间过去的是昨天，而不是十年。老支书想着想着，眼睛潮湿起来，他抹了抹眼角的泪水，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试了几下子，他可以站起来了。

这时，挂在腰带的手机响起清脆的铃声，老支书凛凛抖抖地拿起手机按下听键，电话里儿子的声音急急地传出来，“爸，你在那里？你大孙女回来了。”老支书平稳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说，“我这就回去。”

老支书挂断电话后，把手机放回到腰带间。他向远处望去，全村最漂亮的一幢豪华别墅仿佛就在眼前。因为这幢豪华漂亮的别墅，老支书在村子里可谓出了风头，人人都夸他有福气。但今天他心里想的不是他家的楼房，而是听儿子说，他的大孙女回来了。

第四章 做人才是硬道理

冯群仙走在山坡小路上，她的周围生长着一棵棵红江橙树。这些年来，爷爷带着一家人在山岭种上红江橙树苗，几年过去了，当年的红橙树苗茁壮成长，数不清的红橙树遍布一座又一座山岭。远远望去，就像茂密的原始森林。冯群仙最高兴的是站在山岭上，看着这些她曾亲手种上的红橙树。

前面有个老人蹒跚行走，两手靠背，他满脸沧桑，额头上堆满苦楝树似的皱纹。

他是爷爷冯如轩，已经是八十三岁的老人。在爷爷身上可以看出岁月的磨难。

“爷爷！”

群仙高声地叫着，冯如轩怔了一下，停止了脚步，一双退了颜色的鞋子沾满了泥巴，他咧着嘴巴笑着说，“是群仙呀，你终于回来了。”

群仙点了点头走到爷爷身边，在爷爷面前，群仙乐得像个小孩子，她看着旁边的红橙树，高兴地说，“爷爷，家里的红橙树都长大了。”

爷爷指着满园的红橙树迫不及待对她说，“这些红橙树今年便开花结果，到那时，满山遍岭的红橙树开满了花，长成了无数的果实。”



爷爷说这些话时，脸上呈现出幸福自豪的表情，群仙激动得泪光闪闪。爷爷走到一棵和他差不多高的红橙树旁，用粗糙的双手抚摸青绿的嫩叶，眼里满是痛楚，对她说，“你还记得关于红橙树的事吗？那是爷爷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

群仙记得很清楚，那年她十岁。那是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一天，爷爷黑着脸回到家里，奶奶看到爷爷回来泪流不止，嘴里不停地说着怎么办？很快，一群村民来到家里，焦急地问爷爷，“种了几年的红橙树不开花，也枯死了不少，这可是全村人的收入呀。”

冯如轩踱着脚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也不知所措了。由于生长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山村里，村民们靠山吃山。在爷爷的号召下，全村村民在山岭上种上红江橙果树。如今三年过去了，原计划三年便开花的红江橙树却迟迟没有开花，可是这些山岭上的红江橙树已掏空了村民们全家的积蓄。村民们看不到果树收成希望，便要求爷爷赔偿这笔损失费用。

村民们吵吵嚷嚷，奶奶脸色苍白，努力克制不安的情绪恳求大家原谅。母亲紧紧地搂着弟弟默不作声。群仙不知哪来的勇气，突然双手紧紧抓住爷爷的衣角央求着，说，“爷爷，爷爷，救大家。”爷爷用手抚摸着她的头说，“爷爷当不好这个支书呀。”

爷爷刚说完话，父亲突然出现在门口里，他对大家说，“我在红昌农场工作几十年，有一定红橙种植经验。我爸爸希望我辞去工作回村种红橙树，现在我决定了，我留在村子，专门研究红橙树种植。”

村民们恍然大悟，在父亲身上仿佛看到了希望。果然在父亲的努力下，第二年的红橙树开花结果了。

冯如轩叹了一口气，像是把这辈子的委屈都叹出来似的，说，“爷爷年纪大了，没有什么留给你们，只有这满山的果树。日后，爷爷哪里也不去，就守住这片果园，守住这些果树。”

冯群仙听着爷爷说话，看到了自己肩挑的责任。她走到一棵

红橙树旁边，仔细观察着嫩绿的叶子，然后抬起头来说，“爷爷，我仿佛看到橙树开花了。”

爷爷看着她手里捧着的橙叶，脸色凝重，说，“橙树会开花，也会结果实。爷爷担心的是你呀。”

瞬间，群仙的脸红了，她清楚爷爷担心什么了。果然还没开口说话，爷爷又说，“你芳龄三十了，这些年在外面就没带个相好的回家？”

群仙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似乎被别人窃视了她内心真实的隐私。这些年来寻寻觅觅，情感路上始终是一个人。她默默地看着远处山岭的红橙树，脑海里闪过钟陈东的身影。

小城的初夏格外的凉爽。天还不曾亮出轮廓，东方的天际雾影中微微现出一丝曙光，高楼林立的天地间泛起了隐隐约约的亮光。随着渐渐亮起的曙光，月亮已下地平线，白茫茫的雾气随着一抹突然跳出的阳光渐渐淡去，小城的大街小巷商人摊贩吆喝声此起彼伏。

钟陈东开着他的小车从美景湖往北部湾大道驶去。当车子进入北部湾大道，他的心情愉快起来。这是近年来规划新建设的城北新区大道，相比较旧城区其他主干线日益严重塞车，市政府和住建局吸取教训，精益求精，重新定位了车道的设计工程，城郊的主干道路统一为八车道。四相车道的北部湾大道干净宽敞，道路中间的花圃是各种各样的花草，高大上的棕榈树在道路两旁，似乎是给北部湾大道增添了一道美丽的天然屏障。

北部湾大道两旁，是新规划的城北开发区，一座座新建设的工厂厂房拔地而起，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正值早上上班高峰，数不清的小车和摩托车穿梭在北部湾大道上，工人们如潮水般涌向各间工厂，他们穿着工厂服装，远远看去就像一支支队伍在接受着严肃的检阅。



经过城北开发区，钟陈东驱车奔向廉洁公路，这是一条铺了水泥的乡村二级公路。他曾经在这条路上走过无数次，在乡镇的单位和良城的家跑来跑去，如今又再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只是隔了一年的时间。不同的是，这次他工作的地方是乡镇的一条村庄，确切地说，是一条贫困村。这条座落在桔水镇偏僻的农村山区西莲塘村，全村有200多户，两千多人，由于耕地面积人均不足一份，全部是山头，外出打工便成了村里人的经济收入来源。当桔水镇下辖的其他村子完成了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人人走在小康奔富裕的生活，西莲塘村的新农村建设成了全省扶贫的重点扶贫村。

钟陈东临行前，当爷爷和父亲都嘱咐他好好工作时，他的母亲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红着眼圈对钟陈东哭诉，好不容易从乡镇调回到市里，眼看着要脱单了，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我抱孙儿的愿望不知何时实现。钟陈东笑着打趣，老妈放心，这次下村工作说不定给你带回个漂亮孝顺的媳妇呢。不知是不是钟陈东满脸诚恳，还是陈海娟想着未来媳妇了，她竟破泣为笑了，还帮忙收拾行李催促儿子赶紧下村工作。

在小城出发前，钟陈东给黄继南打了电话，大约七点三十分到达桔水镇镇政府。钟陈东看了看时间，距离目的地很近了，这时，手机微信传来消息，钟陈东握着方向盘，眼睛望向方向盘旁边的手机，微信显示黄继南发来的消息：等你。

桔水镇镇政府，黄继南站在榕树旁边，这时有人驱车进来。黄继南目不转睛盯着从车子出来的男子，是钟陈东。他快步迎了上去。

两个人互相凝视着对方，一会儿，黄继南谦虚地开了口，“钟主任，我们又见面了。”钟陈东面露笑容，向黄继南伸出了手。黄继南也伸出了手，钟陈东边握着黄继南的手边说，“黄主任，别后安然无恙。”

这位昔日共事了几年的同事，原本乡镇和市区的不同工作环

境，再相聚不知待何时，没有想到，因为在扶贫的路上，两个人又相遇了。两个人互相寒暄了几句，然后走向会议室。

桔水镇镇政府的三楼会议室里，扶贫办主任黄继南主持“千百回乡”扶贫干部会议，桔水镇镇长张晶晶，桔水镇镇委书记包昌平坐在主席台上。钟陈东和桔水镇镇政府有关干部听取了会议报告，会议经结束后，钟陈东用车子载着黄继南下村西莲塘村工作。

正午的阳光，热烈地照着群山。当车子来到西莲塘村村委会的路口时，就有许多的人在好奇地望小车，钟陈东他们过去了，就有人低低地问他们是谁，来干什么的。在这初夏里，太阳又晒，田里的秧苗已经插上了，到了农闲时分，没事，村民们就坐在树底下聊天。真羡慕乡村的人过的悠然，会享受生活里。这片村子的一堆人里，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一些二十岁的小伙子，还有小娃儿，中年人少些。

来到西莲塘村村委会院子，十多间陈旧的砖木结构的房子并排列着，墙上挂着西莲塘村村委会和支部的牌子，钟陈东清楚了，这里是他们下乡扶贫工作一年零一个月的地方。“领导来了。”村主任钟春智和村支书潘帆就赶忙来迎接，潘帆说，“钟主任、黄主任一路上走累了。”钟春智推开村委会的一间屋子，指了指里面两张单人床，说，“钟队长，我们已经安排好住的地方了。看哪里需要添些用具，尽管吩咐一声”钟陈东打量了一下简陋的屋子，客气地说，“没事，我习惯，我曾在乡镇工作。”

安排好钟陈东的住宿后，大家来到村委会食堂，这是一间泥砖瓦盖简易低矮的屋子，泥土砖灶台，灶台上放着一只大铁锅，一只铝锅。黄泥瓦烟窗直通到瓦顶，屋角堆放着一根根柴木和一些柴禾。退了颜色的木碗柜立在一角，像是诉说着岁月的凄风苦雨。一只大水缸在门旁边。钟春智介绍说，“这是村委会的饭堂，平日里村干部都会回家吃饭。上级下乡到村委会，村干部主动抽空做饭。”



钟陈东用手摸了下木碗柜，面色凝重，说，“从一只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木碗柜，可以看出老区的人民生活。”大家默默听着，心情沉重起来。一会儿钟陈东又说，“以后我们亲自动手做饭。”大家鼓起了掌声。

走出食堂，来到院子，院子东边有一口水井，这是几年前村委会筹资金自建的手摇式水井。钟陈东轻轻摇了一下木棍子，水井的水升到水池里从水龙头流出来，他用手轻捧了一口井水放进嘴里，然后说，“好清凉的井水，大山里的泉水是甘甜的味道。”钟陈东幽默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他们走进办公室，钟陈东环顾一下办公室，来到窗户边，看着墙壁上挂着履职表的村干部简介名单，说，“西莲塘村有位德高望重的老支书，冯如轩。”钟春智连忙说，“是的。他是老支书，在西莲塘村有着很高的威望声誉。”钟陈东听了，若有所思说，“见识老支书风姿。”

黄继南想了想说，“我常听闻老支书的为人慷慨，还没真正见过他老人家尊容。”

钟陈东眼前闪过老支书模糊的样貌，看了看身边的同事们，笑了笑说，“今天是个好机会，我们一起去拜访老支书。”

随后大家发出赞同的声音，在钟春智的带领下，他们开始朝老支书家的方向走去。

听闻有客人来，冯源带着儿子儿媳热情地出来迎接，李华延沏好茶水，大家落座用茶，钟春智给老支书介绍钟陈东：“他是良江市住建局建设股股长，现任西莲塘村扶贫队长钟陈东。”

钟陈东谦虚地说，“请多指教。”

钟春智刚要介绍黄继南，老支书说，“黄主任，桔水镇镇政府扶贫办主任。”黄继南两手握紧老支书的手，说，“支书客气了，叫我继南可以了。”

老支书喃喃说，“后生可畏，年轻有为。”接下来老支书激

动地对大家说他曾经当了十多年的支书，退休在家已有半辈子了，村干部没有忘记他，他感激不尽，只要有口气都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把西莲塘村建设文明美丽的新农村。

老头子说完话，冯源接着发表自己的想法，他说他家是村子里第一批先富裕起来的家庭，在西莲塘村出生长大，工作退休又回到村子。现在我六十岁了，但还年轻，我们要种红江橙，和村民们一起发家致富。

父子两人的话在每个人心里泛起阵阵涟漪，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对父子创造出致富先锋的好榜样。潘帆点点头说，“对，西莲塘村是良江市种植的红江橙之乡，选择适合家乡的品牌果树，打造一流名牌产品，是西莲塘村每个村民和村干部的义务和责任。”

大家交头接耳，老支书乐呵呵说，“为了一家人种植红江橙，我们动员外地打工的大孙女回家了。”

“冯群仙。”钟春智一下子说出了名字，他说，“她是个好女孩。”

听着村主任和老支书说话，钟陈东大概知道他们的为人，是村民的好干部，然后他说，“大家说得好，我们尽快落实解决贫困户的问题，这几天慰问贫困户。”

冯如轩说，“你们来了，我们村的钟五婶生活有着落了。”

钟陈东和黄继南，两个人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钟春智解释说，“钟五婶年轻丧夫，中年丧子，老年又丧儿媳，现在和十岁的孙子相依为命，是个命苦的女人，也是坚强的女人。”

钟陈东和黄继南恍然大悟，潘帆一本正经说，“去年刚到西莲塘村工作，办了钟五婶低保户补贴。现在大家都来了，相信会解决钟五婶家的所有困难。”

大家赞同潘帆说的话。

从老支书家里出来，钟陈东他们前往村委会。



第五章 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

冯群仙手提着沉甸甸的袋子站在一座院子前，这个院子，北面是两间坐北朝南的平顶大堂屋，东边一间，一间是当门。院子东侧是一个狭小的杂物间，狭小的杂物间里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杂物。东侧旁边是用稻秆铺成的猪舍，一头一百多斤的母猪带着十几只小猪仔。院子南侧是青砖墙头和一个孤岛似的大门楼，用钢筋和铁管焊成的镂空的大门，漆成了红色，由于风雨剥蚀，颜色已经不鲜艳了。

院子东面有两棵菠萝树，两棵菠萝树树龄约三十年了，两个大人环抱的树身粗，高约十米，枝叶繁茂，树上满满地挂着葫芦般大小的菠萝蜜，点缀整个院子。

群仙轻敲着院子的铁门叫着，“五婶在家吗？”

“五婶在家呢。”

钟五婶大声应着，随即从一间简陋的屋子走出来，看到是群仙，她的眼睛瞬间潮湿了，声音哽咽地说，“群仙呀，一年多不见面了，回到村子就来看望五婶，也只有你一直记得五婶呀。”

群仙握紧钟五婶皱巴巴的双手，告诉她即便在外地上班，还是想着钟五婶，钟五婶是好人，全村人都这样说。说完还把两件衣服交到钟五婶手里，说是她的一点心意，让钟五婶收下。

钟五婶笑得合不拢嘴，摆了摆两件新衣服，一件紫色的外套

是她的，一件橙色的外套是孙子家伟的。

一会儿，钟五婶把新衣服穿在身上，对着身子看过来看过去，问群仙要不要这样穿？冯群仙拍拍钟五婶的肩膀笑嘻嘻地说，“五婶，现在是新农村新风气，不只是小孩子，大人老人都要穿得漂漂亮亮。”

钟五婶笑得合不拢嘴。

冯群仙对五婶说，“咱们村要进行新农村建设，扶贫工作组已经进驻咱们村子，五婶家的生活越来越好啦。”

钟五婶好奇地说，“是真的吗？听说扶贫来了，贫困户就会住上新房子了。”

群仙对五婶认真地点头说，“是真的，以后没有贫困户了，人人都过上小康幸福的日子。”

钟五婶眼里充满期待，美好的日子悄然来到她的身边了……

西莲塘村委会办公室，一场激烈的会议在进行着，西莲塘村村委组成以钟陈东为主的领导扶贫工作小组，钟陈东担任组长，钟春智担任副组长。落实好的职务，大家就帮扶慰问贫困户展开讨论……第一户钟五婶家，第二户朱里才……

扶贫人员要来慰问贫困户钟五婶家的消息在西莲村村炸开了锅，整个村庄都沉浸在兴奋中。

在村主任钟春智的带路下，钟陈东和扶贫组一行人来到钟五婶家。工作人员从车上抬着大米油肉进了屋子。几年前钟五婶的儿子丧生在一场车祸中，紧接着儿媳也因病去逝，留下五岁的孙子。钟五婶和孙子相依为命生活。如今孙子家伟十岁了，上小学四年级。钟五婶看到一群人带来这么多食物来到自己家里，一个劲儿地说谢谢，除此之外已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钟春智对钟五婶说，“阿婆，这些大米和油是送给你家的。你家被纳入贫困家庭，政府补助资金，把现住的危房泥土屋拆掉，建起水泥钢筋楼房。”钟五婶眼里泪水涌了出来，划过脸上深深的皱纹掉在地上，她对



钟春智点点头，屈下双膝给扶贫组的所有工作人员跪下，声音颤抖地说，“想不到我这辈子还能住上楼房。”

钟陈东连忙扶起钟五婶，说，“阿婆，辛苦你老人家了，我们已给你办好低保，可以解决你和孙子的生活费用。你孙子将来读中学读大学，村干部会帮你解决困难的。”钟五婶抹着眼泪，哽咽说，“你们是大恩人呀。自从儿子和儿媳妇年纪轻轻离开人世，我一把年纪了还带着孙子生活，这些年来多亏村干部和村民的热心帮助。”

离开钟五婶家，大家赶着去五保户朱里才家。朱里才住处在村子房屋集中的地方，在周围邻居都搬出旧老屋子在外边建起红砖房时，他还住在四合院的泥土茅房屋。宽阔的四合院子就朱里才一个人独住。还未到四合院，远远地看见朱里才坐在破烂的木门槛里，他正呆呆地望着门前一群大鸡小鸡自言自语：老母鸡下蛋，大鸡长肉，小鸡长大，一个个等着煮熟上砧板。大家来到朱里才面前，钟春智问朱里才：“才哥，市领导到西莲塘村扶贫，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想办法解决。”朱里才看到市扶贫领导亲自上门来了，他连忙站起身来，欠了欠身体，说，“感谢领导来我家。”潘帆还递给一叠钱给朱里才，说，“这是3000元钱，要克服眼前的困难，尽早脱贫致富。”朱里才接过那红红的百元钞票，只觉得脑袋里嗡嗡地响，什么也说不出，什么也听不见。这时，朱里才家门前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村民。在大家兴奋的目光中，钟春智说，“才哥，你准备好，村子第一批扶贫款下拨，第一时间给你建造钢筋水泥平顶屋。”朱里才再也把持不住了，痛苦流涕地说，“精准扶贫真好，我朱里才还能住上水泥屋。”

看到村子里的人们都跑到朱里才家去开大会，黄美莲也赶去看热闹。听了朱里才很快住上扶贫款建的楼房，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家里前两年建的二层没装修的楼房，全是她夫妻俩人辛苦挣来的钱。陈荣柳常年在外面打工，挣的辛苦钱都寄回了家，而

她常常不分昼夜在镇上摆摊买石角扣肉。这么多年来，夫妻俩省吃俭用没舍得吃过一顿大鱼大肉，如今扶贫款下来了，她家里是不是可以分点，哪怕一点钱她也高兴不已。但看到那么多村民，她又不好意思发表意见，只能暂时忍在肚子里，等待机会。

钟陈东习惯每天一大早在村里走一趟。这时候村里老人都起来了，东家门口停一停，村中小道上聊一聊，与村民一起唠家常，有助于尽快熟悉了解情况，也能逐渐消除与村民的陌生感。作为驻村扶贫工作人员，钟陈东深深体会到，要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就得和村民站在一起，用心谋划、用情交流、用力扶持，才能让美丽乡村重回身边。

这天，钟陈东和黄继南走在九洲江边，九洲河水，流的很欢淌，有鸭子，白色的，在河边的滩儿里，游着十分的悠闲。偶尔一只，忽地“嘎嘎”地叫起来，拍着翅膀，向远处划去，就有鸭子过去，而相互嬉戏。

九洲江木板桥上行走着几个少年，木板桥摇摇晃晃似乎要掉下去了，但几个少年却走得稳稳当当。家伟、丽丽、家应从小在木板桥上行走，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早已熟练得闭上眼睛也能行走。连接九洲江两岸的木桥，让人有一种断断裂裂的感觉。

钟陈东用相机拍下了少年们的背影，对旁边的黄继南说，“我们要抓紧落实好扶贫项目任务，把建筑九洲大桥提到日程上来。”黄继南马上说，“钟队长，我已写好申请材料，提交数据上报。相信西莲塘村第一批贫困户扶贫款和第二批建造九洲大桥的工程款很快到达。”

黄继南赶着回村委会录入扶贫工作数据表，钟陈东独自沿着九洲边的小路上走，沿路下来，许是这地方最开阔了，一下子住了这么多人家吧！站在这坪儿上一切尽收眼底。那些人家的房子，都是一律律的低矮，破旧，许是几十年以前勉强建起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吧！有的，屋顶已明显瘪了下去，似要塌了。钟陈东看



着心酸，眼角泛着泪光，现在这些贫困户都纳入扶贫队伍，资金下来就可动工建房了。

钟陈东下乡来，穿的并不十分华丽，只是普普通通地穿着。而从他的皮肤，精神状态看来，在他们眼里，已显然是与他们不一样的人。几个小孩子从河边回来，跑在钟陈东身后。钟陈东走到村落时，迎面走来钟春智主任，钟陈东马上笑了，钟春智很热情地冲他说：“老早就请你到寒舍坐坐，可不要见怪呀！”说完他忙拉了陈东的胳膊，让到屋里坐。一群孩子很好奇地跟着他们望着。“你们回家去，不要在九洲河玩耍，知道吗？”钟春智冲着孩子们说。有两个小孩子就盯着钟春智一眼，飞跑去了。家伟独个儿往家走，他的家就在九洲江边，离钟主任家有500米。

钟陈东已在钟春智主任家坐了下来，他给泡上水，吩咐妻子去做饭。钟主任的媳妇谢红凤，是位村医生，虽是四十岁的妇女，却保养得很年轻，大眼睛，水灵灵的，脸很白，显得很漂亮，此时，已在灶房里忙开了，叮叮咚咚的，似在弄菜，要招呼钟队长长了。她在做一道很独特的石角扣肉，将猪肉皮朝下放在砧板上，切成7厘米长、2厘米厚的大片，中间把皮切断；将肉皮朝下整齐地码在碗内，佐以上等酱油（生抽）、碎沙姜、生蒜头、生葱头，其蒸也久，其香也著。蒸至闻香即可，取出扣在盘里。如想做“梅菜扣肉”、“香芋扣肉”则与扣肉同步下锅蒸即可、如做“酸菜扣肉”即匀铺在肉面上续蒸约5分钟后拿起来扣在盘上即可。

钟春智的家，外边用碳粉刷了，里边也打了地板，粉刷了家里，在村子里是为数不多的楼房家庭。钟主任泡好茶，递给钟队长一杯茶水，说，“咱县，前几年就实现了‘村村通电、村村通沥青路’工程。想不到这贫穷地方也有了点政策，还是落实了。”钟队长说，“村民生活太辛苦了。九洲大桥要抓紧落实建设好。”钟主任连点头，说，“对，九洲大桥通车了，有了大货车上到门前收购买卖方便多了。”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着村民们脱贫

致富里的事情，半小时后，谢红凤已把菜端来了，很丰盛，排了一桌。钟主任忙着搬凳子，排筷子，杯子。在钟主任的安排下，落了座，钟队长被推到上席。钟队长闻到满桌菜清香的味道，其中有一道菜独特，是一盘扣肉。钟主任告诉钟队长，这是石角扣肉，是广东省著名的特产之一，选用的猪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上口即化，不见锋棱；肉香温温润润，含蓄内敛，厚而绵，浓而远，热香袭人，肉味不走半点偏锋；表面酥红晶亮，可谓“炉香乍热，法界蒙薰，诸佛现金身”的诱惑美味。其营养价值颇高，其碳水化合物比猪肉高4倍多，而脂肪的含量仅为猪肉的1/2，能起到美容、补充热量的功用。扣肉的诸多营养作用毋庸置疑，苏轼有诗可为佐证：“扣肉确实是一宝，味美营养价值好。妙手烹调巧利用，维护健康有良效。”因此其荣为送礼之极品。钟队长把一块扣肉放进嘴里轻咬了一口，发出啧啧的称赞，说，“不错，味道好极了。”

古荔枝树芒果树，在夏日的阳光里，热烈灿烂。绿色的叶儿，掩映着山村，小村，在安详中，就显出几分柔美了，小院的人家，有的正在吃饭，有的已吃过饭了，闲来没多大的事，开始了一天的闲片生活。不过，也有一些人，上山下地干活去了！

从钟春智主任家里出来，遇上了钟五婶和家伟，钟五婶手里挎着竹篮子青菜，

钟五婶看到钟陈东便说，“钟队长，我总算遇上你了。”钟陈东看了看家伟，发现正是刚才在九洲小桥上的小男孩，钟陈东问家伟，“小孩子，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家伟睁大眼睛望着眼前的大哥哥，奇怪的是他并不觉得陌生，反而有种很亲切的感觉，他点了点头，说，“我叫钟家伟。听奶奶说，你们下村来就是帮助村里脱贫的。”

钟陈东面容温和，点点头说，“是的，新农村建设，人人都会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钟家伟眼睛涌起泪水，说，“谢谢你，大哥哥。”

钟五婶的屋旁地里有块菜园，菜园里种了很多菜，四季豆，黄瓜，西红柿，红的很密。春劳回家对她说了在九洲桥遇上扶贫领导了，钟五婶在她的方形菜园子里，不一会儿，四季豆，黄瓜，西红柿就摘了满满的一提篮，又分开装进塑料袋子里。刚和家伟走出家门，就遇上钟队长。

钟五婶说，“难得队长来一趟，这里种了很多菜，我们吃也吃不完，你捎点回去。”钟陈东连忙摆手说，“使不得。”转念一想，又说，“农家自然蔬菜，我掏钱购买。”

钟陈东立即掏出一张十元钱给钟五婶，钟五婶使劲拒绝。钟陈东要钟五婶过称，钟五婶话说：“不用啦？拿去吃就行了。”钟陈东说，“那不…阿婆，你种菜也不容易，很辛苦的，该给多少钱，多少钱，”

钟陈东把一张十元钱递到钟五婶手里，说，“阿婆，村干部不能吃免费菜。”钟五婶边提起菜边往钟陈东手里塞边说，“队长是来给咱们办事的，吃个菜，还要啥钱哟”。钟陈东要给钱，钟五婶死活不要，给挡了回来。这时，家伟笑着说，“不用钱的，我和阿婆经常浇水种菜，摘掉的青菜很快又长出来了。”钟陈东向家伟举起大拇指，夸奖家伟做得好。钟陈东提着菜，望着满头白发，一脸皱纹的钟五婶，说：“谢谢阿婆，谢谢家伟。”

钟陈东提着菜篮子青菜继续朝前走去，从田间小路穿过，村子里的人有的已见过他，有的已听说了他是市上驻村的。农村的生活是沉寂的，来了生人，尤其像钟陈东来驻村的，或多或少能关系到他们一些事的人，所以定会私下低声地谈论的。在他经过时，也就有人在低头轻声议论，钟陈东猜想他们一定在说：这就是那个来驻村的，然后，就会以他的外表，品论一番的。

钟陈东知道自己此次下乡的任务，代表着市上下来的，便代表市上干部的形象，便也就处处注意自己，见了人，点个头，笑

一笑。以给他们留下好的印象，使后一步的工作好开展，准时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在西莲村塘上班的几天后，钟陈东随着在村子里到各家屋里走动，对村子里的人基本熟悉了，由于与村子里的人基本熟悉了，请吃请喝的人多了，可他都一一谢绝了。只是钟五婶，时常送给自种的菜来，他收下了。因为他知道，除了他们，村子里还有位热心肠的村姑帮助钟五婶，这位村姑便是冯群仙。



第六章 世界很小，原来是你

一切依旧。如果将二十岁与三十岁的未婚生活相比，如今毫无改变。三十岁前是一个人孤独的日子，三十岁后依然面对着孤零零的日子。从起点出发，在这条路上不停地走着，兜兜转转，冯群仙似乎又回到原点，一切都没有改变。冯群仙努力将那份空虚又寂寞的感受收起来，安静地跟随在爷爷身后，爷爷指着远处那连绵起伏的山岭说，“爷爷把你从珠三角叫回来是要开创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你看看家乡几万亩山岭，全部种植的红江橙树，那就是金山银山。”冯群仙听得入了神，她雄心斗志地说，“爷爷，我们要利用电商打造粤西一流的橙乡味道，把红江橙品牌打亮打响。”爷爷看着冯群仙，像是下定决心似的嘱咐，“大孙女呀，祖辈的希望寄托后辈身上了。”冯群仙身上似有千斤重，却也浑身充满着振奋的劲儿。在爷爷离开后，冯群仙坐在山脚下的九洲江边陷入沉思。

有人走了过来，冯群仙听到细微的脚步声音，她振作精神，有个熟悉的身影映入她的眼帘，他就是那个在良江城路口相遇的男子。是缘分还是巧合？冯群仙心里隐隐地感觉到她的生命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发生的一样。

钟陈东从村委会出来，在九洲江边散散心，看到坐着冯群仙，她忧郁的样子看起来要跳河，钟陈东的胸口紧张得快要跳出来，

直到冯群仙转过脸来，钟陈东一下子呆住了。

冯群仙认出了他，她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冲着陈东笑着说，“是你啊。”

钟陈东缓过神来，喜悦地说，“是你，冯群仙姑娘。”

“你知道我的名字啊。我怎么称呼你？”冯群仙似乎对钟陈东知道她并不好奇，因为她的家是十里八乡的富裕人家，是全村唯一建造的别墅。而在以前，每次回到村子，媒婆踏破了她家的门槛，介绍的男子有富二代官二代，最后都不了了之。时间长了，冯群仙由于害怕相亲在外地打工过年都不回家了。不过，对于钟陈东，她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让她心动的男子，她看着他心里就有一种很特别的舒服感觉。

钟陈东看着冯群仙，并不急着要告诉她，而是装出一副心不焉的样子。冯群仙又急急地往下问，“你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

钟陈东忍不住“嘿嘿”地笑了两下，冯群仙更加迷惑了。她绕着钟陈东转了一圈，站在他面前，托着腮自言自语，“你的一身打扮是个文弱书生，应是公子哥或少爷爷。”钟陈东被她有趣的话逗笑，终于开口说话，“你这个古灵精怪的妹妹，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和你说话，很轻松。”

“当然了。”冯群仙扬起脸上的自信，她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翩若惊鸿，宛若游龙。钟陈东痴痴地望着面前美貌的女子，他似乎从来没有过这种心情，可以让他在一瞬间爱上一个人的感觉。

“你叫什么名字嘛？”

钟陈东说，“我姓钟，名陈东，叫我陈东。”

“钟陈东，好听的名字。”冯群仙眼珠子转了转，想了想又说，“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母亲是陈姓，是吗？”

钟陈东咯咯地笑起来，压不住笑意说，“你果真是聪明伶俐的奇女子。”

两个人走在九洲江边的草地上，草地上种着一棵棵红江橙树，



冯群仙笑笑，从这棵红江橙树，走到另一棵红江橙树，再跑到另一棵红江橙树，突然就蹦跳到了钟陈东身旁，静静地望着他。

陈东的脸却红了，曾经他徘徊于见与不见之间，他怕那刻骨铭心的爱卷土重来。听不见，看着，爱情也许会自行消失。然而在群仙面前，她就像他心目中一朵沉睡的莲花，淡远而清香；他与她相识于美好而又伤痛的岁月里，群仙是他客居林寒涧肃中的梦。

第一次在中环大道看见群仙的瞬间，爱情死灰复燃的流光瞬息超出他的想象。他明白了，说爱不再爱的人总会在某一天重新去相信爱情。陈东的心惶恐地跳动却一句话说不出。群仙就像那朵淡远而清香的睡莲，是那般深远幽邃。群仙摇下枝叶，静立站着，她雍容闲雅，端庄俏丽。即便两米开外，不近身旁，而心的相融却连在一起。

看见他脸微红，群仙不易觉察地偷笑着，她落落大方说，“你看，这万亩山岭，全部种上果树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

钟陈东扫过眼前麻麻密密的山峰，独有见解地说，“春天果树绿意盎然，秋冬结果青黄红澄。”说到这里，他认真地看着她，又说，“你要成为这万亩果树的主人吗？”冯群仙看着他那双轻微淡远的眼睛一下子充满了热情，轻松诙谐的神态洋溢于表。莫非他对果树种植也感兴趣么？

他站在微风中的阳光下，完美的侧影如浮雕一样凝然不动，俊美的五官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双柔情的眼睛看了她一眼。这一眼就让冯群仙的心跳起来，眼里似水的柔情瞬间湮没了她。

她从未看见如此富于男子气，如此柔婉的眼神。眼前的这位男子竟然还有着年少血气方刚的情怀，那颗心还如此活跃于浪尖上。

冯群仙沉住气，一会儿才说，“我想成为橙王，但是摆在面前的这条路很艰巨。”

钟陈东使劲地拍起巴掌，带着欢愉的笑声说道，“你会成为橙王的，只要你有信心坚持走下去，成功是属于不畏艰险敢于挑战的人。”

冯群仙漾起粲然的笑容，陈东的鼓励像骑马人越过了坎坷的山路来到了芬芳馥郁的平原。

冯群仙围绕着陈东转，陈东定定地站着，一副给她看个清清楚楚的模样。在陈东身边转了两圈后，群仙站在他的面前胸有成竹地说，“你是村官，今年第一次在西莲塘村村委上班。”

陈东难掩惊讶的神情问她从哪里看出他是村官，他一无贴标签，二无穿工作服，而且身上这身灰色上衣黑色裤子的朴素装束，怎么看也不像是知识分子？

冯群仙抿嘴偷偷笑起来，她一点也不着急，装着神秘的样子看着陈东。陈东脸上的表情更加诧异了，他似乎很想得到答案，而且要听到冯群仙说出来，他突然提高了声音，说，“我很想知道答案。”

冯群仙站着无动于衷。陈东走近了她，他的脸就要贴上自己的脸上了，群仙往后退了几步急急地叫起来，“你想干什么？”

陈东忍不住笑出了声，带着兴奋的笑意说，“你说，一个是未婚女孩，一个是正在找对象的男子，两人会擦出爱情火花吗？”

他还是未婚，群仙紧张的一颗心就要从胸口跳出来了，她慌乱地把双手捂在胸前假装镇定。尽管她隐藏得深，但她刚才慌乱的神情还是逃不过陈东那敏感的神经，陈东看出她内心的慌乱，明明是喜欢的一个人却拼命地包裹在心底里。

陈东可不是这样子想的，他喜欢的女孩子会不适制造时机表白，对待爱情他是专一的主动的，让女孩子心甘情愿的同时又死心踏地。

在这个第一眼看到她就喜欢上她的姑娘面前，陈东紧张的心情还是第一次，也许这就是爱情，爱情悄无声息来到你的身边，



让人毫无设防。在和群仙交谈后，陈东放松心情，轻松地说，“群仙小姐，你已经有两个问题没有回答我。”

冯群仙轻咳一声，她试图让自己平缓心绪，恢复平静的表情，语气温婉地说，“一个受过高等学府教育的人，他的举手投足间都放射出独特的气质，他的一颦一笑都带着文化知识分子的高贵。”

钟陈东嘴上说着“美誉了”，脸上却呈现欢喜的表情。冯群仙说完第一个话题突然不说话，眼睛落在旁边的果树上。钟陈东继续问她，“第一个回答勉强接受，谁都喜欢听好话。那第二个问题呢？”

冯群仙摘下两枝红橙叶子，给钟陈东看了看说，“你知道这两枝红橙叶子，到了开花季节，如何完成结果过程。”

陈东没有想到她会用这些知识考验，他985名校大学硕士毕业，植物授精难不倒他，他很是乐意的回答，传粉是指雄蕊花药中的成熟花粉粒传送到雌蕊柱头上的过程。有自花传粉和异花传粉两种方式。典型的自花传粉是闭花传粉，如豌豆和花生植株下部的花，不待花蕾张开就完成传粉作用。异花传粉为开花传粉，须借助外力（昆虫、风力等）传送。受精是精子和卵细胞结合的过程。花粉粒到达柱头后萌发形成花粉管，是受精过程的开始。同样有开花受精与闭花受精之别。但花粉粒能否正常萌发、导致受精的成功，除要有适宜的环境条件外，还取决于花粉粒与柱头间的相互识别和亲和。识别是由于花粉与柱头表层的识别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两者具有亲和性，并能互相识别的情况下，花粉就被柱头接受而萌发

冯群仙睁大眼睛听着他说话，精通专业知识。而她家是做果园的，却学到的果树知识远远不够。陈东滔滔不绝地讲解时，群仙的脸就红了。她有一种被放到聚光灯下曝光的尴尬。瞬间她瞥见陈东脸上的窃笑。

陈东把话说完，虚心地问她意见如何？群仙不淡定了，就说，“高材生就是不简单，长知识了。”

钟陈东收起得意的笑容，说，“你还没回答我呢？”

冯群仙明白他说的话，略微思考，爽快地说，“若是两人有缘，会彼此珍惜相爱相守。”

钟陈东忍不住笑了，不造时机说，“咱们如此有缘，一起去吃个便饭。”钟陈东看着群仙真诚地发出邀请，冯群仙却是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就这样跟着他走了。

钟陈东开着小车一路前进，车里放着快乐的歌曲，群仙的心跟着飞起来。

开阔幽僻的荒地上，山风中的枯枝发出低沉声，栖息在高压线上的麻雀，起起落落。零星的建筑物、谷物堆垛互相不搭界地坐落在不起眼的院落里，五彩缤纷的城市色彩退隐到百米开外的草土地里，仿佛来到城市的边缘。

钟陈东的车开进了一家宽敞的院落内，院落的围护结构是长满野藤的铁栅栏，料峭的春风从露出嫩叶中的野藤望过去，一目了然了。

他们走进一家叫“九洲江农家乐”的乡村客栈。

他们一进门就感觉好像迎来春天。繁芜的天井里，山石、花木、溪流井然有序。左边的亭子间的廊柱挂满了紫藤，圆形的竹桌子与竹椅子隐藏在紫阳花叶丛中，右边有一棵攀附着假山的参天古枫树，正中石子铺砌直通到假山，穿假山的幽洞而过就来到了情人幽会的包厢的廊道里。包厢里幽冥淡雅，情人依依。

这是近年来乡村精心修筑的农家乐，优雅古朴之场所。有情人都会到这里幽会，是情人们成双入对的地方。群仙和陈东并肩走进来，迎宾小姐彬彬有礼地招呼两人进包厢，群仙刚落座，陈东问她，“喝点什么？苹果醋？啤酒？”



“你喜欢苹果醋？他的创始人陈生捐赠两亿元钱给村民建造豪华别墅。”

“粤西富豪，寒门学子精准扶贫助父老乡村发家致富。”

“欣赏这样的人，走出半生的浮沉坎坷，归来依然是那个簪花的少年郎。”

“你是这样的女孩，故乡在记忆深处，漂来漂去漂不出故乡的记忆。”

“呵呵，过奖了。我们喝苹果醋，喜欢苹果醋的味道，也喜欢苹果醋的营养。”

“苹果醋的确有一股酸醋的味道，有的女人像醋，可以让人在酒后清醒。不过今天不说这个。来一份炸虾？”

“我更喜欢烧蚝。”

钟陈东抬起头看了一下冯群仙，用笔划在了菜单上的烧蚝上。

一会儿，服务生送上他们点的各款菜，两人开始用餐。钟陈东时不时看着冯群仙，冯群仙倒是放松自然。钟陈东伸手把烧蚝递至冯群仙的手边，说，“吃烧蚝。”

冯群仙咬了一口烧蚝，问他，“为什么不结婚？”

钟陈东把烧蚝吞进咽喉，喝过苹果醋，说，“钱钟书说过一句名言，在认识你之前没想过结婚，认识你之后没想过其他女人。”

冯群仙突然发出了朗朗的笑声，好不容易忍住笑声后，她说，“你认为现在还有这样的爱情存在吗？”

“爱情什么时候都会存在，有时要集中一定的运数，讲究的是气场，面相两吸的两个人一辈子都在一起。”

“你信命吗？”

“那不是命。物理学上的同性排斥，异性相吸。物理原理可以运用到人的身上来解释。一个人的爱好也是如此，首先得是一种爱好，才有兴趣是学习，然后发挥到极致。”

“也许是，我喜欢家乡的红江橙，千里之外跑回来。而且更

喜欢开扩更广阔的天地，让红江橙走出家乡，走向中国，走向世界。”

“那会是，走到其他国家可以看到来自家乡的品牌特色水果，让人说出红江橙的名字就知道，那就是我们的家乡。”

“现在每个地方都推介自己家乡的特色品牌，美食，水果，建筑，涉及到各个领域。”

“因为特色品牌可以吸引商业旅游投资，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幸福指数也相应提高，精神文明达到高层次，人人过着平安和谐的生活。”

“在你面前说特色品牌就是班门弄斧。”

“如今的社会里，不需要惜言如金。”

群仙笑起来，他倒挺会恭维人的，也许他就是这样迷住女人的。她看见他举起杯子，想要说什么？陈东的电话响起，打断了谈话。陈东接了电话，是黄继南打来的，钟五婶生病了。

群仙看着陈东脸色有些不自然，她大度地说，“你要离开了吗？”

陈东歉意地说，“抱歉，有点事要回去处理。”

冯群仙面露笑容，耸耸肩说，“没事的，来日方长。”



第七章 村子里的老人和孩子

办公室里，黄继南翻阅西莲塘村的资料，他专心致志工作，直到电话铃声惊醒了他。他刚接通了电话，钟春智急促的声音传了过来，钟五婶病倒了。黄继南第一时间电话通知了钟陈东。

当黄继南去找钟春智的路上时，遇到了回到村子的钟陈东。钟陈东摇下车窗急急地问黄继南：“五婶怎么了？”黄继南老实回答：“病倒了。”钟陈东说，“一起赶去看看。”继南上了车子，陈东驾驶着车子沿着村路前进。由于常行走在村路，对村子各条小路已是很熟悉，钟陈东驾驶起小车毫无陌生。坐在副驾室的继南无心看窗外乡村的美景，心里担心着老百姓的生命呢。陈东看出他心里的担忧，说，“钟主任的妻子是位村医，她在村子里给村民看病。”继南明白了过来，说，“她的名字叫谢红凤，曾入选本市乡镇三八红旗手。”陈东手握方向盘，听完继南的话后，说，“她是位好医生，我们要宣传她乐于助人的好事迹。”

谢医生在给病人抓脉搏诊断病情，那个年纪只有二十八、九岁却满脸是雀斑的女子喋喋不休地说着烦心事，说丈夫一年四季在外面打工只顾着拼命地挣钱，而从未想过她这个年轻媳妇在家里的寂寞。白天还能做农活和照顾孩子打发日子，一到了天黑就思念起远在他乡的丈夫，奈何丈夫眼里只有钞票而无过问她这个结婚才六个年头的妻子。日思夜想，让她倍增精神上的压力时也

承受着肉体的折磨，年纪轻轻的她便落下一身病痛，内分泌失调，头痛，失眠，然后一脸的雀斑也卷面而来，三十岁不到看似是五十好几的妇女，成了名副其实未老先衰的黄脸婆。

尽管这个年轻女子在自顾地发唠叨，谢医生却专心地给她看病，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她是常年因为丈夫不在身边得不到男人的滋润而惹的一身病痛。吃些维生素 B6 和镇定类的药只是缓解一时的病情而不能彻底根除，真正对症下药的还是精神上的鼓励。只是在这个物质基础为前提的年代里，人人想着的是如何尽快过上富裕的生活，而对精神上的安慰却无从问津，苦了无数的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

谢医生挥笔在药单上写着处药方，安慰着可怜的女人，说，“你照顾好老人和孩子时也照顾好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将来孩子长大，日子也好过了，又可以和自己的男人厮守在一起，不是两全其美吗？”

那个女人听了谢医生的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她环顾一下屋子，屋子里没有其它人。然后她把头靠近谢医生，装着很神秘的样子悄悄地说，“谢医生，你说那些死了老公的年轻寡妇是怎么熬过来的？”

谢医生板着冷冷的脸孔，让好奇的女人不敢再多说了，她自讨没趣，又坐直了身子。谢医生抬起头来却怔住了，她顺着女人的肩膀望过去，只见家伟急匆匆走进来，她的脸色瞬间沉重下来，知道钟五婶出事了，说，“家伟，阿婆是不是生病了？”

年轻女子听得一头雾水，怀疑谢医生是不是说错了话？转过头来看到的是家伟，立即惊叫起来，“这不是阿芳的儿子吗？几年不见，长高了。”

家伟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是的，伯母。”谢医生点点头“嗯”了一声。那个年轻女子满脸疑惑地看着家伟喃喃言语，“家里就你和阿婆了，命苦的孩子。”



谢医生亲切地对女子说，“好了，这是你的药。”那个女子手拿着药袋子，边好奇地看着家伟边走出屋子。年轻女子走后，谢医生忙着收拾药箱，对家伟说，“我们现在就去看阿婆。”

家伟神情害怕，担忧地说，“伯母，阿婆的病能治好吗？”谢医生目光慈祥，她看着家伟诚恳地说，“没事的，阿婆还要等着你长大呢。”

谢医生和家伟赶到了家，只见躺在床上的钟五婶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她有气无力试图地挣扎着爬起来。谢红凤赶紧握着她的手，说，“五婶快躺着，我们来了。”说完她拿出听筒给钟五婶检查身体，家伟默默站在旁边。一会儿，谢医生说，“五婶，你得的是重感冒，开几副中药煎水服。”

谢医生刚说完话，钟春智和两位扶贫队员出现在屋子里。谢红凤向钟春智讲了五婶的病情，知道五婶得的是重感冒，吃药休息无太碍便松了口气。

钟五婶面容疲倦地看着屋子里的人，她身体虚弱到说不出话来。这时，谢红凤对家伟说，“家伟，你是个好孩子，今天还要去学校。”家伟低下头去忐忑不安说，“阿婆身体不好，在家照顾她。”大家一下子难过起来，陈东摸着家伟的额头，像慈父般亲切的说，“家伟，你是最棒的。走，哥哥送你去学校。”

一路上，钟陈东问家伟在家里都做些什么家务，家伟一开始对陈东还有芥备，陈东一再开导他就像个大哥哥一样相处。家伟放松心情，就说起了他的事：

床头的闹钟准时发出响当当的铃声，家伟从床上爬起身来，按掉铃声，走出房间。他来到厨房，那是自家屋门前单独搭建的低矮木棚房，棚顶上有一只烟囱，里面的摆设简易，一张陈旧的长方形桌子配着四张木凳子，破旧的碗柜上面摆满各种装着绿豆，黄豆，黑豆的塑料瓶子，布满灰尘的土灶台。家伟每天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是喂鸡，大鸡小鸡围着他咯咯地叫着，家伟把剩饭和

木糠搅拌，刚放在糟里，一群大鸡小鸡争先恐后地啄食。

解决了小鸡们的粮食，没有它们在身边的吵杂声，家伟松了一口气。他开始用水淘米，然后把米倒进锅里，点燃柴禾放进炉灶，火势旺盛地燃烧起来，映红了家伟稚气的脸。如果阿婆身体好好的话，这些活儿是不用家伟干的，阿婆勤劳吃苦，活不离手，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阿婆实在走不动了，家伟用那幼弱的肩膀顶起这个家。

家伟放了学回到家，把书包往椅子一甩，快步走到灶炉旁像平时那样揭开锅盖，今天却让他很失望，锅里空空的。又往餐桌看了看，桌面上什么也没有，家伟觉得很不正常，每次放了午学他都可以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但是今天却什么也没有。

家伟肚子饿得“咕噜”叫，拖着有气无力的脚步来到阿婆房间，阿婆虚弱地躺在床上，也许是想得到家伟会过来的，她表情平静，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家伟忍不住了，沮丧地问奶奶，“奶奶，还没有做饭。”

钟五婶轻咳一声，混浊的双眼充满着“我知道了”的神情，然后语重心长地对家伟说，“家伟呀，奶奶今天犯了点毛病，起不了床，你学学做饭吧！”

那时家伟七岁，他从来没有做过饭，也从来没有做过很重的家务活。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生活一下子变得乱七八糟，没有规划性的发展，只是一味地扰乱了原本有规则的日子。突然的变化让成长的家伟不知所措。正如，一个人一直沿着笔直的公路行走，走着走着，却突然变成了弯弯曲曲的山路，彷徨的人无法越过那座大山一样只好停止了前进。家伟正在经历着这样的一条路，可是幼小的身躯挡得住暴雨的袭击吗？

家伟呆呆地站着，他不懂得做饭，也很不情愿去做这些在他看来不是他这个年纪要做的的事情。骨肉相连，脉脉相通，钟五婶从家伟的表情里看出他心里的不满，她宽心地舒展一下笑容，



拉着家伟的手说，“家伟呀，有些事情确实是大人去做的，但是你也看到了，妈妈不在了，爸爸也不在了，家里就是奶奶一个大人，现在奶奶不能下地干活了，不能做饭给你吃了。”

家伟突然哇哇大哭起来，泪水挂满了幼嫩的脸庞。奶奶看着年幼的孙子哭泣却毫无办法，直到家伟哭累了，停止了哭声。仿佛是一夜之间，家伟突然就长大懂事了，他心想着，奶奶说得对，妈妈不在家了，爸爸也不在家了，家里就只剩下奶奶一个大人，奶奶不能做饭了，家伟难道不能做饭给奶奶吃吗？家伟的肚子也饿得“咕噜”叫了。家伟擦干了眼泪，张了张嘴，努力地说，“奶奶，你告诉我，要放多少米？多少水？家伟做饭好了。”

钟五婶露出欣慰的笑容，这孩子到底是接受了现实。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只得接受解生活的挑战，这是每个成长的孩子无法逃避的现实。钟五婶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坐在凳子上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对家伟说，“家伟，开始做饭了。”

家伟边听着奶奶的话边做饭。先是洗干净锅头，用一斤装的筒子量米，量两筒子的米放进锅里，放些水，用手淘米，淘出来的米汤水倒在鸡槽。

如果是蒸干饭或是电饭煲煮饭，放多少米在锅里就放与米平衡的水位线，可以用手放进锅里，手浸到米的位置与水的位置要保持平等，就得出米与水的均衡，这样煮出来的米饭不稀也不糊，又软又脆又香。

因为农村里大多数家庭早上做饭一般都会做两份饭，早饭和午饭的，两筒子的米放四勺子水进锅里，合上锅盖，烧起柴火。约十五分钟，锅里的沸水开了，揭开锅盖，待上一分钟，米饭熟开了，用罩笼罩米，干饭放进另一只干净的盘里，煮沸的水可以当开水喝，剩下没有罩上来的米可以当粥，这样可以吃饭也可以喝粥，又可以喝开水。

家伟把做好的稀粥端到奶奶面前，他双手托着碗筷，把一勺

子的粥放进奶奶嘴里，奶奶慢慢咀嚼，望着幼小的家伟。她一面感激一面对自己说，“一定要坚强地闯过去，前进路上没有过不去的坎，现在的家伟还小，她是不能倒下去的。”

这天中午，家伟放学回家像往常一样叫喊着奶奶，可是没有听到奶奶呼应的声音，院子里也没有奶奶的身影，家伟走进屋子看到奶奶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他第一反应就是奶奶出事了。他忙跑到奶奶床边，奶奶有气无力地说，“快叫红凤……”。

家伟飞也似的向谢医生家跑去……

听着家伟的诉说，钟陈东眼睛潮湿了，小小年纪的家伟承受着家庭的负担和沉重……

“西莲塘村小学”

到了小学门前，钟陈东对家伟说，“家伟，你是个男孩子，在学校专心读书，回到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家伟不停地点头说，“我会的，哥哥。”陈东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轻摸了下家伟的额头，鼓励他说，“你是个坚强的孩子，我们会和你一起度过难关的。”家伟的眼里闪着泪光，他转过脸去望着车窗外。尽管家伟隐藏得深，钟陈东还是注意到了有眼泪落在他的脸上。钟陈东心情沉重，十岁不到的年纪，先是失去了父亲，又失去了母亲，他经历着不是他这个年纪承担的事情。钟陈东心里想着要了解他真实的内心世界里……

家伟下了车，招手向钟陈东再见。钟陈东目送着他走进小学，然后驱车前往钟五婶家。

在村头的小商店，钟陈东买了包盐、冰糖、酱油及一条纸巾，付了钱给黄伯。黄伯顺道说，“有劳你们扶贫人员了。”钟陈东微笑着继续朝钟五婶家的方向而去。

谢医生给钟五婶开好药后，黄继南拿着中草药要去煎药，谢医生说什么要让自己来做，黄继南说，“主任夫人，你是医生，还要给病人看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是扶贫队员，我有义务



和责任帮助有需要的村民。”钟春智觉得黄继南说得有道理，对妻子说，“大家都不用客气了，五婶纳入扶贫户，麻烦黄主任亲自了解西莲塘村贫困户的生活。”

之后，钟春智和谢红凤离开了。黄继南走进了厨房，一阵臭水沟的臭味扑鼻而来，黄继南禁不住皱起了眉头。他环顾一下四周，这是一间三四平方的小房子，泥砖砌成，屋顶是青灰瓦。屋子里有一张四方桌子，几张小木凳子，一只褪了色的铁碗柜，再就是灶台，除此之外并无他物。黄继南心里酸酸的，当都市里的人们沉浸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这里却有人过着贫困饥寒的生活。他在角落里找出一个烧得黑黑的瓦锅，瓦锅上布满蜘蛛网。

黄继南洗干净瓦锅，把草药和水放进去。然后他看了看那个地方适合烧瓦锅的，在灶台看了又看，往堆着柴禾的地方又看了看，没有适合烧瓦锅的地方。他从小生活在镇上，尽管和乡下挨着近，但是他只顾拼命学习，乡下很多东西没有接触过了。这下可难住了他，但他又不能不做好这件事。钟五婶可以用瓦锅，说明是有适合瓦锅的灶台。这样想着的时候，黄继南看到了灶台下边有几个砖头，他明白了，把几块砖头支开摆平，瓦锅放在砖头的空隙里。

他开始点火烧柴，火灭了又点火，反反复复，把点烧的柴禾放进瓦锅底下的几块砖头里，因为掌握的技术不够精通，柴禾一下子又灭了。这下黄继南有点气馁了，从小衣食无忧的他可是第一次侍弄乡村灶台，而且是这种小小的几块砖头搭起的灶炉。

钟五婶又咳嗽了，咳嗽声音断断续续，让人听得心里很是难受。黄继南心里更难受，他把瓦锅拿掉，把柴禾点燃烧旺，再把瓦锅放下砖头的灶炉里。这招真行，火燃烧起来了，黄继南小心翼翼地烧火。一会儿，瓦锅里的水沸腾起来，黄继南抹着满脸的汗水，稍微放松下绷紧着的心情。

第八章 下乡走访记

空气中弥漫着药汤的味道，冯群仙路过钟五婶家，惊闻从窗户传来的咳嗽声，原来是五婶生病了。她走进了院子，此时继南端着药汤走出厨房，看了下眼前的人，他几乎是吓了一跳，手里的碗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扶住。

看到黄继南的瞬间，冯群仙整颗心都跳出来了，吃惊地问：“怎么是你？”

黄继南缓和情绪，带着喜悦的声音说，“妹妹。”

冯群仙心花怒放，愉快地叫着，“哥哥。”

冯群仙双眼落在他碗里的药汤，继南解释说，“五婶感冒了，我给她煎药。”

群仙忍不住发出“啧啧”的声音，称赞说，“哥哥，你上得厨房，下得厅堂啊。如今这样的好男人不多见了。”说完，她抢过继南手里的碗药汤，说，“我喂五婶药汤吧。”

继南无奈地摇了摇头，跟随在她身后。

躺在床上的钟五婶看着群仙和继南一前一后走进屋子，还没开口说话，群仙笑盈盈地对她说，“五婶，你生病了？这位哥哥给你煎好药汤了。”

钟五婶虚弱地说道，“受了风寒，谢医生说喝过药汤便没事了。”冯群仙点点头，小心把药汤送进五婶嘴里。黄继南站在她



们身后，安静地看着。

钟五婶喝完药汤，感觉有种舒适的气流缓过全身，她脸上挂着笑容，精神气色好多了。她抓着群仙的手，眼睛看向继南说，“他是扶贫干部黄继南，还有位扶贫干部钟陈东，两位年青人都是好人。”

冯群仙转头看着黄继南，黄继南脸微微泛红，他有礼貌地向她们作了一个注目礼后，走出屋子。

冯群仙安慰五婶好好休息后走了出去。

院子东边的一棵菠萝蜜树，这棵菠萝蜜树龄十年了，高约十米，要两个大人才能抱得过。据书上记载：菠萝蜜是热带水果，也是世界上最重的水果，一般重达5-20公斤，最重超过59公斤。果肉鲜食或加工成罐头、果脯、果汁。种子富含淀粉，可煮食；树液和叶药用，消肿解毒；果肉有止渴、通乳、补中益气功效；菠萝蜜树形整齐，冠大荫浓，果奇特，是优美的庭荫树和行道树；上百年的菠萝蜜树，木质金黄、材质坚硬，可制作家具，也可作黄色染料。菠萝蜜喜热带气候。适生于无霜冻、年雨量充沛的地区。喜光，生长迅速，幼时稍耐荫，喜深厚肥沃土壤，忌积水。

中国将菠萝蜜为干苞和湿苞2种类型：1. 软肉型。果实完全成熟后，能徒手剥开；肉甜，质软，果汁多。2. 脆肉型。果皮不易徒手剥破，需用刀来剥开果实；果肉硬而脆，甜度变化较大。

菠萝蜜的食用价值：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菠萝蜜中含有丰富的糖类、蛋白质、B族维生素、维生素C、矿物质、脂肪油等。菠萝蜜中的糖类、蛋白质、脂肪油、矿物质和维生素对维持机体的正常生理机能有一定作用。

黄继南站在菠萝树下，抬头望着树上挂着的一个个菠萝蜜，情不自禁吟起一首诗来：“霜刀分黄金，八口来聚首。老稚各满量，弃核收升斗。濯香炒弃核，比栗犹可口。”

“好诗！”冯群仙拍起掌声称赞，黄继南转过身来，解释，“这

是明朝王佐的《菠萝蜜》他称菠萝蜜硕果，此物无与友。”

冯群仙看了下菠萝蜜，眼睛落在黄继南身上，说，“五月菠萝飘香，想必继南先生对菠萝蜜情有独钟。”黄继南轻松地笑了两声，说，“真是个多情的女子，连别人的心思都猜个透。看来哥哥可是人人都能当的。”

冯群仙被他的无意暗讽很是气愤，她隐藏着不安的情绪，假装露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说，“本女子还是第一次叫别人哥哥，而且这个人是谁不好，偏偏是他。”

黄继南凑近冯群仙的脸，似乎一副想要吃掉她的表情，冯群仙倒也很是镇定，因为她知道他也只是吓吓她，别无他意。只是一阵子，黄继南收起吓人的动作，抬头看了一眼树上的菠萝蜜后，转过身对冯群仙说，“冯群仙姑娘，你是西莲塘村的人，你家有菠萝蜜吧。”

冯群仙突然笑了起来，她边笑边说，“姑娘家没有菠萝蜜，红江橙有几万亩。”

“红江橙之乡西莲塘村，方圆山头几百里的红江橙，我们等着金秋十月的到来。”

“待红橙满山飘香时，必红遍大江南北。”冯群仙笑着说。

黄继南哈哈大笑。

“年轻人说得好。”

身后传来五婶温和的声音，黄继南和冯群仙赶紧转过身去，钟五婶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门槛前。冯群仙忙问钟五婶，“五婶，你怎么起床了？”黄继南接着说，“五婶，你休息好。”钟五婶抬起手臂，笑呵呵说，“吃过药精神多了，没事的，我这老骨头能挺得住。”然后又问继南，“扶贫干部，你们喜欢蕃薯吗？家里种了很多呢。”

钟五婶常常拿菜去村委会给他们，这次又要吃她的蕃薯，黄继南连忙摆摆手说不用了。冯群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说，“黄



先生不想尝尝乡村土特色的味道？”

“叫我继南。”黄继南严肃地说。冯群仙忍不住扑哧一笑，钟五婶看着两个青年，动了动嘴角想说点什么，最后又什么也没有说。

钟五婶转身走进屋子。这个时候，陈东突然出现在院子里，冯群仙大声地叫了一声“陈东”，黄继南吓了一跳，只见冯群仙的视线停留在前方，顺着她的目光看去，黄继南看到了钟陈东。

钟陈东手提着袋子不知所措。因为实在太意外了，三个人都怔在了原地。

一时间，三个人都不知如何是好？直到钟五婶端着满竹篓蕃薯走过来说，“来来来，我已经准备好蕃薯。”冯群仙似乎不好意思地看着钟五婶，说，“五婶，你一把年纪辛苦了，我们又要吃你的蕃薯啦。”钟陈东笑了笑，说，“我闻到香味了。”黄继南掏出钱给钟五婶说，“五婶，我们买下这些蕃薯。”钟陈东向黄继南伸出大拇指，然后他把手里的袋子交给钟五婶，说，“五婶，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这些日用品请你收下。”钟五婶拿着钱又拿着满满一大袋子的日用品，她热泪盈眶，激动地说，“五婶走运了，遇上你们好心人。”继南和陈东对五婶如亲人般的亲切态度，群仙心里想着，真是个好男人。

院子东边有一口水井，安装了手摇水井，需要用水时摇着手柄，井下的水会往上溢出来。冯群仙在水井摇水洗蕃薯时，钟五婶向她讲述以前是没有水井的，村民需要到九洲江挑水，每天天不亮便有村民挑着木桶在九洲江边打水煮饭。早上八九点九洲江旁聚拢了洗衣服的妇女们，下午村民又开始在九洲江边打水。即便到了晚上，九洲江也没能安静，一群男人们在河边洗澡，直到后半夜才讪讪回家。后来生活条件好起来，很多人家建了楼房和单独用的水井，渐渐远离九洲江，但九洲江依然起到重大的作用，农作物耕地样样离不开九洲江水。

这时，钟陈东和黄继南对钟五婶的房屋进行量测，钟五婶跟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钟陈东搬来凳子让钟五婶坐着看着，他和黄继南忙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会向钟五婶提出，直到钟五婶满意为止。

钟陈东和黄继南从院子外墙开始测量，两个人拉起长长的软卷尺，钟陈东记数的同时叫来钟五婶过目，钟五婶仔细地看着，直到确定准确下来，钟陈东才把数字填写在材料表上。然后又对钟五婶家的三间泥巴屋子量测，每量测一处就让钟五婶过目，钟五婶乐意配合他们的工作，大家有说有笑。他们在忙活的时，冯群仙已经在厨房烧火煮蕃薯了，钟五婶特意走过来问她习惯用土灶台吗？你家可是漂亮的城市灶台。冯群仙就笑着说家里没建楼房前也是和你一样的灶台呀。钟五婶放心交给她做了。

钟陈东和黄继南来到厨房测量，对冯群仙一副娇娇女模样却做起粗糙活儿，两个人同时笑起来，冯群仙边把柴禾放进炉灶边说，“你俩没看见村姑烧火做饭吗？”

“第一次。”两个人异口同声回答。

钟五婶惊讶地张大嘴巴，半天没有说话。冯群仙憋不住放声大笑，顾不上温柔淑女形象了，她开心快乐地笑起来。

钟陈东和黄继南，两个人的脸一下子微红，黄继南赶紧解释，“我们是第一次看冯群仙姑娘烧火做饭呀。”

钟陈东不出声地点了点头。

钟五婶明白过来恢复平静，她看着三个年轻人，心中有数似的喃喃说，“我还以为你们没看见农村人烧火，是第一次遇见冯妹妹。群仙妹妹是西莲塘村的村花，在整个市里像她俊俏的姑娘也不多。哪些年呀我三翻五次到她家说媒，她就是不答应见人家一面，原来是在等有缘人呢。”

钟五婶这么一说，三个年青人的感情世界里，仿佛荡起浅浅的涟漪，爱情悄悄来到他们身边，在蔚蓝的天空下绽放着羞涩涩



的玫瑰。此时大家默默地各做各的事情，但看得出来，三个年青人已经有了心事。

钟陈东忙完手头上的工作，找了话题，和钟五婶拉起家常，钟五婶向他们诉说：“我生于1946年，名字周花妹，娘家做药材生意，是富家女。1970年嫁到桔水西莲塘村，老公名叫钟绍豪，在家族兄弟排第五，我便成了五婶。次年，两人的儿子出生，取名钟益祥。因为身高一米六几，能干肯干，大家通常都叫我“打通街”，也因嗓音大，又有花名“吓走牛”。1980年，钟绍豪意外去逝了，自己才三十多岁，儿子钟益祥十岁。我忍着失去丈夫的痛苦，坚强地抚养儿子长大成人天天给人看牛，耕地，只为了讨上一口饭给儿子填肚子。儿子懂事，听话，能体谅到母亲的辛苦，常帮着母亲做事，跟着母亲出门干农活。后来儿子成了门亲，又有了孙子，我就想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谁曾想孙子三岁那年，益祥竟然因肺癌去逝。”

说到这里，钟五婶忍受着心里的痛楚，眼里闪着泪花。群仙轻轻按抚着五婶的肩膀，五婶抹了抹眼泪，又继续往下说，“又过几年时间，儿媳因车祸去逝，我感觉到天都塌下来了，这辈子都在经历着苦难。”

五婶哽咽地把话说话，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掉下来。群仙赶紧给五婶抹眼泪，继南和陈东心情很沉重，大家都在听五婶说话。五婶稍微安抚心绪，又说，“好在村民善良，义务帮助，还有群仙这位好心的姑娘乐于助人，我和孙子才得以度过那些苦难的日子。现在又遇到新农村建设，扶贫干部亲自下村到咱家，钟五婶总算过上舒心的好日子了。”

钟陈东拉起钟五婶的手，安慰她说，“五婶，你和家伟尽管放心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黄继南整理着一叠资料，递到钟五婶面前说，“五婶，这是你家屋土测量结果，我们在作报告，争取第一批扶助资金下来给你家建造楼房。”钟五婶眼里泛起泪

光，她抹着泪水声音嘶哑地说，“谢谢你们，益祥和益祥媳妇知道我们还会住上楼房，他们同样感激的。”

一会儿，群仙起身进了厨房，她揭开锅盖，一阵香味扑鼻而来，她说，“蕃薯熟了，好香。”说完把蕃薯从锅里合拿到竹篮子里。

钟陈东剥开蕃薯的皮，轻咬了一口发出赞叹声，“香甜甜的，味道好极了。”黄继南连吃了几口蕃薯后称赞，“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蕃薯。”冯群仙回答，“五婶种的蕃薯味道就是不一样的呀。”

大家在吃蕃薯时，钟五婶起身走进屋子里，翻开倒柜，一会儿她手里抱着一堆衣服来到大家面前，钟陈东和黄继南以为钟五婶要穿冬天的衣服呢，只有冯群仙心里清楚，她在炫耀新衣服。果然钟五婶把一件件新衣服展开来，自豪地说，“这些衣服都是群仙在外地打工买回来给我和孙子的，我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年节或是客人来了才穿上。”

钟陈东和黄继南，两个人同时向冯群仙投来赞许的目光，群仙露出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她边拾起钟五婶的衣服边说，“五婶，别留着，衣服是用来穿的，群仙其他没有，但几件新衣服总是可以给五婶和家伟的。”钟五婶紧握着群仙的手，内心一阵阵扩散似乎又有泪水流出眼睛。群仙轻拍着她的肩膀，钟五婶缓过劲来，放松了心情。

三个青年人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晚上，冯群仙坐在窗前，遥望着远处的万家灯火，想着远处有盏灯是为她开的，而自己这盏灯也是为他开的，两盏灯交汇在一起撞出织热的光线。她突然有种感觉，在她三十年的时间长河里，她的真命天子正在朝她走来……

在西莲塘宿舍，钟陈东和黄继南，各自躺在床上各怀心事，第一次的相遇，第一次的说话，冯群仙优雅的动作，纯朴的模样，独孤的气质，深深地印在钟陈东心里。

他确信她对自己有了感情。那双热情的眼睛却违抗她的意志



红橙熟了

SHOUJIE

折射出不同的含义，她简直就是冰与火的化身。情见于色，那绯红的脸，闪烁不定的眼睛，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女人，那双清澈的眼睛里的神情含有风情万种的温柔。

黄继南想起她走向自己叫一声“哥哥”的情景，心里溢满暖暖的温和，这是个让人走近她就不想离开的女孩子，和她交往就想着要结婚的女子，不知不觉地，他进入梦乡，梦里的她是那样漂亮，迷人。

第九章 满山遍岭红橙树

阳光灿烂的夏日，老支书一家人在双峰嶂山脚下的山坡上，周围是约 30000 亩红江橙基地，老支书兴奋地说，“过不了多久，这里将会是红橙橙的世界，全国各地的客商将到这里游览摘果。一箱箱红江橙源源不断运送到各个地方。”

冯源笑得合不拢嘴，好不容易压住笑声说，“爸，你想得遥远，计划是 10000 亩红江橙基地，现在种上红橙果树的是 7000 亩左右，还有 3000 亩需要发动村民和种植户种植。”冯源刚说完，李华延接着说，“那你们得动员大家种果树呀。”莫元燕和冯庆春附和着发出“是啊，是啊”的声音。冯群仙不高兴了，她拉起爷爷的手，一脸苦状说，“阿公，你说过的，让我回来种红江橙，我要 10000 亩全部种上红江橙。”老支书笑呵呵回应，“会的，现在扶贫下村了，红江橙基地可以申请扶助款呀。”冯群仙恍然大悟，突然跳跃起来，挥舞着两手说，“对呀，我们可以用这笔扶助款发动全村人种红江橙，而且我还申请注册农村淘宝店，利用网络销售家乡水果。”

双峰嶂上，漫山怪石，参差错落，形神各肖，而最著名的便是坐落在双峰嶂东面半山腰的“照镜厂”。此巨石高近 20 米，南面平整，日照反光，如一面巨大的梳妆镜，稳置于是妆台般的另一巨石上。有趣的是在石镜的右侧面，竟有一把残存两面三刀齿



的石梳，鬼斧神，天工造化，传说为仙女下凡照镜梳妆所遗。山脚南北两侧各嵌着一个水库，犹如仙女梳妆遗落的两面三刀颗明珠。远处，一条九洲江河恰似银带飘过。

双峰嶂山脚下有一口山塘，山塘所在地属于高丘陵区，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最高气温 37.6℃，最低 3.1℃左右。山塘周围的山岭地形属低丘陵台地，海拔高度为 15-27 米，相对高度为 6-10 米，坡度平缓，多为 3-6 度。全场 93% 的土地为花岗岩风化而成的红沙壤土，结构良好，保水保肥性能适中。年均气温为 22.92℃，年均降雨量为 1546.29 毫米，相对湿度为 80-85% 之间，大于 10℃ 的有效积温为 4715.3 小时，年日照时数为 1873.3 小时，具有种植柑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连绵起伏的低落山岭，一个个绿荫山头似的种满各种果树和茶树，名皇茶叶，荔枝、龙眼和红江橙，几千万棵树茁壮成长。

这时，几辆小车停在山路边上，从车上下下来十多个人，他们是西莲塘村村委干部和扶贫队员，钟陈东他们走过来和老支书握手问好。老支书向大家介绍冯群仙时，冯群仙脸上一片绯红，说，“阿公，我认识两位扶贫领导。”大家吃惊起来，冯群仙落落大方地向钟陈东伸出手说，“这位是钟陈东主任。”钟陈东热情地握住她的手响应说，“是的，我们曾见过面。”冯群仙又指向黄继南说，“他是黄继南主任。”黄继南赶紧伸出手来和冯群仙握手，还特意说，“认识这位妹妹很荣幸。”大家有说有笑，听到黄继南叫冯群仙“妹妹”，众人莫名其妙，钟陈东也很疑惑，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冯群仙和黄继南相视一笑，两人都没有说。众人把注意力都转到红橙的话题了。

钟陈东看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山岭，对大家说，“国家农业部对红江橙的更新种植非常重视，目前，红江橙基地更新种植项目列入国家星火计划，计划在后三年内投资 6000 万元，将现在的 7000 多亩发展到 10000-20000 亩。”

大家纷纷点头。老支书拍起巴掌，伸出大拇指发出“啧啧”的称赞声，说，“扶贫队到了西莲塘村，西莲塘村容村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钟陈东是个不习惯受表扬的人，他并没有露出得意的神情，而是脸色微微泛红，认真地说，“为老百姓谋幸福是我们的任务。”钟春智站在山塘边上的山岭，望着山脚下的山塘，转过身来对大家说，“你们看，这口十多亩的山塘多年来一直空留着，我们是不是鼓励村民养鱼？”大家来到山塘出口，站在山腰上观望着脚下的山塘，各抒己见。老支书目光迷茫，像是陷入遥远的思绪里，老支书向大家说，“从我从出生的时候开始，我们就把这个熟悉的村庄叫做西莲塘村，我们说的语言是白话。尽管，后来外嫁很多女人生活在这里说的是涯话、雷话、客家话，大家说的南腔北调、说的浓味的地方方言，各种语言掺杂在一起。然而，一起过得时间久了，她们也就随着我们说的语言，学会了说白话。西莲塘村就是我们村子的名字，据老人们讲这是一个古代仙女的名字。村庄紧紧地挨在一条季节性很强的河流旁，这是一条山间流出的小溪聚集起来的河流，是九洲江河的一个支流。春夏是河水水量最多的季节，一到洪水期，泥沙朽木草丛顺河而下，浊水漫堤、浩浩荡荡，洪水声轰鸣着彻夜不停，滚动的巨石把地面震颤得抖动不已。然而，一到冬天，河水就会变得稀少起来，温顺得像一只小绵羊，甚至有很长时间时，河床都要裸露出一摊子大小河卵石，供人们跳来跳去的过河玩乐。这条河流便是这样：春天开河，夏天洪水，秋天浅水，冬天枯水，一年四季，循环往复。后来到了明朝初期，钟氏先祖从福建迁至广东东莞，明朝嘉靖七年（公元1527年），钟氏‘同叔五人’带着先父的骨骸再迁至高州府石城县坊都西莲塘定居。西莲塘村村场坐北向南，九洲江从村西北流过，村前南面是一片广袤的良田。”

钟陈东惊叹地“啊”了一声，说，“原来我们的山塘有个动人的传奇。”大家走下山脚，来到山塘的堤坝上，望着围绕着十



几个山岭脚边的山塘。黄继南感叹好大一片山清水秀的山塘水，他说，“我出生长大在桔水镇，作为九十年代的我们是很少参与到农活的。到了西莲塘村委上班，认识了这片有山有水的好地方。我们要动员在外谋生的乡贤回来为家乡作奉献。”

大家纷纷赞同黄继南的观点。

海明和海玲在草地跑来跑去，莫元燕紧跟在两个孩子身边。因为孩子年幼，一会儿后，莫元燕带着两个小孩子走在回家路上。冯源从果树上摘了一枝树枝，对大家说，“现在正是护理红江橙果树的季节，这个季节的果树直接关系到六月份的花期。”

潘帆问冯源，“冯专家，你曾在红昌农场工作，对红江橙熟悉了解。”冯源向潘帆连忙点头说，“潘支书，你问对人了，我在红昌农场工作，接触的正是红江橙。”接下来冯源告诉大家关于红江橙的来历：1972年，红昌农场的科技人员在该场19队新会甜橙园中发现一株果肉为橙红色的变异植株，然后科技人员通过多年的培育筛选，把红江橙成功地培育成了一个早结、丰产、品质优良的红肉型甜橙新品种。

良江市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雷州半岛的北缘，地越东经 $109^{\circ} 45'$ - $110^{\circ} 30'$ ，北纬 $21^{\circ} 25'$ - $21^{\circ} 55'$ ，这里有着最能表达红橙优良品质特性的气候、土壤。在良江西南部一带，花岗岩成土母质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使红橙的品质最优。良江特定的水土、光热和人民的勤劳智慧孕育出良江红橙这样特优的水果。良江红橙和改良橙是同属桔橙嫁接扇形嵌合体，国内很多柑桔产区都有种植，但只有在良江市种植的果实才表现如此的高品质。

良江红橙一年一熟，每年的11月份开始采收销售。良江红橙具有早产、稳产、高产的优点，种下第二年开始试产，随着树龄增大，树冠不断扩展，挂果愈来愈多，单株产量和亩产量逐年获得较大幅度的增产，一般3、4龄树亩产量可达2500公斤。良

江红江橙具有果大型好、皮薄光滑、果肉橙红、肉质柔嫩、多汁化渣、甜酸适中、风味独特等特点，在国内被誉为“人间仙桃”，在国外则被冠为“中国橙王”，是我国柑橙的名优新品种，令美国新奇士橙难望其项背。

听完冯源的讲述，众人拍手称赞，为家乡的红江橙，也为家乡的劳动人民。大家沿着山路走去，老支书在冯庆春的协助下缓慢跟着前进，冯群仙和母亲李华廷走在最后面，母亲悄悄问冯群仙，“前面那两位年青人长得一表人才，听说还是未婚呢，不知我有没有这个福分，做人家丈母娘。”冯群仙苦笑不得，摇着母亲肩膀小声说，“妈，你想女婿也用不着如此走火入魔嘛。”就在这个时候，黄继南和钟陈东突然间同时转过头来，吓了冯群仙一跳，冯群仙赶紧别过脸去。黄继南和钟陈东只是看了一下后面行走的冯群仙母女。明明是没有什么的，冯群仙却紧张得心跳起来，她细微的动作自然逃不脱母亲那双锐利的眼睛，李华廷轻握着冯群仙的手轻声说，“你呀，心里已经装有喜欢的人了。”冯群仙满脸通红，哑口无言。

大家来到山脚下的一处房屋，十多位乡村妇女热情好客，端茶倒水。大家坐在凳子上喝茶谈话，冯源解释，她们都是村子的留守妇女，丈夫长期在外打工，家里的重担都落在这些妇女身上，她们照顾老人和小幼的孩子，还得打理家务活庄稼活，样样会做，样样能干。她们会安排时间过来果园帮忙，锄草、施肥、摘果、包装、装卸，可以说是全能的勤劳的女人们。

钟陈东表扬这群先进的妇女们，说她们是村子里的榜样，照顾好家庭，又要挣钱不容易，是巾帼女英雄。听了赞扬的话，女人们开心地哈哈大笑。最后钟陈东提议，劳逸结合，适当放松心情休息好身体健康最重要。黄继南发表自己的看法，村子组织广场舞乐器，让乡村妇女和城乡妇女一样，闲时跳跳广场舞快快乐过日子。



钟春智觉得黄继南的建议不错，他忙说，“好，我落实好广场舞器具，让村子充满文明新风气。”陈景莹是位四十来岁的留守妇女，丈夫和大儿子常年在外地建筑工地做事，她和十岁的女儿丽丽在家里。她身材高大，说起话来嗓门儿就像唱歌似的，她是十几个妇女中很有特色的一个女人，也是村里最会唱歌的妇女，主要是唱歌特别好，嫁到村子里刚开始唱歌没人听，后来唱的歌声响亮好听，人们听了心情特别好。每天清晨，她会在果园或是田地劳作时，不停地唱歌不停地做事，锄草、扛草、施肥、剪叶，像是永远要在地里不停地忙碌一辈子。她总是对村民说，这样攒劲，人没活干可不行，这才是乡村生活。

陈景莹自告奋勇站出来说，“我老公和儿子在外地打工，我在家里带女儿生活，我可以做领舞，带动全村妇女唱山歌跳跳舞。”

陈景莹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钟春智爽快地答应她的请求。

李华延脸上洋溢着笑容，一向沉默的她这时也说起了话，她说村庄里的女人，不论年轻还是年老，即使是未出嫁的姑娘，谁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熟练地做出香味的田艾粿，这是她们生命基因中天生就具备的一种本领，也是她们向男人们证实自我的生活能力。田艾粿，是生活在这里的农村风俗节日所需的一种，代表着一种风俗，一种传统美食文化，田艾粿的香味质量，很大程度上验证着一个家庭中主家妇女和女儿们的持家能力。

大家听着李华延说话，想着过去的每一天，清新的空气里都会流淌着这样的气味。岁月像一家之主，带着傍晚的满足、带着粮食的诱惑，一次次地勾引起了人们肠胃里那份强烈的食欲。

李华延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冯群仙身上来，她说群仙这些同龄人可以说是村子里那时最快乐的孩子们。

最快乐的孩子里，第一位就是冯群仙。

她特别喜欢在村子里奔跑，开始时大家都像看乐子一样，看着她在村里跑，在村外跑，沿着村子的每一条小路跑，又沿着村

子通向外的土路上跑，跑得次数多了，跑得时间长了，奔跑的速度也提高得快了。然后同龄人也跟着她跑起来，天天对大人说要跑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后来还是她的父亲从农场回到村子，向她们讲述努力读书，增长知识在外面行走才不会迷路。

冯群仙笑着对钟陈东和黄继南说，“你俩都是第一次来山里，你俩喜欢乡村吗？喜欢这里的空气吗？喜欢这里所有的水吗？你们知道吗？这里的夜晚真黑，这里的星星真亮，这里的花朵最香艳，还有这里的田艾糕最香甜。”

钟陈东突然回到了现实，黄继南被惊醒了。冯群仙用骄傲的口吻轻轻地说道，“我告诉你们吧，我喜欢这里的山岭最美丽，喜欢这里的河水最清纯，更喜欢这里所有流动的水。”

“每一个桔乡人涌动的血管里，一定会流淌着草地上的水。”钟陈东用诗歌的语言，轻声曼语地回答她的一串串提问。

对于水的共同喜好，让黄继南从心灵深处漫起一层温暖的雾气，越发地喜爱着眼前的群仙妹妹。



第十章 女人命运各不相同

日子依旧，村民们过着一个个平平淡淡的日子，习惯了乡村的一草一木，五奶奶慢慢行走在村路上，她两手紧紧抱着一只破旧的布袋子，生怕一不小小就掉在地上不见了。在她面前不远处，李干平扶着老伴钟彩玲缓慢地行走，五奶奶叫了一声，“彩珍。”彩珍夫妇停了下来，五奶奶加快了脚步，她的心情显得格外愉快。

五奶奶来到采珍夫妇身边，三个人有说有笑的一幕刚好被黄美莲看到了。她平日里从未见过三个人像现在这样的甜蜜温馨，好奇地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哟，三位长辈像是拾到银钱似的。”

彩珍是个藏不住秘密的女人，见什么说什么，有什么说什么，别人不问她，她也会主动说出来的。这不，美莲刚说完话，她脸上堆满笑容说，“当然是领钱去啦。”

美莲睁大惊奇的眼睛，说，“世间真有这等好事呀。”

“新农村建设，农村就像城里一样的生活了。”李干平也经不住内心的欢喜说。

五奶奶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布袋子，催促他们说，“我们快去村委会吧。”

美莲“啊”的一声张大了嘴巴，她的心情就像三人渐行渐远的背影一样起伏不平。

“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住上楼房。”扶贫户李干平扶着老伴

钟彩珍进了村委会临时搭建的简易办公室，将屋里的大伙扫了一遍，带着得意的笑容说。

“听说扶贫，不但给扶贫款，还有牛呀羊的，真是太好了，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朱里才进了屋子就大大咧咧地说起来。

钟五婶拿着一个纸盒子走进来，主席台上坐着钟陈东、黄继南、钟春智和潘帆。钟五婶急忙走到他们面前，把包得严严实实的纸盒子展开，一张又一张铺开，总共有十层纸那么厚，最后是一个针线的铁盒子。在场的人看见了，交头接耳，有村民说，“五婶，什么东西神神秘秘？”钟五婶打开铁盒子，取出相片和身份证复印件，交到钟春智桌面说，“是扶贫户需要的证件，我保管大半辈子了，这辈子总算有机会用得上了。”钟春智把钟五婶的扶贫资料放进公文袋里。

钟陈东炯炯有神的目光往台下看着，态度不卑不亢，语气却铿锵有力，他说，“建设美丽乡村，不只是领导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事情。我们只是个普通工人、只是个平凡农民、只是个一般干部，但你我受家乡大地生养之恩，受山水哺育之情，家乡的兴旺发展、家乡的和美安乐，需要我们共同去建设、去创造、去发展。‘流血流汗而无怨、默默奉献而无悔’，以此推动全社会一起参与，群策群力谋发展，同心同德建设美丽家园！”

钟陈东说完，屋子里响起热烈的掌声。钟春智看着屋子里的每一个人，对大家说，“现在扶贫资金下达到各个列入扶贫户的家庭里，大家得用实际行动做出成绩来，经济薄弱先是修建平屋顶，经济允许的可起到二层三层甚至更高层楼房。”

屋子里的人都很兴奋，大家都感觉到，小康生活指日可待，美丽乡村就在眼前。

黄美莲站在一座破旧的土房前，黄泥巴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红底黑字的公告，公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她睁大眼睛也没看到自己家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脸色就变得阴沉起来，她气呼呼地扭头



离开了。

黄美莲脚步停下的地方是一栋土坯房的二层楼房。

丽丽伏在桌子旁一本正经地做着作业，坐在旁边的陈景莹认真地看着她，丽丽偶尔遇到不懂的题目问妈妈，陈景莹拿着课本看过来看过去，情不自禁感叹，“时代变化大了，这些题目难倒了大人。”丽丽偷偷地抿着嘴笑，陈景莹严肃起来，说，“作业不完成没有晚饭吃。”

“谁没有晚饭吃呀？”外面传来清爽的声音，母女俩同时回过头去看，黄美莲出现在客厅门口，陈景莹赶紧站起身来招呼说，“美莲呀，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快进屋子坐。”

丽丽叫了声“伯母好。”黄美莲边应着丽丽的话边看着她的作业，眼里满是羡慕的神情，说，“景莹，你真会生孩子，一儿一女，女儿乖巧可爱，我做梦都想要个女儿呢。”

陈景莹看了看丽丽，面对着美莲说，“那就生个女儿。”

美莲突然发出了笑声，丽丽跟着也笑起来，陈景莹对着丽丽喝了一声，说，“小孩子赶紧做作业。”

美莲停止了笑声，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丽丽，不怕，作业没完成，晚上到伯母家吃饭。”

陈景莹没有忍住，发出“哈哈”大笑的声音。

美莲冲着丽丽眨了眨眼睛，丽丽把作业本递到妈妈面前装模作样地说，“妈妈，我写完作业了，我可以出去玩了吗？”

陈景莹检查了一下作业，挥挥手说，“去吧，别玩太晚了。”

丽丽边跑出客厅边说，“知道了。”

丽丽刚跑出去，美莲急急地拉着景莹的手，说，“景莹，现在扶贫下村，你家也没有吗？”

景莹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漫不经心说，“我们什么条件，哪敢去想扶贫的事。”

“听说和村干部说说好话，就有扶贫了。”

景莹睁大眼睛，说，“不会吧，我也想要扶贫。”

“好，我们现在就去村委会问问。”

美莲说着拉起景莹的手，景莹走出门口又停住了，不安地说，“这样子不好吧，我们都是有二层楼房的人家了。”

“扶贫就是送钱给你，这样的好事你不想吗？”

听着美莲说的话，景莹又禁不住跟着她走。

阳光灿烂的午后，黄美莲拉上陈景莹匆匆赶往村委会。她们到了西莲塘村委才发现，村委会房子前的土地上，建筑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这里将建成村里的文化广场，供村民健身休闲。部分土地已经铺好了水泥，建起了篮球场，也有灯光，晚上有村民在这里跳舞、打球，可热闹了。

黄美莲根本无心情看着眼前的景象，她心里盘想着如何询问扶贫的事。陈景莹看着正在建设的楼房，想着将来这里将成为全村最热闹的地方，她退缩了，拉着美莲讪讪地说，“算了吧，我们还是离开吧。”黄美莲却紧紧地拉着她的手，径直朝敞开着门的大厅走去。

看到有人走进来，屋子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平日里也有村民过来，但如此迫切的声音，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所以钟陈东作好了招呼准备，忙说，“两位大姐，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黄美莲先是不好意思地看着钟陈东。钟陈东搬过来椅子让俩人坐下，又倒来茶水。钟春智一看黄美莲就猜出八九不离十，最近因为扶贫户的事，村民们到处散播谣言，和村干部有关系的村民就可以扶贫了。钟春智向村民解释过，但有些村民听不进去道理。钟春智让时间去证明事实。

果然黄美莲喝过一杯茶水后，就像找对人诉苦一样大吐不满的口水，说，“陈东队长，我想问下，村子那么多户人家都是扶贫户，我家怎么就不是了？”

钟陈东很是镇定，西莲塘村两千多人，他印象中没见过黄美



莲，但从她衣着穿着和谈吐来看，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很差。钟春智看出钟队长的心思，说，“这是黄美莲，莫水生爱人，夫妻俩靠自己能力建二层未装修的楼房。”

陈景莹自知家里盖起二层楼房，她不敢出声了，她手握着茶水，坐着一动不动。

钟陈东听了钟春智的话后，对美莲解释说，“扶贫户是家庭人口多，经济收入低，目前还住在泥巴茅草瓦房屋。”

黄美莲不服气地说，“你看看李干平和钟彩珍，他们的儿子年年在外面打工挣钱，难道他们家收入也低吗？”

西莲塘村的每位扶贫户，钟陈东都了解十分清楚，便说，“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李干平平时做建筑散活，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种田，还要照顾妻子。妻子钟彩珍是残疾人，右腿自幼患小儿麻痹症行动不便，她没法找到挣钱的活儿做。他们的儿子李肖常年在外打工，他没有文凭没有技术，在工厂做的是搬运工。而且李肖三十五岁未婚，已是高龄剩男，他们家现在还住在四合院的泥巴屋。李干平家现在要解决的不仅是房屋，还有儿子的婚姻大事。我们帮不了李肖脱单，但要帮他们脱贫呀。”

钟陈东最后说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陈景莹在笑声中放松了心情。

美莲见大家都笑了，她却怎么也笑不起来，苦恼地说，“我家也不容易呀，有谁想过我们的苦和难？”钟春智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说，“现在村子里正在计划建立水果合作社，也可以到水果园做长期工，让村民不出门在家就能挣钱抚养家。你夫妇俩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创业和就业。”

陈景莹眼前变得明亮起来，愉快地说，“我现在就在冯源家的红江橙果园做事呀。”黄继南关心地问她，“那你爱人呢？”景莹放下了紧张的心情，语气松了下来，说，“他长年在外打工。”

钟春智忙说，“景莹，你在家带女儿很辛苦，我们是知道的。”

陈景莹听着钟春智说完话，低下头去轻声说，“我不想做留守妇女，可条件不允许。”

屋子一下子安情下来，大家都不知如何说话，黄美莲眼里闪着泪花，钟春智看出美莲心里的不愉，说，“不留守妇女好吗？常年和爱人分居，家庭孩子照顾不上，异地他乡也是陌生的，没有熟悉的感觉。”

景莹和美莲互相看了看，两人都不说话了，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钟陈东见状说，“冯源的红江橙果园是西莲塘村最大的果园，还会继续扩大种植面积。都是自家村民，自己人帮自己人嘛，可以照顾家庭，也可以陪伴着孩子成长。黄大姐，你意见如何？”

景莹看着美莲，她知道美莲是能干的女人，不会安分帮别人做事的。黄美莲想了想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出来，又什么也没有说。

美莲的一举一动，继南都看在眼里，他面带笑容说，“美莲姐，你是不是想和荣柳哥一起种果树啊。”

继南的话音刚落，美莲忍不住咯咯大笑起来，她的笑声让屋子的气氛沸腾起来。大家都放松了心情。

美莲重重地点了点头，钟春智赶紧说，“我给电话荣柳，让他早点回家，和爱人一起发家致富。”

大家不约而同拍起巴掌，屋子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美莲终于安定了不安的心情，她笑着说，“嫁到西莲塘村十三年了，我总算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种红江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钟春智看了下黄美莲，笑了笑，说，“现在国家放开二胎政策，你和水生哥趁着年轻赶紧生个二胎宝宝吧。”

黄美莲笑了，大家都笑了。

晚上，钟春智回到家里，根据家庭户家员，在日记本上登记着他们的名字，然后一个一个打电话，钟春智给陈荣柳电话说，“荣柳呀，现在国家落实精准扶贫政策，你家上了果树帮扶名单，



扶助资金种植。你还继续在外面打工吗？”

电话那头的陈荣柳听了连忙说，“钟主任呀，我堂堂七尺男子汉惭愧，正经八儿的生意不会做，挣大钱又挣不了，现在有这样的优惠政策，我决定回家好好干。”

钟春智说，“需要村里开证明，让你早点回家吗？”

电话那头的陈荣柳说，“主任呀，我已经辞职了，很快可以回家了。”

钟春智说，“好，等着你回家创业。”

黑夜笼罩着乡村，有人行走在寂静的村路上，脚步急促直奔一个方向走去。到了一户人家，屋子里亮着灯火，一楼大门紧闭，从二楼敞开的窗户可以听到一个妇人和小孩子说话的声音，仔细听着是女人教孩子做作业的话题，最后女人来到窗户凝望远方，说，“不知你爸什么时候回家？我们家要种植红江橙。”

“妈，是真的吗？我们家种红江橙。”

陈荣柳再也忍不住了，他高举着手，大声喊叫，“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美莲吓得赶紧退回到屋子里，家应立刻站起来，竖起耳朵听着，说，“妈，是爸爸。”

美莲和家应奔跑着下了楼，美莲打开大门的锁，迎接他的是荣柳热烈的拥抱……

美莲喃喃说，“你真的回家了。”

陈荣柳说，“是呀，春智主任给电话了，新农村建设，作为本村人，有钱出钱，没钱出力。”

家应欢呼起来，“以后我也有橙子吃了。”

第十一章 爱情来了

钟陈东上班时经过的一条道路，是一处旧房改造工程在施工中，能通行的路面极为狭小，整个路面上混乱不堪，行人与车辆互相干扰。这幢建筑大厦是良江市影剧院，是市里面的各个类型表演节目活动场所，也是各大电影公司进驻的地方。良江市影剧院，曾经辉煌灿烂，承载着老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陪伴着上个世纪的人们走过丰富多彩的生活。

如今在城市化建设的进程里，由于旧式设施陈旧落后，很多技术需要改进和创新，旧式影剧院取而代之翻新更生，到时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城市里。

旧房改造工程，挖掘机把旧砖旧瓦全部挖掉，货车将地上的残余渣碎运走，建筑工人清理地面。如此规模庞大的工程涉及到很多其他工程改造，排水系统千家万户日日用，改造时往往要重新开辟新的线路。这样的旧房改造建筑红线内的路面下布满了蜘蛛网般的管道。

内陆城市，雨水排水系统，要有完善地下的水道系统，以及完善的维护管理制度。这样避免大雨的洪涝灾害对百姓的影响。因为安全责任重大，各个监督部门严格把关，层层落实到位，责任单位工作人员压力山大。

钟陈东手按了下鼻梁，沿着堵车队伍缓慢前行。由于路上耽



搁了时间，他匆忙在新世纪早茶店买了荷叶饼与豆浆，来到办公室里时，已经晚点十五分了。他从电梯拐角那儿向右拐时，瞥见胡锡富局长从屋里出来。已经被局长看见了，钟陈东倒不急于躲藏。他打了声招呼，大方地走进办公室。

常说市政部门的人难办事，那些一大早就来签字盖章的办事人员，常因一些不起眼的小问题无功而返。钟陈东却有一副好脾气，聪明心细，干这一行颇为得心应手。

下班后，钟陈东兴奋地走出建设大院。阳光灿烂的六月，空气干燥，但大街小巷里的树木翠叶多姿。钟陈东开着车子出了大院，来到路边上，一个身穿白色套裙的漂亮女孩子向他走过来。钟陈东漠然地开着车却见冯群仙站在车窗面前。

钟陈东心跳加速，走出驾驶室，他身穿一套浅驼色的白色衬衫，阳光下可爱的脸上，洁白的细牙闪着笑，含着哀婉的轻微淡远的眼睛正望着她。

遇到真正的爱情就能让人迎来欣喜，爱情能让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绿洲。同样爱情一旦生根发芽，它会攀附着天地之气从春到秋茁壮成长。

“我正想给你电话。”这是一张年轻英俊的笑脸。

冯群仙浅浅地一笑，“是吗？我这不来了？”

“因为你，我可因你而夜不成寐。”

“我很幸福。”

“是的，你是那位让我等了好多年的女孩子。”

“也许是她幸福的乐园，并不是我的。”

“你让我看到了繁星，我只是普照众生？”

“片片的繁星，只有一颗星是属于爱情的。”

冯群仙上了车，钟陈东缓缓地启动车，慢慢地驶向北部湾大道。冯群仙坐在车上一动不动，许久她吐出一口气来。钟陈东看看坐在车中的冯群仙，男性的荷尔蒙起到的作用，他内心一股冲

动把手伸了过去，握住了群仙放在驾驶座的手。冯群仙缩了一下手，但很快安静地任由他抓住。两个人心照不宣地互视着对方，然后各自的目光转向前方。过往车辆冲击起的细雾和刺耳的噪音连绵不断飘进车里。燥热的白昼的笼罩着整座城市，只有到了夜幕降临，气温随着夜色降低而凉爽起来。

钟陈东以往的恋情中，他有意交往的女孩，是等不了七天的，有些女孩子一转身犹如石沉大海。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女孩子，那绯红的脸，那双清澈的眼睛里的神情含有善解人意的温暖，她简直就是冰与火的化身。她吸引他的正是对欲罢不能的抵制。春日的早晨，两人在北部湾大道的相遇，如今，从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来认识彼此。

冯群仙安静地坐着，她表面上有着寄迹山林的淡漠，内心里却隐含着热烈的情怀。她本人并不清楚，自己的魅力所在。就因为不清楚，她无意识的言行与举止反而像是表面上覆盖满鲜花的沼泽地引人入胜。对于遇到的爱情，她就会义无反顾地投入对方的怀抱。

两个人下了车，走在城北樱花公园里，公园里的樱花早已凋谢。在长廊上走了一会儿，钟陈东背靠在长廊的栏杆上，冯群仙低下头望着水池里的金鱼。

公园里到处是散步的人们，有老人带着小孩子玩耍，有一家几口人幸福快乐地在一起，也有一对对年轻的情侣。这时，有对情侣在钟陈东面前拍照，还让钟陈东帮个忙拍下两人的亲密相，钟陈东乐意地拿起手机一连拍了好几张，年轻男孩子温柔的眼神目视着他的女朋友，那个漂亮的年轻女孩子故意摆出风情万种的表情紧紧搂着她的男朋友。

冯群仙转过身来看着他们，年轻女孩子看看钟陈东，又看看冯群仙，满脸笑容说，“你们夫妻好恩爱。”冯群仙的脸莫名其妙地红了。年轻女孩说完话，和她的男朋友十指紧扣地走开了。



钟陈东哈哈大笑，群仙却深情地望着他。

他们换了地方，在新世纪餐吧里用下午茶。广式餐厅的氛围是优雅的，各色的招牌菜都贴在了餐厅的墙面上。冯群仙看着沙发上一对对陷入爱情里的情侣们，恍惚间觉得自己是个透明的物体。是什么物体呢？是一个抽出了生命，却成为另一个象征和符号的物体。

服务员走后，钟陈东微笑着看着冯群仙说，“我知道你喜欢吃田艾粿。”冯群仙一愣，很快反应过来，钟陈东继续往下说，“李阿姨说桔乡的女人要会做的一道菜是田艾粿。”冯群仙点点头，笑了一下说，“田艾粿是桔水镇年糕的招牌菜。”钟陈东眨了眨眼睛说，“中国水果看良江红江橙，良江女人看桔乡。”冯群仙突然“咯咯”地笑出了声来，她忍不住笑声说，“也太夸张了吧？桔乡的女人那么优秀吗？”

钟陈东晃着手里的茶杯，盯着茶水在茶杯里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然后他端起茶杯解释说，“女人就像杯子里的茶叶，绽放迷人的香味。桔乡的女人都会做的田艾饭，这就是桔乡女人独特之处，没有之一。”冯群仙轻呷了一口茶，本地长山茶树制造的茶叶味道郁香，如清泉般浸入心田沁人心脾。她又笑笑说，“谢谢对桔乡女人的赞誉。”

两人开始了用餐，一会儿，钟陈东抬起头望着冯群仙，想起什么似的说，“咱们刚认识，但我感觉已经熟悉你好多年了。自从我们认识，一直都没能很好地说话。我今天想让你讲讲你自己，你以前是什么样呢？”

为什么讲以前呢？冯群仙有些不太高兴。她确实不想提以前，回忆是她个人的事，是她的私有财产，为什么要和一个陌生人分享。哦不，也许，他在名义上不是陌生人。他们已经是好朋友，恋人。冯群仙一想到有些事情，就惶恐得要命，三十一岁的老女人了，该过日子了。对，她是这么对自己说的。可是如今她茫然了。

“你在回忆过去么。”钟陈东打断了冯群仙纷乱的思绪，似乎是看出了她的心情不好，钟陈东问的就有些犹豫。

冯群仙摇摇头，淡淡地说，“没有，我没有过去。”钟陈东笑了，笑的爽朗，天很蓝，水也很绿，钟陈东的笑容恰到好处。外形高大帅气，国家工作单位公务员，在社会上又有地位权威，这样的帅哥哥哪个女孩子不心动？为什么是她呢？

“嗯，被你猜中了。”冯群仙突然叫起来，钟陈东似乎有些惊讶，但是他想听她说下去，“我是个有个性的女孩子，大学时有过一个男朋友。其实你想问直接问就好了。”

钟陈东笑得颤了一下，摆摆手，潇洒的往椅子上一靠说，“我不会问的呢，这些事情都过去啦。谁没有过去？”

冯群仙怔了一下，嘴角牵动一笑说，“这么说，你女朋友也不少呀。”

钟陈东的表情顿时冷了一下来，他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群仙，群仙一副等着他回答的镇定表情。好一会儿，钟陈东才说，“以前是。现在只有她了，将来也是她，她就坐在面前。”瞬间，冯群仙的脸红了，她转移了话题，说，“我们说说钟五婶的事吧。”

钟陈东望着她，似乎想到了她要说的话题，说，“是关于发动群众捐帮助钟五婶吗？”

冯群仙睁大眼睛，结巴地说，“是呀，你们在商讨这方面的计划了。”

“可以说说你的建议吗？”

“这几天一直在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发动群众捐助，让群众自觉乐于助人？后来就想到了一个方案，可以组织一支团队给群众唱歌或是跳舞，让群众参与到捐款的活动中来。”

“黄继南有个强项是创作歌曲，自己编歌编谱，他可以给队伍编歌编舞。但是我们还需要十几个人参与到节目中来，这十几个人可以是村子里的留守妇女。”



“依我个人来看，让钟五婶和她的孙子家伟一起参与最合适不过了。”

“为什么？”

“贫困户是钟五婶，受捐人是钟五婶，让钟五婶在活动里，可以让群众更加容易接受捐助呀。”

“啊，我想起来了，黄继南创作一首歌曲，我们可以根据这首歌曲到钟五婶家里录制她的贫困家庭节目。然后在捐助活动上，让家伟独自担任唱这首歌曲。这样既可以带动群众的积极性，又能鼓励村民团结和睦相处，共同创造美好的新农村新风气。”

冯群仙鼓起巴掌，她激动地说，“钟主任才华横溢，能力非凡。今日一叙果然非同寻常。”

钟绍堂和陈海娟一起下了车，从车库出来，走到电梯口，两个人搭乘电梯上了二十层楼。夫妻俩在市政府共青团部门上班时，已在单位申请一套房子，单位的房子一住便是四十年之久。直到前两年单位旧房拆迁，一家四口人搬到了美景湖小区的五房两厅两卫两阳台，也解决了老爷子年纪大了爬单位房五楼楼梯的困难。如今生活安定融合，幸福美满，唯一缺的是儿媳妇的角色。这些年陈海娟更是把钟陈东的婚姻大事搬到家庭日常生活中来，让三个男人很是头痛。

在老爷子面前，陈海娟还是知道分寸的，只有老爷子问起他的孙子个人情况时，陈海娟就叨唠起来，你是孙子的爷爷，那就要树立起长辈的心愿，让你的孙子什么时候带个女朋友回家，然后对方父母见个面，选个择日完成婚事。老爷子是知道自己孙子的，年代不同了年轻人思想也在变化，他说了几次孙子，总是毫无效果，索性不再过问了。

老爷子站在日历面前，带着棕色老花眼镜仔细地瞧着一行行字，最后目光定格在“6月25日”上，他还用红笔圈了起来，自言自语，“你走了快二十年了，留下我这个老头子。生日年年热闹，

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心里的寂寞。”老爷子说着眼里掉出了泪水，他抹了眼泪。突然门被打开了，钟绍堂和陈海娟同时走了进来。

看着老爷子凄凉的一幕，钟绍堂心里说不出的苦涩，他叫了声，“爸，我们回来了。”

陈海娟也看到了老爷子今天的心情很不乐观，带着笑容说，“爸，我们下班了，我给你做饭去。”说完，陈海娟走进了厨房，开始忙碌起来。

老爷子坐在沙发上，钟绍堂给他面前茶几上的杯子倒了茶水，在老爷子喝水时，钟绍堂有意走到日历前，看到了红笔字圈住的“6月25日”，他心里一阵哽咽，随后装着轻松的表情，说，“爸，你今年的生日，还是和往年一样，在怡心酒店。”

老爷子把杯子放在茶几上，叹了一口气说，“我一把年纪了，不要破费了。现在公务员的工作任务很重，我们就在家里吃个便饭吧。”

这时，陈海娟从厨房探出头来，说道，“家庭生日宴，我赞成。”

钟绍堂踱着脚步，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连连摆摆手，左右为难地说，“但是，但是，这是爸爸的八十大寿，要办得有些意义。”

老爷子没有说话了，自从退休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全部是儿子抓主意。陈海娟从厨房出来，抹了抹围裙，说，“这样吧，让陈东带个对象回来，我们到丽波搞个像模像样的生日大寿。”

老爷子喃喃说，“陈东三十三了呀，像我们那个年纪，我抱重孙了。”

钟绍堂和陈海娟面面相觑，两个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站了一下子，夫妻俩走进厨房忙活。

钟陈东掏出钥匙准备开门时，听到了爷爷那句“陈东三十三了呀，像我们那个年纪，我抱重孙了”，他一下子缩回了手，定定地站在门外。直到屋子里传来爷爷的叫唤声，“陈东怎么还不回来？”他作了一个深呼吸，开了门走进去……



第十二章 遇上你是我的缘分

每到夏季，粤西这个地方的天气雨水就特别多，下了几场雨后，那些野花啊，果树啊，仿佛一夜之间全都披上一层粉色衣裳。花园里的几株橙树开花了，橙花白白的挂满枝头。院子外面一些不知名的花草也要在寂寞中绽放着花朵。住在城里的人是注意不到农村的这些花草，哪怕这些花草美丽动人。黄继南庆幸在多数人往城里搬家时，他还随着父母住在小镇的农家大院里。每年这个时候，一到夏天，黄继南就会喜欢在院子里弹着吉他唱着自己带调的歌曲，尽管没有人去听，也没有人刻意去听，但他生活得自在快乐。

这是一片居民住宅区，处在桔水镇开发的中心地带，交通便利，可谓四通八达，往北直上广西，往南便是良江城，去往周边的城镇更是快捷。这是这个小镇最早开发出来的住宅区，虽然旧了，但小花园里各种树木甚多，春天有桃花盛开，夏天有荔枝树遮荫，秋天有龙眼飘香，冬天呢，有古榕树挡寒……十多年前，父母凑了一辈子的积蓄在这里建了二层楼房，一家三口乐融融地过着日子。

一首歌曲弹完后，有人走进了院子，是母亲钟梅娟，她边向他走过来边说，“我家继南，多才多艺，歌曲弹得越来越好听了。”紧跟在妻子身后的是黄跃，他拍起了巴掌说，“近来继南夜以继

日创作歌曲，精神十足，有喜欢的姑娘了啊。”

黄继南站起身来，把吉他放好，说，“爸，妈，你们又笑话你仔了。下村扶贫的西莲塘村有一户人家，六十多岁奶奶和十岁孙子相依为命，我呢，希望创作出一首歌曲表达贫困户的家境。”

钟梅娟在黄继南身边环顾一圈后，脸上表现出满意的神情，说，“我家继南是个有爱心的孩子。”黄跃在内心里也是欢喜的，自己的孩子成熟懂事，做父母的放心。他便说，“这样蛮好，做个扶贫队员，进入农民百姓家。创作歌曲，自己可以唱，也可以助人，接地气的嘛。”钟梅娟看着父子俩，像是有什么心事一样，心情一下子变得忧郁。黄继南看出母亲的不愉快，说，“妈，你有事吗？”钟梅娟想了想说，“西莲塘村的五奶奶，算起来也是我们的亲人，是外婆家的叔婶。”黄继志赶紧说，“我写的这首歌曲便是五奶奶。”钟梅娟说，“我们要尽努力帮帮她，她这一生受的苦太多了。”继南用拼命点头代替回答。

一会儿，钟梅娟看着继南，上下打量着他，继南莫名地看着母亲，这时父亲像是看出妻子的心思说，“你妈呀，心里装着大事呢。她看着她的儿子一年又一年还是单身，能不急吗？”钟梅娟朝黄继南重重地点了一下头。黄继南是一个把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男人，单位就像他的家，甚至比家还重要。他觉得，他自己是那种既会赚钱又很有情调的小资男人，喜欢自己的女生是有的，只是他很享受一个人的独处，也把爱情抛在脑后。随着父母年龄大了，自己岁数也大了，他才开始担心起来。可是爱情不是你担心就会来到你身边的，在过了几年还是一个人的状态，他习惯了一个人的独处。

听着父亲和母亲的话，黄继南眼前浮现出冯群仙的笑脸，他心情变得复杂起来……

冯群仙行走街道上，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在家乡的小镇行走了，旧的东街街道逐渐被人们遗忘，三四条新兴街道正在蓬勃发



展。她从东街慢慢走着，从东街步行到了西街，又从西街来到了新建的中心市场。

她刚走进一排排用竹棍子搭建的成衣行里，就有好多声音热情地传了过来，“靓女，买衣服吗？便宜买给你。”冯群仙只随意地看了看挂在竹子上空的一件件衣服，她没有说话，只是用摇摇头代替回答。直到在一个成衣摊子里，一位打扮高贵的少妇笑嘻嘻地招呼着路过的行人，她停了下来。这位少妇便向她推销自己的衣服。冯群仙在一排五颜六色的衣服挑了一件米黄色丝织短袖衫，讨价还价一番最后以买家开的半价成交。她买起衣服来从来从不输给买主总是以最低的价钱买到好的东西。成衣少妇很是无奈但又不舍得就此错过机会，只好忍痛出手。冯群仙提着衣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冯群仙走马观花看着，路过熟食摊，小食摊整齐有序地一排排，一竖竖，人们手拿着勺子嘴里吆喝着，发糕吃了又想吃，绿豆粽子又香又嫩闻过流口水，红枣汤圆人人喜欢。其实都是美味佳肴的乡下小吃，冯群仙坐在凳子上要了份红枣汤圆。

这时一个不知是谁的身影飘过她的眼前，只是很像童年的她。在来桔水街道上的她来回回行走，她碰见了许多像她童年的孩子，这些孩子中有的身高一米五，有的甚至已经一米八，但是他们却只是在桔水镇初中念书的十三四岁的少年。

不知道为什么，冯群仙看到这些少年就想起那个时代的她，无忧无虑生活，永远长不大……她吃着红枣汤圆，思绪如风。

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空气闷热，突然“哗啦啦”下起了一阵雨水，整个地面像是蒸发了一层热气一般，让人透不过气来。人们为找避雨的地方到处奔跑，一时间街道上到处是匆匆忙忙的脚步。一会儿，雨渐渐变小了，冯群仙抬头望着天空，用手捂住胸前的胶袋，她大踏步走在雨中。

蓦然，头顶上多了一把棕色的天堂雨伞，冯群仙回头一看，

是黄继南。他微笑着，轻声呼唤，“快进来吧，别让雨水淋湿了。”她冲他一笑站在雨伞下，和他紧挨着肩膀行走。冯群仙感觉到他们很近，又像很熟悉。就像她在看见他从百货商场出来，叫着他“哥哥”一样的熟悉感觉。

熟悉的两个年轻男女会产生感情，时间长了，会让互相喜欢的人爱上对方。

黄继南在她脸上看见清澈的笑容，雨水从她脸庞缓缓淌下，她的笑容在雨夜清澈见底，就像年少时朦朦胧胧却又干干净净的初恋。他撑着伞，她盯着他的脸。这个世界突然之间就一片安静。只剩下雨水无烦恼地从天空来到大地，洒脱率性、纷纷扬扬落在所有的事物还有事情上。或许会让一切更好，或许会让所有更糟糕。

黄继南问，“每次在桔水街上都能遇到你，你说是不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呢？”

冯群仙只顾埋头走路笑着说，“也许是，也许不是。”

他看到了她故意和他拉开距离，让雨水淋湿着衣服，用力把她拉进了怀抱，她开始不愿意，挣扎了一会，就是雨水从天空落到地面的时间，她安静了下来。

看到她安全地站在雨水淋不到的地方，他松开了手，淡淡地说，“你的答案让人捉摸不透。”

两个人紧紧挨着对方，多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男的撑伞，女的靠在他肩膀。可是他们又不像是情侣，说不像情侣，又有谁会相信呢。不知什么时候，爱情已悄然来到两个人身边，两个人即便不说，也能感觉到对方的爱意。

还是表白吧，自己是真的喜欢一个人，为什么不大胆说出来呢？现在已经不再是爱情遮遮掩掩的年代了。他突然停住了脚步，她跟着也停了下来。他注视着她的脸，她望着他看得他眼里的灼热，她跃下眼帘。



“你知道吗？我喜欢你好久了。”

听到黄继南热切而又诚恳的话，她的心跳加速。可是，可是，她有喜欢的人了。她不知如何是好，就怔怔地站了一下子，刚好看到旁边有一处屋檐前空旷着，说，“我到屋檐避雨去。”说完要跑出雨伞，他却眼疾手快抓住了她，她大声喊叫着，“你要干嘛？”她边问着他边拍拍衣服上，却没让他放手。她又急急地说，“你别抓住我，抓住我就不要放手。”

黄继南紧紧抓住她的肩膀，没有放手。冯群仙急了，说，“你真的不打算放手吗？”黄继南认真地注视着她，他低着头，她抬起头，四目两对，撞出爱的火花。

一会儿，两个人一起站在屋檐下，看雨。雨水下得时间长了，凉爽的空气透着寒意，她不由地打了个寒颤，双手抓着胶袋抱紧胸前。他从公文包里拿出防晒外套递给她，她没有收下，只是看着他。然后微笑，再然后伸手收下，穿在自己身上。就像风衣，立时把她包裹，可不知能否隔绝这暗夜悄来的风雨。

真是个体贴的好男人。她的心里暗想。不过，她没有说出来。只是安静地站着，望着雨水。

他指责，“知道下雨了，还让着雨水淋，会生病的，下次要注意了。”

她坦然说，“因为我喜欢雨天，游荡在雨水里任意挥洒。”刚说完话，她打了个喷嚏，冷得再次抱紧胸前。

他摁住她的手拿纸为她擦雨水，以为她会反抗，不料她却不动，任他拿着纸从她眉梢擦到脸颊再到嘴唇。就像一个哥哥对待自己的妹妹般，千呵万护将其视为掌上明珠。

她突然问，“大哥，你真是个好人的。”

他说，“我不是你哥。”

她笑了，温柔的脸上有天真的笑，还写着坚强和执着的表情。不记得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停了。但是黄继南觉得这场雨来

得及时，一直下到他的心里，一直都没停止。冯群仙拿出胶袋的衣服，在黄继南面前抖了抖，米黄色丝织短袖衫定格在黄继南的眼睛里。他想，她喜欢的是米黄色，这是这个年龄女孩子特有的鲜明个性。他说，“你的眼光不错，很漂亮的衣服。”冯群仙仍然笑着，他看到她在微笑。一张笑脸，连眼睛都在笑。

黄继南似乎能够听见她的笑声里的忧愁，和对这个世界的的不满以及深深的误解，因为这一点她和他很像，所以他也能理解她说的话。

人之初，性本善。冯群仙想，在这样的世界里，这样有着不同经历、相同故事的人应该还有很多。有时候人在风景中会成为风景，会忘记自己，忘记自己的感情，忘记自己来时的路和去时的路，却忘记不了自己回家的路。

这个奇迹般出现在她生命里的男人，让她不能不相信“遇上你是我的缘分”。不管两个人以后是不是彼此生命里的过客，不管彼此在对方的生命里留下痕迹。她庆幸遇到了他。

也不知什么时候，群仙已经放开他的手。黄继南轻轻地说，“我们找个地方坐坐。”

目的地是龙湖山庄的丽波大酒店。从蜿蜒的小道进去，穿过夏季中耀目的木棉花、柳絮般的狗尾巴草与高低错落的游廊，直抵酒店门厅旁的停车场。此处地势较高，望着脚下曲水流觞的湖泊、湖心亭子间、边陲柳园颇有一览众山小的气概。

酒店坐落在一片萧寂的身姿矫健的红柳中，下午五点的阳光中，周围遍布静谧幽深的气氛，给人一种似真若假的感觉。站在这片区域的至高点上，看着远处烟气腾腾的雾气，虚妄之情油然而生。

继南推开厚重的玻璃门，和群仙落座后，他突然开口了，“这里的招牌菜是油泼龙虾，鲜嫩爽口。”

“龙虾？我喜欢吃的龙虾。”



“海边城市，海鲜是少不了的。”

“这辈子的幸福是出生成长在海边城市。”群仙讥消的说道。继南看了群仙一眼后，沉默了。他向来不喜欢说话，尤其是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他的话少之又少。

服务员上了菜，黄继南剥了龙虾递给冯群仙，她轻咬一口发出“啧啧”声，“味道好极了。”然后她扯上了正题，“听说你喜欢弹吉它，自创歌词歌曲。”黄继南剥龙虾的手停了一下，边继续他的活儿边说，“业余爱好，我性格内向，就想通过弹吉它打发一下枯燥的时间。”

冯群仙说，“不要谦虚了啊，我说的是正经事。”

黄继南把一只龙虾放进了嘴里，还没怎么咀嚼就吞进了肚子里。他说，“说吧，我洗耳恭听。”

“钟五婶家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我们可以组织一个音乐活动会，通过活动向社会各界人士捐助钟五婶和其他贫困户呀。”

黄继南耸耸肩，笑着说，“现在是我发挥音乐细胞的时候，我得抓紧时间。”

两个人用过餐后，黄继南拉着冯群仙的手，兴奋地说，“跟我来吧，给你一份惊喜。”

在马路上，黄继南拉着冯群仙的手快步地走着，两个年青人就像两个小孩子一样，在路边笑呀跑呀，快乐在他们身上荡漾开来。到家了，在院子铁栅栏门外，群仙看着豪华的别墅，问，“你就这样带我回家了吗？”

“是啊，因为爱情是不需要理由的。”

黄跃和钟梅娟站在院子里，等待着继南回家。继南说了他看上这个姑娘了，要带回家。二十三岁参加工作，到现在十年时间了，这是继南第一次正式交往的对象，未来的儿媳妇。钟梅娟心里比吃了蜜糖还甜。

看到冯群仙时，夫妻俩流露出欢喜的表情，群仙落落大方

彬彬有礼地问候，“继南爸爸好！继南妈妈好。”

钟梅娟面带笑容，拉过群仙的手，说，“你是群仙，见到你，我们很高兴。”

黄跃在旁边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地说，“大家挺好，挺好的。”

和父母说过话后，黄继南拿起吉他，指着歌词，歌曲，征求群仙的意见，说，“这是新创作的一首歌曲，你说拟什么题目好呢？”

冯群仙仔细地看歌曲，歌词，又装模作样地哼了一下，黄继南说，“你是深藏不露，会填词和创作歌曲。”

冯群仙笑了笑说，“过奖了，我上大学时，偶尔参加学校歌唱比赛，拿过一等奖。”

“山外有山，山外有高人。了不起！”

冯群仙想了想，说，“歌词题目：爸爸妈妈。”



第十三章 花在丛中笑

时光就像穿透纸张的水滴，穿过之后只留下了一个极不规则的空洞。岁月就在时光反复无尽送别、迎接的交替间，叮当叮当的作响着。西莲塘村的日子是一天接着一天，慢慢腾腾地进入了夏季，碧绿如蓝的小草树木，吮吸着阳光雨露，绽放出五颜六色的花朵。

相比前一段春耕的季节，度过忙碌的日子后，安静下来的人和村庄，都非常的优雅和悠闭。时光从容，闲来无事，耀眼的阳光把人变得浑身的黑不溜秋，大人和年轻人选择了外出打工。安静的村庄上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老人们，还有跟着他们身后那些四处乱奔的留守小孩子。打发时光消除百无聊赖，也成了留守老人之间交际的需要，他们有事无事地凑在了一起。俗话说，老人的天性是害怕孤单和寂寞。虽然，天底下的人，没有谁离开了谁，就过不下去，可是，却在生活之间有了天壤之别。因为老人走过漫长的一生，经历风风雨雨，长了岁数上了年纪，突然哪一天一直陪伴的哪个人离开了，他的内心是痛苦和崩溃的。所以老人们每天都习惯在村头走一走，或是在古树下乘凉，或是大家时不时地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的老人间，就会有说不完的话，也有聊不完的兴趣。

冯群仙戴着草帽两手臂套了袖子，胸前系了围裙，肩膀扛着

锄头，当她一身简朴衣服出现在果园时，众人的眼睛都凝固了，这就是那个纯朴的乡村姑娘吗？在她身上仿佛闻到了淡淡的花香。黄美莲第一个惊叫起来，你们愣着干什么啊？赶快拿手机拍照发朋友圈。随着“嗒嗒”的声音，十几名果园劳作的妇女拿起手机拍照，冯群仙乡村丫头的形象定格在相机里。

冯群仙特意摆了几个自然的动作，问她们都拍好照片了吗？众人回答都拍好了，朋友圈也发了，见证一下我们漂亮的橙乡姑娘。说者无意，听者有意，冯群仙突然想，何不用自己形象制作红江橙箱子呢？想到这里，她朝四处看去，父亲用望远镜观察着周围山岭的红橙树，爷爷和弟弟庆春站在旁边。冯群仙走了过去。

冯庆春看到姐姐向他们走过来，迫不及待说，“姐，我们正要找你呢。”

“有什么事吗？”

群仙加快脚步来到他们身边，冯源收起望远镜，说，“你姐弟俩都在，我来说说红橙种植的几点步骤。”

群仙露出欢喜的笑容，种红橙也有几年了，这是父亲第一次把果树种植知识传授给他的女儿和儿子。姐弟俩从父亲随身带的包包里拿出笔记本，做好笔记的准备。冯源做了一个深呼吸，他走到一棵红橙树旁边，边指着开花的橙树边说，“红橙种植主要有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具体是以下几点。”然后冯源就结合他实际应用和果树知识认真地说着……

1、选取无病健壮的苗木，大穴厚肥高标准种植。开挖长、宽、深各1m的定植穴，每穴分3—4层埋入杂草100kg，腐熟猪粪100kg，豆麸10kg，钙镁磷肥5kg，石灰1kg作基肥。每亩定植50—60株。

2、改良土壤。种后逐年扩穴埋肥改土，3—4年全园深翻改土完毕。达到肥沃、疏松、深厚、提高土壤的保肥保水能力，创造根系的良好生长条件和抗逆环境。



3、重施有机质肥。主要围绕促壮春、夏、秋梢肥和基肥等土壤施肥进行，促梢肥重于壮梢肥。重点在发梢前7天和新梢顶芽自剪后各施一次肥。每年每亩施肥量：基肥（冬季结合深翻改土施入绿肥、腐熟麸肥和猪粪等有机肥）3000kg，钙镁磷肥125kg；追肥（以人畜粪尿、沼液为主）2500kg，加适量复合肥、尿素150kg。

冯群仙听着父亲的话，仔细地做着笔记，一个步骤也没有漏下。冯庆春一面听着父亲说一面认真地做笔记，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的字。父亲说完话后，群仙还在笔记本上沙沙地写着，庆春已经放下了笔。冯源问庆春，“你把我刚才说的防治黄龙病的知识都记下了？”庆春把笔记本递给了父亲。冯源检查了一下，露出满意的表情说，“学得挺快的。”父亲刚看向群仙，冯群仙知道父亲要问的话题，她展开笔记本，递到父亲面前说，“爸，你看，你的小棉袄也不逊色呀。”父亲突然笑了，爷爷也笑了，冯庆春脸上掺杂着复杂的表情。

时间已是晌午，火辣的太阳升在头顶上。冯群仙坐在橙树下的草地上休息，看着白色的橙花在太阳照射下闪闪发光，蜜蜂在花朵上飞来飞去，发出“嗡嗡”的声音。这时，有细微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起初她以为是山里的风吹过的响动，当脚步声清晰地传进她的耳朵时，她下意识地站起身来，静静地朝着声音的地方看过去。

一个熟悉的身影朝她的方向走来。几乎是同一时间，两个人意外地惊叫起来：是你啊？

钟陈东自嘲，“怎么不是我呢？”

冯群仙眨着大眼睛，高兴地跳起来，“你也想做一名园工吗？”

“蜜蜂更适合我。”

“那我就是蝴蝶，满园子里飞来飞去。”

“你是仙姑呀，你今天的打扮漂亮极了。”

“这样子啊。我用我自己的形象印在橙子箱子如何呢？”

“太好了。我是良江人，我为家乡代言。”

群仙一激动就拉起陈东的双手，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腰肢，满脸微笑着，像一朵阳光之下旋转的喇叭花。这多好呀，终于有个知心朋友了。陈东，谢谢你告诉我给了我鼓励。你说，我这个样子就是最好的打扮吗？群仙的样子显得有上些着急。

看着群仙可爱率真的样子，陈东倒是举着手指头，用力地挠着短短的黑头发，憨厚地哈哈笑了起来。

你还在笑呀，真坏。群仙终于发现了陈东的真实意图，羞涩地甩开他牵住的手，双手捂着泛起红色的脸蛋。钟陈东看着她可爱的脸，眼睛落在她身旁不远处的一棵橙树上，橙树上开着散乱的白色小花，他喜出望外地说，“橙树开花了。”

群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云，一朵白色的小花挂在橙树丛中。她兴奋地来到橙树旁边，轻轻的抚摸着开着橙花的枝头，喃喃说，“终于等到你开花了，好美丽的橙花。”

陈东望着她的脸，故意把橙花伸过来，说，“像你的脸，美丽又大方。”

陈东又一次捉弄自己，群仙知道他是有意和自己拉近亲密关系，这次，他没给他展示的机会。她朝他生气地看了一眼后，急匆匆地向别处跑去。尽管群仙变化的时间很短促，但是，陈东却在无意的一瞥之间，还是看到了她水波闪亮、犹如湿气的眼神。男女之间一旦有了爱情，就会在一个夜晚迅速成长起来。

听着冯群仙的脚步声渐渐地远了。钟陈东慢慢地朝她跑去的方向走去，心情仍无归意。爱情，真好！我也有爱情吗？钟陈东独自一人靠在一棵橙树上，自言自语地嘟哝着。

渐渐地，前方的脚步声消失了。慢腾腾走路的钟陈东，突然从朦胧的状态里清醒过来。他故意跳了起来，试着颠着细碎的步子，努力着从粘鞋的泥土小路跳到了平坦的草地上。他又一次体



验着来自脚掌和脚心的阵阵凉意，这是来自于天庭之上，上苍给予草地的清凉露水。远处，一座座房层上面，一缕缕烟雾像天空升起的朵朵白云，轻飘飘的升上空中，阳光照射般装点着整个村庄。钟陈东知道，这是从农户家厨房里的烟窗传出来的吹烟。他能够想象出农村厨房里滚动的温暖气息，有燃烧的炉火，有庄稼的气味，有主妇煮饭的气味，还有一只只大手，轻松地掰开大米饭的味道。主妇们的手指头，随着下午的来临，轻巧地拿过煮饭锅头，点燃了柴禾“啪达啪达”，炉灶里就发出了米色的一团火。这些米色的火，制造了一缕缕浸透着的米饭，倏忽间散发着阵阵的芬芳。

“我的爸爸妈妈，你在哪里？我多想再听一听你们的声音，再看一看你们的笑容……”歌声是女孩子唱出来的，声音嘹亮嗓音低沉在茂密的果园上空久久地回落着。钟陈东知道，这是从果园的砖房中流淌出来的一首歌曲。

伴随着这一首柔情似水的歌声，还有一声声被手指用力弹响的吉他弦丝。钟陈东仔细地听着，这是一首高难度的吉他歌曲，只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弹得出来。歌声是女孩子，难道弹琴也是她吗？带着疑问，钟陈东朝果园的砖房走去。

此时的黄继南肯定早已脸膛绯红，眯缝着双眼，鼻孔里正喷出浓浓的酒气。尽管如此，冯群仙在内心里还是为继南感到无比自豪，倏忽间因为继南而翻腾起一片温暖的感觉。黄继南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我的爸爸妈妈》歌曲，其中有一些词句，重重复复的被继南自己精心地修改过。为此，继南在众人前会因此而显出一种特别的成就感。修改后的歌词，演唱中显得贴切和顺畅了很多。年轻的男孩和女孩都喜欢这些被黄继南加上的歌词，因为这些歌词增加了许多家乡人熟悉的地方和人物，加上了人人皆知的父母故事。所以，修理过的歌曲，不仅曲调能被爱好歌唱者唱出了更加动听动人的感情，而且，歌词里连带着了人人熟悉的牧

场生活，熟人熟事自然会受到了当地众多年轻人的喜欢。许多喜欢唱歌的人往往又成了继南的铁杆“粉丝”。这首歌曲里有一节长音的部分，被继南有意识地加以拖长处理，不仅音调悠扬动听，而且充满着一种淡然的忧伤。聆听着歌曲的人们，瞬息间重新又回到了熟悉的村庄，回到了温暖的家乡，回到了美丽的农村。

黄继南带着对歌曲的灵感来到了果园，就在见到群仙的瞬间，他突然修改了几处不满意的地方，就这么轻轻地被他修改了一下，一首动听的歌词诞生了。群仙高兴地跑到继南面前嚷着试唱，这一唱就没法停下来。她长得漂亮，她的歌声也优美，黄继南弹奏的吉他也越来越起劲，两个人投入到了歌声中，似乎忘记了外面的世界。

一首唱完，黄继南拍起双掌，叫道，“你唱得太好听了。”

群仙坐在他的旁边，说，“词曲作家的功劳最大。”

“过奖了。”

“我说的是真的。”

群仙静静地望着继南，继南突然抬起头来，脸正对着她的脸。两个人都没有避开的意思，就那样静静地凝视着对方。

突然外面传来喘气的声音，钟陈东急匆匆跑来，说，“终于听到你的歌声了。”进了屋子才发现，屋子里除了冯群仙，还有黄继南。看着群仙和继南亲近的表情，陈东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他想退出去也不是，走进来也不是，就定定站在门槛里。

群仙和继南一下子清醒了，两个人同时站起身来。一时间，屋子里的三个人呆呆地站着，大家都不知所措。

冯群仙稳定了情绪，她开了口，哎哟，好巧呀，天气热，大家坐下来喝喝水。说完，她大大方方地端起茶水，给了钟陈东。陈东接过茶水，因为口渴了，他咕噜地喝起来。黄继南端起茶水，他不渴，也就没有喝，他把茶水放在桌子上。群仙喝过一杯茶水后，问继南，“继南，你沉得住啊，你弹起吉他就会忘记饥饿了吗？”



黄继南随手挥了一下手指，在弦丝上轻轻地一弹，一声清脆的声音从吉他传出来。他说，“曾经的梦想是做一名吉他手，在现实面前，我选择了一份普通的工作。”

钟陈东走过来，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群仙跃下眼帘，面无表情，陈东发现了她的不愉，问，“怎么，你不欢迎我的到来？”

继南忍不住地一笑，群仙抬起头来，眼睛盯着陈东说，“我想说我没有工作，没有存款，必须快马加鞭的努力学习。”

陈东发出一阵大笑，继南说，“你是红橙姑娘，拥有一片果园，过着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

陈东停住了笑声，说，“对了，红橙姑娘，橙花开了，大家一起去赏橙花。”

冯群仙恍然大悟：自己羡慕别人，其实也被别人羡慕着。生活是自己的，心态好，一切都好！

黄昏，绵绵不绝的山脉上，写满了彩霞的颜色。刚才还在追逐着闪耀的星星，此时却已归巢的鸟群，正悄然无语地地隐遁而去。头顶上悬挂的几颗明亮星星如少时的顽友，带着少女才有的调皮嬉戏模样，衣袂飘动、一身环佩，叮当作响、闪烁不停。

天色不早了，该回家了。“哐”地一声关上车门，冯群仙驾驶着小轿车，两个大男孩坐在后面的座位上，窗外是一棵棵红橙树，树上开着白色的小花。

第十四章 学习取经

爱情是什么？爱情就像一次奢侈而偶然遇见的烟花盛会，是一场奢侈华美的形式，绚烂高远，短暂而缥缈。那些像烟花一样绚丽的爱情，有些人也许从来没有遇见过，也从来没想象过。有些人遇见很多次，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只是爱情哪有轰轰烈烈，这山长水远里，更多是世俗生活里的捆绑，甚至琐碎。

忙碌地度过白天，到了晚上，冯群仙就在她的房间里听歌、喝茶、看书。从宁静平淡的乡村来到热闹繁华的珠三角，很多人都能适应；习惯了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再回到寂静贫穷的乡村，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下去的。群仙在山里出生长大，习惯了家乡的一草一木，那种回归大自然的舒适感觉，也只有乡村人才能感受得到。

在看了一会儿一本橙树种植的书后，手机微信传来视频请求的声音，看到名字是“钟陈东”时，冯群仙欢喜起来。她一下子就按了请求，微信里就出现两个人的视频对话，两个人都看着对方笑了。

“听了你的歌声，你唱得真棒！”

“那是继南的功劳。”

“你也有一份。”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依依不舍地挂断了。群仙拿着手机一直



没有放下的意思，她的手指在微信通信录里翻来翻去，最后落在黄继南的名字上。她犹豫了一下，在语音和视频之间徘徊不定，想来想去，就发了个“你好”的表情发过去。

微信那头的黄继南很快回复：“我正在调试歌词歌曲，确定好这首的歌词和歌曲后，会找家伟试唱。到时也会找你帮帮忙。”

“没问题，只要我能做的，会尽力。”

然后继南就发了个“OK”的表情，群仙安心地放下了手机。

群仙愉快地过了一个夜晚，天亮了。楼下传来阵阵嘈杂声，群仙在迷迷糊糊中惊醒过来，她迅速穿衣起床，跑到阳台一看，十几个女人挤在大院里，爷爷和父亲迎接她们，黄美莲大大咧咧地说，“老板，我们也有三个月没领工钱了，虽然不多，但我们也要吃饭呀。”

从屋子走出来的母亲李华延露出难为情的表情，她不知所措地站着不说话。爷爷和父亲毕竟是见过世面，看到这种情形很是冷静沉着。冯如轩说，“美莲呀，你需要钱，我们可以先借支给你。”

“我们要的是全部工钱，不是一部分，也不是像以前那样借支了。”

黄美莲说完，其他十个女人跟着异口同声说。她们吵吵嚷嚷的，越说越激动，表情变得凶巴巴。

莫元燕带着两个孩子走过来，看到十几个女人和家人争吵的激烈场面，两个孩子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莫元燕赶紧把两个孩子抱在怀里。李华延看不下去了，就说，“你们这样做也太过份了，一大早就来到家门吵架。”

十几个女人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大家定定地望着哭叫的海明和海玲。冯庆春快步走向前，牵起哭叫的海玲朝一辆小轿车走去，莫元燕紧跟在他身后。夫妻俩带着孩子上了小车，冯庆春驾驶着小车开出了院子。

冯如轩朝着冯庆春的小车消失在院子后，他转过身来对她们

说，“大家进屋喝茶，坐下来慢慢把事情讲清楚。”

冯源接着也说，“我们是同村人，共同在果园劳作也有五个年头了，现在突然说不干就不干了，总得有个理由呀？”

十几个女人面面相觑，李华延一副讨好大家似的谦卑表情，说，“你们快快进屋坐，外面太阳晒起来了。”

黄美莲突然高声叫了一句，“不用了，我现在等着钱用，给我结清工钱就是了。”

冯源走到冯如轩身边，父子俩在耳边嘀咕商量了一下，冯源对大家说，“今年确实是拖了大家三个月的工钱，大家都等着钱，我们可以给你们工钱，但突然说不干就不干了，我们不能接受。”

这时候，五十多岁的钟嫂站了出来，她也顾不上和冯源是爷爷辈的亲人了，她说话向来直来直说，开口就说，“昨天我们在果园里都看到了，橙树生病了，弄不好传染给我们，哪天我们没命活下去都不知道呢。”

原来是因为一棵橙树得了黄龙病的事情。冯群仙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些村民意识观念薄弱，不管果树动物，只要是沾上了传染病的字眼，她们紧张得不得了，似乎就燃烧到了自己身上。

知道事情原因后，冯如轩和冯源都松了下来。冯源费了不少口舌把十几个女人请进了屋子。李华延忙着倒茶招呼。

钟嫂和其他几位嫂子，在父亲承包的果园勤勤恳恳做事，如今算起来也有五年时间。若不是事情严重到危及她们的生命，她们无论如何也不会闹到她们家里来。爷爷和父亲办了五年的果园，五年来一直按时给她们工钱，就是这个月的月底发上个月的工钱。有些女人三天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两天才来一次果园做事，一个月一百多元或是几十块钱，父亲从来都发给她们。今年刚开春，三个月的工钱没有发出去了，尽管工钱不多，在农村买个一元钱的盐是用得上的。

冯群仙打开柜子，找出一本存折，存折的数字是二十万元整。



打了十多年工，存了一笔钱，是时候派上用场了。

客厅里还是吵吵闹闹的，冯如轩和冯源，父子俩平时严肃认真，现在也拉下脸来说尽了好话，总算让十几个女人留下来做事。但十几个女人一致意见是先支付前两个月的工钱。这个父子俩有些犯难了。李华延从不插手家里家外的事情，她默默地做着家务，照顾家庭，任劳任怨。

大家吵得不可开交时，冯群仙出现在门口，她举起手上的存折说，“今天就可以给你们发三个月的工钱。”

屋子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大家眼睁睁地望着群仙手里的存折。冯群仙走进来，冯如轩和冯源像是遇到了救星，刚才还是愁眉苦脸，现在立即眉开眼笑。冯如轩说，“群仙，你的钱来得及时，这回果园有救了。”

李华延不相信似的看着群仙，她的女儿怎么就存了一笔积蓄呢？群仙说，“这些年来，我省吃俭用存来的。”

十几个女人阴沉的脸，一下子都露出了笑容。钟嫂说，“都说女大不中留，关键时刻还是大孙女帮了忙。”

每天，冯源带领大家坚持每次新梢转绿后全面检查黄龙病株，发现一株挖除一株，不留残桩。然后装着车拉走。冯庆春负责果园装卸，每天开着面包车在果园进进出出。

群仙知道这些钱可以解决果园工人的工钱，却解决不了黄龙病的天价费用开支，还有果园种植需要的肥料大量支出。她行走在果园的山坡上，看着山脚下的一处房屋，那是村委会，当年她可以通过考试当个村官，由于对繁华都市的向往，错过了纯真的梦想。如今再回来，一切都变了模样。处理好果园的事情后，冯群仙走下山，行走在村委会的路上。

西莲塘村委会十分重视冯源的橙园，会议上钟春智说了冯源橙园的果树得了黄龙病，钟陈东提了建议，可以请专家给果树种植户讲课，也可以请果树种植户集中到镇上的农业部培训。钟春

智明确的说，村委会每年都会定期邀请种植户到桔水镇农业部培训，冯源和其他种植户都积极参与。这次的果树黄龙病发生的突然，我们要采取措施，避免其他果园受到影响。钟陈东提出了到青平的红橙园参观，学习他们的种植管理经验。青平红橙园是粤西最大种植面积的红江橙果园，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成立，到现在已走过六十个春秋。红橙园总经理邱华曾就读华南农业大学，是教授也是专家，大家对钟陈东的建议表示赞同。

会议结束后，人们往外走。

冯群仙走进村委会，办公室坐着钟陈东。看着冯群仙从窗前走过，钟陈东走了出来。

“群仙，你来得正好，我有事找你。”

“是关于橙树的事吗？橙树病了。”

“橙树病了，但橙树不能倒下。”

“你们找到解决方法了？”

“我联系了青平红橙园的总经理邱华。你准备好，这两天去红橙园参观学习。”

这是六月的最后一天，阳光灿烂，天空万里无云。一辆白色北京现代小轿车在公路上奔驰，一条望不到边际的海边出现在眼前。冯群仙望着车窗外的大海，说，“靠近北部湾沿海小镇，我还是第一次踏上青平的路。”

“青平近海，是良城市最大的红江橙种植基地，也是粤西最大面积红树林成长的地方。红树林生长在海边，它的树根根植在海水里。”

“这是顽强的生命物种。”

一会儿，车子在一座宏伟壮观的牌坊门楼下，两个人走下车。

“青平红橙园”

五个大字在门楼的横幅上。门口站着的是红橙园的负责人庞



美。她是来接待钟陈东和冯群仙的。三个人互相作了介绍，庞美说，她是90后，大学毕业就到这里工作。白皙的皮肤，加上一张爱笑的脸，见人就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让人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她带钟陈东和冯群仙走进了红橙园。整洁的大路，路边是一棵棵红江橙树，庞美说，他们的总经理邱华在果园工作已经有十二年的时间，十二年来顺风顺水，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现在全村有三分之二的村民种果树，没种树的那部分村民在果园帮忙打理。每年青平红橙园会拿出部分收入分给村子里的孤儿和孤寡老人。

堂皇富丽的办公室门前，四十多岁的邱华穿着白色衬衫黑色西裤，此时的他已经在等待他们了。庞美把他们带到邱伟仙面前，钟陈东作了自我介绍，邱华握了他的手。然后钟陈东向邱华介绍冯群仙：“她是桔水红橙园的冯群仙小姐，毕业于中山大学，现在回乡创业。”

“请多多指教！”冯群仙有礼貌地向邱华伸出手，邱华握着冯群仙的手说，“互相学习。”

大家走进办公室，庞美热情招待。在办公室喝过茶水后，他们前往红橙园。办公室背后便是红橙园的一角，往后的几千亩山岭全部种上红江橙果树。一走进红橙园里，随处可见工人们走来走去，他们有些人负责检查红橙树的病害，有些工人施肥，有些工人浇水。邱华说他们的果园都是现代化种植场，一个工人可以管理1000棵树。他们平时的施肥锄草需要大量人工，到了采摘水果时，只需将树上的红江橙摘到箩筐里，机器自动将箩筐输送到指定地点。果园里全部安装了现代化科技，从山脚到山顶，只要按动开关，所有装有红江橙的箩筐通过输送机器传送到达。

冯群仙大开眼界，早听闻合理科学种树，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邱伟仙说了果树种植最重要的是不能染上病毒，一旦发现

要最快做出解决方案，发现一株挖除一株，不留残桩。

参观了红橙园，邱华带领他们走进车间。邱华说，车间全部安装现代化高科技，车间机器自动分拣果子的形状，按体重大、中、小的规格自动分到各个区域，然后进入保鲜环节。到了包装工序，工人们手动劳作，胶布封箱。一箱完整的红江橙打包即可发货。

邱华说目前红江橙销往全国各地，东南亚和美洲国家。冯群仙默默地听着，她已经有了更宏伟的目标了，要把家乡的红江橙做大做强，走得更远更长久。

在回去的路上，钟陈东问她有什么感受？冯群仙老实地回答，“这次青平红橙园参观，开阔了我的眼界，扩大了我的思维，学到很多高科技知识。眼前只是一时的困难，我们最重要的是克服心理上的不平衡，要有种不怕吃苦不怕失败的创业精神。”

钟陈东先是鼓励冯群仙这种不怕失败敢于挑战困难的创业精神，然后他问，“你找到防治黄龙病的方法了吗？”

冯群仙沉思着，一会儿才说，“有黄龙病那部分的果树连泥带根全部不要，用百分之百浓度的酒精消毒液消毒地面，把这部分空出来，明年检查合格再决定种果树。”

钟陈东边握着方向盘，边说，“我没有种过果树，对果树害虫的防治也不是很了解，但自从到了西莲塘村上班，对果树的接触，有些知识我们可以学以致用。”然后他趁着公路上的人烟稀少，向冯群仙举起大拇指，说，“你这个方法可行。”

坐在副驾座的冯群仙静静地望着前方，眼前出现的是青平红橙园的棵棵红江橙，还有红橙的高科技管理，高科技流水线车间，她的思绪飘了很远很远……



第十五章 爱情开始也是结束

钟陈东见她说这话时，脸上的笑容几乎要舒展开，英俊的脸上洋溢着得意非凡的光彩，这大概就是胜者为王才有的表情吧。初次见到她时，正是这双热情活泼的眼睛，这位优雅气质的女子，在他的心里不由得漾起了快乐。

她陷入沉思，钟陈东问她，“你在想些什么呢？”

冯群仙缓过神来，他手握着方向盘，时不时侧过脸来和她说话，在他身上仿佛总有一股使不尽的精神力量。一双迥然不同的眼睛，过尽繁华无数，轻微淡远的眼睛；修长挺拔的身姿，英俊的富于明星气质的容貌；处之怡然的神情，一见之下为之倾心。她笑了笑说，“一个种植果树的种植户，她的脑海里装着满山遍地的果树。”

钟陈东回头一眸，说，“这是事业型的人，爱情和事业都要兼收，是人生最大赢家，也是幸福美满的人生。”

车子经过廉洁公路路口，驶进了良城市区，开在北部湾大道上。冯群仙望着车窗外熟悉的美景，说，“你准备把我带到哪里去？”

钟陈东坏坏地一笑，说，“放心吧，红橙姑娘，只是请你吃顿便饭。”

群仙淡淡地说，“找个地方，一起饮茶。”

“你喜欢哪个茶厅呢？”

“我以前都在珠三角，对良江城还不熟悉。”

钟陈东停住了车，前方是十字路口，绿灯变红灯了。钟陈东回头看着冯群仙说，“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冯群仙转过头来，四处张望，她想起来，这是她今年第一次从珠三角回到市里的地方，也是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她怎么会忘记呢？这是个有缘分的相遇，他们的相遇从北部湾到美景湖的十字路口开始。

想到两个人初次相识的情景，钟陈东和冯群仙，两人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两个人心里都有着相同的默契，相同的心灵感应。

换灯了，钟陈东继续驾驶车子前进，行驶到塘山路时，钟陈东在一间水果店停住了车。冯群仙跟随他身边，什么也没有问，也没有说。钟陈东买了好多水果。冯群仙还是没有问，默默跟着他走。

丽波酒店的餐厅雅间里，钟绍堂和陈海娟带着父亲坐在餐桌的椅子上，服务员上了些点心，陈海娟发了微信息给钟陈东，什么时候回到？同时还发了定位。过了一会儿，没有看到儿子的回音，陈海娟急了，直接拨通了电话，还是没有人接。陈海娟说，“这儿子说好的今晚回家，祝贺爷爷生日。现在信息不回，电话不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钟绍堂赶紧接了她的话，说，“没事的，老爷子的生辰大寿，一切平安无事。”

老爷子坐不住了，严肃地说，“陈东呢？没见到他呀。几点事了？”

门被敲响了，钟陈东高高地举着生日蛋糕站在门边上，一家人欢喜起来。然后陈东用力往外面拉，冯群仙像是仙子般出现在大家面前。陈海娟笑容僵住了，她的儿子带女朋友回家了？是真的。

冯群仙落落大方走过来，在钟陈东的介绍下，有礼貌地问候



大家。陈海娟脸上呈现出欢喜的表情，她急急地走到群仙身边，拉住她的手关心地说，“陈东早对我们说了，他交往了一个女孩子，真是好姑娘。阿姨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我们是一家人。”

冯群仙受宠若惊，她的脸上是笑容，但心里却是慌乱得很，陈东以前就对家人说了他们两个人的事，可是两个人接触也是三个月的时间，她却什么也不知道。

大家欢喜地祝贺老爷子的生日，老爷子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吹了蜡烛，又小吃了几口蛋糕。席间，陈海娟问旁边坐着的冯群仙，问到她的学历，问到她的工作，问到她的家庭情况。冯群仙如实回答。中山大学毕业，珠三角电器公司上班十年，现在回乡在家乡红橙园做事。家有爷爷，父亲和母亲，弟弟弟媳和两个侄儿。陈海娟对群仙很满意，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但当听了群仙说她的家是西莲塘村的乡下时，陈海娟坐不住了，她突然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大家看到她突然的反常动作，也是很吃惊，冯群仙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忙诚恳地道歉，“对不起，阿姨，对不起，阿姨。”

钟陈东忙问母亲，“妈，怎么啦？”

钟绍堂向妻子挤了挤眼色，示意她不要做傻事。老爷子眼巴巴地望着儿媳妇，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他看出来，她对未来儿媳妇不满意。

陈海娟迫使自己镇定下来，坐下了位子。冯群仙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她不敢说话，也不敢看陈海娟的脸色，就那样定定地坐在位子上。

钟绍堂招呼群仙吃饭，不用理陈东母亲。陈东把一只虾子夹进群仙的碗里说，“这是你最爱吃的龙虾子。”冯群仙却什么也吃不下去了，确切地说，她已经没有心情在这里了，她的情绪变得复杂起来。

陈海娟慢慢地拿起筷子，也不看大家，也不看群仙，她对着

自己面前的碗，话里有话地说，“我们家曾经也是农村生活的，好不容易到了我们这一代在城里居住。婚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农村姑娘不能娶，低学历不能要。”

钟绍堂想要阻止陈海娟的话，但已经来不及了，陈海娟谁也不理会，只顾着自己说话。钟陈东睁大眼睛问母亲，“妈，你这是怎么了？”冯群仙终于明白了陈东母亲的话，她无法镇定自己纷乱的情绪，流着眼泪艰难地说出一句，“我知道怎么做了。”然后她放下筷子朝外面走去。

钟陈东看着冯群仙走出去，他站起身来要去追她。陈海娟严厉地说，“你站住。”钟陈东一下子站住了，他心急如焚，想走出去也不是，留在房间也不是。就那样坚持两分钟的时间，他还是做出了选择，不顾母亲反对跨出了脚步。

走出丽波酒店的冯群仙招手拦出租车，钟陈东匆忙跑了过来，一把把她抱进怀里。群仙拼命反抗挣扎，周围的人们好奇地望着他俩。钟陈东哽咽地说，“对不起，是我不好，没有好好保护你。”

群仙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她突然使出浑身力气，从钟陈东的怀里挣脱出来，她流着眼泪大声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像个傻瓜一样跟着你走，我们没有开始，从来就没有过。”

一辆出租车停在群仙面前，是刚才她挥手招的那辆出租车。她朝出租车跑去，钟陈东一下子抱紧了她，说，“听我说，事情不是那样子，我们说清楚，好不好？”

群仙拼命地摇头，她的愤怒到了极致，恨不得重重地给他一巴掌，也想给自己一巴掌，好让双方好好考虑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她没有停止反抗，喊叫声也越来越大，渐渐地周围的人多了起来，有酒店保安朝俩人走过来。钟陈东向保安解释，他们是情侣。冯群仙趁着陈东和保安说话，用力挣脱陈东的手走向出租车。

钟陈东在出租车后面跑着，不停地大声喊叫，“群仙……”空旷的声音在城市夜空回荡……



钟陈东垂头丧气返回酒店餐厅里，母亲站在门口，把门关上就劈头盖脸骂起他来，“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新农村建设没有做好，你凭什么娶农村女孩？”

钟陈东一向是爸爸妈妈的乖孩子，在家里只要爸爸妈妈说的话，提的建议，他言听计从，一路走来的岁月里按照大人设计好的规划去走。现在母亲嫌贫爱富泼辣的一面，让他无法容忍下去。他大声地吼叫，“妈，我不再是你怀抱里长不大的小孩子了。”

“你说什么？”陈海娟怒目圆瞪，一副随时要扇一巴掌给他的手势。钟绍堂看着大势不妙，赶紧走过来劝说，“好了，好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好好说。”说完他拉起陈海娟，陈海娟定定地站着，钟绍堂连推带扶的把她拉到桌子旁边。

钟爷爷眼睁睁地看着眼前发生的情况，他站起身来，凛凛抖抖地说，“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爷子吗？孙子带个媳妇回家，做儿媳的硬生生拆散，现在娶个老婆容易吗？”

钟陈东发现他的这桩恋情有救了，连忙走到爷爷身边，让爷爷坐在位子上，又是倒茶水，又是切蛋糕，刚才还是生气的表情，现在变得活泼起来。钟绍堂和陈海娟互相看了看，陈海娟心平气和地坐下座位里。

辗转度过难熬的一晚后，清晨，钟陈东打电话给冯群仙，电话语音提示你拨打的电话在通话中，请发信息。又在微信发了好几条信息，还是没回。钟陈东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发了视频请求，过了好久对方却没有接受。他把手机扔到床上，陷入沉思中。

原本约定好周末放松压力，现在反倒给自己施加压力。中午时分他没在家吃饭，在房间里呆了一个上午。下午，钟陈东逃离那个伤心的地方，他从家里出来，去了公园，坐在公园里的长凳上。公园里波光荡漾的湖水，湖水上的鸟儿翩翩起舞，曾几何时，钟陈东想着和心爱的女人，在假期的日子里，在小路上散步，在田野里摘花草，那是快乐幸福的时光。现实却没有按他的意愿去

行走，一路走来，他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痛苦和累。想到伤心失意的群仙，陈东的心更为难受。陈东的精神意志仿佛跨掉，他为另一位女性流的眼泪更让自己痛苦。他的爱全给了那傻姑娘，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忽略。

这一晚冯群仙是在悲喜交加中度过的。

群仙和陈东认识以来，他们的接触仅限于拉拉手。她全心全意地信赖他，她寂寞多年的心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幸福。她曾有过一段爱情，那是少女时代的朦胧爱情了，已经很久远了，时间过得连她有时都忘记了从哪一年开始又是哪一年结束的。如今这个男人，陈东温柔的关怀恰到好处温暖群仙的心。心中郁积的痛苦之河流尽，眼泪总是能带给人宽慰，群仙难为情地苦笑。

她把手机设置了来电提醒，关闭了微信后，来到果园里，坐在草地上。她坐在那儿脑子一片空白，根本不清楚自己为何要到这里来。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的光泽，极度的疲倦与困顿浮在脸上。她忍不住问自己，昨天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她完全没有想到会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还没开始的恋情。让她情何以堪？

风微微吹拂，有鸟儿的清脆声音。群仙见到红橙树上的朵朵的白色的花朵，她突然有种痛哭流涕的感觉，见到橙树就像见到能倾听她倒苦水的观音菩萨，憋了一昼夜的泪水倾泻而出。

过了好久，她纷乱的情绪有些好转，打开了手机，一连跳出几十个未接电话，更有钟陈东关心的几十条信息。她的手机刚打开，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接到钟陈东的电话，一听到钟陈东的声音，就气不打一处来，好像她打开的手机专等着他的到来一样。她恨不得痛骂陈东一顿，她还没开始说话，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了。因为受情绪影响，她的声音都发不出来。

钟陈东感受到她内心泪水的扩散，也察觉到了她哽咽的声音，就轻轻地发出求助的话，“是我，群仙，真爱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



群仙也不知哪来的勇气，爆发出力气无穷的力量，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说，“不必了，我们从未开始，又哪来的真爱？”

钟陈东提前做点准备，好安抚群仙那颗破碎的心。拨通群仙的电话，听了她沙哑而又低沉的声音，他就知道，她的心破碎了，任什么语言都不能安抚她破碎的心。能让她平静下来，他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钟陈东挂了电话后，整理情绪，眼前的困难是一时，在开明制度的社会主义里，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得住相爱的两个人。他做事从来都不会不明不白的，也不会做无所谓的事情，一旦决定了的事，他不会放手，努力朝着目标前进，直到实现。他纷乱地想着心事，就在那个时候，一只小鸟从湖面上飞起，先是在小桥的木栅栏上停留，接着又飞起朝远处飞去。钟陈东瞬间想起九洲江大桥的设计模式，对，九洲江大桥。曾经他设计数不清的图纸，撕碎了一张又一张，没有一张令人满意的。现在，他似乎找到了灵感，他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衣服，信心十足朝前走去。

从乡村岗位又回到单位，陈东的创作思潮泉涌，他参与的投标方案连连中标。一向对他看不上眼的胡锡富也对他刮目相看。那位才华出众的规划设计帅哥在建设局里不胫而走，一下子他成为单位中层干部的佼佼者。这是钟陈东盼望的，也是他想要做的成绩。

第十六章 这就是工作

在办公室里，钟陈东糊弄点吃的，开始在电脑前统计西莲塘村的贫困户危房、外出务工和留守村子的人口数字、红江橙的种植户。两个多月的农村走访让钟陈东对本西莲塘村委有了全面的了解。西莲塘村委是桔水镇最贫困的村委，村路不通是阻碍村民经济收入的最大难题，而建造九洲江大桥迫在眉睫。钟陈东在初到西莲塘村时就意识到这个情况，然后他开始策划申请建造九洲江大桥的报告。

办公室里凉风习习，阳光透过东边的落地窗帘，照在钟陈东的身上。此刻的他正在伏案疾书，帅气刚柔的脸庞在白色衬衫的映衬下楚楚动人。

“陈东——”有人推门进来，唤他。

“哦，局长。”陈东抬头，见是胡锡富局长，忙起身招呼他往沙发里坐。

胡锡富没有像往常那样坐进沙发，而是径直走到钟陈东的办公桌对面，坐在椅子上。只见他眼神黯淡，清瘦的脸庞上浮着一层厚厚的凝重，少了往日的光泽和亮度。钟陈东心中不由得“咯噔”一下，心想，中层干部的压力大了？

钟陈东递上了一杯泡好的热茶，胡锡富喝过茶水，把茶杯放在茶几上。钟陈东拿起正在起草的资料给他，说，“局长，这是



西莲塘村九洲江大桥建设的申请报告。”

胡锡富接过资料，见标题写着《扶贫路，筑好路，西莲塘村九洲江大桥建造》，他翻开内容仔细看了下，然后把料往桌上一放，说，“西莲塘新农村建设，贫困户危房改造，红江橙种植收入，九洲江大桥，这些都是重点难题，你辛苦了。”

钟陈东知道这些任务的重要，也是胡锡富局长给他布置的政治任务，他谦卑地说，“让每位贫困户脱贫是我们扶贫干部的责任，局长交待的任务，小钟掉脑袋都要去做的。”

胡锡富哈哈大笑了两下，他说，“没看出来，我们建设股的股长也拍起了马屁。”说完又话锋一转：“事实如此，要让贫困村成为脱贫的村庄，让每个村民过上小康奔富裕的生活。”

钟陈东频频点头，配合领导的指示工作。

他在各地的规划工程考察了几次，策划起草了几次全市最大的桥梁工程项目九洲江大桥的方案，九洲江大桥的工程一直没有开展起来。胡锡富为这件事大伤脑筋，常常忧叹没有合适的人选。钟陈东的出现，正好解了他一件心事。钟陈东在桔水镇是工程办，做建设是内行。胡锡富相信他一定能攻下扶贫攻坚战的局面。

钟陈东的能力的确不负胡锡富的希望，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不仅完全打开了贫困村的工作局面，而且业务开展的红红火火。胡锡富心情似乎乐观了些，说，“九洲江大桥工程项目，规划室已经详细给出了规划方案，现在还没看到建设科的建设效能成果。”

钟陈东惊愕地瞪大眼睛，心中一阵凄然，一直担心的结局，到底还是拉开了帷幕。他沉着稳定说，“我们建设科室一直配合规划部门的，已经开始了行动实施工程建设。”

“九洲江大桥的规划，规划科已作了图纸报告，建设科室要抓紧时间建设，要打好扶贫攻坚战，让全市各个乡镇农村的农民脱贫。”

钟陈东马上向领导举起右手，作了一个敬礼，重重地说，“遵命。局长。”

胡锡富嘱咐钟陈东好好工作，站起身来，钟陈东知道领导要走了，将胡锡富送到楼梯口，目送他转过拐弯处，听着他沉重的脚步声渐渐远去，这才回到办公室。

钟陈东坐在椅子上，怔怔地发起呆来，想起胡锡富局长的话，他焦虑重重。他是高龄剩男，一方面家人催促成家，一方面单位领导急切业绩成果，肩膀上的压力更大了。

这时，手机响起信息的声音，钟陈东打开一看，是黄继南发给他的微信视频，他边弹着吉他边唱歌，他的面前放着歌曲和歌词的纸。钟陈东认真地听完黄继南唱的歌，回复：“唱得棒极了。五奶奶家的视频制作，准备什么时候启动？”

很快黄继南发过来微信消息：“定在这个星期的周六，到时你回西莲塘村委上班，大家一起去五奶奶家录制节目。”

黄继南还不知道他和冯群仙闹僵了，以现在她对自己不理不睬的态度，她的心情会受到影响。钟陈东想了想，又发信息给黄继南：“你和群仙沟通，她和五奶奶熟悉，她参与到节目来，气氛会浓厚，收到的效果会更好。”

黄继南在微信打着一行字：“制作视频音乐需要群仙，好的，我这就去办。”然后按了发送键。

《爸爸妈妈》

那一年的春天
我刚满两周岁
爸爸突然就离开了
再也没有回来过
那一年的秋天
我上小学一年级



妈妈对我说
她要去很远的地方
可是再也看不到她了
爸爸妈妈
你们在远方还好吗
我爱你们

这是黄继南在农村扶贫三个多月所见所闻所感而写下来的一首歌。故事中的主角便是小男孩子钟家伟。五年前的春天，他的爸爸病逝。三年前的秋天，他的妈妈也永远离开了。他和年老的奶奶相依为命……

无论在哪里工作，黄继南都会带着一把吉他，在工作闲暇时偶尔弹弹吉他，唱唱歌。原本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却在音乐的路上越走越远，渐渐的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风格创作的音乐路。市里面的年轻歌手都喜欢唱他写的歌词谱他写的歌曲，然后推广到抖音、西瓜、爱奇艺等网视频。看着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歌手在网络上唱着自己谱写的歌曲歌词，继南欢喜的同时为自己加油，虽然自己的最终愿望只是做个好干部，并没有想过在音乐路上的发展，但能在沉浮的世界里始终保持着初心本质却难能可贵。

乡村的夏日，没有空调，有台电风扇，发出的风却是热的。黄继南就会在屋门口弹起吉他，和大家一起唱歌，歌声悠扬，飘到很远的地方。

夏日的晚上，在房间里无事可做的冯群仙突然听到从远处传来悠扬的歌声，从床上爬起来赶紧跑到阳台向着歌声的方向望去，远处是村委会，村文化广场上空发出微亮的光，群仙兴奋地叫起来，“是继南哥哥，最熟悉他的歌声了。”

群仙顺着一条宽阔平坦的村路跑去，村路没有路灯，各家各户却亮着电灯，灯火照亮了村庄，也把村路照得如同白昼。群仙

很快跑到村文化广场，坐在凳子上的黄继南全心贯注地弹着吉它唱着歌，有些人在跟着继南学唱歌，有些人在聊天，有些人在跳舞。

“真热闹。”群仙自言自语感叹。

“那不是群仙姑吗？”

人群里的陈景莹眼尖地认出了群仙并发出了惊叫声，群仙带着灿烂的笑容向她们走去，继南弹着吉它的手突然停住了，跳广场舞的人们随即停了下来，大家向继南走过来。群仙的突然出现，让继南一下子手无足措，手里的吉它慢慢滑落在脚边。有人大呼，吉它掉了。继南迅速反应过来紧紧抓住了吉它，他站起身来对着群仙说，“群仙姑姑来了，欢迎加入我们的夏日乐队。”继南的话音刚落，大家都大笑起来。继南的周围围满了人们，群仙笑着说，“继南的歌声把村子里的人都吸引过来了，群仙也不例外啊。”

大家看着继南和群仙有说有笑，慢慢的散开回家去了。看着渐散的人们，群仙向继南道别，继南眼里的不舍让群仙很是不安，她转身离开时的身子忍不住又回过头来，看着继南挥挥手，继南下意识是举起手挥了挥。走在村路上的群仙又转过身来，继南还站在原地望着她。群仙加快了脚步，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直到继南的身影消失在身后……

群仙是个把爱情和友情分得很清楚的女孩子，彼此第一眼看到爱的人有是灵感相通的，尽管在相爱的路上很曲折，但一旦扎下了爱情的根基便毫不动摇。有些人适合做朋友，聊天聊到心里去的，说话说到心窝里的，困境里的帮助的，也许两个人之间曾在某个时刻有些暧昧的冲动，但在头脑清醒后还是无法产生感情。友情和兄妹情，黄继南属于第二种，会有更优秀的女孩子等着他。群仙也只是在旁边静静地观看着他，看着他找到对的人牵手在一起。

所以在无数个夜晚听到黄继南的歌声，群仙没有那种特别兴奋的心情，和许多村民一样巴望不得快点赶到村委会，在他悠扬



的歌声中欢快地跳着广场舞。她心里出奇的平静，这种静如止水的心情，让她也感到万分意外，难道她对他真的没有半点爱情的成分吗？答案是对的，因为她和他是介于朋友和兄妹之间的情谊。

在西莲塘村工作三个月了，钟陈东和黄继南，两个扶贫队员的农村走访有了全面的了解。西莲塘村委有贫困户5户，有1位孤儿、1位孤寡老人、2位残疾人、8位三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未婚男子。针对贫困户的孤儿孤寡老人残疾人，他们的经济生活收入不太稳定。钟陈东和黄继南了解情况后就策划一份慈善募捐计划活动，筹集所得的捐助款，分别给这4名特殊人员。

七月初，镇委书记包昌平也刚好来村委指导工作，在西莲塘村委党支部召开党员座谈会，倡议党员们主动参与促脱贫工作，集思广益促脱贫。钟陈东和黄继南，将一份慈善募捐计划活动给包昌平书记汇报了，包书记表示大力支持，他说，“现在新农村建设，老党员和年青党员，都要积极参与扶贫工作，这项工作并不是某一位领导干部的事，而是每一位党员都应主动担起的责任。”说完，包昌平书记当即掏出1000元钱，捐助贫困户的。

在包昌平书记的带头下，村干部们你一百元，我二百元主动捐款。钟陈东眼睛亮了起来，喜出望外地说，“现在西莲塘村最大的果园种植户是冯源，他是果树专家也是技术员，发动全村村民一起种植红橙果树，可以增加贫困户的收入。”包昌平书记喜形于色，说，“这是位好乡贤，我们要表扬和宣传好乡贤的助人为乐精神。扶贫队员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钟陈东和黄继南同时回答包昌平书记的话，“好的，我们齐心协力把工作做好。”

一家人在用午饭，母亲李华廷和儿媳妇莫元燕，两个人天天围绕着海玲和海明忙来忙去，即便到了吃饭的时候，李华廷和莫元燕也会顾着给两个小孩子吃饭。一顿饭下来，两个小孩子吃饱饭放下饭碗坐在沙发上玩耍。

冯群仙看着一家人都在用餐，便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她说，“源

轩橙园，她拥有了 30% 的股份，从明年秋季开始，她从她的股份制里抽出 2% 部分资金给村子里的五奶奶和她的孙子家伟。”

她刚说完话，冯庆春接着说，“姐，你是在扶贫呀。现在新农村建设，国家派有扶贫干部扶贫，你操什么心呢？”

莫元燕也是一脸的不屑，唉声叹气说，“庆春说得对，姐姐呀，你扶贫毫不相干的人，也不扶贫我家两个小孩子。海玲和海明，六岁和八岁的年纪，才读小学，以后用钱的地方很多呢！”

冯如轩和冯源都不知道如何说话了，父子俩互相看了看。李华延看着每个人的脸色，她小心地说，“我们家生活好起来了，帮帮那些生活困难的村民也是好事。再说我们家也穷过，过去那些年，村民帮了不少忙。”

冯源赞同妻子的话，他点头说，“群仙已经是大姑娘了，她有自己的做事方式。她只用了她股份制的一些钱，并不影响到我们家庭的每个人费用。”

莫元燕心里有一股火气，这个家从来没把她放在心上，一直把她当外人看待，说句话也得不到同情。她脸色阴沉，是忍着没有再说话。冯庆春看出妻子难过的心情，用手臂轻轻推了推她，莫元燕假装着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冯轩凝重着脸，一字一句地说，“做个善心的人，是我们家族的传统精神。我们家人帮家人，但不是家人同样当作家人看待。生活的社会主义的我们，还是很幸运的。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幸运的，家伟便是。他遇到不幸，我们幸运的人，伸出援助的手，帮他度过难关。他走出困境，同时也是我们救了一个弱小的生命。”

屋子里安静下来，大家默默听着老爷子的话，都不发表反对声音了。

一辆白色的北京现代小轿车驶进了村子，村民们议论起来，又是哪位挣大钱的青年买车子回家了。当看清楚是两个扶贫队员时，村民们没有半点惊讶，也许是习惯了村子里的扶贫工作。



从车子下来的钟陈东和黄继南，两个人径直走向一幢别墅。冯源迎了出来，呵呵地说，“听闻领导要来，我们一早泡好了茶，快进屋子坐。”

冯如轩把他们接进了屋子，李华延端上来茶水，钟陈东和黄继南，两人喝过茶水后，钟陈东开门见山说，“支书，现在村子里新农村建设，你也看到了，我们鼓励果树种植，和贫困村民一起发家致富。”冯如轩把茶水往桌面上轻轻一放，看着两个青年人，思索一会说，“我们是先致富起来的村民，带动经济还在起跑线上的村民，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冯如轩说完话后，钟陈东和黄继南同时表示支书宽大的精神，是西莲塘德高望重的支书。然后冯源说，“我家女儿群仙，还表态了从她的果园股份制抽取部分资金给五奶奶。我们村种红橙果树，我可以为村民免费做果树技术员，也可以到源轩果园现场培训。”

钟陈东和黄继南看了一下，钟陈东激动地说，“支书一家人是村民的恩人，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所有贫困户都感激你们一家人的。”

黄继南也说，“因为支书一家人的善心，减轻了我们的扶贫工作。真的庆幸来到西莲塘村工作，相遇了支书一家人。”

一直坐在旁边的李华延忍不住发出了笑声，她边笑边说，“两个青年人年轻有为，我们家群仙和你们年纪不相上下呢。”说完，她停住了笑声，朝厅外的楼上高声大喊：“群仙，群仙，下来。”

听到母亲的喊叫起，一直坐在阳台腾椅上的她一下子站起身来，她一直想要看看钟陈东，一直得不到消息。钟陈东和黄继南明知道要来她家，却没有告知一下她，她也没有问了。这下机会却来了。

第十七章 音乐发烧爱好者

冯群仙把自己打扮一番，从桌面上拿了份文件，心情愉快地哼着歌儿“啜啜”跑下楼梯，听闻脚步声，钟陈东和黄继南同时站起身来，两个人同时朝冯群仙看过去。冯群仙一来到大厅，目光落在两个青年人身上就叫嚷起来，“哟，这是扶贫领导钟陈东和黄继南呀。今天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

李华延忙拉着女儿的衣角，小声说，“女孩子也懂得礼貌，没大没小的。”

冯群仙一边听着母亲的话，一边却围着钟陈东和黄继南转了一圈，李华延脸上满是歉意的神情说，“两位小伙子别介意，女儿三十有一，还是未婚女孩子，不懂规矩。”

钟陈东和黄继南，两个人听了李华延的话后，却忍不住笑出了声。李华延更加纳闷了。冯源也只是看看群仙，没说什么。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猜得出仨个年轻人的故事。冯如轩故意“咳”了两声，意思是他的孙女过份了，可以停下来了。

冯群仙只是调侃了一下，果然安静了下来，她一本正经地说，“关于周奶奶家的事情，我已经声明了。”然后她把手里的一份协议书递到爷爷面前，又说，“请爷爷过目。”冯如轩仔细看了看，冯群仙又递到父亲面前，冯源戴上老花眼镜，从头到尾审阅着协议文件，说，“好，文科班出身的学生文笔果然不错。”



冯群仙骄傲地笑了笑，把协议书递到钟陈东面前，钟陈东和黄继南对着文件看起来，文件上的协议内容大致是：2017年9月1日，冯群仙从源轩红橙园取出2%的资金扶助五奶奶家庭开支，扶助钟家伟读书直到大学毕业。

钟陈东说，“西莲塘村涌现出许多像冯群仙姑娘一样助人为乐的村民，我作为一个男子汉，深深地感动了。”他哽咽地说着话，平稳激动的情绪后又说，“这份协议书上加上一部分内容，从我每个月的工资扣取1%给西莲塘村的贫困孤儿。”

“把我的那份也加上去。”钟陈东话音刚落，黄继南接着说。

冯群仙也感动了，为这两位来西莲塘村工作的扶贫干部，同时也是她熟悉的男子。一个是她爱慕的男子，一个是她称兄道弟的兄长。

冯源着急地解释说，“陈东，继南，你俩还是未婚，将来你们要娶妻生子，抚养老人和小孩，压力大负担重，还是不要这样为妥。”

冯群仙不明白父亲的话，人家做好事还得考虑那么长远，就说，“爸，你担心了，你女儿不也是未婚吗？将来嫁人了，男方肯定会赞同的。若是不支持，那这样自私自利的男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钟陈东忙说，“是的，群仙的话有道理，另一半同样会感激我现在的做法。”说完，还深情地望了冯群仙一眼，群仙假装没有看到他。

黄继南听着他们说话，钟陈东看向冯群仙一个暖暖的眼神，尽管钟陈东迅速转向自己的目光，黄继南还是捕捉到了他眼里不一样的神态，那是对自己喜欢的女人一种涌向心底的爱意。这种情感也只有真正爱的人才体会得到，黄继南正是经历着这个过程。不过，他表现得很平静，说，“我也是这种想法。就这样好了。”

钟陈东的心里微微有了一丝歉意，在这种歉意里认真的准备

着，可能，这是自己犯下的最后悔的一件事了。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向群仙道歉，群仙并不是那种无理取闹的女孩子，她对于钟陈东家人对她的态度一笑风云过。她坚信一个人足够优秀，像花儿一样灿烂盛开，蝴蝶自来。

拟好协议书后，他们前往周奶奶家。

在扶贫扶助下，家里的泥土瓦盖房要拆掉重建新房子了，五奶奶在院子里清理垃圾。有人走进来，五奶奶看到冯群仙他们便高兴地迎了上来，说，“你们来了，快进屋子坐。”黄继南连忙说，“五奶奶，家伟在家吗？我们想找他唱首歌，准备录制节目。”五奶奶环顾四周，想了想说，“家伟到河边去了。我去把他叫回来。”

黄继南忙说，“不用了，你忙，我们去河边找他。”

岸边的河面上漂着一条竹船，长2米，宽1米，是由几根竹子组成的，村民们为了方便到河对面而用竹子简易搭建的竹排。漂在河面上的竹船看似是一张轻薄的纸片，随风摇晃飘荡。在河边长大的家伟，却是撑船好功夫。

家伟把系在岸上的绳子解开，跳上了船，撑着竹篙，竹船渐渐离开岸边，准备向河水划去。几个孩子看到向河边跑来，看到家伟大声喊，“家伟，家伟。”

听到伙伴们愉悦的声音，家伟平稳着竹船，家应迅速跳上了船，丽丽平时很少坐船，更从未划过船。丽丽小时候跟随妈妈在河边洗衣服，曾掉落到河水里，当妇女们手忙脚乱把丽丽从河上救上来时，丽丽的妈妈已经惊慌得说不出来，也就是从那时起，丽丽只要靠近河边，她就感到害怕，害怕一不小心就掉落到河水里。

丽丽站在岸边，一只脚刚踏上竹船，她就浑身一阵抽搐，似乎要掉到水里去了。家应见状忍不住笑起来，丽丽红着脸，明明是想坐船，却又不肯踏上船，一个连船都不敢碰的女孩子怎么敢坐船呢？



家伟鼓励丽丽，一定要走上船来。丽丽试了几次，还是把脚缩了回去，摇摇头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家伟把竹篙丢给家应，家应接过竹篙，家伟向丽丽伸出一只手，丽丽望着家伟，想起刚才抓着的竹叶青，就在她把竹叶青抽出袋子时，却看到家伟离去的背影，丽丽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

家伟回头看了一眼家应，朝丽丽走过来了，丽丽突然有点着急，想要伸出的手却定定地站着一动不动。就在家应把手伸出丽丽时，家伟伸出手去，抓住丽丽的手，使尽力气把丽丽拉到船上。由于用力，丽丽一下子跳上船来，家伟没有站住，倒在竹排，丽丽突然扑倒在家伟身上。竹船由于不平衡摇摇晃晃，家伟用胳膊顶压住竹排，竹排很快恢复平稳。

家应的手停留在半空，看着丽丽扑在家伟身上，他连忙走过去把丽丽扶起来，对着家伟吼起来，“家伟，你想跳河就跳好了，不要把丽丽也往水里跳。”

丽丽坐在竹排，家应不明就理就骂家伟，让她很生气，她说，“好了，不要吵架了。”

家伟没有理会家应，拿起竹篙轻轻地划桨，竹排渐渐离开岸边向河水游去。一位上了年纪的大爷在河里撒网捕鱼，他叫林发，村子的人都叫他“发哥。”林发熟练地把网张开，撒在河里。一会儿，他安静地坐在竹排，等待着河里的鱼进入网里。

林发再捞出网时，网里的鱼在跳跃着，家伟喊起来，“好多鱼啊，我也要捕鱼。”

林发瞟了一眼家伟，面无表情地说，“这年头，什么不好学，学什么捕鱼，你爷爷闲来无事捕点鱼回去做大餐。”

家伟“啊”地叫了一声，林发边把鱼放进竹篓里边说，“小朋友，记住，干嘛行都不要干捕鱼。”

林发说完划着船向河下流离去，几个孩子回过神来，丽丽忙说，“靠岸，靠岸。”

他们划船靠岸时，钟陈东他们走了过来，看到河里撑船的少年，黄继南立即拿起相机拍起了照片。

“群仙姑姑。”几个小孩子发现了他们，朝群仙叫起来。

孩子们上了岸，冯群仙迎了上去，对他们说了些话，然后问家伟，“家伟，继南叔叔创作了一首歌，这是一首扶贫的歌，你来唱给我们听听好吗？”

家伟眨着大眼睛，不安地说，“我能唱吗？我担心我唱不好。”

大家就给家伟鼓励，黄继南开始了弹吉他，唱起了《爸爸妈妈》这首歌，家伟认真地听着，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继南叔叔，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爸爸妈妈的模样，不知不觉，他情不自禁跟随着继南叔叔唱起歌来。

黄继南和家伟唱了一遍又一遍，大家边听着他俩唱歌边拍起掌声，渐渐地附近村民走了过来，不一会儿，九洲江边聚拢了很多人。大家听着歌声，有些人还有模有样地吟唱起来。家伟试唱了几遍，进步很快，黄继南突然不唱了，他只是专注地弹吉他。

一路上，冯群仙一直和钟陈东保持着距离，她试图不去看他，不理睬他，到了人多的地方依然走到一边去，她在这边，钟陈东在那头。钟陈东知道冯群仙心里还是存着芥意，他不是故意的，但事情已经发生，他能做的是让时间去证明一切。

钟陈东扛着摄像机拍照，从黄继南和钟家伟开始唱歌起，他一刻也没有停过，脸上挂满了汗水，身上渗透着一股股珍珠大的汗水，衣服都湿透了，他浑然不觉。冯群仙把钟陈东的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她突然向钟陈东走过来，从挎包里取出一条新手帕，犹豫了一下，还是递给了钟陈东。钟陈东望着她，露出灿烂的笑容。冯群仙若无其事地说，“我只是给摄像师而已。”

钟陈东忍不住笑着说，“我正是摄像师呀。”冯群仙故意白了他一眼，装着生气的样子走开了。河边的黄泥竹生长茂盛，阵阵微风吹过，河面荡起花纹。河岸边的人们凉爽起来，家伟唱得



入了迷，黄继南更是把吉他的演奏发挥到了极致。一个小时，钟陈东建议他们到周奶奶家进行实地录制视频。

听闻歌声和琴声，莫元燕带着两个小孩子一路小跑过来，看到的是空旷的河边，海玲和海明问妈妈，声音从哪里来的？莫元燕仔细听着，声音像是从东边方向，又好像是西边方向，谢红凤背着药箱经过，问莫元燕，“五婶家好热闹，听说是专为贫困户录制的节目。”莫元燕马上回答，“我正要去凑热闹呢。”谢红凤说，“你家大姑姐也在，你不知道？”

因为红橙股份，冯群仙要捐助贫困户，莫元燕夫妇和冯群仙闹孤立了，虽然都是一家人，表面和和睦睦，但私底下莫元燕对冯群仙已经有隔阂了。家丑不可外扬。莫元燕装着轻松的表情笑着说，“我们刚才还在听着呢，谢医生，你又到哪户人家去呀？”谢红凤看着肩下的药箱，说，“邻村有户九十高龄的老人生病了，她的子女都在外地，我每隔一个星期到她家看看。”

“谢医生，真是大好人。老婆是医生，老公是村长，一家人都能干。”莫元燕送上夸奖的祝福后，牵着两个小孩子向家里的方向走去。谢红凤看着莫元燕和小孩离去的背影，莫名地悲哀起来。“说不准又生大姑姐的气了。”谢红凤摇了摇头，继续赶路。

五奶奶家里，一群老人和小孩围聚在院子里，大家热热闹闹地看着钟陈东扛着摄像机录视频。木菠萝树下，黄继南坐在椅子上弹吉他，家伟站在他旁边唱歌。钟陈东扛着的摄像机从院子里走到简陋的泥土屋里，又来到院子里，他不停地来回走。冯群仙跟随在钟陈东身后，配合他的工作帮忙拿这个，又拿那个，忙得不亦乐乎。

一首真实的录像视频歌终于拍摄完成了，一个上午过去了，钟陈东对五奶奶说，“家伟演唱黄继南的原创歌曲《爸爸妈妈》，将在7月10日下午，西莲塘村委举办扶贫募捐大会。”告诉五奶奶和家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五奶奶紧紧拉着钟陈东的手感动

得眼里闪着泪光，她哽咽说，“谢谢你们。”

2016年7月10日下午，西莲塘村委党支部党员、西莲塘村委乡贤老板欢聚一堂，为西莲塘村委孤儿、残疾人和孤寡老人举办扶贫募捐大会，活动开场安排一位叫钟家伟的小男孩演唱黄继南的原创歌曲《爸爸妈妈》。

钟家伟站在舞台上动情演唱，黄继南弹吉他演奏，台下的父老乡亲，听着歌声和音乐声，人人脸上都挂着泪水，有些老人竟然放声地哭了起来。

募捐大会举办得十分顺利，镇委书记包昌平听完感人的歌曲之后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讲，慈善人士代表刘老板豪情讲话，发言结束便拿出一万元现金现场捐款，带动现场乡贤老板捐资，现场气氛活跃。活动开展得比较顺利，现场就捐了近10万元。

这里偏僻但不孤僻，乡贤们纷纷表示，下一步将筹建各村委太阳能路灯，照明美丽乡村。并建立红橙基地合作社，种植农作物，共同发展致富。在种植红橙树的过程中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缺乏技术的，冯源义不容辞扶助种植户，在自己的果园现场培训指导；秋收的红橙果实，红橙基地合作社负责回收销售。由技术到科学、由资金到销售去扶他们一把，只有这样才能让贫困户早日脱贫和致富。



第十八章 全世界都在找你

在西莲塘工作三个多月了，钟陈东和黄继南的扶贫工作很顺利，他们走访了整个村子的每家每户，解决了贫困户的危房拆建，也开始了九洲江大桥的建造，扶助资金也开始了启动。

这天上午，太阳火辣辣的，天气闷热，树上的知了不停地叫着。钟陈东和黄继南朝村子走去，西莲塘村的危房拆建工程顺利进行，扶贫队员定时到贫困户监督指导工作。路过朱里才家里时，朱里才原来简陋的瓦房子不见了，在瓦房子原来的地方盖起两间红砖房子，建筑工人正在拆脚手架。朱里才得意地打量着眼前的房子，这时有人走进他的眼帘里，他仔细瞧着，原来钟陈东他们几个人走过来。他忙从一堆乱七八糟的衣服里找出一盒香烟，迎上前去。

“领导抽烟，领导抽烟。”朱里才毕恭毕敬地给钟陈东和黄继南递香烟。钟陈东和黄继南一边客气着一边接过香烟，黄继南说，“才哥，你的新房子快盖好了。”

朱里才脸上是满足的神情，自豪地说，“因为你们扶贫，我有新房子住了，以后再也不怕风吹雨淋了。”看到朱里才一副神清气爽的表情，大家都笑了。几个建筑工人跟着也笑起来。突然冯月十拉下脸来，黄继南忙问，“才哥，又怎么了？”朱里才叹了一口气说，“就是有点遗憾，这辈子没能娶上老婆，要是扶贫个老婆就有后代了。”

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冯群仙忍不住“咯咯”地笑，这一猛笑笑弯了她的腰。黄继南拍了拍朱里才的肩膀，难为情的说，“才哥，传宗接代的事情太伟大了，我们帮不上忙。我的单身也没有解决呢！”

朱里才发出“啊”的一声，惊讶地望着黄继南说不出话来。钟陈东微笑着说，“才哥，我也是单身的。”朱里才再次睁大惊奇的眼睛，一直望着他们走远。

李干平家里的两层楼房正在施工，脚手架布满在地上。因为李肖在家又是劳动力，他们家没有请施工工人，平时都是父子俩一砖一水泥地搭建。只有到了封楼顶这项艰辛的任务，他们才会花点钱请十几个工人一起搞水泥钢筋。

钟陈东他们路过时，钟彩珍还以为来检查她家的房屋，热情地迎上去，快言快语地说，“扶贫政策就是好，我们家能盖起两层楼房了，到那时儿子娶媳妇不用愁没有新房子了。”

钟陈东他们和钟彩珍打了招呼，钟陈东打量着眼前的施工楼房，像是没有人似的，便说，“今天你们不开工吗？”

钟彩珍说，“有的啊，父子两个人，我有时会同帮忙拿下水泥浆。”

黄继南接着说，“没请工人，你们家自己盖房子，要小心，工程安全大于生产。”

钟彩珍不住地点头说，“会的，我们会小心的。”

钟陈东和黄继南还走进施工的屋子，正在砌砖的父子俩看到他们，马上停止手上的工作，李干平说，“领导同志，我们会小心工作的。”钟陈东和黄继南仔细地检查每一个角落，再次叮嘱李干平一家人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

他们继续朝前走去。远远地看到一个施工的工地，七、八位建筑施工工人在忙碌着。一间简陋的厨房里，一只铁锅上冒着热气。钟奶奶揭开锅盖，一阵香味扑鼻而来，有位建筑工人说，“五婶，我闻到米饭香味了。”钟奶奶乐呵呵地走出来说，“辛苦你们了，



开午饭了。”

建筑工人简单地洗了下手，拿着钟奶奶打好的饭端起碗大口大口地扒起饭来。

“五奶奶。”钟陈东走过来打招呼，五婶赶忙拿起碗筷说，“陈东和继南都来了，一起吃饭吧。”

钟陈东忙说，“我们刚吃过了，五奶奶你慢用。”

钟陈东和黄继南继续朝前走去，来到九洲江边，一座新规划的九洲江大桥正在开始施工，推土机、挖掘机、大小型吊机及各种机器在工地上，工人们忙碌有序地工作，各种机器的声音杂合在一起，整个工地都沸腾起来。

钟陈东和黄继南对着九洲江大桥的规划指划着，这是省政府扶助工程，直接受上级领导管辖，所以他们配合工程领导检查一下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然后俩人离开了。钟陈东和黄继南路过钟春智家，谢红凤看到他们经过，走出来邀请俩位扶贫队员进屋子里坐。钟陈东和黄继南摆手婉拒，谢红凤不经意说你们扶贫工作很忙，她家那位每次回家都是后半夜的。

谢红凤说完话，感觉到自己说错了话，又忙着解释村子有很多事情要做，村长忙也是情有可愿。钟陈东和黄继南互相看了下，两人立即明白了什么，黄继南说，“嫂子，春智村长也是为村子做事，不用担心，等忙完这阵子，他会按时回家了。”

谢红凤连忙点着头，目送着两个青年人远去。

钟春智看着村路，安装路灯从哪个地方下手呢？他在思考着，钟陈东和黄继南映入他的眼帘，他大声叫起来，“你俩来得正好，我在研究路灯安装工程。”

“村长负责路灯工程，我们负责扶助费用。”黄继南带着笑容说。

“分工明细，合作进步。”钟春智笑着说。

钟陈东顺着钟春智手上的路灯绘图，从西莲塘村的外环路，

沿着九洲江边，到荒地的村尾，共需要三十二盏路灯，三十二个水泥柱子，一千五百米的电源线。

他们商量着路灯的工程安装，钟春智表态他可以请到工人，可以在五天之间搞定。

说完工作上的事情后，钟陈东小心地提醒钟春智，我们是否关注一下留守妇女？她们为了支持丈夫工作，照顾老人和孩子，操持家务也是一项辛苦活儿。钟陈东这么一说，钟春智觉醒到自己开展扶贫工作后，他搬到了村委会吃住，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妻子大半夜给过他电话问什么工作可以连家也不顾。他没有回答默默挂掉电话。钟春智摸摸额前的白头发说，“留守夫妇两地分居，难得一聚的是春节那几天。我天天在村委会，也是难得聚一聚，完成路灯工程的任务，我争取天天回家。”

钟陈东感慨地说，“这就是我们扶贫队员的精神，因为工作，我们舍小家顾大家。”

黄继南笑了一下，自嘲说，“这不，有女不敢娶，我们都成了高龄剩男了。”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钟陈东跟着也笑起来。

在西莲塘村走了一天，钟陈东和黄继南走在回村委会的路上，天色暗了下来，村路漆黑，大家摸着黑走路，钟陈东说，“很快村子安装路灯了，这样可以方便村民夜里走路。”黄继南听了连连点头，说，“也方便游客来村子旅游呢。”赶到村委会宿舍已是晚上八点，钟陈东赶紧洗个澡冲去倦意，继续写报告填报表。当天刚实施的九洲江大桥项目工程照片、西莲塘村贫困户危房拆建合同、发票等佐证材料一一扫描上传系统。

黄继南在洗澡，因为钟陈东分担工作任务了，他泡在热水盆里，慢悠悠地搓洗着全身。这时，旁边的椅子上放着的手机铃声响起来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就慌忙地拿起手机来。钟春智在电话里着急地说，“家伟失踪了。刚给了陈东电话，他的手机



一直没有人接听。”黄继南忙说，“陈东在办公室赶材料。我这就去通知他。”黄继南挂掉电话，赶紧从洗澡盆里起身，穿好衣服。

钟陈东一边吃着泡面一边录着扶贫系统数据，因为工作太入迷了，以至正在充电的手机响起铃声都没有注意听到，直到他不经意瞄了一眼手机，居然显示几个未接电话，第一个是妈妈的电话，第二个是钟奶奶的电话，第三个是钟春智的电话。钟陈东没有想妈妈为什么会给她电话？他担心的是贫困户钟五婶打来的。“她不是在家里，不会出了什么事吧？”他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回拨了钟五婶的电话，一直在通话中。然后拨了钟春智的电话，才知道家伟不见了。

“今天下午，西莲塘失踪一位十岁的小男孩……”

黄继南还未走到办公室，就听到钟陈东焦虑的话，他正在打电话，说完话后看到黄继南便说，“家伟失踪了，我们先报警。”

“我们现在去五奶妈家看看。”黄继南说。随后两个人手拿着电筒直奔钟五婶家去了。

听闻白天钟陈东说的话后，钟春智收了早工回到家里。才八点过一刻，谢红凤趴在诊所的柜台睡着了，因为太疲劳了，她睡得很沉。钟春智心一沉，眼角泛着泪水，自从儿子国军参军后，家里剩下两口子，自己当上村扶贫小组副组长，把家搬到村委会，大多数时间，宽敞的二层楼房只剩下妻子一个人独住。钟春智心里想着，等完成扶贫任务，全村人过上幸福的美好生活，他退居下来安心在家，老两口好好过日子。

只是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完成扶贫攻坚工作，钟春智叹息一声，拿来被子给妻子盖上。然后坐在她旁边看着她，也许是心灵感应，谢红凤突然醒了，一看到钟春智，她气不打一处来，骂着，“你还记得回来这里啊，你的家都搬到村委会了，乌龙坝村到西莲塘村委会两公里路程，二十分钟的时间，你拿手指头数数，一个月回来不到五次。”钟春智鸡啄米似的任着谢红凤狠狠责骂，谢红

凤骂累了，走上楼房卧室去了。钟春智紧跟其后。

夫妻俩刚在床上温存，床头柜的手机响起铃声，钟春智条件反射似的按下手机键，钟五婶哭泣的声音从电话传出来，“春智村长，家伟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呀？”

“我马上就来。”钟春智慌张地挂掉电话，急急地穿上衣服，歉意地对谢红凤说，“家伟失踪了，这是大事情，我得赶过去。”说完，钟春智头也不回急匆匆走下楼去。谢红凤站在窗前，看到的是钟春智手拿着电筒照着路的模糊身影，她的眼睛潮湿了。

钟春智赶到了钟五婶家，钟五婶急得满头大汗，钟五婶慌慌张张地说，“春智村长，家伟现在还没有回家，他不见了，这日子如何过呀？”

“五婶，你先不要急，把事情说清楚，我给电话扶贫队员，让他们过来。”钟春智安摸着慌乱的钟五婶。钟五婶稍微歇息，就一五一十地说出原委：她平时都到地里侍弄庄稼，家里都做好一日三餐，家伟放学回家就能吃饭了。家伟上学放学她都不清楚，只有到了晚上不见家伟，钟五婶才会挨家挨户的问。这次以为也是家伟到了邻居家玩耍，直到晚上七点钟找遍村子都没有发现家伟，钟五婶这才慌了。

钟五婶两眼满是浑浊的泪水，哽咽说，“春智村长，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家伟是你从小看到长大，你要想个办法，得把家伟找回来。”

钟春智安慰着钟五婶，说，“五婶，你现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你注意自己的身体。全村的村民都出动找家伟了，我们也报警了。”

村民们闻讯赶来，钟五婶家里一下子挤满了很多人。

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四周漆黑一团。钟陈东和黄继南摸着黑走在村路上，村路上到处行走着村民，大家都不知道来人，用手电筒照向对方，有人对钟陈东说，“村子没有路灯，晚上不方便走路。”钟陈东说，“村委会已经组织安装路灯了。”



~家伟失踪的消息，经过村民传播，家家户户都打开了灯光，整个村子犹如在白昼之中。李华延赶紧叮嘱莫元燕，带着两个小孙睡觉。莫元燕就把两个孩子拉进了卧室，锁上了房门，关了电灯，放下窗帘，哄着孩子睡觉了。

客厅里没有两个小孩子的打闹，安静了很多，只有电视机的声音。李华延安下心来，自言自语说，“募捐活动结束后没多久，怎么人就不见了，是不是谋财害命？”

冯源劝李华延不要多想，他拿起手电筒就往外面走去，李华延呆呆地站着，待她回过神来，走出屋子，冯源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冯如轩电视也看不下去了，他心思重重，走回了卧室。

客厅剩下李华延一个人，她神情不安地坐在沙发上，冯群仙走下楼，进来问她，“妈，村子今晚很热闹，发生什么事了？”

李华延惊奇地望着女儿，说，“家伟失踪了，整个村子的人都在寻找他。”

冯群仙发出“啊”的一声，就急匆匆地走下楼梯。李华延望着墙上挂着的时钟，捏着手指头低声细语，“庆春怎么还没回家？”

所有的人都拿着手电筒往山岭走去，大家呼喊着“家伟”的名字，山谷里回荡着幽幽的回音，黑洞洞的山岭却只是让人更加害怕和恐慌。

第十九章 浪漫一夜

冯群仙手拿着电筒走向崎岖不平的红橙山岭，她在山里到处乱走，不知不觉与村民们走散了。她环顾四周却不见一个村民的影子，但是她并不感到害怕，反而下定决心继续寻找下去。找了一会儿依然没有发现家伟的踪影，冯群仙决定向红橙园深处走去。红橙园的深山中有几间石棉瓦石屋，要走过一段崎岖的山路才能到达。

红橙园的山路，有些人骑着摩托车进入，有些人高举着手电筒在路上来回走，冯群仙在黑夜里摸索前进，走过一小段崎岖的山路，突然脚下一滑，她紧紧地抓着红橙树枝，因为用力过大，红橙树枝断了，她“哎哟”一声整个人翻滚下山坡。

在人群中，钟陈东和黄继南突然走散了。不知走了多久，钟陈东回过头来才发现村子离他越来越远了，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了，好像是自己曾经来过的红橙园，好像又是别的山岭，他晕头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拿着手电筒不停地向远处照去，远处反射到手电筒的亮光，到处是人们喊家伟的声音。

到处是蛙鸣虫叫，嘎嘎声一片，远处传来狂吠，好像要吃掉人的凶狠声音，让人听了浑身胆战心惊。钟陈东满身是汗水，大滴大滴的汗水如泪水从脸上流淌下来，身上的汗水慢慢转化成了凉气，一点点寒心渐渐浸入他的全身。突然橙林里发出惨叫的声



音，他吓了一跳，稍微停息片刻，他慌忙向着声音发出的方向跑了过去。

钟陈东经过一番仔细的查看，在一个隐秘的草丛里发现有翻滚的痕迹。一定是有人从这里摔下去了。他顺着草地痕迹寻找过去，草地上有一团东西，他用手电筒一照，居然有个人叭在地上呻吟着。

是冯群仙。钟陈东赶紧把她扶起来，一看，她脸色苍白，紧张地摇晃着群仙的身体，并喊着“群仙”的名字。一会儿，冯群仙虚弱地微睁着眼睛，有气无力地问，“你怎么找来了？”

“我背你走。”钟陈东说完背起她。

冯群仙挣扎着要甩开他的手，钟陈东急了，满脸怒色，厉声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硬气。”

冯群仙只好伏在他的背上，拿着手电筒照亮前方的路。钟陈东背着她小心地在黑夜的橙园里行走，虽然有手电筒的亮光，但山路曲折崎岖，稍微不小心就会掉下山脚，他只好一步步地走着。群仙第一次和自己喜欢的男孩子零距离接触，而且还是在他背上，她心里装着钟陈东母亲对她的不满，但听着他胸脯发出“咚咚”的声音，她释怀了。她看了看前面，说，“一直往前走，不远处有几间屋子，我们在那里歇息会儿。”

远处响起警车的声音，冯群仙回头望着远处的村庄，说，“警察来了。”钟陈东上气不接下气，说，“是的，我报警了。”

听着他断断续续的吃力声音，群仙不说话了，只想快点到石屋里。钟陈东咬紧牙齿，他已是疲惫不堪，但身上肩膀挑着责任，他不敢有丝毫松懈。有他在，他不会让她受到伤害的。

通向石屋的小路上，有几盏灯到了晚上就会自动亮起来，尤其是果实结果的季节，石屋周围电杆的灯从天黑亮到天亮。

“到了，石屋到了。”群仙叫起来，钟陈东使用全身力气，把她背到石屋里。群仙坐在石屋门前的椅子上坐下，钟陈东已是

气喘吁吁，坚持着进了屋子打来一盆清水，给群仙洗手洗脚。

经过那一摔，群仙全身都脏脏的，只是在夜里的月色中看不出来。群仙开始还缩回了手，陈东深邃到她的拘束，愣了一下，又抓住她的双手放在盆子里。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群仙心里涌起温暖，这是多好的男子，为了与他相遇，她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他把她纤细的双手泡在盆子里，拿着抹布从肩膀抹到手心，就像呵护着一个出生的婴儿那样小心细微。在第一次遇到她时，他以为那只是个巧合，随后时间证明了，她是上天派来的天使，是他等待了几十年的那个生命中的女子。

然后他帮她脱掉了沾满泥土的高跟鞋子，看到那双一寸高的高跟凉鞋，他忍不住笑了。他笑的是满山里寻找失踪的男孩，这高跟鞋能走在泥泞的山路上吗？冯群仙先是看着他毫无顾忌的大笑，以为他笑的是自己脏兮兮的鞋子，注意到了自己的高跟凉鞋后，她突然抬起脚来，朝洗脸盆一抬脚，陈东往后倒退一步，整盆的水倒在他的身上。群仙“咯咯”大笑起来。

陈东抹了抹身上的水，汗水和洗脸盆水，他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他突然想把衣服脱下来，作了一个脱衣服的动作，群仙露出惊恐万分的表情，大惊失色地说，“你要怎么样？”陈东停止了脱衣服的动作，他显然意识到了眼前的是一个姑娘，而且两个人还只是朋友与恋人之间的关系，他下不了光着上身的决定，就那样让湿透的衣服穿上身上。

冯群仙突然后悔了自己的行动，这一盆清水倒在他身上，不是化解他们之间的拘束，而是让心爱的人身体上忍受着雨水的渗湿。她默默地捡起洗脸盆，到屋子里打了一盆清水，放在陈东面前，轻声说，“对不起，让你受凉了。”

陈东看着她道歉的表情，真的很可爱，一向逞强的刚烈女子也有风情温柔的时候。陈东拿起毛巾给自己洗脸，说，“没事的，我是男子汉，很享受这种凉气。”



冯群仙听完他的话，像是想起了什么，走进另一间石屋里，在一个柜子里找出一件红橙园工穿的秋服。

陈东换了衣服从石屋里出来时，只见群仙在石屋门前点燃起柴木，她笨拙地划着了一根短梗的火柴，火柴的火苗那样的微弱，把群仙的脸孔照得恍如隔世。不一会，火苗在干燥的红橙树皮上先燃了起来，在一片浓浓的烟雾里，他们点燃了一堆明亮的篝火。明亮的火光带来了有些灼人的温暖，它们晃动着摇曳着，忽明忽暗地照亮着两人那一张张青春的脸庞。

冯群仙在柴禾旁边堆起支架，让陈东白色衬衫挂在上，随着柴禾燃烧的气温升高，衣服上的水蒸气渐渐蒸发掉。群仙说，“等会儿，你的衣服便干了。”

陈东瞧了瞧身上穿的橙色秋服，说，“我很喜欢这件衣服，红橙园统一发放工人衣服的吗？”

群仙点了点头说，“秋服的橙色外套，秋季红橙果实成熟，工人们采摘红橙，一是方便工人不用天天换掉自己的衣服，二是可以识别果园的工人。”

这时，陈东的手机响起了铃声，陈东刚接通了电话，黄继南急急的话传过来，“陈东，你在哪儿？我们到处找你。”

陈东给继南报了平安后问家伟的事，继南说，“家伟找到了。你在哪里？”

陈东望着群仙一下，就老实地说，“在红橙园的石屋里。”

“我现在开车过去接你。”继南挂断了电话。陈东对群仙说找到家伟了。

听闻家伟找到了，群仙立即跳起来，叫喊着，“终于找到家伟了。”突然双脚像是抽筋一般，她整个人跌倒在地上。陈东赶紧扶住她，忙问没事吧？群仙安静地躺在陈东的怀里，喃喃说，“没事。”

那一时间，两个人静静地注视着对方，陈东忘记了放手，群仙放开了挣扎。陈东突然把脸伸了下去，嘴对着她的嘴。群仙头脑清醒了，她一下子推开了陈东，坐定了身子。

陈东坐回原来的位置上，眼看着柴木烧得差不多了，陈东起身说要去捡柴木。月光带着浓郁如牛奶般的乳香，将银色一波波倾泻、消溶和不断地蔓延开来。充满着清淡的空间大地，把月光一层又一层地涂满了大地之上的山岭。他身旁和脚下，包括草地下面的泥土地上，仍旧向空中持续散发着阵阵温和的热量。陈东闻到了来自泥土深处的气味，这是植物根茎向四周散发出微微酸甜和酒气的发酵气味，他俯身捡拾着散落红橙林间杂乱的干柴。

四周静寂无人，远处的灯光，陆续熄灭。近处有一束灯光照射向这边，陈东仔细一看，原来是黄继南开着白色小轿车寻找他来了。

一身的热淋淋汗水在慢慢的消褪，安静的群仙被空气里流飞的清凉舒适得要晕晕欲睡了，她发现自己太困了，竟然蜷缩着身子，整张脸深深地埋在放着双手的膝盖上，自己在疲惫里慢慢进入梦香。

陈东背着柴木站在路边上，继南下了车，两个人打招呼，陈东指了指前面火焰处，说，“群仙也在，我们过去。”继南突然明白了，原来他们在一起。他没有往坏的方面去想，但到了红橙园石屋，看着熟睡的群仙，继南整个人都惊呆了，张大嘴巴盯着钟陈东。陈东疲劳得毫无力气，强忍着精神说，“听我解释，我们什么都没有。”

群仙睡得安静祥和，这是毫无防备安下心来睡觉的女子。黄继南心中的疑问在看到群仙睡觉的模样瞬间消失了。陈东穿着烘干了的白色衬衫，脱下的橙色衣服盖在群仙身上。

黄继南坐在群仙旁边，陈东凑近了他。他们围坐在洒满一层薄薄露水的一片空地上，两人的眼睛明亮毫无睡意，谁也不愿意



最先离去，而是相互凑近、彼此渴望地聚集在一起。

东边的山头上发出微微的黄灰色，在满是红橙树的山岭里，秋风吹来，红橙树叶发出沙沙响声。透染着浅红色天边，在鸟儿清脆的欢唱里，迎来了又一个晴朗的黎明。

红橙园的几位园工边唱着歌儿边走进红橙园，新的一天劳作开始了。当她们都来到石屋时，全部人都惊呆了，只见平日里泥沙叶子满地的地面干干净净，各种锄草施肥工具整齐码放在地面上。

“昨晚是不是有人来过这里？”陈景莹好奇地问。

梁大嫂在宽阔的地面走来走去，细细打量着被燃烧在地上的痕迹，很有把握的说，“像是有人燃烧过火堆，该是寻找家伟留在这里过夜烤火的。”

听梁大嫂这么一说，大家明白过来，然后也不说其他什么了，纷纷收起好奇的表情，各自忙碌起来。有人做早饭，有人准备锄草工具，有人整理背篓。

三个人被阵阵轻微的秋风惊醒了，冯群仙看着不知什么时候来到身边的黄继南，她吓了一跳。黄继南笑着说，“群仙的红橙园是野营的好地方，陪着红橙姑娘也是人生大幸。”钟陈东嘴角边浮起笑意，他忍着不说话。

冯群仙觉得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故意掀起裤脚，指着大腿装着难受的样子说，“红橙园可不是好玩的地方，昨晚不小心摔下山坡了，哎哟，痛死我了。”群仙说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冯群仙装作难受的可爱样子，让继南和陈东看到了再也忍不住心里的窃喜放声笑起来。继南望向陈东说，“陈东，昨晚不说一下，好让我连夜送她去找谢医生呀。”

冯群仙一下子急了，她站起身来，蹦跳着，说，“不必惊动领导，我没事的。”

继南和陈东再一次笑起来。然后三人把燃烧的柴灰清理干净，

又打扫一番石屋门前的地面，把乱七八糟的多样工具摆放整齐。

东边升起红红的圆日，三个人愉快地上了小车，继南边握着方向盘边说，“群仙，庆春是你的弟弟。”坐在后座的群仙听了继南的话，就明白他要说的意思了，便说，“家伟的失踪与我的庆春弟弟有关，是吗？”继南说，“你知道了？”冯群仙面无表情，昨晚在陈东出去拾柴木时，她打开手机，从家庭微信群里知道了这件事，她相信那是庆春带家伟去城里看看，不会有什么企图。她淡淡说，“庆春弟弟从小是家里大人的掌上明珠，后来娶了心爱的女孩，如今又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他不会做出伤害家伟的事。”钟陈东一直思考着：为什么庆春在没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带着家伟离开村子？警察也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庆春的不法行为没有深究调查。冯群仙如此保护她的亲弟弟，他反倒悟出什么来，但又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他回头看了她一眼，说，“我们在西莲塘工作快半年了，熟悉留守村子里的每一个，村民憨厚纯朴。但一个大人带着一个留守孩子毫无征兆离开村子，这是村子里第一次发生的事情，所以难免让人不猜测。”

群仙不出声地点了点头。陈东说，“继南你直接驱车去钟五婶家，我们问问家伟昨天是怎么回事？”

钟五婶家门前，两辆警车一路响着警笛声来到院子，警察准备对钟五婶和村民作笔录时，钟春智急急跑过来对警察说，“家伟找到了，是同村的冯庆春带他到市里吃了一顿饭，没有及时通知家人。”

黄继南赶到钟五婶家的时候，冯庆春已经送家伟回家了。警察询问家伟和庆春后，检查不到有违法犯法行为，警察开着警车离开了村子。

黄继南在回去的村路上，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钟陈东不在身边了，他慌忙打了电话，得知陈东在红橙果园的石屋里，他急忙驱车前往红橙园石屋。



三个人到了钟五婶家，钟五婶请他们进屋子坐，冯群仙一看到家伟，焦急地说，“家伟，昨天发生什么事了？”

钟五婶叹着气说，“和庆春有关呀。”

群仙纳闷了，怎么和庆春扯上关系了？她问家伟是真的吗？家伟点点头，看着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说，“这件新衣服是庆春叔叔在城里买给我的。”

大家听着家伟说话，家伟慢慢地诉说着：

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天空万里无云。九洲江里的水在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两旁的树木高大茂盛，繁茂的枝叶把岸边的河水遮蔽得隐隐约约，凉风夹杂着河水的凉气让人心平气和。

九洲江边上，家伟停住脚步，捡起地上的碎石片朝河水用力扔过去，那片石片就象翻筋斗似的欢快地在水面上跳跃几下，随后“扑通”一声沉入水中。

冯庆春驶着小轿车经过，看见周家伟，他第一反应就是家伟一个人在路上。想想他也有轩源红橙园的股份，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里产生了。他假装问家伟想不想去市里看看高楼大厦，天真的家伟欢笑地跳了起来。

来到良江城里，已是华灯初上，冯庆春带着家伟走进肯德基，点了家伟平时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的香辣的鸡腿，鸡柳，汉堡包，还有可口可乐。家伟吃得十分开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城里，第一次吃上美味的晚餐。

原本打算就让家伟留在城里了，微信里的朋友圈信息敲醒了他模糊的念头。朋友到处转发寻找家伟的消息，这下子他慌了。情急之中给了电话钟春智报了和家伟在良江城的事，又在商场给家伟买了一套新衣服，开着车子载着家伟往家的方向驶去……

第二十章 乡村电影

莫元燕吵嚷着要和庆春离婚，把李华延吓得大惊失色，莫元燕满脸怒气骂着冯庆春，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一遍，她说最不能接受的是庆春私自带着别人的孩子去了城里，惊动了整个村子，还把警察都走上门来了。

冯庆春垂头丧气跪在地上，任凭着莫元燕的大骂。家人都站在莫元燕一边，支持她的做法。冯如轩大骂，“冯家出了个败家子。”

冯群仙走进客厅看到眼前的一幕，她内心很平静，不知是什么原因让庆春弟在毫无打招呼的情况下，带着一个平时不接触的留守儿童离开村子，这本身是个错误，幸运的是他及时清醒，做对了一件原本弥天大罪的事情。要不然家伟要是出了什么事，后果不堪设想。

在家人的劝说下，莫元燕心里的怒气消了许多，冯庆春拉着她的手回到房间里。五点钟刚过，没有看见冯庆春和莫元燕从房里走出来，冯群仙开着小车去村上的幼儿园接海玲和海明。

这是西莲塘村唯一的一间幼儿园，在一户人家大院里私设。幼儿园老板是西莲塘村外出的打工者，经过十年拼搏打拼，他在深圳拥了两间手机配件，前年回村子建了两层楼房，里面有十来间房子，办起了幼儿园。

冯群仙到了西莲塘村幼儿园时，一群小朋友背着书包欢跳着



走出幼儿园大院门口，有些小孩子在幼师的指引下走向校车，有些小孩子站在院子里静静等待着家人的到来。

因为家里有专门接送小孩子的人，海明确省了校车接送的费用。海明看到姑姑欢笑着走过来，群仙抱着他上了小车后座，然后她驱车前往西莲塘村小学。

海玲看到停车校门前的小车，她认出自己的车子了，愉快地跑过来，看到的是姑姑，她睁大眼睛好奇地问，“是姑姑。爸爸，妈妈，去哪里了？”

海玲上了车和弟弟紧挨着坐在后座，群仙启动车子说，“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家等着呢，姑姑有空就过来接了。”

路过村委会，群仙看到钟陈东和黄继南在广场规划着什么？钟春智刚好走出村委会门口，群仙摇下车窗，向钟村长问好。钟春智回头望着钟陈东和黄继南，说，“他们在规划电影场地，村子里准备过两天放电影。”

群仙伸出大拇指，作了一个“赞”手势，海玲和海明问群仙，“姑姑，电影是什么？”

群仙说，“就是在墙上挂一块白布，放映机对着白布发出影像，白布的人就会走动，说话了。”

海玲和海明晃动着脑袋，似乎不明白群仙姑姑说的话。

房间里莫元燕等着冯庆春告诉她缘由，冯庆春诚恳地说出家伟是个孤儿需要温暖，便带他到城里溜了会儿。警察都相信他，妻子大人就放过丈夫吧。莫元燕也许是被他的诚心感动了，再说她也舍不得离开这个舒适的家，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一对儿女回到家后，径直奔向爸爸妈妈。夫妻俩轻松与儿女逗笑，在儿女生长的过程中，他们是幸福的一代，有公爹有爷爷奶奶姑姑的宠爱，还有爸爸妈妈的爱护，他们见爸爸和妈妈的时间总是一样多。

冯庆春给儿女读了篇《孙悟空的花果山》。读完后，让女儿

复述，海玲不肯。海明自告奋勇讲了一遍，虽然奶声奶气，但讲得条理清楚，故事能有个大概，冯庆春欣慰地笑了。后面一个故事，《小蝌蚪找妈妈》，女儿和儿子争着复述，海明的复述顺利多了。后来，冯庆春说，再多讲一个故事作为奖励。海明和海玲高兴地跳起来，直喊，“爸爸，妈妈。”莫元燕答应了一声，却没过来。海玲有点扫兴，精彩的故事很快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冯庆春一边读童话故事一边想着妻子怪异的举止。这一想他发觉了许多的异样。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海玲和海明走下楼去了，冯庆春来到莫元燕身边。他猛然想起，他已经有很久没有和妻子细述家长里短，他常常独自一人静坐在窗前花下。而妻子对他的关心更为淡漠，他在做着思想斗争，却又得不到答案，更扰乱了他的心。

由于留守儿童对繁华都市的渴望，对安全防范保卫意识薄弱，西莲塘村委干部开会研究决定，西莲塘村放一场电影。放电影的时间定在星期六晚上七点钟。钟春智把公告贴在各个村小组的公布栏里，村民奔走相告，星期六的晚上，村委会的广场上聚集了很多男女老少。人们搬着家里的木凳子，抱着塑料椅子，还有的人家干脆扛着竹腾沙发来了。放映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钟春智热情地一问，才知道小伙子叫梁铁红，今年二十二岁，刚参加工作不久，领导安排他下乡放电影。年轻的梁铁红是头一次上山来，大概他从未料到上山的道路如此难走。可是走了一半的路程了，回去是回不成了。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开着面包车向前行走。走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才算走到了西莲塘村委。找到钟春智时天色已过了中午。为了做好晚上的放映准备，他手忙脚乱地忙碌起来，先是从带来的箱子里一件件地掏出放映的机器，接着又掏出箱子里的拷贝胶片。然后，又在孩子们的关心和帮助下，用砍柴的斧头用力地挖出两个深坑，埋下两根木棍支起了放映的架子，终于挂上了雪白的幕布。没有想到这个年代了，这个地方还比较



落后贫困。年轻的放映员心想着以后不会再到这条村上来了，这是最后一次在村子放电影。

山村里的电影院，就是一个大操场的文化广场。宽大的白色银幕耷拉着，弯曲地挂在两根才搭起的松木中间。用绳子系着的两根棍子上，分别悬挂着一副半新旧的黑色音箱。梁铁红安装好了以后，在“白房子”背后的角落里，随即响起了一阵轻便发电机轻盈的引擎声。这种特别熟悉的马达声音，一下子就让坐在放映机旁边的钟春智，突然间涌现出少年时代才有的复杂感情。“哒哒哒”的发动机响声轻柔、匀称而且缓慢，不紧不急的节奏，让他联想起了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许多故事，一部野外放映电影的历史，就是一首年轻时代曾经唱过、喊过彷徨过的田园诗歌。

电影开始放映了，内容和情节都很感动人，电影讲的是解放海南岛的故事，解放军战士英勇作战，为了解放海南岛不畏艰难险阻，克服种种跨海困难，最后解放军成功登陆海岛，战争结束。

在村委会的宿舍门前，钟陈东和黄继南分别坐在凳子上，这是难得的一场电影，但两个人似乎心不在焉，各怀心事，他俩手里拿着的手机发的信息是同一个人，冯群仙。

放电影前，冯群仙看到了村上公布栏的消息，她和家人商量决定放红橙园员工一个假期，到了晚上，所有人都到了村委会观看电影。冯群仙呆在家里，她的手机一直没有停过响动，钟陈东和黄继南不停给她发信息，让她过来一起看电影。冯群仙一直无动于衷。

到了放映的时候，冯庆春带着妻子和儿女前往村会看电影去了，爷爷到电影场凑热闹去了。老爸老妈在山里的屋子守着红橙园。冯群仙站在阳台望着远处灯光闪亮的地方，那是村委广场放电影。她终于下了决心，走出家门。

电影放映时，男人们坐在远处的地上，屋顶上边看着电影边

大口地吸着烟。女人、老人和孩子们深知村庄晚上的寒冷，早早带足了装备、准备充分，身上裹着一件外套。有的老人坐在腾椅上，一眼不眨地看着摇摆不定起伏变形的电影幕布。有些小孩子在电影幕前跑来跑去，任凭大人打骂。虽然现在电视机手机视频已走进千家万户，年轻人也是第一次在村子里看上一场电影，但是全村的人能聚在一起看场电影，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都愿意把它视为非常珍贵的精神享受。聚精会神的人们，在飘飞着轻轻露水、凉爽的空气里瞪大眼睛，紧紧跟着电影人物的情节变化，一声不吭地紧跟剧情发展。安静的夜空中，放映机发出“沙沙沙”有规律的声音，同时，也时时听得到夜鸟安歇时发出的嘀咕声，河水擦着岸畔激起水花的激荡声。

在冗长电影的陪伴里，有些人已经眼中迷离睡意沉沉，不由自主地进入了甜蜜的酣睡之中。钟陈东悄悄地打量着四周的人家，发现有很多孩子早已睡在了老人的怀抱里。即使电影放映的时间再长，整个屏幕前面仍旧是人群不减；即使是人们的睡意沉沉欲来，却没有任何人家愿意主动撤退。黄继南紧挨着钟陈东的身子靠在墙壁，半是清醒半是迷糊地沉入到甜蜜的梦乡里。钟陈东把一条薄被子盖在黄继南身上，黄继南头靠着墙壁上睡了过去。

有人从电影屏幕走过去了，是冯群仙，她先是朝钟陈东的方向看过来，钟陈东以为她看到自己了就挥了挥手。冯群仙毫无反应，看了一会儿，也许没有找到坐的地方，她朝别处走去。

冯群仙在文化广场的东边，突然一个声音传过来，“群仙，这边有椅子。”钟陈东把自己坐着的椅子腾出来，冯群仙一愣，她没有想到钟陈东会住在这间屋子里。黄继南安静地靠在墙壁上睡着了，他脸上平静，呼吸均匀。在继南几米处，冯群仙打量着黄继南，好奇问钟陈东，“继南工作太累了。”

钟陈东再次把椅子放在群仙面前，群仙没有拒绝，就坐在椅子上。



钟陈东看着继南，轻声地解释说，“这部电影还是继南选的，这几天扶贫工作事情很多，他没休息好，睡过去了。”

冯群仙抬着望着旁边站着的钟陈东，小声说，“你们都辛苦了。”

钟陈东看着群仙，她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眼睛盯着电影屏幕，被电影情节吸引住了。村委会宿舍距离电影屏幕有十多米，人们都挤到电影面前去了，黄继南单独在房间门前，而钟陈东和冯群仙却显得格格不入群。

钟陈东突然说，“你好多了吗？”冯群仙回过头来，望着钟陈东，说，“那天幸好遇上你，谢谢。”

冯群仙脑海里闪过那个晚上陈东背着她行走的身影，温暖的一幕依然藏在心底最深处。想到钟陈东一直以来对她真诚的态度，她仿佛看到了希望，重新振作信心。

“你还在生我母亲的气吗？”

过了一会儿，钟陈东小心地问。冯群仙慢悠悠地说，“其实，我都没有把伯母的话放在心上。我是农村妹子，但通过自己努力奋斗，相信有一天会让她改变对农村人的看法。”

钟陈东听到了让人拼搏的声音，一开始他就没有看错，眼前这个女孩子正是自己多年来苦苦寻找的梦中情人，如今如此真实出现在自己面前。他情不自禁握着群仙的肩膀，兴奋地说，“你果然是与众不同的女孩子。”

“你在这里啊！”

突然冒出来的声音，让钟陈东和冯群仙吓了一跳，两人赶紧回头去看，原来是钟春智走向黄继南，大声地叫了一声。黄继南已经醒了，他定定地坐着一动不动。看到钟春智，还有那么多人在看电影，他不好意思地说，“我睡着了。”

黄继南的头脑晕晕眩眩的，想不起来什么了，唯有记得的是他看了一会儿电影迷迷糊糊进入梦香……

黄继南朝钟陈东的方向看过去，“群仙妹妹，过来坐呀。”继南热情地发出了邀请。群仙和陈东互相对视了一眼，两个人同时走了过去。

冯群仙走进两个人的房间，七、八平方米的地方摆放着两张木板单人床，床上铺着开净整齐的被子和枕头，床位面前是一张小桌子，桌子上码放着书籍和洗刷用品。房间的北面是一个敞开着窗户，阵阵凉风吹来，空气流淌着清新的气息。

冯群仙发现越来越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了，不一定天天见面，也不一定在一起，但只要几天聚在一起，说说话，谈谈心，她已经知足了。继南看着群仙的眼神是痴迷的，陈东每次看到继南对群仙的宠溺，他的心里总有阵紧迫感，这种感觉是他在乎一个女孩子有人参与其中的角色。

冯群仙对继南还是一如既往的嘻笑着。她打量了一下房间，赞美了一番后，看了看手表，说，“时间不早了，我回去了。”说完，群仙朝两个青年人微微一笑，头也不回走进夜色里。

夜色越来越浓，电影终于结束了。钟春智指挥着人们离开村委会，大人老人牵着孩子朝家的方向走去。梁铁红收拾电影家当，钟陈东和黄继南走过去帮忙。眼前，空无一人的广场，寂寥地呈现在月亮普照的大地上。



第二十一章 青山绿水

黄继南在电脑查看全国各地的红橙，对比一下其他地区的红橙，原来红江橙才是红橙水果界的橙王。他嘴角边挂着一丝笑意，西莲塘村轩源的红橙园跳出电脑百度页面，一个“P”过的女孩子站在红橙树下，电脑上的女孩子和现实的冯群仙有些相似。黄继南盯着电脑的女孩子，一会儿他的视线落在电脑旁边的公文夹上。他开始细查九洲江大桥改造的档案图纸后，这些档案图纸放在他常查阅的那片区域，现在不知放那儿了？他把办公桌翻个遍……

黄继南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坐在对面的钟陈东却全看在眼里。黄继南处于暗恋中，那种魂不守舍、心不在焉、欲罢不能，他体会最深。一句话、一声叹息、一个皱眉，都代表着含义深刻的相思。黄继南是个工作狂，典型的事业型男人，对工作的痴迷远远超越于爱情，曾在政府工作时，由于下村视察民情，晚上加班加点，错过约会的女孩子，从此让很多爱慕他的女孩爱莫能及。爱情总是不经意间来到身边，当遇到冯群仙时，黄继南都以为那只是个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没有再往深处去想。只是当一个人总是在未知的时间里相遇同一个人时，他的心里就会有种特别的感觉，这就是自己多年来苦苦寻找的那个人。于是最初相遇的感情应凝结成深沉的爱恋，即使想念亦是埋在心中的。

钟陈东想过放手成全他们，可是心里总有什么似的跳出来，让他无法言喻这理不清，说不明的感情。因为他也在乎群仙，一个偶然出现在他的生命里，总是不期而遇，他相信这就是缘分，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他不曾拥有过的这种感情。钟陈东拿着九洲江大桥改造的档案图纸，为这些图纸，他倒颇费心思，从建筑单体到总平面图全绘画了几十遍，直到规划总局审批下来。如今西莲塘村的扶助扶贫工作，事情已做得圆满解决了呢。

钟陈东给黄继南图纸时，他丝毫不想让人察觉到，他为了继南的事费尽心思，仿佛是举手之劳。黄继南把图纸往他的桌子上一放，就笑了。

“你看，这些图纸是否能用得着？”

“这就是我要找的图纸。”黄继南展开图纸说道。

那双轻微淡远的眼睛里有着欢喜的神情。钟陈东看到了他内心的窃喜，他是因为西莲塘村的扶助工作任务完成，也是给自己的工作升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不出所料的话，年底继南委任桔水镇镇委任镇书记，而陈东所在城乡和住所建设局的副局长一职有可能是他。两个人在共同的岗位，做着共同的工作，互相配合，尽职尽责，努力完成上级下达的命令和任务。可以说，西莲塘村的扶助扶贫工作，提供了最好的工作岗位，成就了两个有才华能力的青年人。

钟陈东心花怒放，看着继南毫无顾忌的发自内心的微笑，急不可待地开口，“这些图纸是为你准备着的。”

“这份责任好大。”继南边说边看着图纸。

这时，钟春智走进办公室，看着星期天还在认真工作的同事，就用很轻松的口吻说，“队长和主任，不出去走走吗？听说红橙结果实了。你们看过红橙结果实吗？那是一个个青黄不接的果子，在红橙树枝里伸出来，天天吮吸着阳光雨露，一天天长大。”

钟春智把红橙吹得上天了，钟陈东顿感他的真实意图，说，“主



任想让我们见识一下红橙之乡的红橙啊？”黄继南接着也说，“来到了红橙之乡，不能错过满山的红橙风景。”钟春智已是有备而来，听到两个同事对红橙的兴趣，说，“欣赏红橙果园，还需要美女向导啊！”

话音刚落，潘帆站在门外，说，“我给你们请来了美女向导。”

黄继南和钟陈东朝窗外望去，明亮的阳光下，冯群仙的脸涨得通红，狂跳的心抑制不住的搏击。她很容易脸红，常为一些小事脸红，而这次的脸红却是铺天盖地。她的心一下子充满了柔情，目光里的柔情像细浪一样蜿蜒起伏。

“怎么回事？”钟陈东问。

钟春智说，“为了宣传西莲塘村的红橙果园，冯如轩说需要请两位帅哥配合拍照。”

潘帆点了点头，笑着打趣说，“这份工作重任，交给陈东和继南了，你们可要好好照顾红橙姑娘。”

潘帆的一番玩笑话，办公室的气氛瞬间活跃起来。

其他同事下村了，这样一来，潘帆就留在村委会值班。

冯群仙看到现在已是网络科技的时代，在网上宣传红橙园比自己到处打广告来得实际，想到曾经有过司仪红橙小姐的念头，自告奋勇挑起宣传形象小姐。她和家里人商量，找上村委会帮忙，扩大红橙园的知名度。冯庆春一向在家族没有发言权，在他的记忆里，家里的事情都是爷爷和父亲掌管，原本有意让他接手管理红橙园的，不知为何，爷爷把远在外地的群仙姐姐叫回家，轩源红橙园就是群仙姐姐说了算。爷爷和父亲的解释是群仙姐姐受过高等学府教育，有过大公司管理销售经验，自然而然她掌管红橙是最合适不过了。

冯庆春高中毕业，在珠三角打过几年工，后来就一直待在家里，守着红橙园。从耕荒地到开红橙园，种上一棵棵的红橙树，他功不可没。空有功劳却无用武之地，他陪伴着妻子和孩子悠闲

过日。时间长了，妻子莫元燕对他的意见有增无减，在家人面前是恩爱夫妻，而只有两个人的空间里，他是“窝囊废”。这种心理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来，现实中又无处发泄。所以当面对一个手无寸铁之力的孩子时，他做出了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来，但他却感到快乐，一种从未有过的从心底的某个角落涌出来的轻松。

今年遇上丰收年，天气持续晴朗，工人管理有效果，资金也到位。当冯群仙提出红橙园的形象小姐时，冯庆春和莫元燕，夫妻两人的争吵从床上移到了红橙园，他们面对着红橙园的丰厚经济收入，已经占据着他们膨胀的利益冲突。

冯群仙接到任务赶来了村委会，看到继南和陈东，她颇为得意，和两个帅哥哥合作一直是她的梦想，如今就实现了。陈东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情很是吃惊，他刚一开口，冯群仙的眼神就让他明白了一切。她看他的眼神仿佛有千般的愁苦，她无法不让自己的两眼脉脉含情。继南倒是很欢喜，刚才在电脑“P”她的人像，没想到她就真实的出现在他面前了。在这之前黄继南一直想找机会告诉她，他不仅仅是喜欢她，而且是爱上她了，可是每次在冯群仙面前他愣是说不出来。现在冯群仙微微笑着和他打招呼，他故作镇定的点头。

冯群仙也不多想了，既然人都在了，她就先上车，几步就赶到车前。钟春智熟悉西莲塘山岭地形，他当起了司机，坐进了驾驶室。

后面的座位，坐着的是钟陈东和黄继南，钟陈东一脸笑容，他的兴趣在车窗外的景色上。黄继南瞥见冯群仙惬意的红脸蛋，装着没事似的说一些红橙园的话题。

冯群仙看着车窗外一株株高大的松树，无视黄继南得意的目光。钟春智专心地开着，载着他们前往红橙园。

车行走在颠簸的石子路上，冯群仙系着安全带，身体不时地碰到玻璃窗，继南所谓细心呵护，轻声叮嘱大家坐好位置，石子



山路容易眩晕。大家听出继南的话里有话，与其他对大家说，不如有意说给群仙听的。群仙听了心就隐隐作痛，众目睽睽之下，他毫无介意，似乎在向全世界宣告，他们两个是恋人。他怎么能这样？

一路上的风景让人流连忘返。从村委会出去后十多公里的村路就进入了红橙园的山路。车子在山路边停了下来，冯群仙从车里出来，长出一口气。山路一旁的松柏繁茂，草木葳蕤，山石秀雅，方圆百里不见人烟，却有成群的绵羊在悠闲地吃草。寂静空灵的碧空下，山野之风更能涤荡人的胸怀。邱伟仙喜欢自然天成的秀丽景色。大山里的溪水依然那样清澈。溪水两岸边岩石林立，远处的山坡绿草如茵，野花遍地。山野里特有的清香吹到车中每一个人的胸中。陈东惊喜地叫了一声，继南不吭声，他望着山间野外的美景。

山路上有几辆大货车，工人们在装着一箱箱荔枝，这是今年的最后一批荔枝了。荔枝园里，黄美莲拿着本子清点着荔枝的数量。陈荣柳笑容满面地对冯如轩说，“今年荔枝大丰收，荔枝价格比往年翻了好几倍呢！”钟春智恰好来到他们身边，听了陈荣柳的话后，说，“在贫困户和种植户之间，你们选择了种植果树。”黄美莲不好意思地看着钟春智，说，“还是村主任有眼光，给果农指了一条发财的路。”大家都笑了起来，陈荣柳说，“这几十箱荔枝是送给大家的，让大家品尝果园的荔枝味道。”钟春智脸上堆着笑容说，“谢谢荣柳和美莲夫妇，让钟队长和黄主任带回去，也好宣传桔乡的品牌荔枝呀。”钟陈东笑着说，“吃了荔枝，还打包回去呀？”黄继南说，“我下村西莲塘村快两年了，见识了十几个品种的荔枝，每个品种的荔枝味道各有千秋。”冯群仙打趣说，“吃过了荔枝，便是红橙味道的时候了。”

路边的红橙草地上，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李华延和儿媳妇莫元燕带领着他们。陈东看到了三个熟悉的孩子：家伟，家应

和丽丽，他问钟春智，“这几个孩子也参与红橙宣传活动。”钟春智摸摸额头，说，“帅哥和美女相配，也需要小孩子陪衬，才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啊！”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陈东总算明白宣传红橙的意图，在红橙园基地录制视频，真实的人物全部到位，老人大人年轻人小孩子，就像是电视搞节目一样，形象生动逼真。

冯庆春扛着摄像机，对着他们一行人录像，他们走到哪儿，他就在后面跟着走到哪儿。有时候为了视频效率，他又走到前头，在一行人之间来来回回跑着。

他们走到了一处红橙园山坡上，满山遍地的红橙树上挂着一个一个龙眼大小的红橙果，青青的果实像极了青蛙的绿眼睛。冯源和十多位果树种植户在交流红橙结果的管理经验。

冯如轩对钟春智说，“现在，附近的红橙果树种植户主动来到自家果园基地进行培训交流，我冯家能做的，一定尽力去做。”

钟春智握紧老支书的双手，感激地说，“支书，村委会只是提供一个水果技术交流平台，你的功劳才是最大的。”

冯如轩和钟春智互相客气地握手的一幕，被冯庆春及时拍了一张生动的照片。冯如轩一家人，三个小孩子，村委会三个人，十二位果树种植户，这些人全部站在一起，拍了一组美如天仙的红橙宣传片。冯庆春满意地收起摄像机，他走到莫元燕身边，逗起他的两个小孩子。

红橙宣传活动拍摄完毕，冯源带领水果种植户往另一个山岭走去。冯群仙提议大家往前面小溪边欣赏更加迷人的风景。虽然冯如轩上了年纪，但他还是坚持要继续走，李华延制止了他。钟春智说，“我先和老支书回去，钟队长和黄主任第一次来双峰嶂，让他们看看桔乡的美景。”然后，李华延也跟着上了钟春智的小车。

天下青城幽，身临其境方能体会到。密林就在头顶上，山涧的溪水清澈，滴流不止，山中松树叶的水滴犹如恋人盈眶的眼泪



随时能滴下来。宁静幽雅的偏僻山路上，只有树叶与滴落的水声；一群游人赶过去，转眼不见踪迹更不闻其声。落满树叶的潮湿的小路与连接溪流的木桥并不好走，继南抱着海玲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与木桥上，与冯群仙低语欢笑。

七月底，溪水的温度依然很低的。大家站在溪边的草地上捡卵石，海玲和海明也想冲进小溪里，莫元燕紧紧抓住两个孩子的手，吓唬他们说，“水里有怪物，会吃掉人的。”两个小孩子就定定站在母亲身边，眼里呈现出惊恐和好奇。

家伟、家应和丽丽见状，来不及卷裤脚竟至跳到水里。陈东来不及拦住他们，就跟随着他们跳进溪里。水很凉，起初的一刻有透心的冰凉，但让人惬意，他开心地笑起来。一路上的山山水水让他感受到大自然的秀美。

冯群仙脱了鞋袜，把裤脚挽至膝盖处，也跳进水里，溪水很清，能看溪水底的卵石与细砂还有稀疏的水草。脚底下的卵石光滑而细小，偶尔有几块大的卵石踩上去很不稳，还有些更大的卵石露出水面来。淙淙而过的溪水流过脚面时有一种撩人心怀的舒缓。

继南站在溪边上脱鞋袜，他也下了溪水里。没有下到溪水里的人，就到了溪边的野草中。

溪水中心，水流很急，冯群仙单薄的身子无法在水中站稳。她的两只手无意中就触到钟陈东干爽的手。在那一刻，冯群仙忘记了周围那么多眼睛望着她，她与他手牵着手，几个孩子也手牵着手，五个人一起过溪流。黄继南赶了上来，抓住冯群仙的手，冯群仙回头一看嫣然一笑。三个青年人，三个少年，六个在紧紧地牵住手，慢慢地走过溪水。

山坡上的野花很多，从远处看成片的野花，走到近处却棵棵不在一块，东一棵西一棵。

冯群仙像个小孩似的，特别兴奋，边走边摘着她喜欢的野花，黄继南不甘落后，专挑她喜爱的野花采摘。两个人采摘的野花，

很快就有一大束。她用一根灯心草把野花扎成一束，跑到钟陈东面前，问他好不好看？钟陈东看着她背后的黄继南，一下子笑了。冯群仙穿着一身白色的休闲行动衫，手持花束，倒像是新娘子般的娇艳可爱。冯群仙站在钟陈东的身边。继南抓拍了几张，陈东与群仙相视而笑的情景也被抓拍进去。

钟陈东侧转身，让开一步，黄继南走到跟前就与冯群仙仙站在一处。钟陈东颇为得意，顺手拿起相机，把继南和群仙站在一起的画面拍进了手机里。然后他翻开相机中的照片让继南看。

相片中的他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其中有一张他仰着头与冯群仙相视而笑时，他的眼里只有她，而她的眼里却看向钟陈东。瞬间，继南的心都凉了，难道她的心里装的人一直是他吗？那自己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钟陈东在翻看手机相片时，冯群仙若有所思地看他一眼。



第二十二章 相亲，做好准备了吗？

夜色笼罩在城市上空，渐渐地千家万户的灯光亮起来了，闪烁的霓虹灯照亮着地面。远处的美景湖大厦上尖塔上的信号灯不停地旋转着，向着周围发出五光十色的光芒。

钟陈东突然意识到，到家了。

窗外月亮隐没到乌云里，灯笼形状的吊灯闪亮着温和的亮光，屋里明亮一片。大厅里坐着一家人，他们安静地看着电视，房门打开着，陈海娟就在门边的沙发上，已做好等儿子回家的准备。钟陈东手提着一箱荔枝出现在门口，陈海娟兴奋起来，距离上次陈东离开家的时间已过去一个月，她天天打电话发短信问候，这回儿子真的回到家了。

钟陈东说了一句，“妈，我回来了。”陈海娟满脸笑容地应着，拿起了荔枝。钟绍堂站起身来，打量一下儿子，以前从来没有如此细心观察，现在一看发现他沧桑了很多，难过地说，“工作很辛苦吧？”钟陈东一怔，父亲什么时候变得多愁善感了，也许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有这种感慨吧？陈东脸上露出笑容，轻松地说，“我喜欢这份工作，能够走进乡村，和村民一起建设新农村。”

陈海娟打开箱子里的荔枝，笑着说，“桔乡是个好地方，盛产荔枝。”陈东拿起一枝荔枝走到爷爷身边，先是问候一番爷爷身体安健，再剥了荔枝壳给爷爷，说，“爷爷，尝尝桔水的荔枝，

你孙子特意带回来的。”

钟绍堂和陈海娟吃着美味的荔枝，也对桔水的荔枝赞口不绝。陈海娟似乎是想起什么来了，突然问陈东，“乖仔，你刚下村工作时，是怎么对妈妈说的？”

钟陈东被母亲突如其来的话蒙住了，除了好好工作，他想不起还有其他什么的来？见陈东一脸傻傻的模样，陈海娟就说，“你是不知道了吗？好吧，妈妈告诉你。”陈海娟清了清喉咙，表情严肃，她认真地说，“当初你那句在桔乡带个媳妇回家，让为娘兴奋得几天睡不好觉。大半年过去了，你的桔乡美女还没出现呀？”

陈海娟的话一出，她自己都有点后悔了，故意装作不知情的样子不停地把荔枝送进嘴里。早在一个月前，陈东带冯群仙出现在家人面前，还认定她就是未来媳妇了。但未获得陈海娟认可。虽然儿子娶的是自己爱的女人，和自己过日子一辈子的是妻子，但在现实面前，很多未来儿媳在经过婆婆通行证这一关需要重重考验。钟陈东以为这样的事不会降临在他身上，事实证明，有些事远远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爷爷明事理，他变得越来越少话了，但儿媳妇的话似乎触动他的神经了，他说，“陈东给你领回来了。”

看似毫无起作用的话，却在钟绍堂心里荡起涟漪，他向来站在妻子一边，现在他壮着胆子为儿子说话了，他理直气壮地说，“差不多就行了吧，时间长了，和谁过日子都一样。”

陈海娟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别人这样说倒是没有什么，同床共枕几十年的夫妻，他居然说出来了。她抬手就往钟绍堂脸上一拍，厉声说，“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你还有没有责任心？什么差不多？什么和谁都一样过日子？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妻子吗？”

陈海娟连珠炮般的发话，让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吃惊不小，因为他们都没有见过发起脾气的陈海娟会让人如此害怕。爷爷默



默地站起身来，看了看陈海娟，又看了看钟绍堂，最后把目光转向钟陈东，轻声说，“陈东呀，自古以来，不孝为天，无后为大。你是读书人，又是公务员，自己衡量。”爷爷说完话，钟绍堂赶紧扶起老爸，扶着他走进靠厨房的房间。

钟绍堂从房间出来时，陈海娟依然是一副气势凶凶的样子，她板着脸说，“陈东，几天前邻居凤婆介绍个好女孩，她芳龄二十八岁，是高中语文老师，名叫邱伟仙。”陈东头脑里闪过的是冯群仙，母亲又说，“人家等着你回来见面，明天你们在新世纪餐厅见面。”

新世纪餐厅，每次上班时开车经过这里，钟陈东都会看上几眼。这片区域，大多数是商品贸易，南北大道两边就有五六家豪华高档的酒店，这些豪华气派的酒店是有钱人常光顾的地方，每天从酒店出来的女人打扮得时髦，用珠光宝气和浓妆艳抹来形容不为过。因为工作原因接触的是高层领导和商界人物，钟陈东留意一下这里不是没有道理的。

餐厅，陈东看到靠南窗的位置上坐着一位气质出众的女孩子，她打扮精致，一身粉色旗袍裙子合适得体。只见她两手放在桌面上，眼睛望向窗外来来往往的车辆。

陈东断定她便是邱伟仙，不知为何，他心里却出奇的平静。他轻声地说，“你好，你是邱伟仙吗？”

邱伟仙回过头来，看见一个英俊青年人，她心花怒放，脸上呈现迷人的笑容，说，“我就是邱伟仙，你是钟陈东，凤姨介绍来相亲的吗？”

钟陈东心里很不悦，不过没有表现出来，开门见山的相亲方式虽然是开放式的，但给人的感觉很随意。他点了点头坐在她对面沙发上，拿起菜谱单说，“喜欢吃点什么？”

邱伟仙没有心思听他点的菜，而对他个人更感兴趣，说，“你在住建局上班，还是中层干部，福利好，工资高。有房有车，追

求你的女孩子很多吧？为什么要来相亲呢？”

钟陈东没有心情点菜了，他合上了菜谱，让服务员送来两杯奶茶。

一下子，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服务员送上来两杯奶茶，邱伟仙边吸着奶茶边说，“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钟陈东吸了一口奶茶，说，“你的意思我是个多情的男人？有女朋友了，还要来相亲？”

邱伟仙眨着大眼睛，想了想，说，“一个男人真的有女朋友，还要跟另外一个女孩子相亲，除了多情，还有两个字：卑鄙。”

钟陈东不说话了，他面无表情。邱伟仙细细打量一下钟陈东，她收起满意的表情，说，“既然你坐在相亲这个位置上，说明你还没有结婚对象。”说完，邱伟仙还不忘记偷偷瞄一眼钟陈东，看看他脸上的表情变化。钟陈东坐得很端正，邱伟仙又说，“你的条件，你的个人，我都满意，我呢？你有意见吗？”

钟陈东看也不看她一眼，淡淡回答，“没有意见。”

邱伟仙无法忍住喜欢的表情，她像吃了定心丸，说，“那我们见家长，结婚吧！”

钟陈东吓得一下子站起身来，他说，“我还有点事急着要去处理，不奉陪了。”说完，他埋了单朝外面走去。

邱伟仙静静地看着生气的钟陈东，她不觉得难过，反而好笑起来。她咬着牙齿，一字一字地说，“钟陈东。”

起风了，秋风吹拂，凉爽的办公室让人更加努力工作。钟陈东忙完手上的工作，坐在办公椅子上休息一会。闭上眼睛，群仙古灵精怪的画面出现在头脑里，他仿佛看见她那双轻微淡远的眼睛里调皮的笑意，能听见她温柔的喃喃低语与爽朗的笑声，能体会到她纤细的手拉着他干爽手指的温柔。他感到，群仙就在他的身边，凝视着他的双眸，倾听他的心声。

周海波手托着一份文件进来要陈东签名，陈东仔细看了一遍



文件，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周海波看着脸色凝重的陈东，关切地问了一句，“陈东，你下村工作，整个人都瘦了。”

父亲也曾这样子说他，他们都关心他，心里有爱的人才会有样担心。钟陈东笑了，他问周海波，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周海波知道有人住进了他的心里，他遇到了爱情。只是他能说些什么呢？就安慰陈东说，“是个敢担当挑责任的人，不管遇到什么，属于你的不会失去，不是你的终究流走。”

很经典的一句话，有些人看似木纳呆笨，但能透过心灵去观察对方，说出惊人话。周海波便是这种人，钟陈东记在了心里。

一想起群仙，陈海娟惬意全无。凉风习习的秋夜里，她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热气沸腾，这种热气急剧了她脆弱的神经，陈东在走着一场危险的婚姻战场，她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受伤下去，她要站出来，阻挡这场可怕的战斗。

陈海娟报了乡村旅游观光采摘水果团，目的地是桔水荔枝果园。陈海娟与旅游团的十位中年妇女一同向着双峰嶂出发。陈海娟的生活规律有序，朝九晚五的上班一族，规规矩矩地过了大半辈子。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农村了，这次真实地接触乡土乡村是第一次。

大家来到双峰嶂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这个时候正是一天天气高温时间，阳光格外灿烂。这里的树与市区里的树不一样，更加苍翠茂密，有一种青山压顶的感觉。仰望高耸入云的双峰嶂，人类在它面前太渺小了。陈海娟心里更有一种悲哀，她既看不到前方的希望又看不到退路。在社会欲望与道德的高速运行的列车上，人不由自主地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行，并不清楚将会到达何方，一切都是未知数。

双峰嶂山脚下，带队的是一位年轻女子叶怀影，二十六岁。四年前，她和老公离婚，她带着四岁的女儿净身出户。如今她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在城里买了商品房，还让女儿上了幼儿园。

一个年轻女子做到这个高度，非同寻常之人。一路上，九位五、六十岁的大妈听着叶怀影的吩咐，叶怀影让她们往西她们也不往东。下了车，年纪稍微小的一位五十岁大妈叫嚷着，要去望耸入云霄的林海。其他人都不同意，叶怀影严肃起来，不能因为一个人影响整个团队。叶怀影不经意地看向左侧，一双轻微淡远的眼睛进入她的视野。一身体闲服的钟春智朝她们走来，叶怀影一眼就认出了钟春智，她向大家介绍钟春智：他是西莲塘村主任，钟春智。钟春智一派殷勤优雅的微笑，热情和她们握手。钟春智向她们介绍西莲塘村，桔乡的水果一年四季应有尽有，最数有名的是两大果园。一处是桔水荔枝园，一处是轩源红橙园。夏季观光采摘荔枝，到了冬季便可游览红橙园。

大家听了钟春智宣传西莲塘村的品牌水果，发出赞同声。陈海娟听陈东说过冯群仙的桔乡红橙园，就随口问了句，“听说有位回乡创业的桔乡姑娘，她种植红江橙。”钟春智笑了笑说，“桔乡创业的姑娘很多，不知道这位女士说的是哪位？但有位冯群仙姑娘家的红橙园是出了名气的。”

“冯群仙。”陈海娟在心里想着，她睁大了眼睛，似乎不可置信地看着钟春智。钟春智回头看着陈海娟，两个人并不相识，现在是第一次见面。陈海娟平静下来，假装不熟悉冯群仙的说，“我们到了荔枝果园，可以看到这位叫冯群仙的姑娘吗？”

钟春智说，“今天很不凑巧，她在她的红橙园。但是你们想见她，我可以给个电话她的。”大家七嘴八舌，有妇女说陈海娟多管闲事，乡下有女强人，城里也有女强人。陈芳看了一下茫然的陈海娟，又看着钟春智掏出手机拨打电话，她说，“钟主任，你亲自带路游果园，我们很荣幸，这位红橙姑娘以后有机会再见面。”

钟春智已经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冯群仙，听说村主任带领一群城里大妈观光果园，顺道到她的红橙园看看，她答应了。



钟春智挂断电话后，说，“没关系了，我没有说你们要见她，只是要游览她的红橙园，她同意了。”

叶怀影恍然大悟，伸出大拇指对钟春智说，“主任工作做得到位，一来我们可以观光红橙园，二来还能见识红橙园主人，高，实在是高明。”

钟春智作为西莲塘村的一名村干部，他有责任和义务对每一个来村子游览的客人的热情招待。每次有旅游团下村前，钟春智的工作做得安全又出色。现在他把这群大妈级的旅游团带进了桔水荔枝果园，让这群城里来的大妈尽情享受乡村的采摘荔枝的乐趣。陈海娟在荔枝园里这边走走，那边看看，在这棵荔枝树旁拍个照片留念，又走到那棵荔枝树底下摘了几串荔枝。她把一颗荔枝放进嘴里，含了一下说，“荔枝味道不错。”

在山岭上的一条山路，山路旁边立着一块醒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轩源红橙园。

陈海娟问大家，“这边山岭便是红橙园，荔枝园和红橙园原来是邻居呢。”

叶怀影很是好奇的说，“果园两家亲，今天见识了。”

她们欣赏着山岭的景色，一个女孩子朝她们走过来，她妖娆的身姿在那身运动衫下更显柔软，乌黑的鬃发，被紧紧地束在脑后。

冯群仙放下电话，急急朝钟春智赶来，没想到她在这里遇到这些大妈们。她跑到她们面前，有礼貌地说，“你们好，欢迎来到桔乡。”

叶怀影她们一下子怔住了，虽然知道是冯群仙，但在异地他乡偏遇陌生人，她们还是拘谨起来。

“我是钟春智主任介绍过来的迎接你们的，我叫冯群仙。”冯群仙热情洋溢，大家一下子被她纯朴的样子逗笑了。看到冯群仙向她们跑过来时，陈海娟尽量让自己镇定着，不慌张不说话保

持平静。

冯群仙和叶怀影说过话后，在人群中发现了陈海娟，她一下子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陈海娟怎么会在这里。但陈海娟一副冷漠的表情，让冯群仙明白她的心思，她是不想被冯群仙打扰。

直到她们兴奋地走向红橙园，冯群仙轻声地问起陈海娟，“阿姨，你也来了。”

冯群仙满脸生花，一双闪着亮光的眼睛光芒四射，更唤起她的雄心志气。陈海娟没有丝毫动摇她的决心，她果断地告诉冯群仙：“请你离开我儿子，不要纠缠他了，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听了陈海娟的话，冯群仙的心像天空塌下来一样，整个身体微微凛抖。



第二十三章 奔向爱情的路

红橙园里依旧是进进出出的人们，有远道而来观光的游人，有劳作的果园工人，有商贩的客户。在红橙园一处偏僻的草地，冯群仙呆呆地站着痛苦不堪。钟陈东的母亲可谓用心良苦，她从三十多公里外的地方过来，就是捎来一句话，要群仙和陈东结束关系。恋爱开始也是结束。她一直告诉自己要远离陈东，躲得远远的见不到。可命运竟然如此捉弄，越是用逃避的方式解决问题越是走得近还扯不清。

冯群仙想得越多思绪越乱，这种事能与谁说呢？与妈妈说，定会搅得家里天下大乱的。继南既是群仙的好朋友，又见证了他们的兄妹经历，是最好的倾诉对象。痛苦中的群仙并没意识到，她倾倒的苦水会带给继南烦恼。

群仙打电话给继南，约他在九洲湾农家乐见面。黄继南已经在去九洲湾农家乐的路上，接到陈东的电话。一听到陈东的声音，就气不打一处来，好像他与群仙原本发展的恋情被陈东插手闯了进来，陈东的出现，让爱情故事的情节发生了改变。如今看不到结果。他真恨不得骂陈东一顿，陈东对继南说了些西莲塘村的扶助工作，他这个星期将在住建局单位办城北开发新区的事情。继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不知为什么，一想到那傻小子，会气得发呆，继南就笑起来。

冯群仙并不想在知己的异性面前痛哭流涕，见到黄继南就像见到能倾听她倒苦水的观音菩萨，憋了半天的泪水倾泻而出。见到伤心失意的群仙，继南的心更为难受。冯群仙的精神意志仿佛跨掉，她为另一位男性流的眼泪更让继南痛苦。她的爱全给了那傻小子，连陪伴在她身边嘘寒问暖的“哥哥”都常常被忽略。继南让群仙尽情地哭，以他兄长的胸襟安抚她破碎的心。

冯群仙难为情地苦笑，心中郁积的痛苦之河流尽，眼泪总是能带给人宽慰。释放了内心的痛苦后，冯群仙整个人都轻松多了。黄继南关心地看着她，说，“你想吃点什么？”

群仙面无表情，摇了摇头，“我什么都不吃，你要吃点什么？”

黄继南笑着说，“你一整天都没吃饭了。吃点清淡的，再加一个桔水牛杂汤。”刚好他点的一道菜，菜谱里已没有这道菜。继南侧着头与服务员交涉，他恳求，能否特意做这道菜，费用可以加。服务员表示要请示一下。

群仙就爱吃牛杂汤，它的色香与清甜有着南方的细腻与朴质，这正是女性需要补充的营养素。这是他们聚在一起常吃的菜，每次他都点这道菜的。他对她一向都怜香惜玉。他为什么不对自己好点呢？只顾对她好，那无望的爱情，难道还有燎原之火？

群仙苦笑着，说，“你点喜欢吃的，别只顾着我。”

继南安静地望着群仙，说，“能为自己喜欢的女孩做点什么，这是我喜欢的事。”他刚说完，服务员过来说，可以做这道菜但要加费用。

黄继南开心地笑起来。

那天继南提着从桔水果园带回家的荔枝，特意骄傲地说起了群仙回乡创业办果园的奋斗事迹。父亲和母亲高兴得手舞足蹈，以为自己的宝贝儿子终于找到了归宿。母亲更是购买一些结婚时用得着的物品来装饰这个家。这个家眼看着渐渐地变得有了生机，等待着新的成员到来。



他的屋子出奇地整洁，流露出清爽与舒适的气息，他闻到了鲜花和掌声的婚房气息。房间里处处流露出他的心迹。许多装饰像是专门为他精心设计的，就准备着等他结婚那天用的。客厅里粉色荷叶的落地窗帘，宽敞明亮的大厅玻璃窗，一览无遗的九洲河美景，让人陶醉在每一天的新生活里。

夕阳西下，黄继南站在阳台前凝视着。他并非望着夕阳晚景，而在沉思默想。群仙在红橙园里向前奔跑窈窕的身影，定格在他的脑海里。他在想，第一次认识的群仙，和后来认识的群仙，在不知不觉中，他爱上了她，可是她爱上他了吗？

迟疑与踌躇只会让人失去机会，继南突然做了个果断的决定。他走到柜子前，拿出了藏了很多年的婚戒，是时候发挥它的作用了。

继南的心思并不在吃饭而是细细地查看她，她秀口半开，细嚼慢咽。看见她神色安然，心情愉悦。他眉宇间的担忧消失了。

冯群仙抬起头来，问他为什么不吃饭。继南望着她，没有说话。群仙感觉到有什么事将要发生，他的眼神告诉她，他是个痴心专情的好男人。可是她的心已有所属，再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走进她的心里。

冯群仙把碗筷往面前轻轻一推，拿起餐巾纸抹了抹嘴角，她已经吃饱饭了。黄继南静静地看着冯群仙，她也看着他。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对方，突然继南掏出了婚戒，把群仙的手拿过来，说，“群仙，请你嫁给我。”

幸福来得太突然。群仙惊得睁大眼睛，呆呆地看着黄继南。黄继南双眼充满期待，他痴情地等待着群仙的接受。好不容易从震惊的表情恢复平静，群仙抽回自己的手，从位子上站起身来，果断地说，“继南，请收回你的诚心。我们是不可能的。”

继南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他想要抓住她的手，她却用力地抽回去，然后在继南错愕的表情里决绝地向前走去，那背影是

那样坚定和飘然。

一夜未眠，冯群仙的心无法平静下来。好不容易过去一个痛苦的坎，突然又冒出另一个更大的坎等着她去挑战。她不会把另一个男人的求婚当作一种幸福了，更不会看成是幸运的一种炫耀。她真的累了，极度的疲倦与困顿浮在脸上。

第二天清晨，冯群仙驾驶着小车朝城里出发，她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远方有没有容纳她的地方。她像一个流浪者到处跑，居无定所，心无所属……

“良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钟陈东像往常一样下班后开着小车驶出停车场，然后来到大院门前的中环大道。从中环大道往南拐进南北大道，再到美景湖路就是回家的终点站。

车子缓慢开在中环大道上，邱伟仙仿佛从天降似的出现在路边。她手捧着一大束鲜花，看见钟陈东的车开过来，她特意挥了挥手，走出来拦在车子前面。钟陈东定睛一看，是那个只见过一次面的相亲女子，也不知怎么回事，那次相亲过后，原本没放在心上的一个相亲女孩，突然横空进入他的生活里。

他下了车，她朝他走来，露出温柔的笑容说，“送给你的花。”

陈东没有接她的鲜花，淡淡地问她，“你怎么找来这里了？”

邱伟仙笑嘻嘻的，她一点也不伤心，反而很高兴，说，“我喜欢上你了，我追求你可以吗？”然后她硬是把鲜花塞进陈东的手里，陈东拼命推开，邱伟仙就假装向他身上倾斜，要倒在他的怀里一样。陈东吓得连忙往后退。邱伟仙步步逼近陈东，陈东步步后退。

冯群仙找了个位置把车子放好，向陈东的方向跑过来。陈东退到了一棵树旁边，眼看着邱伟仙扑倒在自己的胸脯里，在躲闪与原地不动时，陈东选择了原地不动，因为躲闪会摔伤一个女人，他情愿受伤的是自己。邱伟仙心想事成顺势扑倒在陈东胸前，她



偷偷地笑了。陈东则是一副受惊的表情，挺直胸脯，高举着两手，不知所措。就在这个时候，冯群仙出现在两人面前，她看到陈东怀抱里居然是一个陌生女孩子，像是有人向她泼了一盆冷水，她的心都凉透了。

看到突然出现的群仙，陈东赶紧把邱伟仙扶好，自己闪到一边去。邱伟仙好奇地问陈东：她是谁呀？陈东没有理会邱伟仙，他向群仙走去。群仙好不容易安抚受伤的心，在陈东朝她走来时，她突然像疯了似的向街道跑去。

中环大道车来车往，一辆疾驰而来的小车看到突然出现在路中央的群仙，车主来不及紧急刹车，瞬间就朝群仙撞了过去。

群仙倒在地上时，听到了陈东向她跑过来的叫喊声：群仙，小心……

马路上空回荡着陈东撕心裂肺的声音。紧接着 120 救护车赶来了，群仙被送进了人民医院抢救室……

陈东在手术抢救室前踱着脚步，接到通知的家人和朋友陆续赶来。黄继南看到陈东就抓住他的衣领质问他，“你对群仙做了些什么？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

陈东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他没有做出任何反抗，让继南抓小鸡似的严刑拷问，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一会儿，手术室的门打开了，医生通知家属可以进去看一下病人。

李华延在冯源陪同下急匆匆赶来医院，进了病房，看到躺在床上毫无知觉的女儿，她的泪水流个不停，她声音嘶哑地说，“群仙，我的女儿，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呀。你让做妈妈的我怎么活下去呀？”

冯源脸上满是泪水，他的眼泪和妻子的哭哑声一样，心里痛苦得说不出话。莫元燕安慰母亲说，“群仙姐姐不会有事的，我们还等着她回来看红橙园呢。”

莫元燕的话无法消除母亲对女儿的痛苦，但有些安慰的话稍微让她内心好过些。冯庆春始终是一副很悲伤的表情，他从病房里出来，抓住钟陈东的手臂就吼叫起来，“你对我姐做了些什么？你这个薄情的男人。”陈东茫然无措，一句话也说不出。

病房里只有陈东在守着群仙，他抓着群仙的手默默地掉眼泪，泪水流在脸上，顺着脸颊掉在衬衫上。他没有忍住，像一个做错的孩子在群仙面前掩埋着脸无声地痛哭。

陈海娟看到儿子那悲伤的一幕，瞬间有什么东西刺痛她的心里，在母亲生病时，他从来没有这样哭过。陈海娟的心都碎了。

钟陈东给熟睡着的群仙整理床单，离开病床要走出去时，突然看到出现在病房门的母亲，他一下子呆住了。

陈海娟脸色凝重，朝病床上的群仙看了看，群仙像个熟睡的孩子安静地躺着。她沉重地吸了口气，突然有一股无法释怀的怒火，她伸出右手往他脸上重重一拍，厉声说，“没出息的家伙。”然后，转过身朝医院出口走去。

邱伟仙站在医院出口像是寻找什么人似的左右顾盼，陈海娟的身影映入她的眼帘，她快步迎了上去。陈海娟心里有一股莫名的火气，面色凝重。邱伟仙轻声问了一声“阿姨”便不敢吭声了，只是紧跟在她身后。陈海娟走了一段路，发现邱伟仙一直跟着她，她停住脚步，邱伟仙也停了下来。陈海娟稍微让自己放松心情，细细打量一番眼前这个可爱的女孩子后，她收起满面的神情说，“伟仙，你是个好姑娘，哪个男子娶了你是前世修来的福气。”

邱伟仙明白了什么，明明知道没有结果的事情，她却打破沙锅问到底，说，“阿姨，你意思是说陈东不愿意和我交往了。”

想到陈东在群仙面前痛苦流泪的一幕，陈海娟原本放松心情又低沉了下去，她叹息一声，发出沧桑的话，“我可以教育他好好读书，上大学找份好工作，却掌控不了他的姻缘。伟仙啊，好自为之吧！”陈海娟说完，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人海里。邱伟



仙茫茫地望着她的背影渐行渐远，定定地站了很久……

钟陈东又回到群仙的身边，他不能因为母亲的私心而再次让群仙受到伤害。他唯一能保护她的便是守望着她。继南看到陈东守着群仙身边，他坐在病房门前的椅子上，从傍晚等到天黑，黑夜降临。陈东走出病房，和继南对视一眼后，他默默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继南站起身来，有些话他要群仙说，因为他害怕群仙再一次离开他。

群仙睁开微弱的双眼，看到继南，只是吃力地说了声，“陈东……”

听到群仙有气无力的话，陈东赶紧跑进了病房，来到群仙床边。陈东自责地说，“群仙，都是我不好，让你受伤害了。”

群仙无力地摇了摇头。继南握紧群仙的手，他哽咽的话不停地说，“是继南的错，是继南的错。”

钟陈东心里更加难受了，明明错的是他，继南却把责任推在自己身上。

冯群仙吃力地说着话，“你们都没有错，没有错。”

“好了，大家都别自责了，这是群仙的命呀。”李华延走了进来，她好心地提醒两个青年人守着群仙大半夜，要用晚餐了。

继南和陈东换了地方，在医院附近的大排档，两个人喝起了啤酒，平日里不喝酒的他们，今天却意外地喝起酒来。酒喝多了，藏在心里的心事难免吞吐出来，两人你一杯我一杯接着喝，几杯啤酒下肚，两个人都有些醉意了。

继南陆陆续续地说，他和群仙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桔水街上，群仙第一次叫他“哥哥”温暖他这辈子的心田，也就是从那时起，继南想要是再能遇到这个天上掉下的“林妹妹”，他要娶她为妻，给她一辈子的幸福。

陈东听着继南的话，挣扎的内心一下子平静了下来，直到这时，陈东才知道继南是发自内心的深爱着群仙。他知道自己也深

爱着群仙，从第一次不经意的两车相撞就在他心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他忘不了她的古灵精怪，忘不了她的柔情暖意，他以为他会和她今生今世相偕，相伴到老，却在现实中上演电视剧的狗血恋情。在三角恋的爱情里，总有一个人退出来，成全另外两个人，让别人幸福，也是让自己幸福。

群仙住院的几天里，群仙的母亲李华延整日在医院里守着她，忙来忙去，病倒了。惊闻群仙母亲操劳女儿过度在家养病时，继南忙放下手头工作去了市里的人民医院，他守在群仙病床前，对她说你怎么那么傻，为了一个男人，天底下就只有他一个男人吗？我是如此深爱着你，你却视而不知。群仙默默地流眼泪，眼前的男人是真心的爱着她，可是她却无法把他装进心里。

继南守着群仙从凌晨直到天亮，清晨，陈东出现在病房，继南看着陈东，突然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话可说，仿佛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继南看看熟睡中的群仙，想了想，转身走出病房。

隔了一天，钟陈东捧着娇滴的鲜花来到群仙病房。

“恭喜你出院。”是陈东祝福的声音。

“谢谢。”群仙把鲜花抱在怀里，喜悦地说。她看起来精神好多了，气色也有些红润。

陈东给群仙办了出院手续，开着小车载着群仙回到西莲塘村。



第二十四章 有一种味道是“橙乡味道”

大家在客厅里喝茶、聊天。冯如轩喝着茶水慢慢诉说着红橙园将来的发展，钟陈东不适时机提出自己的意见，两个人温馨交谈。坐在钟陈东旁边沙发上的冯群仙泡起了良城有名的茗皇茶叶，纤细的手指握着茶壶，把第一次泡的茶水过滤掉，然后从热水壶里倒下开水，沉泡五分钟可饮用。

冯庆春听着爷爷和钟陈东说着红橙园的事情，眼里满是不屑，尽管心里委屈却不表露出来。莫元燕坐在他的身边，他向来包容迁就妻子。有妻子在的地方，他就有不言多的表现。海玲和海明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机上的动画片。莫元燕管教得好，客人来了，两个小孩子年纪虽小，却懂事听话。

阵阵香味从厨房里飘过来，冯源掌勺忙得不亦乐乎，李华延忙这忙那，其间莫元燕走过来帮忙，端菜摆碗筷。李华延看着五味俱全的各式菜式做得差不多了，她嘀咕着，“继南怎么还不来？”

冯源炒着菜，转过头说一句，“给过电话他，他会来的。”

黄继南说到就到了，一辆白色小轿车驶进了院子里。继南手提着一袋水果和一大束鲜花下了车，朝大楼客厅走来。

“恭喜你出院。”

冯群仙接过继南的鲜花，眼里满是幸福。

大家坐在桌旁用餐，李华延脸上一直堆着的笑容，今天是个

好日子，她的心情特别高兴。她给陈东夹菜，又给继南夹菜，搞得陈东和继南还没动筷子，碗里已经装满了各款式的菜，海鲜呀鸡肉呀。冯庆春整个席间默不作声，只顾着埋头吃饭。莫元燕看着母亲热情洋溢地对待两个青年人，便装模作样的学着网络上的故事说，“看来今年是桃花年，我家姑娘遇上真命天子了。”海玲也不知是从大人那里学来的，还是自己会的，她童幼无知地说，“姑姑要被别人带回家哟。”海玲兴高采烈，叽叽喳喳，莫元燕听了洋洋得意，却假装骂海玲小孩子家不要乱说话。

钟陈东和黄继南不淡定了，两个人的身体同时微抖了下，大家的目光看向冯群仙。冯群仙冷静沉着，在那么多人面前，她也没有隐瞒了，就把连日来心里的想法说出来，“我个人的事会处理好，但目前最重要的是先稳定事业，把红橙园做好。”

说到这里，群仙认真真地说，“我一直有个规划目标，在良江城开间销售红江橙和家乡特产水果的公司。”

大家交头接耳，冯源说，“主意不错，红橙园是要有间正当渠道规模统一的销售公司，这样可以向全国各地打开销售的路子，也可以帮助乡亲们销售水果。”

冯如轩也表示支持群仙的做法，说，“公司是要开的，越大越好，良江市一年一度的红橙节快来了。”

冯如轩说完，钟陈东说，“12月8日红橙家电开幕式，为期五天时间。”

黄继南默默听着大家说话，这时他发表自己的想法，说，“良江市每年一次的红橙节，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传红橙之乡的品牌水果红江橙，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和机会。”

冯群仙看着大家，说，“大家给个建议，给公司起什么名字？”

屋子里安静了下来，大家陷入沉思中，一会儿，陈东愉快地说，“橙乡味道公司。”

冯群仙点头赞许，笑嘻嘻地说，“橙乡味道公司，这个名字



好听，符合土生土生的地方特点。”

继南表面上表扬钟东起的橙乡味道公司名字，心里却沉重起来，因为他知道，无论如何他都走不进群仙的心里。

冯群仙为橙乡味道公司奔波。钟陈东选出良江城几个商业街道的位置给群仙参考，最后群仙相中了位于南北大道新世纪酒店旁边的商场。

钟陈东带着群仙走进一百多平方米的大型商业商场，群仙对着商场的每个角落细细观察一番，然后又从商场内走到商场外面，看着街道上络绎不绝的人流，群仙很是满意这个位置。钟陈东又解释一番，他上班必经的地方，对面是中环大道，中环大道北是他的工作单位。新世纪酒店是良城市中心座标酒店，餐饮住宿娱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酒店，人流量密集，是投资首选的地方。

群仙做事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确定了橙乡味道公司的商铺。橙乡味道公司是个二层楼体的铺面，第二层的狭层可以住人。现在的开发商在建设铺面时，已经考虑到很多问题，连经营和住宿都一起解决，所谓的“一铺养三代”。

陈东找到了出租商场负责人，在陈东的帮助下，群仙交了各种证件办理了商场租赁手续。从商场出来，群仙感觉轻松多了。

两个人并肩行走在大街上，从南北大道往北方向慢慢行走，天上轻飘着轻纱般的白云。钟陈东说起近年来良江城市的规划发展，城北开发新区和城南开发新区，碧桂园、万科等闻名的楼盘进驻良江城市，沃尔玛、华润、卜蜂莲花连锁超市进驻各个商业广场。冯群仙雄心壮志，大有干一番事业的决心。说到未来理想，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似有心有灵犀一点通不说话也能知道对方的心思。

一阵细雨飘来，他俩来不及躲，身上洒上清清的雨水。不一会儿雨又停了，夏季的天气就是这般，来得快去得也快；风和日丽飘来一片云就引来一阵儿雨，一阵风过来，雨就到那边去了，

这边雨水涟涟那边艳阳高照。

他们为了躲雨，猛得一下子就靠在一起了。太近了，可以听见彼此的心跳，群仙羞怯地看陈东一眼就桃花朵朵。她不胜羞怯的娇憨，惹得陈东心旌荡漾，他猛得把她拉进怀里，她则扣紧他的双肩。她感到自己的心又“咚咚”地跳起来，血液如同溪水般地汨汨地流遍全身。他想确定她爱他的心而她想确定想要得到他的心。两个人的亲密接触，彼此确定了爱的心。

他们手牵着手行走在树底下，午后斜阳从枝丫间照进来，晃花了群仙的眼睛。她的脸上，印满了光怪陆离的斑影。周围的叶丛与娇艳的花朵到处是颤悠悠的光斑。街道上满是拥挤的人潮，两个人走着走着，一下子被涌过来的人群分开了，群仙走在前头，陈东跟在后面。群仙回过头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与陈东走散了，她站在原地。陈东在人群里焦望，群仙的身影消失在人海里。这时，有个算命的中年妇女走到群仙面前，一下子抓住群仙的手说，“姑娘，看你面相，定会苦苦寻找着一个人。”群仙惊讶她为什么会这样子说？这个时候，陈东朝她们走过来，拉着群仙的手说，“我就是她要找的那个人。”被陈东拉着急急往前走的群仙，忍不住回头看着那位中年妇女，她脸上呈现出捉摸不透的表情，冲着群仙笑了笑走进人群里。

陈东拉着群仙的手边头也不回朝前走去，他说在大街上遇到这些好心人，她们好心给你算命，到最后却是你走进她算命的圈子里。群仙发出“啊”的一声，陈东的说法，让她觉得那位中年妇女说的话似乎是对的，可好像又是错的？

两个人去了工商所，群仙办了营业执照。不知不觉间，太阳的影子从树梢上消失了，他们惊异时间的流逝。一看时间早过了预定返回的钟点。既然晚了这么多，他俩反而不着急。他们原路返回，沿途的景色依旧，还是繁茂的蔷薇，生机盎然的灌木丛，然而他们的心却与来时不一样了。



两个人一起去了新世纪酒店餐厅，点了自助餐用晚餐。群仙对陈东说，“橙乡味道公司的成立，陈东功不可没。”陈东耸耸肩，不以为然说，“我看到一位橙乡姑娘的理想目标，她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

群仙说橙乡公司成立，走上正轨的话，她要考虑自己的婚姻事情了。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不仅仅是想做个商场上的女强人，她更想做女人中的佼佼者，女人中的女强人，而不是男女面前平等的女强人。陈东明白群仙的意思，她是个有着传统观念的好女子，不想依附任何人生活，她要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让自己过上她想要过的那种生活。在拥有这种生活时，她更多的是渴望有一个家，一个温馨宁静的港湾。有一个爱她的男人，还有个属于两个人的孩子，幸福美满地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世间这样的女子何其难得？陈东梦里都会梦到他和她走进婚姻的殿堂，她穿着洁白的婚纱，他穿着白色的衬衫，两个人手挽着手走在沙滩上，时间定格在岁月里的相片世界里。

可是还有个更爱她的男人一直守护着她，他变得犹豫不决，他是个感情专一爱情至高无上的男子，但在这场感情里，他无法做到只让自己一个人快乐。

赞同群仙的一番话后，陈东表述了自己的想法，他把话题扯开了，说到继南身上，说继南是个好男人，会让他心爱的女人幸福一辈子的。

群仙突然就站起身来，神情冷漠。陈东从未见过她如此严肃的表情，在爱的感情世界里，她分得清楚。陈东对群仙的爱慕之情又更上了一层，尽管知道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出色女孩子，但经历过各种变化诱惑，她还是保持着开始的初衷，这才是最难得的。

群仙知道陈东说的意思，继南爱慕自己，想成全她和继南的爱情结果。群仙深爱的人是陈东，陈东是知道的，他在逃避吗？群仙脸上现着冷峻，她严肃地说，“我爱上的人不会因为另一个

人而改变的。”陈东听着，发出哽咽的话，“群仙，我明白你的意思，目前集中精力把公司办好。”

群仙一下子坐在了位子上。过了一会儿，又说，“陈东，我只想问你一句，你会因为长辈反对放弃我们的爱情吗？”

陈东想起母亲冷漠的表情，想起在医院给他的一巴掌，陈东淡定地说，“群仙，我和你一样，决定爱的人不会放手的。”

群仙突然抓住陈东放在桌面上的手，紧紧地抓着，她害怕万一放手了，陈东就会被别的女人抢走了……

“橙乡味道公司”成立开张，各地送来的花篮装满了店铺门前的两则，冯群仙欢喜地接受每个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在庆祝午宴上，冯源向各界人士夸奖了女儿群仙，群仙微微笑着，一副气质优雅的从容表情，她的音容笑貌和事迹被本地记者采访，一时间，冯群仙成了大众聚集的光环。

钟陈东和黄继南坐在桌椅上，安静地观看着被记者采访的群仙，冯庆春失落的表情却进入陈东的眼帘里，自从冯庆春悄悄带着家伟去了城里惊动全村人时，陈东一直留意冯庆春的行动变化。也许在许多人看来，家伟失踪案是冯庆春意外造成的，是不小心这样子的，但在陈东看来，事情没有想象得那样简单。如今冯庆春对于父亲总是偏向女儿冷落儿子的行为，他心里的怨气越积越深，常常看到父亲就有种恨他的感觉，只是这种不易觉察的心理变化也只有细心的人才看得出来。冯庆春一直以为没有人在意他的，没有人会想着他。他真的是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陈东眼里。陈东只是和继南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继南似乎喝多了，微微醉。

这时，冯庆春走了过来，分别给陈东和继南敬酒，继南拍拍庆春的肩膀，说，“小弟，你要努力呀，姐姐负责公司销售水果，你负责红橙园种植，姐弟齐心协力，共同富裕奔小康。”

冯庆春笑着，心想着：没娶我姐姐叫起小弟了，你是有多爱



姐姐呀！

冯庆春呆愣着，继南又继续往下说，“庆春小弟，我说得对不对？”

冯庆春连忙说，“对，对极了。可是红橙园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好多个人股份，也就是好多人的事情。”

陈东听出冯庆春话里的话，便说，“红橙园是西莲塘村水果合作社共同创办的，不分你我他，大家都要努力，才能创造出一番天地，橙乡味道公司才可以走得更远。”

冯庆春表面点着头，但心里有股不服的气，他向别处走去了。

人群渐散，陈东和继南还在喝酒，群仙往酒杯倒满红酒，朝他俩走来。

“来，干杯。”群仙举高了酒杯，陈东和继南一看，也端起面前的酒杯，三只酒杯碰在一起发出轻微的声音，三个人一口喝完了杯子的葡萄酒。

第二十五章 潜伏危机

夜晚，钟陈东站在落地窗前，望着窗外景象，一幢幢漂亮的楼盘像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起，万家灯光从密密麻麻的窗户放射出柔和的光，一盏盏探照灯照亮了良江城。河西风光带特别显眼，九洲江河两岸的风光更是为良城添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据资料记载：民国20年，钟喜焯编的《重修石城县志》称廉江或南廉江。发源于广西陆川县大化顶，向西南流入石角，经河唇、吉水、合江汇合武陵河，又经龙湾到合河仔汇合沙铲河，再经排里、安铺流入北部湾。廉江境内长85公里（全长162公里），流域面积2137平方公里（总流域3113平方公里），集雨面积1392平方公里，是全市内最大河流。

这依山傍水的小城变得美丽无比。幸福地度过一个夜晚后，清晨，钟陈东迎着朝阳走在美景湖路上，然后转入南北大道行走一段路，最后他脚步停下的地方是新世纪广场。

橙乡味道公司，冯群仙打理着红橙子，一只只黄澄澄的红橙子摆放在装饰柜台上，一箱箱红橙子整齐摆放在地面上。有人走进店子问：“红橙姑娘，一万多箱红江橙打包了吗？”冯群仙微笑着绕过柜台，边走过来边说，“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来。”钟陈东面带笑容站在货架旁边，他准备张开双手拥抱群仙时，却不小心动了一下货架，货架上的橙子掉落在地上。冯群仙慌忙伸



出手去，陈东却及时把橙子拿在手里，群仙没有接住橙子却抓紧了陈东的手。时间仿佛停止了，两个人互相凝视着对方，一会儿，陈东把群仙拥进怀里。

就在这个时候，继南像是从天而降似的出现在两人面前，瞬间，三个人都懵住了。陈东一下子松开了抱群仙的手，群仙却定定地站在陈东身旁。继南感觉到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抽打一般难受。他故作轻松地耸耸肩，轻描淡写地说，“我还有点事，先忙去了。”

继南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去，陈东追了出来。继南加快了脚步，陈东停在原地，冲着继南的背影大声说，“继南，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

听了陈东的喊叫声，继南停了一下，努力地想要转过身子却又停留在原地。他想了想继续往前走去，走进拥挤的人海里。陈东茫然地看着继南消失在人海里，转过身，是站在他面前的群仙。她幽幽地说，“我拒绝了继南的求婚。”

陈东睁大眼睛，质问她，“为什么？继南是个好男人。”

群仙定睛地望着陈东，一字一句地说，“因为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人，陈东，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陈东不说话了，他也是爱她的。三个人的爱情很拥挤，她不放手，他也不想放手。

爱情，是一种缠绵不休的情感，它让人悲喜交加，也让人神魂颠倒。爱情，两个字，看起来简单，读出来时间只不过半秒钟，写出来的笔画也就二十一笔，可幸福同样也是二十一笔画。人生苦短，不要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想笑就笑想哭就哭，该爱的时候就要勇敢去爱，无谓压抑自己。爱情是这样子的吗？

继南狠狠地拍打自己的脑门子，不停地摇晃着自己的脑袋，让自己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可是越想越难受，越想越心痛。爱

与不爱的界限在哪，在咫尺还是在天涯？

酒吧里，继南喝了杯又一杯啤酒，桌面上空出了十多个啤酒瓶子，他还是没有放弃要唱酒。冯庆春早就看出他的苦闷，只是一直没有说话。今天，他逮到了机会，比继南稍微来迟一步的他看到继南走进橙乡公司又走出来，他偷偷跟踪他找寻了过来。

冯庆春坐在黄继南对面，陪他喝酒。继南说，“你跟踪我？”

冯庆春笑笑，说，“我只是想看看一个失恋者的失恋。”继南把酒杯举高了，在庆春面前晃了晃，说，“失恋，你看我像是失恋的人吗？”

冯庆春苦笑了两声，说，“心爱的人拒绝了，你不是失去了一件宝贝了吗？”

继南停住了喝酒，把酒杯放在桌面上，他盯着庆春说，“你这说的什么话？为什么要帮我说话？”

冯庆春倒是很冷静，似乎早就知道事情的发生，他说，“没有追求不到的东西，你可以先下手为强，未婚先孕啊。”

继南睁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望着庆春说，“这个你也想得，她是你姐姐，难道没有一点兄妹之情吗？”

冯庆春面露苦色，声音变得难过起来，他说，“家里什么事都让给了姐姐，你说，我这个做弟弟有没有用处？”

黄继南抓住冯庆春的手，说，“她是你姐姐，又是家中长女，受过高等教育，思想知识方面有过人之处，你作为晚辈要孝敬长辈。”

冯庆春毫无介意继南说的话，他从鼻子里发出“哼哼”两声，说，“我是晚辈没有错，可是年轻人也需要尊重，有尊严地活着，长辈给了吗？”

继南想了想，庆春说得也对，但是群仙是个出色的女孩子，家里人都听她的指挥，是因为她足够优秀。想到这里，继南对群仙的感情又深了一步。



由于喝多了几口酒，冯庆春拿着酒杯往继南面前晃了晃，他脸上浮起得意的神情，幸灾乐祸地说，“陈东和我姐，刚给客户精心挑了一万箱红江橙，这批货出了事，那可倒霉了。”

继南瞠目结舌，大惊失色地抓住庆春的肩膀，问，“什么事？你做了什么事？”

庆春冷冷地一手推开继南的手，讥讽地说，“恋爱失败者，你问这些也帮不上忙。”说完，他鄙视地看了继南一眼，然后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行走。继南赶紧起来扶住他，他用力甩开继南的手，大声说，“我可以自己走，我一个人也能走路的。”庆春摇摆着身体往前行走几步后，继南又追了上来，庆春突然停了下来，朝着继南吼叫，“我已经是大人了，可以独立行走了，你们放手吧。”继南知道他心里受的委屈，因为长时间的压抑，一直得不到安慰和释放，他借酒消愁，把苦闷发泄在其他事情上。

庆春走出酒吧，继南招过来一辆出租车，目送着庆春上了出租车后，他才放心回到酒吧座位，看着酒桌上十来个空啤酒瓶，想着刚才庆春对他说的话，继南心事重重。如果不说，陈东和群仙就会产生误会，也许他就有机会和群仙在一起，可是这样的事情，继南又怎么做得出来呢？他是个正直的人，眼里容不下虚情假意。反复思量后，继南下定决心去看看群仙。

黑夜里，冯群仙流走在网络世界里，经过一番键盘侠的流畅沟通，她成功说服了一位京城水果客商李玉老板，通过网上签订协议，在双方交易十五天的时间内，冯群仙给这位客户邮寄一千八百箱红江橙子，而且果实八成成熟，大而圆。

随后群仙给庆春打电话，让他跟进红江橙这件事，在十五天之内送达到李玉老板手上。庆春向姐姐保证照办成功。冯群仙在网上协约了第一笔红江橙合同后，她高兴得手舞足蹈。

冯群仙开着车子行驶在村子的路上，一路上的路灯也亮起来，村子的文化广场建好了，陈景莹和十几位大妈在跳广场舞。摇滚

的音乐响满村子上空，家家户户的灯光都亮了起来，把村子照得如同白昼。

受到她们的感染，群仙下了车，向她们走去，陈景莹把她拉在中问，一群人在扭动着腰拍起手跟着音乐节奏跳起舞来。周围年老的老人和小孩子，看着她们跳了一会儿，也加入到广场舞的行列来。广场里站满了人，人人唱歌，人人跳舞，场面热闹非凡。

直到夜深了，人群散去，冯群仙回到家里。除了母亲，其他家人都睡着了，母亲坐在沙发上像是等她回家一样，看到群仙便说，“你回来了。”

冯群仙惊讶母亲这么晚了还没睡，便问她，“妈，你有事吗？”

李华延说，“我睡不着，一直在等你。”

群仙坐在母亲身边，说，“妈，说吧！”

李华延说，“你，陈东，继南，三个人的事，妈妈都知道了。陈东是个优秀的孩子，家境富裕，但不是每个女孩子都适合他的。继南有爱心责任感，能和继南过日子也是人生大幸。”

群仙不高兴了，拉下脸色说，“妈，你有什么话想说直接说好了。”

“妈想说什么，你还不知道吗？继南向你求婚了，你答应他呀。这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群仙别过脸去，面无表情，说，“我刚开了公司，等公司走上正轨再说这些事吧！”

李华延拉着群仙的手，把她的脸拉过来，看着她说，“你的事情是永远都做不完的，但结婚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你逃避不了，也不必逃避。”

群仙站起身来，冷冷地说，“我知道怎么做了。”

李华延跟着也站起身来，说，“你是答应继南结婚了吗？”

群仙望着母亲脸上的皱纹，白发布满了母亲的头，生活让她苍老了很多。可群仙不能因为母亲喜欢这个人，也希望她自己去



接受。群仙说，“妈，你也说了，结婚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女儿这辈子做了很多事情，都如你所愿，唯有结婚这件事情，女儿不能让你做主。”

李华延塞得哑口无言，无话可说。

冯群仙躺在床上，沉沉睡去。早上，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她拿起手机，刚按下听键，李老板的话急急地传了过来，“你的橙子超半数都是劣质的，烂果，坏果，小果，不成熟的果，全部退货，退款，取消订单合同。”

冯群仙倒吸了一口凉气，慌忙起了身，说，“李老板，你听我解释，给我一点时间，我调查清楚，给你答复，好吗？”

“没必要了。”李玉老板重重的拉断了电话。冯群仙手里的手机掉落地上，她一下子瘫倒在床上。

冯群仙给了电话陈东，不停地哭泣着，李玉老板要退款，取消订单，公司亏损要倒闭。陈东听完群仙说是庆春发的货后，他明白了。虽然没有证据是冯庆春做的手脚，但相信这件事与他有关。陈东让群仙继续给李玉老板电话，进行沟通协商，马上找人调查。

李玉老板那边的负责人发过来几十张图片，群仙看了又发给陈东。陈东说，你去问问庆春，这是怎么回事？这批货我们当时全部是优良好果，怎么到李玉老板手上全部变了样子。

冯庆春正在红橙园指挥工人装红橙，打包红橙，一箱箱装上货车。冯群仙走了过来，把手机给了他看，庆春看到群仙手机上的图片，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他没有承认，还假装问，“这是怎么回事？你和陈东那天把红橙打包好，我装上车拉去寄的，错不了。”

群仙说，“事到如今，你还在抵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没有。”冯庆春冷冷地丢下一句话，独自离开了。

冯群仙蹲在地上，默默地流着眼泪。

冯庆春回到家里，爷爷和父亲追问他到底是谁的问题？冯庆春一口拒绝说不是他干的，莫元燕也站在丈夫身边，支持丈夫没干调换红橙的事。李华延急得哭叫起来，我们家这是做什么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一笔生意，要是搞砸了，整个红橙园都挽回不了损失，更重要的是群仙的公司刚成立却面临着倒闭。

冯群仙失魂落魄走回家，进了家门，母亲迎了上来，说，“查到没有？快递公司怎么说？”

群仙走到庆春面前，莫元燕拦住了群仙，问她想要对她的弟弟做什么？群仙推开莫元燕，莫元燕紧紧地护着自己的丈夫，一步也不让群仙靠近。家人也慌了，拦着群仙，害怕群仙做出对庆春不利的事来。群仙叫喊着，“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

冯庆春脸上直冒冷汗，但他毫不畏惧，也许是家人都站在他的这边，给了他胆量。群仙继续哭叫个不停，嘴里重重复复地说着相同的话，“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冯庆春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冯如轩踱着脚步走来走去，急得满头是汗，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冯源劝慰父亲，“爸，你回房休息一下。”冯如轩心急如焚地说，“我能休息吗？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由于操劳过急，火气攻心，他感觉眼前昏暗，似乎要晕倒了。冯源眼疾手快，扶住了父亲，焦急地说，“爸，你怎么啦？”

随后全家人围在老爷子身边，冯源抱着父亲回到房间的床上，冯群仙正要拨打“120”急救电话，李华延大声叫起来，“阿公，你没事吧？”

冯如轩喃喃地说，“我没事，我没事，你们都出去吧，我想休息一会。”

大家退出屋子，群仙和父母坐在茶几桌旁边继续想着心事。庆春挽着元燕的腰走上楼梯时，他神色慌张地往爷爷睡的房间看



了几眼，再走上了楼梯，进到二楼的客厅里，他完全像变了个人似的，一身轻松地坐在沙发上，享受着妻子轻轻的按摩他的双腿。

庆春和元燕愉快地度过一个上午，父母和姐姐依然为李老板的红江橙操心，他们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群仙满脑子的焦虑，想着这张红江橙单子不查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可是她越是这样想，越是乱了她的心绪，她愁眉苦脸的样子，让父母担心她会出什么事，父亲和母亲为红橙子的事费劲口舌，苦心劝说女儿，母亲刚说了句，“大不了重头来过。”群仙盯大眼睛，大声说，“若是重头来过，还不如要了我的命。”

这下父亲和母亲都害怕了，两个人突然不出声了。莫元燕露出大吃一惊的表情，然后稳定情绪说，“群仙姐姐，这是你的不对了，女人嘛，没有了事业，还有条嫁人的出路呢！”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就像看到救星似的，认为元燕说得对。群仙定定地盯着莫元燕，有一阵子没有说话，元燕一副毫无介意的表情。群仙说，“元燕，这是我个人选择的事。”元燕嘟嘟嘴角坐在庆春旁边。庆春一方面心安理得地看着家人，一方面假装出难过的表情说，“姐，元燕说得对，女人都是要嫁人的。陈东和继南，多么好的小伙子，就等着姐姐选择。”

群仙痛苦地闭上双眼，眼角流出泪水，她知道庆春和元燕，两个人的孩子都上小学了，她是家中长女，却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出嫁。自从自己过了二十五岁生日，父亲和母亲年年说起她的婚姻，庆春和元燕也是数手指头掐着大姑姐哪天嫁人。

这时，继南出现在门口，看到继南出现，冯庆春做贼心虚，他双腿发抖，结结巴巴地问继南，“你怎么来了？”继南走到庆春面前，说，“庆春，群仙是你的同胞姐姐，你们那血浓于水的手足亲情，根深蒂固，你怎么可以在你姐姐背后做出这种事来呢？”

群仙看到继南突然来到家里，却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只是听了继南的话后，她才意识到继南是来解决红江橙的问题。群仙不停问继南，“继南，你说什么？庆春怎么了？”

庆春看到事情败露，知道隐藏不住了，就说，“你们总是轻视我，没把我放在眼里，什么事都是姐姐说了算，红橙园姐姐有股份，橙乡味道公司也是姐姐的，家里有哪样东西是属于我的呢？我是个男人，是个丈夫，是个爸爸，我需要尊严。”

群仙明白了，是庆春调换了红橙，他以最低价格从别处购买劣质红橙，再重新包装卖给李老板。冯群仙脸上气得红一阵白一阵，她指着庆春说，“从我八岁那年起，我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你吃，你读书，我自己又省吃俭用给钱你花。你成家了，我还给你买了一辆北京现代，有了小孩子，从未忘记给你寄钱，寄衣服，供你和老婆孩子吃的用的穿的，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花了我二、三十万元。你说姐姐哪儿对不住你，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你的姐姐？”

莫元燕不相信真是丈夫做的手脚，她吼叫起来，“庆春，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冯庆春一下子跪在莫元燕面前，痛哭流涕地说，“请你原谅我，我是爱你的。”

莫元燕泪流满面，眼前浮现出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庆春宠她爱她的画面，所有美好温馨的一幕幕在她眼前晃动。大家都在看着元燕做出决定，原本对庆春的怨恨，在亲人面前，有些大事转化小事，小事变得微不足道。群仙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空气像是凝固了，屋子里安静得像掉支针都听得见。

莫元燕慢慢地伸出了手，冯庆春一下子抓住她的手，莫元燕挣扎了一下，最后任由庆春紧紧地搂着她。

庆春和元燕恩爱如初，大家紧张地松了口气，继南说，“李



玉老板的红江橙已经调查真相，现在良江市一年一度的红橙节快到了，大家要把精力和心思放在红橙节上，争取更大的发展。”

群仙心坎过了一个结，心情变得明朗起来，她说，“继南说得对，我们要着眼将来，抓住时机和机遇。”

继南离开后，冯源回到房间，和父亲冯如轩商量家族的红橙园。父子俩商议后，召集一家人开会，他神情严肃，认真地说，“庆春已经是二十八岁的青年人，我们要学会放手，让他做事。从明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开始，红橙果园让庆春管理，群仙管理橙乡味道公司。”

冯庆春吃惊地望着父亲，像是多么不敢相信父亲说的话似的，他的嘴巴微张着什么话也说不出。莫元燕反应过来，看着群仙冲他们点头微笑，她摇晃着庆春的肩膀喜出望外地说，“是真的，都是真的。”

冯庆春这时才醒悟明白过来，他的眼里流出了泪水，曾经他以为整个家族就他一个人苦苦独行，没有人在意他，也没有人愿意伸出手拉他一把。原来他的所作所为都在亲人的眼里，一直以来默默地给他鼓励和支持。好在他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前面好长好长的路等着他去走。

群仙握紧着庆春的手，然后冯源的手放上去，冯如轩也伸出了手，莫元燕牵着李华延的手，一家人的手叠放在一起，紧紧地做出齐心协力，互扶互助，共同进步的手势。

第二十六章 红橙飘香

现在，群仙整天忙橙乡味道公司的事，在淘宝店里，有她卖的红江橙还有一些桔乡的特产田艾粿，网站的人气一天天聚集起来。钟陈东是个有心人，他征得群仙的同意，把群仙回乡创业的故事发布在网站上。很多热心人看到这些报道，都会光顾群仙的淘宝店。

很快，群仙收到很多顾客的订单，她天天忙得不亦乐乎，一张张订单整理，一箱箱红江橙打包装箱，联系物流公司。陈东看到群仙的橙乡味道公司渐渐打开知名度，他十分欣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理解群仙，支持群仙。

没有应酬的时候，陈东会跑到橙乡味道公司来帮忙，和群仙一起忙到公司打烊。

公司打烊时，群仙和陈东走上二层住处，这是个简洁却又不失温馨的一室一厅。简易的铁艺书架上，摆满了书，陈东扫了一眼，种植类的居多。窗台上摆放着一排仙人掌，有趣的是，那些多肉植物，是种在石堆里的，似乎一辈子都不需要泥土。陈东在沙发上坐下来，看着群仙忙碌的身影，内心里更加坚信，这就是他渴望已久的生活。

电水壶里的水烧开了，群仙给陈东泡了杯绿茶，在陈东对面坐下，便说，“谢谢你的帮助，让我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你是上天派来送给我的礼物啊！”陈东一句幽默诙谐的话，让群仙捧腹大笑，小小的屋子，瞬间热闹起来。

陈东看着群仙像个孩子似的开怀大笑，他捧起茶水喝起来，一会儿发出“啧啧”的称赞声，说，“这茶不错，真香！”

“铭皇茶叶，铭皇茶叶公司，长山女强人李仙素，带动村民发家致富。”群仙满脸笑容，似乎说的那个女子很是神圣。

陈东放下手中的茶杯，眼睛盯着群仙，群仙望着他痴痴的眼神，有些不自在。陈东的视线最后落在茶杯上，他认真地说，“铭皇茶叶李仙素走过的路，做过感动百姓的故事，如今真实的上演在另一个女子身上。”陈东说完从沙发上站起来，朝群仙走去。群仙坐在椅子上，安静地等待着陈东走近。

陈东来到群仙面前，握住她的手说：“她的名字是冯群仙。”群仙抬起头望着他，正好迎向他的脸。他俯下身子，脸滚烫滚烫的，她试图挣脱双手，不料被陈东紧紧搂住，陈东太过用力，箍得她有些透不过气来。

“别动，就让我这么抱一会儿好吗？”陈东的脸埋在群仙的长发间，喃喃道。

群仙便依了他，不再动弹。就这样，抱了好一会儿，陈东才松开手臂。

“好了，这么晚了，我得走了，明天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忙，你也早点休息。”陈东温柔告辞。

群仙心里暖暖的，说实话，刚才进了屋子的一闪念头，她想到，如果陈东不愿意离开，该怎么办。群仙有些害怕，她还没有做好和他亲密的心理准备。现在，陈东要离开，她心里有些感动，陈东真是负责任又特别自律的男人。

送陈东下楼，陈东打开车门，并不急于上车，非得等群仙上楼了，他才愿意离开。群仙转身，上楼去。

回到房间，从窗口看下去，群仙看到陈东还在那儿。他斜倚

着车门，一直仰头看着群仙窗户的方向。群仙拉开窗帘，对着陈东挥手。陈东还是没有离开，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一亮一亮的。

有短消息传来，群仙打开，是陈东的信息：群仙，好好休息吧，做个好梦，一起期待属于你我的崭新的朝阳！

不知怎的，群仙的眼睛湿润起来。屏幕上的字，一个个在放大。群仙在床上躺下，盯着这条短信一直看。这时，楼下传来汽车启动的声音。群仙回短信：开车小心，到家给我信息。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陈东已经到家，他像个听老师话的三好学生，乖乖给群仙回信息。收到陈东的信息，群仙的心才平静下来。

每天睡到自然醒，冯群仙的生活过得相当惬意。上午八点，橙乡味道公司已经开门营业。七点刚过一刻，群仙便来到店里，这里擦擦那里抹抹，自得其乐。抹着一只只红橙子，整理货架上的红橙子，群仙忙得不亦乐乎。时间长了，她把日子过成了一首轻快明丽的诗。

有人走进店子，群仙以为是陈东，从货架旁边迎出来，看到眼前的人，她一下子怔住了，结巴地说，“继南……”

继南面容平静，嘴边挂着浅笑，说，“没有想到是我吧？”

群仙顺势从旁边的桌台上拿起一只削开的红橙子，递给继南说，“继南，尝尝红橙子的味道，是酸？是甜？”

继南看着群仙，过了一会儿，才说，“红橙子只有一种味道，还会有其他味道的红橙子吗？”

群仙也不管继南同不同意了，硬是把一片红橙子塞进继南的嘴里，继南只是尝了一口，大叫起来，“味道是苦的。”

群仙把剩下的红橙肉放进桌面上，她不愧不忙地解释说，“因为受土壤，水分和天气影响，同一株树上的红橙子也会结不同的果实，便会有不同的味道。”

继南想了想，话里有话似的说，“其实人与人之间何尝不是这样呢？因为受教育水平不同、接受不同的知识，便会有形形色



色的人。”

继南说完，群仙接着意味深长地说，“不管什么样的人，最重要的无论何时何地，坚定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不要什么。”

群仙的这番话是讲给继南听的，虽然她没有说，但继南悟出来了。他深吸了口气，望着群仙说，“群仙，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要出差广州培训学习半个月。”

果然不出意外，继南的前程无量，群仙为他高兴。她主动拉起继南的手，说，“祝你一路顺风，前程似锦。”

继南说了声，“谢谢。”然后眼睛四处打量，又说，“一年一度的红橙节到来了，你打算申请活动馆场吗？”

群仙望着继南，眼里充满期待，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做买卖的，盼的是一年一度的红橙节，我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继南握紧群仙的手，鼓励她说，“你可以的，相信不久的将来，橙乡味道是家喻户晓的品牌企业公司。”

群仙用拼命点头代替回答。

“不可以！”

听完群仙说要申请活动馆场，把桔乡的红江橙品牌扩广出去后，爷爷站起身来坚决地说。

父亲表明自己的态度，坚决反对群仙以自家红江橙品牌参加红江橙活动。母亲坐在父亲旁边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

庆春和元燕，两人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两人没说反对也没说支持。

群仙觉得被人抽打一般脸上火辣辣的，急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她大声地质问，“为什么？”这是她第一次在长辈面前发出不可遏制的怒气。

父亲不慌不忙地解释，“这是父辈们辛苦种植的果树，辛苦三代人才有优良品种红江橙，不能毁掉苦苦经营的品牌形象。”

这时，经过一翻思考的莫元燕站起身来，煞有其事地说，“现在是高科技信息时代了，扩大品牌知名度，才会有更多的人购买。”

平日里元燕总是与人勾心斗角，关键时还是伸出援助的手。群仙像是遇到了救星似的拉起元燕的手，说，“元燕，我们都想到一起了，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红江橙，让更多的人品尝红江橙的味道。”

爷爷和父亲不说话了，从他们默认的眼神里，群仙看到了希望，橙乡味道正在朝更广阔的市场走去……

因为创办的橙乡味道公司，冯群仙成功申请红橙节活动馆场的位置，在馆场铺位设计摆设方面进行了研究，最后确定方案，会展馆场有条序地进行。陈东特意跑来橙乡味道公司，莫元燕告诉他，群仙姐姐去了红橙节会展馆场。陈东开着小车离开后，莫元燕看着远去的陈东自言自语，群仙集万千宠爱如一身啊！

到了九洲广场，陈东把车子放好，下了车匆匆走在铺着大理石的九洲广场，顺着招牌上指引的字找到了群仙所在馆场的位置。

群仙在馆场就馆场装修设计指手划脚，最后一致意见是同意装修公司的设计方案。两名装修工人在忙着加工木板架，突然天花顶上有什么东西要掉落下来，眼看着就要砸在群仙身上，群仙吓得不知所措，突然有人眼疾手快地拿过了那块快要掉落下来的塑料板。两名装修工人回头一看，是陈东。

陈东打量着手上的塑料板，说，“这是一块塑料板。”

群仙说，“陈东，谢谢你，你来得真是时候。”陈东说着不客气的话，他走到两名小伙子身边，两个小伙子意识到犯的错误，有个小伙子红着脸说，“我们会注意了，盯紧塑料板。”

陈东点了点头，群仙拉开椅子请陈东坐下。陈东坐在桌椅旁边，群仙送上了两杯热茶，说，“馆场这两天可以装修完毕，这些货架上全部摆放红江橙，最主要的是这个三角形桌子，从第一层到第九层会摆满一个个红江橙。”



陈东听着，他很是满意群仙亲手设计的摆放方案。陈东说，“2017 良江红橙节暨小家电博览会，相比之前，这次活动范围广泛，节目内容丰富，种类更多。我相信橙乡味道公司一定会上升到更高的领域和层次。”

群仙看了一下手机日历，说，“今天是 12 月 5 日，距红橙节暨小家电博览会开幕式还有三天时间了。”

陈东说，“我受邀请参加红橙节开幕式，散会后，我再来光顾你的会馆。”

12 月 8 日，2017 良江红橙节暨小家电博览会开幕，开幕式在良江九洲广场举行。良江市政府市委书记和良江市市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开幕式。良江市市长介绍良江：2017 良江红橙节暨小家电博览会将于 12 月 8 日至 12 月 10 日在九洲广场举行，本届盛会五彩纷呈，突出体现一个主题、五个会场、五大特色展区、七个种类覆盖等特点；宣传小家电品牌和推介乡村特色旅游，结合廉江各产业融合互动的理念，做强工业、做优农业、激活流通、带旺旅游。盛会期间，廉江创新小家电将在会展中大放异彩，代表廉江高新技术的龙健电子高端电子产品将闪亮登场，代表廉江乡村旅游龙头的田园寨开门迎客，投资 2 亿元的城北公园全面开放，廉江日新月异的变化将会让大家耳目一新……

现在我宣布：2017 良江红橙节暨小家电博览会正式开幕！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有人欢呼，有人叫喊，有人高举着手机拍照。

良江市市委书记在众人带领下，走进会馆展览厅，逐一个会馆进行访问。到了橙乡味道公司会馆，冯群仙热情洋溢，笑意盈盈给领导介绍红江橙的特色：良江红橙果形端正、球形，果实呈金黄色、皮薄、带有油质、光亮。果肉色泽橙红、汁脆柔嫩、化渣多汁，甜酸适中，风味浓厚，有微香。单果重约 165 克，可食率 68.3%，果汁占 63.6%，果实营养丰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氨

基酸和矿物质。

市委书记鼓励冯群仙再接再厉，让良江的红橙家喻户晓。冯群仙频繁点头。

九洲红橙节暨小家电会馆馆场，人山人海，各地美味小吃，应有尽有。陈海娟和钟绍堂走在人群里，不知不觉来到橙乡味道公司馆场，群仙觉得眼熟，把剥去皮的红橙端在陈海娟面前，做出让她品尝的手势。陈海娟一愣，心想怎么是你？冯群仙嫣然一笑，钟绍堂从群仙托着的盘子里拿起一块红橙肉放进嘴里，咀嚼一下，乐呵呵说，“红橙鲜美，味道好极了。”说完，他又夹起一块红橙肉递到陈海娟嘴边，说，“你也来尝尝。”陈海娟张开了嘴巴，吃过红橙肉后，说，“味道确实不错。”

钟绍堂打量了一下馆场，在馆场介绍栏看到贴有人头像的群仙相片名称是总经理，钟绍堂大吃一惊，眼里流露出赞赏的神情，说，“你创办的橙乡味道公司，女人中的佼佼者，厉害。”冯群仙谦虚地说，“叔叔过奖了。”陈海娟心里明明是喜欢的，脸上的表情却表现出不满，她是放不下心里那道坎，那是群仙偏见的一道坎。冯群仙把一箱红橙递到陈海娟手里，说，“阿姨，这是正宗的红江橙，也是群仙的一点心意，请你收下。”陈海娟忙缩回了手，说，“我不能无缘故的要别人的恩赐。”钟绍堂从群仙手里拿过那箱红橙，说，“今天馆场开张，我们来个第一单生意，也不错嘛。”陈海娟明白丈夫的意思，立即给橙乡味道公司微信扫描转账了。一名礼仪小姐谦卑地感谢陈海娟，陈海娟笑了。这是冯群仙第一次看到陈海娟笑。

钟陈东回到市里上班，下班抽时间到群仙的会馆馆场帮忙，他和群仙忙前忙后，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两人是夫妻，买过红橙后会笑着说，“你俩有夫妻相，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创业，将会大富大贵。”每当这个时候，陈东和群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两个人会意地微微笑着。



会馆的公司的员工，忍不住问群仙什么时候结婚？群仙的眼睛转向陈东，陈东看着她，笑着对员工说，“我的婚姻簿在你们的经理手上。”馆场只剩下群仙和陈东时，群仙问陈东，“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

陈东明白群仙的心思，他静静地注视着群仙，群仙也注视着他，他没有说话，站起身来，群仙紧接着也站起身来，陈东背对着群仙发出微弱的话：“群仙，你是好女孩，会得到属于你的幸福的。”群仙目送着陈东渐行渐远的背影说，“我会等你的。”陈东停了一下脚步，然后想起什么似的，加快脚步朝前赶去。

红橙节最后一天活动，黄继南赶到了九洲广场的橙乡味道公司馆场，在一群人中寻找群仙的身影，有位员工看着从未见过的继南，脸上绽放光彩说，“冯小姐不在，她和陈先生准备结婚了。”

继南觉得头脑一片空白，像快要晕倒过去了，他双手紧紧按着额头……

第二十七章 病倒了

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不管乡村还是城里，春节前，家家户户置办各种各样的年货，平日里舍不得吃的用的花费的，一年一度春回大地，人们在这个节气里精神格外明爽，过节的气氛热闹隆重。从前是年成不好，商品流通不畅，老百姓平日里吃的是素菜淡饭，只有到过年时才吃得上鸡鸭鱼肉，穿上新鲜衣裳。自打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普通人家餐桌上平日里就少不了鸡鸭鱼肉，在孩子们的眼里，过年的概念与平时没有什么区别。

两日珍馐美味令黄跃精力大增，晚饭时又喝了两杯葡萄酒，躺在被窝里身体燥热。他钻进钟梅娟的被窝抬腿压住她，一手伸进内衣摸她的乳房。梅娟一把甩开他的手，少女柔情般地娇嗔说，“老没正经的你臊不臊？一把年纪了还有这劲儿？”男人把手放上去使劲地捏，腿下用劲地拱，嬉笑着说，“男人嘛，来劲了不分年龄的。”梅娟全然没了年轻时的激情，也不理会他的感受，直起身子靠着床头去望低柜上置办堆砌如墙的年货，越看越高兴，有意无意地唠叨：“这么多的礼物啊，要是我爸我妈他们都在世上多好，我可以孝敬孝敬他们。好想念双亲，尤其是合家团圆的佳节里。”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两人互相对视，似乎有很多话要说，



却什么话也说不出。黄跃心情很低落，刚才的兴致劲儿也没了，他低声地说，“双亲不在了，我们还有亲人，还有我们一家三口人。”

钟梅娟颇有同感地说，“是呀，在生命的过程中，人总是往往失去了些什么，同样也会得到些什么的，时间一下子过去几十年了，娘家找不到人了。”

黄跃随口说，“怎么会没有啊，你不是有个娘家婶子吗？”

“哦，你是说五婶啊。是啊，好几年没有去看望她啦。”

“哼，过河拆桥，势利小人！”

梅娟将手松开，双眼一瞪，咄咄逼人说，“你才是呢，我娘家人才不是这样的人。”

黄跃见梅娟生气，便甘拜下风地说，“好，都是我的错，我小人，我势力。”

梅娟叹息一声，怅惘地说，“真的，好多年没有回老家啦。娘家也只有一个远亲的五婶了，今年她的八十大寿，无论如何要回去一趟，或者把她和家伟接过来。”

黄跃说，“是呀，她上了年纪，抚养孙儿长大不容易，我们可以接她们过来小住几天，开开心心过个年。”

钟梅娟心中大喜，想起她的双亲过早离开人世，没能好好孝顺老人家，如今有个岁数高的老人，也算是完了自己的心愿，就说，“我同意。”

黄跃听到钟梅娟的话后，心满意足地转身背对着梅娟。

梅娟还没有睡意，自己喜滋滋地欣赏那些年货。过了一会儿，她又想起一件事，拍拍男人的脊背说，“老黄，群仙那姑娘越来越出色了，十里八乡出了名气的女强人。”见黄跃转过身来，就继续说，“你看继南年龄也不小了，他和群仙可是情投意合，不如咱们再托五婶问下群仙的意思，哪天提礼物去群仙家。啊，哪天让群仙一家人上酒楼吃个饭。”

黄跃坐起来，思忖一会，说，“你说得也是。这样吧，也别

让她家破费了，还是我请吧，把五婶和她的孙子也请上，都是娘家人，一起坐坐。”

“好吧，我安排。”

两人无语，熄了灯在月光中渐渐入睡。

忽然，“嘣，嘣，嘣”重重的砸门声响起将两人惊醒。“哎哟，是继南又忘了带钥匙。”钟梅娟翻身坐起，摁亮电灯。

黄跃睁开惺忪的眼一看表已是凌晨2点，不禁怒骂起来，说，“这小子太不像话，这么晚才回来！”也翻身下床。

钟梅娟制止了他，说，“你别去，我去开门得了。”

钟梅娟披上外衣去了，打开门后关心地问，“工作很忙吗？你这么晚回来呀？”黄继南摇晃着身体，口齿不清地说，“有些事情要处理，回来晚了。”

钟梅娟心疼起来，说，“你怎么忙成这个样子？仔呀，身体健康重要呀！”继南应了声，他随着母亲进了屋子，突然眼前一阵头昏，他头重脚重就倒在地上。

钟梅娟吓得惊叫起来，“黄跃，快过来啊！继南跌倒了。”

随后便是黄跃噤噤下楼的急促声音。

到底自己还要迷惘多久，还要痛苦多长时间，才能将这段感情画上句号？原来这辈子都不能忘记一个人的话，那么生活下去是如此的让人痛苦不堪。

继南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原来自己还活在世界的天空底下。继南的母亲看着勉强睁开眼睛的继南，心里很担心，着急地哭泣起来，边哭泣边说，“我就你一个独生儿子，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让为娘如何过日子？”

继南的父亲眼圈红红的，在继南送往卫生院的途中，他堂堂七尺男儿没有忍住心中的痛苦，那些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痛楚转为眼泪掉了出来。他紧紧地抓着继南的手，问他一个人为什么扛住所有的苦和累，他情愿累倒的是自己，而不是他的儿子。继南一句话也没回答，只是沉默地望着父亲和母亲。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群仙就在继南心中烙下印记一样，说起来也许很多人都不相信，自由开放的年代里还有如此痴情的人。继南也曾问自己，为什么他会进入三个人的情感世界里？也许不是他的错，也许一开始就是他的错。在莫名的不安与担忧中，继南病倒了……

从卫生院出来，钟梅娟拨通了冯群仙的电话，让她到桔水卫生院来一趟。冯群仙听到继南母亲说的卫生院，第一反应便是继南病倒了。她反复问继南怎么样了？钟梅娟没有回答，悲伤地抽泣起来。

冯群仙赶到桔水卫生院，看到病床上身体虚弱的继南，十多天不见，继南完全像变了个人一样，憔悴，无精打采。群仙说，“继南，你知道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最重要，为什么还要如此折磨自己？”

继南缓慢地抬起头来，看着群仙，一句话也没有说。

冯群仙紧紧地握着继南的手，手轻抚着他的手臂，她觉得继南好傻，悔恨的眼泪从自己的眼里落下。

偶尔，继南会这么想，第一次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见面，群仙在遇到自己时，两个人会不会往另一方面发展，那么群仙爱上的人会不会就是自己。

虽然心里这么想，继南并不后悔爱上群仙。有些人的一生，遇到一个人用尽了运气，而有些人用尽一生运气，也遇不到爱上的人。

坐在卫生院的长廊里，想到了陈东，然后在微信给他发信息：继南生病了，在桔水卫生院。

冯群仙给继南打来白粥，继南说没有胃口。冯群仙眼里一下子流出了泪水，她哽咽说，“继南，你就这样折磨自己吗？”群仙又再次把勺里的粥送到继南的嘴里，这次继南张开了嘴巴，群仙一口一口地喂继南。这温馨的一幕被站在病房门口的的陈东看到了，他手里握着鲜花和水果，他想了想退出了病房，来到走廊

的尽头。

年关将近，钟陈东听取所有业务机构负责人汇报工作的节奏非常紧密。就凭这几天的耳听、眼观，他获得了需要的全部信息。总结这些信息的时候他却只想到一个人，那就是他的上司胡锡富。

有一种男人的腰能伸能屈，视人的身份而异；有一种男人的谦恭表现在说话中。

钟陈东属于两者都具备的人。他推开胡锡富办公室的门时，手中早已握了一包“中华牌”香烟，其中一根已经是半截露在外面。

他面露笑容，哈腰一边同各位领导打招呼，一边三步并做两步奔到胡锡富面前把那支露出半截的烟敬给他，又转身一根一根地敬给副局长张焕军。

“嗨，你小子到底是工作压力大了，抽上烟了。”胡锡富把烟举在鼻子下嗅着烟丝的味儿。

钟陈东正哈腰摁着打火机给胡锡富点烟。听他这么一说，又忙凑到他面前，一边给他点烟一边谦恭地说：“哪里，哪里，这是特地孝敬各位领导的。”

其他几个人等不及，已经自己点燃过起烟瘾。

钟陈东这才给自己点着一支，将烟盒和打火机拿在手里，站着，对胡锡富寒暄道：“胡局，西莲塘村的工作情况汇报总结了。”

胡锡富翻开了那厚厚一捆的资料，说，“做得不错，西莲塘村的工作顺利，办事效率高。”

钟陈东双眼在眼镜片后闪了几下，腰部柔软地弯下，陪着笑脸道：“局长夸奖了，担受不起啊。”

“工作出色，是要表扬的。”胡锡富贼亮的眼睛望着面前这个貌似谦恭、实则滑头滑脑的年轻人。

钟陈东忙迭声道：“领导交待的事情要尽力、努力，不敢有半点马虎。”

胡锡富解了心里的结，对钟陈东露出满意的笑容，说：“坐吧，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看着钟陈东哼哼哈哈地坐定，他说：



“这次叫你回来，主要是一呢想听听你那儿的情况；二呢是请你参加职工代表大会。你先谈谈农村扶贫工作的情况。”

“是！”钟陈东应到，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看着，一条一条地汇报起来：“西莲塘村下村工作，扶贫了八户贫困户，二位孤寡老人，三位留守儿童，办起了捐助活动……”

胡锡富心中翻腾起来，他在桔水镇政府工作过，深知农村的利弊。

钟陈东下班时收到冯群仙发过来的微信，知道继南病倒住院了，他很是吃惊，但同时又明白，继南视工作为已出，凡事亲力亲为，他是操劳过度导致身体出现亚健康。于是他匆匆吃过午餐便赶去桔水卫生院。

打听到黄继南的住院病房，从医生那里知道他病情好转很快可以出院时，他松了一口气。他走到了病房门口，冯群仙一口一口喂继南吃粥时的那温馨情景，他瞬间明白过来，继南连日来的思念也引发这场痴缠的爱情，让他身心疲惫。

钟陈东站在走廊尽头想了很久，最后迈着沉重的脚步朝病房走来，病床上躺着继南，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看到陈东，继南挣扎要爬起来，陈东赶紧走过去，握紧他的手，轻声说，“继南，你要好好生活呀。我们是新一代的独生子，要面对很多人，承受的压力很大，但是千万要顶住，不能倒下。”

继南眼里泛着泪水，他不知道要说什么话了。陈东摸摸继南的额头，又给他盖好被子，叮嘱他好好养身体后走出病房。

走出病房的陈东又回头看着继南，就在这时，继南轻声叫住了陈东，陈东呆愣着说，“你是在叫我吗？”继南无力地点了点头。

陈东回到病床旁，继南伸出他的手，陈东抓着他的手，说，“继南，你有什么话直说。”

继南定了定神，一字一句地说，“我放手了，你要好好爱着群仙。”

陈东看着继南说，“你爱群仙胜过爱自己，我成全你们。”

继南摇了摇头，说，“我和群仙之间隔着一座大山，这座大山谁也无法翻越过去。”

“深爱一个人，再困难也能克服，真爱是永恒的。”

“我们的爱是兄妹的情感，一开始就注定了的结果。”

“你是党员，你信命？”

“不是信命，是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从内心深处涌起来的，看得见，摸得着。”

这时，冯群仙手里捧着一壶开水出现在病房门口，听到两个人的说话，准备转身离去，继南看到了她并叫了她的名字，“群仙。”

群仙红着脸走进来，陈东定定地望着群仙，群仙也望着陈东，瞬间有一种爱从俩人身上漫上来，这就是真正的爱情。

群仙送陈东离开了卫生院，陈东坐在驾驶室，看着群仙说，“你照顾继南吧，要把继南照顾好啊，等着他喝我们喜酒的。”

群仙笑了。

黄跃和钟梅娟走进了病房，群仙问候伯伯和伯母。

看到儿子的气色好了很多，钟梅娟拉着群仙的手说，“群仙，这几天你无微不至地照顾继南，谢谢你了！”

群仙说，“不客气的，继南好起来，我们才高兴。继南不好，我们也难受的。”继南脸微微泛红。

钟梅娟想起和黄跃说过的话，要请群仙一家人和五婶一起吃个饭，便说，“继南出院了，咱们两家人一起吃个饭。”

冯群仙说，“伯父伯母的心意，我们心领了。以后再说吧！”

黄跃说，“说好的啊，还有五婶和她的孙子，继南妈妈唯一的孙子了，以这样的方式回西莲塘村看望五婶，是没办法的办法呀。”

冯群仙想起了什么，说，“可以以出闺女回娘家的形式啊？”

钟梅娟喃喃说，“这是个好主意，让我回一次娘家看望村子所有的父老乡亲。”

群仙说，“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会办好这次的活动的。”



第二十八章 舞鹰雄

农历十二月初八上午，九洲江大桥建成通车，人们在大桥上奔跑着，欢呼着，从此，方便了河东和河西两岸的村民来往，也方便了村民出行做买卖增加收入。

一群女人在村里新建的文化广场跳起了广场舞，陈景莹跳得最起劲儿，大家受她的感染快乐地扭起了腰。西莲塘村委会是一座三层高的文化楼，文化楼前是一个标准的灯光舞台。在舞台前面有块空旷的空地，空地曾经是一个篮球场，在篮球场的左右两翼，分别摆置着两个乒乓球台，而紧邻着乒乓球台的是一批儿童和老年活动器材。

村文化广场聚拢了村子的男女老少，坐在石阶上的老人们看得入了迷，眼里充满期待。她们是幸运的，曾经吃尽苦头的她们在有生之年过上美好的生活，可以看到新农村建设的美丽变化。小孩子在人群里走来走去，有些小孩子还学着大人的样子拍拍手，扭扭腰。而那些十来岁的孩子站在旁边有说有笑，幸福的笑容绽放在孩子们脸上。

一曲广场舞跳完了，钟春智从人群里走出来，率先鼓起掌声，然后高声说，“今年的春节活动多了一项节目，那就是村妇女的广场舞。”

陈景莹问大家，“我们跳的舞怎么样？春节要表演，要有酬

劳的啊！”这时十几个妇女冲到钟春智面前，大家吵嚷着要给她们一次机会表演广场舞。

钟春智说，“我已经向村委申请资金补助了，每个参加广场舞的人员均有红包，费用标准是每个人两百元。”

陈景莹和大家欢笑起来。

一直站在远处的冯群仙看着热闹的人们，直到吵嚷声渐渐退去，她才走过来说，“大家都知道自己是本村人，可是别忘记了还有部分嫁出去的女人啊！”

一群人停住了说话，大家向群仙的方向看过来。群仙边向他们走来边说，“她们有些人已经嫁出娘家好多年了，因为种种原因，很多出阁女好多年没有回来过。”

冯群仙一番话让大家如初梦醒，是有一群这样的女人，她们嫁出娘家好多年，一直没有回来过，可是没有人提起她们，她们好像被土生土长的地方遗忘了一样。

陈景莹双手叉腰，大大咧咧地说，“她们乐意，也可以回来参加跳广场舞啊，比赛也行。”

大伙附和起来，黄美莲说，“就是啊，让出阁女和外来媳妇比赛广场舞，谁获得第一名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参与。”

冯群仙认真地说，“我倒是有个建议，村里组织一次“出阁女回娘家”的活动。”

大家交头接耳，梁大婶说，“这个建议要请主任作主呀！老支书也在这里呢！”

冯如轩安静地听着她们说话，他没有表态。钟春智想了想，说，“近年来出阁女盛行回娘家，咱们西莲塘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嫁出去无数女人，有些女人大半生没见过父老乡亲。”

冯群仙逮到了机会，大声说，“主任，你同意这项活动啦？”

钟春智点了点头，说，“在村委会开会时，本人曾提议过这个项目活动。”



冯如轩终于说话了，他说，“春智，抓紧落实这项活动呀。让西莲塘村每个出闺女顺顺利利回娘家看看。”

冯群仙把活动向钟春智介绍了一下，她自己可以出部分资金赞助。钟春智同意了。

冯如轩看着大家，这时他对钟春智说，“广场舞有了，出闺女也会回娘家，该是男人振振雄风了。”

黄美莲堆满笑容，笑嘻嘻地说，“一年一度的舞鹰雄开始了，老支书带领舞鹰雄走出村子，走向省外，走出全国。”

冯如轩和钟春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两个人都笑了。

"舞鹰雄"馆舍座落在村祠堂旁边，由各位村民捐款建立一百多平方的平顶屋。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到现在已走过四十多年。每年的十二月初，每天早上和晚上，在舞鹰雄馆舍，冯如轩带领全体成员习练"舞鹰雄"，会给成员传授民间艺术"龙、蛇、虎、豹、鹤"，"南拳北腿，刀、叉、枪、棍"等多种技艺，成员人人炼得如火真金。

"舞鹰雄"团是农民自发组织、自娱自乐的民间活动。根据有关资料记载：舞鹰雄是粤西南的民间舞蹈，已有几百年历史。舞鹰雄结集舞蹈、武术、杂技于一体，颇具特色。舞鹰雄，因内容丰富，技巧高难度惊险著称。关于舞鹰雄的起源：相传以前雷州半岛北部有座大山，山高林密，飞禽走兽众多，其中鹰（为山鹰）、雄（为传说中的一种瑞兽）常在一起嬉戏觅食，一天鹰、雄因猴子挑衅而恶斗，互不相让，后经大肚佛相劝言和。人们观之，甚是有趣。又传鹰、雄能驱邪镇妖，能带来好运气，于是人们便模仿鹰、雄嬉戏相斗的情景，创造了舞鹰雄这一形式。久而久之，舞鹰雄便逐渐成为当地一种民俗活动，逢年过节，都有舞鹰雄的习惯，祝贺节日，喜报平安，以示同庆。

这天，在"舞鹰雄"馆舍内，冯如轩带领全体成员习练"舞鹰雄"表演，他们先是准备舞鹰雄的主要道具：雄头用铁丝竹片

扎成头框架，糊纸贴色皮，批布雄皮。鹰用铁丝扎鹰头、鹰身，两翅用铁丝、藤条扎手柄。蒙布与身相连，皮面贴羽毛而成。其基本动作有展翅、微风拂柳、苍鹰扑雄、大鹏展翅、雁鹰打沙、饿鹰扑食、飞鹰抹嘴、展翅摩云、仙人打伞、飞瀑流泉等套路动作。

然后冯如轩根据成员自由自愿选择，由二人舞雄，二个单鹰，一个大肚和尚，一个猴子，六人组成表演队，其他成员打乐器，吹唢呐，敲锣鼓等声乐器。表演开始了，先是用一支4米高地木杆把扮演成鹰的小伙子顶上空中。这位小伙子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运用气功、肚顶木杆做高空平衡旋转和采青的高难度技巧，让舞鹰雄的表演达到了精彩绝伦。

一位中年汉子扮演雄，他的动作有摇头摆尾、豹子卧洞、风点头、犀牛望月、乌龙铲地、举人燎天、猛雄点水、昂首喷水、金猫洗脸、龙舟飞步、仙人景观、侧首抖云等套路。

一位大胖子扮演猴子大肚佛，他最爱搞笑脸，有他在场的地方必定充满欢声笑语，所以冯如轩选他为演猴子大肚佛也是因他搞笑的动作。雄的扮演者和演猴子大肚佛的扮演者，他们之间展开一场互不相让的争斗过程。在打击乐的快、慢和抑、扬、顿、挫的烘托下把舞蹈的高难度的精彩表演出来。

除夕夜，村民们吃完年夜饭后，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西莲塘村文化楼前，脸上洋溢着节日特有的欢乐。一群小孩子，约摸七八岁，有男孩也有女孩，头上戴着安全帽，脚上穿着轮滑鞋，时快时慢，左右前后，自由穿梭在篮球场的每一个角落，轮滑技术显得无比娴熟，小孩子特有的活泼洒脱在此绽放。一群年轻人，大概二十多岁，占据着灯光的中心位置，那是最显眼也是最耀眼的地方，他们正在展示新奇的街舞。这群跳街舞的年轻人，聚焦了大部分老年人的目光，因为大部分长期待在村子里的老年人从未见过如此“特异”的街舞。而在舞台上，一群打扮潮流穿着统一红色舞蹈衣裙的中老年妇女，她们在动感十足的音乐声中集体扭动，动



作一致，节奏合拍，在跳着她们熟练的广场舞。留守的儿童们，他们不会轮滑，安静地站在篮球场边上看着来回穿梭的身影，眼里充满羡慕的神情。留守的老人们，他们不会跳广场舞，却怀着跃跃欲试的心态，悄悄地站在队伍的后面，跟着前面的大妈扭动起来。城市的新鲜血液，在小孩子、年轻人和中老年妇女的牵引下，无声无息地注入了乡村贫瘠的土地里，没有刻意的痕迹，显得无比自然与和谐。

大年初一的早上，村民们挑着贡品和烟花爆竹，到村的祠堂供奉祖先，鞭炮声持续不断，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早上八点钟，在村祠堂，冯如轩穿着舞鹰雄戏服装，戴着面具，只见他拿起黑色的犀牛号角鼓腮一吹，雄浑而低沉的号角声划破天际，充满原始沧桑感，舞台上的舞鹰雄表演成员仿佛闻声而立，蠢蠢欲动，把在场的人带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

舞鹰雄戏，是民间的传统风俗，人们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季平安、吉庆祥和。

冯群仙在观看着爷爷表演，人群里时而发出欢呼声，叫喊声，群仙的心情跟着大家兴奋起来。

舞鹰雄戏结束，冯群仙来到村子的文化楼广场，文化楼前挂起的一条醒目的横幅引起群仙的注意，横幅上面写着：西莲塘村首届妇女广场舞比赛。人们意识到，一场精彩的舞蹈表演赛即将开始。没过多久，文化楼前便聚集了上百人，他们在等待观看球赛。冯群仙注意到了横幅上的“首届”二字，这意味着往后每年初一都会举办一次舞蹈赛？与国际比赛不同，村际比赛不仅采用国际比赛的规则和赛程，而且还遵循本地的习俗，那就是赛前放一大串鞭炮。舞蹈表演赛在鞭炮声中开始，又在笑声中圆满结束。

夜幕降临，文化楼前又是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各种活动有序展开，在灯光的渲染下，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冯群仙想起了过去村子里的情景：不管季节，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村子里总是围着一群各色各样的人，晴天在村子里的古龙眼树底下，雨天在低矮的屋檐下，他们老人居多，中年人占小部分，年轻人也不少。在这群人的外围是一群年幼无知的小孩子，小孩子装模学样的跟着玩纸牌论输赢。可想而知这便是害人的聚众赌博，赌博成了他们维系生存的仅有的娱乐活动。

时代进步了，村民们果断摒弃了赌博的陋习，捐助建起了文化楼，还打造了一个篮球场，以运动的方式代替了赌博。在城市工作归来的人们，给村子增添了新的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村民顽固不化的思想，转变了消极的心态，抛掉了恶劣的赌博陋习，以崭新的姿态健康快乐地度过春节。

冯群仙站在窗前，感叹新农村建设的巨大变化，思路泉涌，展开稿纸，提起笔在纸上“沙沙”地写着：

曾经村庄残墙破屋，“池水沟”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村经济薄弱，村集体零收入。做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市、镇领导的支持。市委书记亲临本村调研指导，县各机关部门热心人士踊跃捐款。村干部和村民出钱出力，人人参与投入美丽乡村建设中。经过近两年的连续作战，高坡村先后通过了市、县六边办十整治的验收，也成为乡环境整治样本村。你看那乡村道路平整、绿树环绕，鲜花竞放、环境整洁优雅，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还有那村边的“池水沟”，如今已变成了休闲小广场，有石制椅子和新种植的一排排绿化树木，垃圾箱整洁地安置在角落，村民都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再看那洋楼庭院，朱红柳绿，一幅幅人文历史介绍、山水风景画在家家户户的粉墙上彰显着美丽乡村特有的魅力。还有那一湾九洲江，清清的河水，青青的两岸竹林，水乡的景色令人沉醉。

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乡村为导向，开展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改进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村民思想观念增强责任意识提升。



家庭之中子孝妻贤，邻里之间和睦相处，道德楷模层出不穷，文明礼让蔚然成风！

我们坚信，以党的十九大为标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在建设美丽乡村振兴战略鼓舞下，村村优美、家家富裕、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的美好生活指日可待，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正以农民变市民的节奏向我们款款走来。让我们携手迈进小康社会的时代。

冯群仙收起笔，反反复复地念着写好的稿子，天边亮起黎明的曙光……

第二十九章 出阁女回娘家

2017年农历正月初四一大早，钟春智拿着红色横幅来到村子牌坊前，和村民一起把横幅挂在牌坊两旁的柱子上。冯群仙站在牌坊前，看到了横幅标语是：热烈欢迎西莲塘村出阁女回娘家。冯群仙和一群年轻人拿着鲜花站在牌坊两侧，做好欢迎出阁女回家的准备。而舞雄鹰的几位老人吹着唢呐，乐声已经向外传播，仿佛向人们宣扬庄严的欢迎仪式。

钟梅娟穿着粉红色的旗袍站在镜子前仔细看着，她满脸笑容地问钟绍堂这身打扮像不像俩人结婚那天的样子？黄跃把她拉到面前，朝她全身上下看了个遍，发出“啧啧”的称赞声，说，“不错，似乎又回到当年俩人结婚的时候了。”钟梅娟凝视着他，思绪像是回到很远的年代里，说，“我们结婚那天，回忆起来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没想到一晃过去三十多年了。”黄跃受到了往事的感染，把妻子搂进怀里，整个脸埋在她染了金黄色的秀发上，说，“我们的继南都三十好几了呀。”

这时门外响起继南的声音，“妈，出阁女的接送车来了。”门被打开了，继南兴奋地走进来，黄跃搂紧着钟梅娟笑着说，“当年是你爷姥不舍得他的女儿嫁，现在突然觉得你妈要嫁回娘家了，老爸万分不舍呀。”

原本情绪低落的钟梅娟听了丈夫一翻至情的话，竟放声地大



笑起来。继南说，“今天就让儿子背妈妈回娘家。”说完向母亲伸出了手。黄跃把钟梅娟的手向继南递过去，说，“新娘妈妈交给你了，你要看好她，不要让她在娘家受委屈。”继南点头应着，把母亲背在背上走下楼梯。

一辆中巴车的横幅上写着：出阁女回娘家。黄继南把母亲背到了车门，钟梅娟上了车，向继南挥手说，“仔，新娘妈妈要回娘家了。”

继南笑着说，“去吧，去吧。西莲塘村的娘家人都在欢迎你们呢！”

中巴车载着一百多位出阁女朝西莲塘村的方向驶去，钟梅娟的心情激动起来，阔别几十年了，再次回到娘家，虽然一切都已陌生，但乡村还在，乡情浓浓，乡村的父老乡亲都在等着她们回去……

中巴车快速地驶在笔直宽阔的道路上，道路两旁的松树木从他们身后倒退。有些旧建筑依旧耸立在村庄里，有些几十年未回娘家的出阁女看着曾经熟悉的古老建筑，一种暖暖的乡情浓浓地涌上心头。

中巴车缓慢驶进西莲塘村，在笔直的柏油路面行驶。出阁女迫不及待地伸头探向窗外，情绪骚动地盼着下车，仿佛家中的亲人们已在等待着出阁女的归来。

钟梅娟注意到了，这条通往县城的公路正在建筑水泥路，一年时间已修建成宽阔的大马路，路的两旁还种上了松树、绿化树。故乡的一草一木并不陌生，但几十年的时间，以前的印象现在仅余下了轮廓。山地全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墨绿色。田野里水稻苗在低低吟唱，山坡上花生芝麻在滋滋生长。高压输电线腾空飞架，蜿蜒着向村里延伸，修长的铝线一眼望不到尽头。

到了西莲塘村的主干道路，在通往村子的村公路。路上堆放着沙石，路边有人正在修建新房。各乡各村的道路，有些甚至于

连田间地头也修成了水泥路。交通十分便利，告别了当年的“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村公路旁边已新建一座座整齐的楼房，一扇扇红红的大铁门镶嵌于时尚的瓷砖面墙之间。

八辆中巴车集中在西莲塘村前的八十米处的九洲江边大桥，出阁女穿着统一的粉红色旗袍，她们有顺序有礼仪地一个跟着一个统一走下车辆，出阁女下了车，先是感叹家乡驾起了一座大桥，方便了村民的出入，也给村子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一位老者点燃放在村前的鞭炮，出阁女挑着装着自己亲手做的两箩筐田艾糍走进村子。站在牌坊前的仪仗队欢迎出阁女回家，冯群仙注意到了人群中的钟梅娟，她今天特别漂亮，穿着粉红色的旗袍，脸上化着精致的妆容，挑着两只箩筐，从容大方地跟随队伍缓慢前进。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队伍，是村子里十多个男人敲锣打鼓迎接出阁女回村子。出阁女的队伍共分为两排长长的队伍，走在最前面的一批人是上了岁数的妇女们，她们组成了这支大队伍的先头部队。她们要提前先走，只见这些妇人手持着花手帕，不停地挥动和大声的吆喝着，奋力地往前走去，一批接一批地踏上了回娘家的村路；接着就是年轻力壮的年轻少妇们，她们撑着花雨伞，手挥舞着花手帕，脸上是一张生动的小巧脸庞和一双转动的眼睛。紧跟其后的队伍里，老人、儿童和男人的面孔隐约闪现其间。

潮流似的女人们和壮观的人群同时走进西莲塘村牌坊，村头的一幢别墅引人注目，出阁女惊叹家乡的变化。一条干净的村路向前延伸，家家户户门前有着空旷的庭院，铁栅栏围墙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一幢幢的楼房排列整齐，从村头排到村尾看不到边际。出阁女朝西莲塘村委文化广场走去，西莲塘村文化广场一大早在村民的布置下张灯结彩，几十张圆桌台排放整齐，桌面上摆放起茶烟酒，搭起的红色帐篷布弥漫着遮天蔽日。

冯群仙带领着出阁女的队伍来到文化广场，村民们分别给



五十五位出阁女倒茶水，请座。出阁女和亲人们拉起家常，出阁女和出阁女聊天。有些出阁女分别几十年了，现在是第一次见面，而且以这样的方式第一次见到对方。有些上了年纪的出阁女做了奶奶，又做姥姥了，年轻的出阁女尚在哺乳幼儿中，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曾经在西莲塘村出生，长大，生活。

村子里的老人不停地问这个出阁女是哪家闺女，哪个出阁女又是谁了？冯群仙已把各位出阁女的娘家情况了解清楚，介绍起来毫无费劲，可是亲眼看到八十多岁的老人已认不出当年出阁女的印象时，她很是酸楚。钟梅娟在人群里东张西望，像是寻找什么人似的。

“继南妈妈。”冯群仙笑容满面走了出来，钟梅娟拉起群仙的手问个不停，感谢你的话说了无数遍。群仙笑而不语，拉着钟梅娟的手向别处走去，

钟五婶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和头巾，她让自己一掸身上的尘土，变得干净整洁。冯群仙把钟梅娟拉到钟五婶面前，钟梅娟看到钟五婶就双膝下跪，因为实在思念乡村的亲人了，她眼里的泪水涌出眼眶，流在脸上掉落在地上。钟五婶忙拉起钟梅娟喃喃说，“快快起来，你们能回来，做长辈的我们感激不尽。”

钟梅娟站在钟五婶面前，钟五婶仔细地凝视着她，从头看到脚看了一遍又一遍。冯群仙在旁边拍照，钟五婶和钟梅娟深情似母女的一幕定格在她的手机相册里。

“你是梅娟吗？”李华延朝她们走过来，钟梅娟满脸疑云地望着李华延，李华延在记忆里想象着钟梅娟的样子。冯群仙忙着向钟梅娟介绍她的母亲，说，“这位是我的母亲李华延。”然后又看向钟梅娟说，“这是梅娟，五婶的侄儿媳，继南的妈妈。”

李华延双手握紧钟梅娟的手，说，“久闻梅娟名字，今日终于见上面了。”

钟梅娟握住李华延的双手，说，“见到娘家乡亲华延，这是

梅娟福气。”

李华延和钟梅娟互相地说着客气的话，冯群仙向远处看去，看到了文化广场一角的长椅子上，莫元燕坐拥在冯庆春和两个孩子中间，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钟春智村长大声地吆喝着，他站在文化广场上，引人注目地宣布着出阁女回娘家的隆重活动。人群里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一群出阁女的脸上呈现红色的红晕，像极了初次嫁出村子的姑娘模样。

几千年了，永恒不变的女人出嫁，让世世代代的生命得以延续繁衍，息息生根。因为女人成了妻子、成了母亲，会让脆弱的生命变得坚强和成熟起来。

中午用过餐后，一群出阁女在村子里负责人的带领下，走向村子各家各户，拜见娘家人，拜见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

冯如轩坐在自家门前的凳子上，他嘴角边是一只水烟筒，正大口大口地吸着，一缕缕烟雾从他的嘴里吐出。出阁女的大喜日子，让他想起他的姐妹们，但一个姐姐一个妹妹都先后离他离开人世间，三姐弟里唯有他还活在世上。有时，他会想，他可能活得长久了，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他入到黄土地里，他很痛苦。但一边痛苦着一边又是幸运的，因为在他有生之年见到他的几代后代，从第一代走到第四代人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他今生知足了。现在出阁女回娘家，这些女人都是在村子出生，长大的，都是他乡村的亲人。想到这里，冯如轩舒心地伸展了眉头，把烟筒放在旁边，站起身来，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出阁女的到访。

冯如轩的一举一动都在冯源的眼里，他看到父亲由伤感转化为喜悦，他的心情跟随着愉快起来。

“三伯公，我们回来看望你啦！”一群出阁女朝冯如轩走来，远远地大声喊起来。冯如轩笑容可掬，把早分好竹篮子的红江橙子一篮篮送给出阁女。出阁女一边拎着满篮子的红江橙，一边笑



容满面走向下一家。

朱里才站在自家建好的一层楼房里，伸出脖子望向远处，看到一群出阁女朝他家走来，他特意抖了抖身上的衣服，拍了拍两巴掌，似乎有什么好东西要送给他一样。果然，两个年约五十岁的出阁女来到他家，就甜甜地叫起来，“十伯父，好多年不见了。”

朱里才装着可怜的样子，说，“你们当年不应该远嫁呀，这一嫁却是几十年了，十伯父都老了，再不回来，就见不到十伯父了。”

也许是朱里才的话触及到了两个中年出阁女敏感的神经，突然两个女人哭泣起来，其中年龄稍大的女人抽泣着说，“是啊，当年不听父母劝说，远嫁他乡，几十年了，现在只是第二次回娘家。”

另一个出阁女声泪俱下，哽咽说，“我和玉娟姐一样，远嫁他乡，再次回娘家，双亲都已不在了。”

呜呜……

朱里才感受到她们的悲伤，跟着眼泪滴滴往下掉……

旁边人也忍不住泪水滢眶，两个出阁女哭泣的声音越来越大，有村民围了过来，有位老人平静地说，“再哭也哭不回双亲了，还是好好过日子呀！”

谢红凤听闻哭声，也赶了过来，看了看两位出阁女，在她的印象里似乎没有见过她们，好像也没有人说过她们，她们很陌生，但因为今天村子里组织的出阁女回娘家，谢红凤觉得她们都很熟悉，都是亲人呀。她走向两个出阁女，说，“欢迎你们回家，双亲不在，还有我们呀，我们都是你们的亲人。”

谢红凤的一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猛然清醒，是的，淳朴纯厚的乡亲都是亲人。

一路上，钟梅娟扶着五婶回家，家伟看到钟梅娟一下子就叫起了“姑姑”。钟梅娟吃了一惊，五婶解释说，“昨天晚上对家

伟说了，继南叔叔的母亲今天会回来。”

钟梅娟抚摸着家伟的额头，说，“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五婶又说，“继南是个好孩子，因为他和扶贫队员，我们住上了楼房，过上了好生活。”

钟梅娟在五婶家坐了阵子，起身走向她曾经生活的屋子。在村子外边的一片竹林里，有一处生长茂密的野草的地方，几间红砖屋子破破烂烂，野藤爬满屋子，偶尔看得出当年的繁荣。可现在一切都变了模样。钟梅娟突然就哭泣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声音嘶哑地说，“爸爸，妈妈，你们的娟儿回家了，来看你们了，你们看到了吗？娟儿好想念你们。”

冯群仙默默跟随钟梅娟，看到眼前凄凉的一幕，她的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脸上满是泪水，心里默念着：青山翠竹依旧在，他乡归来双亲去。庭院立着训子棍，院外再无唤儿声。曾经总想在逃离，逝去方知父母亲。

出阁女围绕着村子转了一圈又一圈，乡村似乎永远也看不够，最后出阁女回到村文化楼广场聚聚。冯群仙安详地静坐在钟五婶的身旁，她学着五婶的样子，向着雪山、向着苍穹的蓝天，缓缓地举起了一双柔软白皙的手掌。

这是一位年近八旬的女人向着高山、丘陵地带、河流的告别和她生活过的村庄的告别。也是一个生命面向大地、白云、微风和蓝天发出的祈盼。



第三十章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一大早，钟陈东还在小屋里睡觉，潘帆和黄继南来敲门，陈东以为有什么急事，忙爬起来，等他洗漱完毕，他们说没啥事，又让他过村主任钟春智家吃饭。

钟陈东本想推辞，不愿影响工作，可不由分说，已被两人硬驾过去。到了钟春智家，桌面上已摆好丰盛菜还有山里毛竹制的米酒。人已上了桌子，几杯开席酒拿过之后，谢红凤走来又敬几杯，特别的热情款待。谢红凤一直把他们几个当家人看待，和他们都熟悉，所以几个人感到特别的亲切。

吃完饭以后，进了钟春智的屋里，他放开了音响，看没人唱，他也就把音量放到最小，几人就举杯敬茶，大家天南海北胡扯，钟春智把话转入了正题。

“愚干部，这次下来，辛苦你了，慢怠你了，以后可常来。”

“时间已是一年一个月，原本年底提前结束工作，回到市里上班，因为红橙园的事，我代表全村人向你深表歉意。”钟春智说完话起身，去他的一个黑包儿里找了一会儿，翻出了一个盒子，钟春智打开盒子，盒子里面装的是一片收藏的叶子，叶子灰黄。钟陈东看不出是什么果树的叶子，正想着会不会是橙树？这时，钟春智对钟陈东说，“这是西莲塘村的红江橙叶子，它是西莲塘村民种植的果树。红江橙水果是岭南特色，也是西莲塘村民赖以

养家糊口的水果。几百年来，村民世代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钟春智说到这里，心情沉重，似乎说不下去了，安稳一下情绪，哽咽说，“钟队长来西莲塘村一年多，这片红江橙子送给你留念吧！”说到这里，钟春智沉重的抹着眼角的泪水，他是想着西莲塘村民马上要过上幸福美好的小康生活，这一切都要感谢扶贫队员勤勤恳恳工作，尽心尽力尽责。如今扶贫队员要离开这片红土地了，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纵然以后还会再见面，钟春智还是掩饰不住沉重的心情。钟陈东眼里也充满了泪水，他接过盒子紧紧地放在胸前，心情五味杂陈，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潘帆和黄继南默默地看着他们。

听说钟陈东和黄继南要走了，村子里曾无数次到钟陈东那小屋和钟陈东聊天的村民，都来送他，叮嘱他路上要小心，以后也要常来，看着他们慈祥的面容，钟陈东一一答应着。

钟五婶带着家伟过来了，家伟怀里抱着两罐酸菜，钟五婶说，“这是五婶自己腌制的酸菜，是桔乡正宗的特色小吃。陈东呀，继南呀，以后要常来西莲塘村。”钟陈东望着她满头银花，一下子不知所措，无以言表。继南把酸菜抱在怀里，闻着酸菜腌制的香味，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感动。

家伟把酸菜分别给了陈东和继南后，眼睛突然就潮湿了，他哭着说，“两位哥哥要离开了，家伟心里难过。”

陈东和继南互相看了看，陈东拍着家伟的肩膀说，“家伟，别太伤心难过了啊！哥哥还会来看你和阿婆，还有村子里的人。”

继南摸着家伟的额头，由于感动，他的声音变得哽咽起来，“家伟，还记得咱们合作的那首歌吗？唱给哥哥听听。”

家伟拼命地点头，轻轻地唱起继南谱写的歌曲《爸爸妈妈》，渐渐地有村民围了过来，丽丽和家应挤进人群里，来到家伟旁边。大家听着家伟唱歌，家伟唱着泪流满面，他已经唱不出歌声了。陈东和继南听着，两个大男人的眼角泛着泪光。



多可爱的乡亲呀！望着他们，钟陈东百感交集，分别在即，纵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钟陈东在经过冯群仙家的别墅，准备和她道别，说想说的话时，可别墅门前站着她的家人，唯独没有群仙。李华延准备好了两箱红江橙，说是给陈东和继南带回去让家人尝尝红江橙的味道。陈东摆摆手拒绝，冯源已经把红江橙提在了手里。

陈东有些话，好想和群仙说，可话到嘴边又忍住了，只向他们说：“大妈，大伯，这些日子，多谢你们的关照呀！”

“哪里，哪里，”李华延说：“以后常来呀！”

李华延说完话，黄美莲和陈景莹急匆匆赶过来，一看到两人手里提着的红江橙子，陈东心里“咯噔”跳了一下，桔乡盛产红江橙，红江橙代表红红火火，客人遇上红江橙成熟季节来到西莲塘村，带走的必定是红江橙。

陈东和继南说再也拿不动那么多村民给的家乡特产了，黄美莲和陈景莹异口同声说，“没关系，我们送到村委会。”

车，已在村委门前的广场上，是黄继南的白色小轿车，和第一次下乡西莲塘村一样，这次离开却是黄继南驾驶小车。第一次来到西莲塘村，钟陈东两手空空，离开西莲塘村，车子载满老百姓的地方特产，更载满陈东下村工作的满满回忆。

钟陈东走进村委会，他自己住的那间小小的房间里。在这里，已呆了许久的时间，留下许多个日夜，工作的纪念，一下子离开可真舍不得，自己带的东西很简单，只一个包儿，其余的东西，全是村主任的。钟陈东几下收拾完了并带上了他一年多来写的下乡工作经验，从这些笔记里，可以把汇报材料完成的。也顺便装进包儿里。当他走出这小屋，环视一眼时还真舍不得。钟陈东从小屋里出来，钟春智和潘帆从九洲江大桥那边过来。寒暄了几句，他们还是老话，说下乡如何慢怠了，回去要多美言几句，以后，乡亲们会感谢他的。

在心情极为矛盾中，在乡亲们送别的眼神中，钟陈东坐上了白色小轿车。车子开在蜿蜒曲折的山路，烟缭云绕，森林里幽冥寂静。这里山秀，树俊，花美，水清，是海边一望无际的田原上竟有如此秀丽的风景，真是寥若晨星。奇异的野花，阳光下翻飞的蒲公英，珍珠般大小的小酸果，红艳艳的野草莓，就是不见带着神秘色彩的胭脂花。关于双峰嶂山上“双峰乳”的传说，名扬千里，有了“双峰乳”的传说，双峰嶂山倒蒙上一层浪漫的色彩，前来观看“双峰乳”的人人潮如涌。

黄继南心情愉快地驾驶着小车，欢愉地哼着曾唱的那支歌曲《我的爸爸妈妈》。一路上，钟陈东沉默着，似乎有什么心事，让他快乐不起来。

在夏日的阳光中，冯群仙走在山岭上，不计其数的野花野草让人眼花缭乱。红绿相杂的叶子，紫盈盈的铃铛花，蜂飞蝶舞的黄色的小花美不胜数。要是往日，冯群仙惊喜连连的叫声不断，今天却格外的沉默。因为她的心里在想着一个人，一个让她等待半生才出现的人。

密林中只闻缥缈的声音却不见人影。有几次她听见陈东的笑声，闻声而去却不见人影了。

冯群仙心事重重地在溪水边走来走去。虽居双峰嶂，莫道朔雪寒，妇女马上笑，颜如赭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

来这里的人都要寻找传说中的双峰乳。这种红蓝色的花朵使得姑娘的脸蛋儿，春天赛桃花，冬天似腊梅。群仙知道，那是个留传千古传说中的美丽而伤感的故事。

钟陈东要离开村子，重回原来的工作岗位。群仙发现生命里已经离不开他了，继南告诉群仙，他会把陈东毫发无损送到她的面前。群仙走进红橙园，坐在小溪边的沙石上。

黄继南驾驶着小车，继续开心地哼着小曲调。沿途的风景，村子别墅，农家小院，山岭，小路，一一在眼前呈现开来。钟陈



东发觉继南今天的心情出奇的愉悦，继南没有说，陈东也没有问。不知怎么从九洲江大桥过去后，陈东让继南停住车，继南突然就把车停在路边上。陈东下了车，站在九洲江桥上，江面上有人在划船，有人在岸边钓鱼，陈东说，“九洲江大桥建设通车，方便西莲塘村村民生活，也方便了两岸河边人们的来往。”继南说，“是的，新农村建设，乡村旧貌变新貌，人人过上美好的小康生活。”继南说完，回到小车旁边，坐在驾驶室里。

陈东转过身来，还没来得及说话，继南突然驾驶着车子像一阵风似的远去了。陈东越发今天的诡异，好像有什么事向他冲过来一样，无法释怀。

他朝继南消失的方向看一阵子，开始往旁边的双峰嶂走去。

远离人工修建的道路与栈道，双峰嶂的原始森林奇观让他耳目一新。葳蕤的蕨类植物遍布每一寸土地，不知名的野花野草更多，树木下的蘑菇数不胜数，空气中弥漫着沁人肺腑的芳香。有一些颜色鲜艳的蘑菇，形状更为好看。陈东隐约记得，颜色鲜艳的蘑菇是为了警告飞鸟或人类采摘的，都有些毒蘑菇，警告颜色鲜艳无比让人一眼能分辨出来。更让他惬意的是，苔藓毯。踩上去松软无比，人都站不稳。

群仙站在苔藓毯上，手捧着刚采摘的鲜花，等着陈东走过来。

陈东定睛一看，原来苔藓毯上真的站着一个人，她便是冯群仙。

陈东看着群仙突然笑了。

“你一直在这里吗？”

“为了你出现，我在三生石上等了半生。”群仙说着又向前走了几步。

“你没听说过吗？有一个小孩失踪在森林，就因为踩上苔藓毯下的陷阱里。”

“我倒真想掉下去，一去不回。你要来吗？”说完群仙纵身

向前一跳，摔倒在毯子上。随后扬起清朗的笑声。

陈东猛地扑了过来，倒在她身旁的毯子上，大笑起来。

“那些陷阱是古时猎人们设下捕获猎物的。”

“我们俩就充作猎物吧！”群仙大笑着说道。

“彼此的猎物。”

他们并排躺在毯子上细看轻纱般的白云。他们侧躺着，你看着我，我瞧着你，似有千言万语却一句说不出。

一阵细雨飘来，他俩来不及躲，身上洒上清清的雨水。不一会儿雨又停了，山中的雨就是这般，来得快去得也快；风和日丽飘来一片云就引来一阵儿雨，一阵风过来，雨就到那边去了，这边雨水涟涟那边艳阳高照。

他们为了躲雨，猛得一翻身就靠在一起了。太近了，可以听见彼此的心跳，群仙羞怯地看一眼就桃花朵朵。她不胜羞怯的娇憨，惹得陈东心旌荡漾，他猛得把她贴在胸前，她则扣紧他的双肩。他寻找她的嘴，她则迎了上来。他们吻得天昏地暗，忘记了时间。这一次的吻与上次完全不同。他想确定她爱他的心而她想确定想要得到他的心。长久的亲吻中，彼此确定了爱的心。

陈东的吻无处不在，而他的手也无处不在。群仙哪里管了那么多，只想与他化成水，烧成灰。一阵急吻后，他们就像喝了百年的纯酿般得畅快，多日来的相思消融在彼此的亲吻中。他们手牵着手偎依在彼此的怀抱里。

午后斜阳从枝丫间照进来，晃花了群仙的眼睛。她的脸上，印满了光怪陆离的斑影。周围的叶丛与苔藓毯上到处是颤悠悠的光斑。四周里寂静无声，树丛中散发出一股温暖甜蜜的气息，她感到自己的心又“咚咚”地跳起来，血液如同溪水般地汨汨地流遍全身，躺在冰凉的毯子上，她周身燥热。她听见树林的那一边传来一声朦胧而悠长的叫声，在空气中回旋，她侧耳细听，仿佛那就是与她心弦震颤的余音交织在一起的乐声。



后来，太阳的影子出现在树梢上，阳光灿烂地照射着大地，他们惊异时间的流逝。一看时间已是中午十二钟了。既然时间走得快，他俩反而不着急。他们原路返回，沿途的景色依旧，还是繁茂的蕨薇，生机盎然的灌木丛，然而他们的心却与来时不一样了。

群仙笑起来，搂住陈东的腰。他们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往回走。

两山对峙的峡间，溪流淙淙流淌，溪水中石块林立，吞成音。群仙要过溪水到对面的山坡采摘双峰花。陈东试过水温后，抱住群仙的腿，涉水而过。她的心急跳，仿佛要冲出胸膛。她偷看陈东，他则一脸的正气阳光。

来到溪水对岸，群仙采摘双峰花，陈东拍景自娱自乐。峡中的松山争高直指，横看成岭侧成峰，各色的花朵星罗棋布地掩映枝头，景色美得让人沉醉。太阳花更令人叫绝，群仙成为花海中的女神……

后 记

故乡在九洲江畔，是一条有九百多人的村庄。村前是一口大塘水，村边有两处林木繁盛的原始山林，村子被这两处密林和九洲江拥抱。童年时代，这个山清水秀、小鸟成群、游鱼满沟的环境带给我无穷无尽的乐趣。

后来尽管工作生活在城里，但乡情依然浓浓，乡心依旧不改，乡土那种特有的气息依然使我回味。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思念故乡的情怀愈来愈烈，常常忆起童年在故乡度过的那段纯真岁月……

由于城里和故乡只距十多里，周末或是节假日我常和妻儿回到童年生活的乡村，这边走走，那边看看。阔别故乡三十载，乡亲们依然热情好客，曾经熟悉的老邻居，还有年少的小孩子，他们都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

也是在这样的心境里，我的文学创作大多数都是关于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每每看到童年的故乡在笨拙的笔下变成一篇篇散文及诗歌，我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久违的乡村：仿佛又看到了阿婆那熟悉的身影，依旧在那清澈的小溪边洗菜；仿佛又看到了叔叔开着他那心爱的拖拉机，奔跑在笔直的机耕路上；仿佛又看到了小伙伴们在夏天的时候，依旧光着屁股在水塘里嬉戏；依稀看到姑娘们依旧采来野花，别在发边把自己打扮……



写长篇小说并不顺畅。我的工作单位是市文广旅体局，平时工作较忙碌，下村走访，市场巡查常常有我们忙碌的身影。忙完一天的工作披着夜月回到家中，小憩，堆满桌面的小说草稿映入眼帘。爱人看着整日劳累的我，发表她的不满，已有一份本职工作，又给自己添那么多额外的任务，你是单位的领导干部，也是家庭的顶梁柱，还有我和孩子的男人。面对爱人，我惭愧难当。这些年来家庭里的事情，爱人默默无闻地打理，孝顺婆婆，教育孩子，她的身份不仅是妻子，母亲，儿媳，还是辛勤的园丁。

这时候，我发现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创作，它已经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尽管它是半生不熟的山稔，却丰富着我的生活，我的精神。尤其是写有关故乡童年的经历时，淋漓尽致地挥笔逐疾了十多页字，突然间有一种一直要写下去诉说不完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漂泊多年的游子重回到出生长大的村子的骚动心情。最后爱人和我商量好了，当黑夜布满大地，俩人来到楼下的永兴花园散散步，然后带着一身惬意回到小书房继续把未完的故事码下去……

2018年下半年，第一次创作的长篇小说终于完成了，这是十五万多字的长篇记事散文小说《荔枝红了》。当交稿给出版社出版时，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出来的，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写的。在写第二部长篇小说时，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在没开始写之前，已经想好了长篇小说的名字，那便是《红橙熟了》。

岭南盛产荔枝，也盛产红橙。家乡大大小小的岭头种的果树有红江橙、荔枝、番桃、杨桃和菠萝蜜等亚热带水果。每年的春未夏初、秋季和冬季，全国各地的游客涌向廉江各个水果果园自由采摘、游玩，那是地地道道的农家田园生活；那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样一幅大自然的美好画面一直在我的心里，我想一定要把红橙写出来，就是要把自己内心的那份真实感受写出来。

现在故乡的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变化着：故乡的大部分山岭

已被九洲江开发区征用；林木被砍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间间工厂崛起；昔日小鸟成群、游鱼满沟的景致不见了；村中那张山塘也因附近的楼房依次建起而被泥土填没……

我在深感纯真的年代已远去，怀旧与进步竟如此矛盾！却告诉自己童年的故乡正以另一种方式回来：村民们都住上了楼房，村村通水泥公路。交通便利，生活条件好起来了，人们都过上小康美好的日子。

感谢中共廉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出版局局长黄景权先生在百忙之中抽空作序，感谢夫人梁桂妹、儿子钟荣轩、学生韩凤章及文友周庆玲的支持、帮助，感谢廉江美景世界游乐园李文科先生、东莞市快科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文增雄先生、廉江市永福御景城郑龙珠先生、廉江市博爱书店李安先生、廉美电器有限公司王盛先生、广东越美电器有限公司林发先生、湛江市百德玻璃有限公司陈荣柳先生等对《红橙熟了》出版工作的大力支持！

钟伟东

2020年6月18日于廉城